



東林文庫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庐山东林寺印经处 恭印

编号：A-017-2015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准印：赣新出内准字第0009507号

◎编制：九江市庐山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

◎网址：www.donglin.org



卷 首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如天普盖，似地均擎。无一法不从此法建立，无一人不受此法钧陶。以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随众生根性而说，或契理而不能遍契群机，或契机而不能彻契至理，因兹如来出世度生之本怀，郁而不畅，众生即生了脱之大法，卷而未舒。华严虽已导归西方，而人天权乘未闻。诸经亦多略示端倪，而法门纲要未著。由是如来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特于方等会上，说弥陀净土三经。普被三根，全收九界。阐如来成始成终之妙道，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洪猷。机理双契，凡圣齐资。如阿伽陀药，万病总治。如十方虚空，万象总含。普令圣凡，现生成办道业。大畅如来，出世度生本怀。倘如来不说此法，则末法众生，无一能于现生了生死者。光宿业深重，受生佛法断灭之乡。出世半年，又遭六月闭目之痛。入塾读书，屡受盗匪兵戈之扰。稍开知识，复中程朱辟佛之毒。所幸学识全无，不能造生陷阿鼻之业。设或才智等伊，必至作十虚莫容之愆。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一旦始知错误。于是出家为僧，冀灭罪咎，宗教理深，无力研究，净土道大，决志遵行。拟作粥饭自了僧，不做宏法利生梦。三十三岁，至普陀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知



光只会吃饭，别无所能。遂令常作食客，不委一毫事务。二十余年，颇得安乐。经年无一人来访，无一函见投。宣统三年，上海出佛学丛报，高鹤年屡为邮寄。见所载文字，多合公道。间有涉政治而稍侧重者，窃恐人以此讥诮佛法，因用云水僧释常惭之名，寄书祈其秉公立论，勿令美玉生瑕，编辑者并未寓目。后鹤年来山，为说所以。伊给去数稿登报，署常惭名，绝无知者。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与其友三信，印五千本，名印光法师信稿，送人。七年，搜罗二十余篇，排于北京，名印光法师文钞，持其书来普陀求归依，光令归依谛公。八年，又印续编。秋，其母没于申寓，丧事毕，令商务印书馆，合初续为一部，作一册。十二年，光令商务馆另排增订本，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十四年，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仍作四册。此后，无论何种文字，概不留稿，一免旷用施主钱财，一免徒刺明人慧眼。十九年，掩关苏报国寺，当家明道师，令人偷钞。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二十六年，避难灵岩山，钞者以其稿交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于半月刊等报钞录。光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文极拙朴，不堪寓目。然其所说，皆取佛经祖语之意，而随机简略说之，不敢妄生意见以误人。又加五十余年之阅历，若肯略其文而取其义，不妨作一直指西归之木标。宜致力于西归，勇往直前，勿以木标恶劣，并西归之路程亦不愿视，则竖标归西，两无所憾矣。又初编虽印上十万部，大通家以专说信愿念佛，因果报应，敦伦尽分，家庭教育，直是劝世白话文，绝无拨云见月，开



门见山，豁人心目，畅佛本怀之语句，故若将浼焉。亦有与光同一根性者，视作妙宝，由兹返迷归悟，返邪归正，生敦伦常，没生极乐者，大有其人焉。续编于初编所说外，益产妇念观音，毒乳杀儿女，此皆古今高僧医人所未说者，光则屡屡说之。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以期济世活人。光以无知无识粥饭僧，由徐蔚如一人传虚，竟致承虚接响之万人传实，以为善知识。彼既以讹传讹，光不妨将错就错，教人生有恃怙，死有归宿，产无厄难，子不横死，以尽我心。虽有刺于明人慧眼，但以有益于人，无害于世，因随顺明道、妙真二师之意，而令其流通，并略叙其缘起。知我罪我，所不计也。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孟夏，常惭愧僧释印光敬撰。（年七十九）

十三祖 苏州灵岩印光大師



民國蘇州靈岩印光大師

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云谷。究章靈峰(蕩益大師)，步武資福(沩悟大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昌明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无非教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周益由



目 录

卷 首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 一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卷上

书 一

一函遍复 一

致郭庄悟居士书 七

复周孟由问心经色不异空四句书 七

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九

与明本师书 一四

复觉明居士书 一六

复幻修大师书 一七

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通） 一八

复周颂尧居士书 二〇

复德畅居士书 二二

复许熙唐居士书 二四

复广妙和尚书 二七

复杨德观居士书 二七

复吴慧济居士书 二九

复李仲和居士书 二九

复王寿彭居士书（二通） 三〇

复俞慧郁居士书 三二

复峰县宋慧湛居士书 三二

复陈重为居士书 三三

复陈逸轩居士书 三四

复袁孝谷、曹崧乔居士书 三六

复杨慧昌居士书（二通） 三七

复汤文煊居士书（二通） 三九

复吴沧洲居士书（三通） 四一

复宁德晋居士书 四四

复刘汉云、杨慧昌居士书 四五

复刘德护居士书 四六

复姚维一居士书 四六

复王晓曦居士书 四九

复闵宗经居士书 四九

复传德师书 五一

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 五二

复潘仲青居士书 五四

致谢浴淮居士书 五六

致郭雨三居士书 五七

复陈凤梧居士书 五七

致陈彦清居士书 五八



复王慎斋居士书	五九	复念西大师书	九八
复熊慧翼居士书	六〇	复周伯适居士书	一〇一
复朱南圃居士书	六一	复唐能诚居士书	一〇二
复李自初居士书	六二	复净之居士书	一〇四
致罗世芳居士书	六三	复江景春居士书（二通）	一〇四
复郭介梅居士书（二通）	六四	复某居士书	一〇七
复齐用修居士书	六六	复江有朋居士书	一〇九
致戚友卿先生书	六六	复卓智立居士书	一一〇
复习怀辛居士书	六八	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	
复胡奉尘居士书	六九	及往生钱书	一一一
复鲍衡士居士书	七一	介绍用三星素皂书	一一三
复杨树枝居士书（四通）	七二	致铭光居士书	一一四
复李印泉居士书	七七	致自觉居士书	一一五
致高契理居士书	七七	复刘仁航居士论弘扬因果书	一一七
复李树棠居士书	七八	复杨佛典居士书	一一八
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	七九	复崔德振居士书（五通）	一一八
复沈弥生居士书	八〇	复沈来沅居士书	一二三
复黄涵之居士书	八一	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三通）	一二四
复谈少抚居士书	八一	复梁慧栋居士书	一二六
复张云雷居士书	八二	复于归净居士书	一二七
复徐书鏞居士书	八二	复宗诚居士书	一二八
复金善生居士书	八四	复许慧舫居士书	一二九
复葛志亮居士书	八四	复殷德增居士书	一三一
复王心禅居士书	八五	复郑慧洪居士书	一三一
复吴慧治、罗慧澍居士书	八五	与赵奉之居士书	一三二
复汤慧振居士书	八七	与陈慧恭居士书	一三三
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	八八	复张纯一居士书	一三四
复陈其昌居士书	八九	复营口徐永业先生书	一三六
致阮和卿居士书	九〇	复郁智朗居士书	一三六
复沈授人居士书	九一	复昆明萧长佑居士书	一三七
复李德明居士书（二通）	九二	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	一三八
复郑观净先生书	九六	与张静江居士书	一三九
复游有维居士书	九七	复海门理听涛书（七通）	一四〇



复智乐居士书.....	一四四
与胡作初居士书.....	一四五
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	一四六
与马星樵医士书.....	一四七
复陈慧和居士书（二通）.....	一四九
复宅梵居士书.....	一五〇
复朱德大居士书.....	一五二
复沙庸之居士书.....	一五三
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	一五三
复翟智淳居士书.....	一五四
复窦智睿居士书.....	一五五
示柴也愚居士书.....	一五六
复愚僧居士书.....	一五七
复邵慧圆居士书.....	一五八
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通）.....	一五九
复战德克居士书（二通）.....	一六七
复江易园居士书（四通）.....	一七一
复慧空大师书.....	一七四
致郭辅庭居士书.....	一七五
复卓人居士书.....	一七六
复陈慧新居士书.....	一七八
复宋德中居士问焚经功过书.....	一七八
复金益平居士书（二通）.....	一八〇
复宋六湛、褚莲净、张子净 三居士书.....	一八二
复无锡佛学会少年学佛社书.....	一八三
复袁德常居士书（四通）.....	一八四
复费范九居士书.....	一八六
复慧导居士书.....	一八七
复翁智奇居士书（二通）.....	一八八
复慧龙居士书.....	一八九
复郑棐湛居士书.....	一九〇
复吴希道居士书.....	一九〇

复杨慧昌居士书（三通）.....	一九二
复某居士书.....	一九四
复张觉明居士书（二通）.....	一九七
复某某夫妇书（二通）.....	二〇〇
与吴慧德女士书.....	二〇二
复济善大师书.....	二〇三
复陈慧恭、孙慧甲书.....	二〇四
复念佛居士书.....	二〇五
与黄周福纯女士书.....	二一九
与周福渊女士书.....	二二〇
复周法利居士书（三通）.....	二二〇
复曾怡之居士书.....	二二三
复杨慧芳居士书.....	二二四
复刘惠民居士书（五通）.....	二二六
复善觉大师书.....	二二七
复宋慧湛居士书.....	二二九
复曹培灵居士书.....	二三〇
致广慧和尚书.....	二三一
致胡子笏居士书.....	二四〇
复杨炜章居士书.....	二四一
复章缘净居士书.....	二四二
复修净师书.....	二四四

附录.....	二四七
钱武肃王强弩射潮发隐颂.....	二四七
跋.....	二四七
彻悟禅师一乘决疑论说.....	二四九
阿弥陀佛百颂小序.....	二五〇
阿弥陀佛百颂.....	二五〇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卷下

序	二五五
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	二五五
净土五经重刊序	二五八
净土五经后附华严经净行品 缘起序	二六〇
心经添足重刊流通序	二六一
地藏经石印流通序	二六二
梵网经菩萨戒集证序	二六三
普门品讲义序	二六五
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 读诵序	二六七
净土十要序	二六九
念佛三昧宝王论疏序	二七〇
弥陀圣典序	二七二
净土辑要序	二七四
历史感应统纪序	二七五
感应篇直讲序	二七六
饬终津梁序	二七八
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二八〇
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序	二八一
观音感应课序	二八二
净土圣贤录序	二八二
重订西方公据序	二八四
普陀洛迦新志序	二八五
重修清凉山志序	二八八
重修峨眉山志序	二九〇
重修九华山志序	二九四
日诵经咒选录序	二九八
净土篇序	二九九
净土问辨功过格合刊序	三〇〇
觉后编序	三〇一

学佛浅说序	三〇二
佛祖心灯禅净双勘合编流通序	三〇四
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	三〇六
正学启蒙三字颂游注序	三〇八
晋莲宗初祖庐山慧远法师 文钞序	三〇九
卫生集序	三一—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序	三一三
劝世白话文发隐序	三一四
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	三一六
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赈经历 报告书序	三一八
到光明之路序	三二〇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序	三二一
重印寰球名人德育宝鉴序	三二三
佛学救劫编序	三二四
务本丛谭序	三二九
昆山佛教西方莲华会缘起序	三三〇
杯度斋文集序	三三一
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 合编序	三三二
圆瑛法汇序	三三四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序	三三五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添建房屋 落成发隐颂并序	三三五
道德丛书序	三三七
石印闾范缘起序	三三八
阜宁合兴镇净念莲社缘起序	三四〇
念佛恳辞序	三四一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序	三四三
历朝名画观音圣像珂罗版印 流通序	三四五
法云寺放生征信录序	三四六



无量寿经颂序.....	三四八	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	三八九
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序.....	三五〇	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 碑记.....	三九〇
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 仪规序.....	三五一	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 藏经楼功德碑记.....	三九三
灵岩山寺万年簿序.....	三五二	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	三九六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	三五三	五台山碧山寺由广济茅篷接法 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	三九八
嘉言录题词并序.....	三五五	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 缘起碑记.....	四〇〇
释门法戒录序.....	三五八	灵岩山寺启建四众普同塔碑记 ..	四〇二
净土三要述义序.....	三六〇	周紫珊居士生西记 ..	四〇三
物犹如此序.....	三六一	常熟莲华庵放生池碑记.....	四〇四
歧路指归序.....	三六四	灵岩山寺重修弥勒楼阁功德 碑记.....	四〇六
祭祖用素序.....	三六五	附录 化痰止咳丸方.....	四〇八
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	三六七		
法华经写本序.....	三六九		
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	三七〇		
敦伦莲社缘起序.....	三七一		
赵运昌请影印宋版藏经序.....	三七三		
劝修念佛法门序.....	三七三		
蛰园札记序.....	三七四		
记.....	三七六	颂 赞（附偈）.....	四〇九
普陀山三圣禅院八功德泉表异 碑记.....	三七六	佛宝赞 ..	四〇九
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	三七七	法宝赞 ..	四〇九
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三七九	僧宝赞 ..	四〇九
中国济生会苏州分会捐放生池园 永为灵岩山寺下院功德碑记 ..	三八一	药师佛像赞.....	四〇九
天台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 ..	三八四	药师佛偈.....	四〇九
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 助念三堂碑记.....	三八四	阿弥陀佛像赞 ..	四一〇
吴县香山草庵香光莲社创修 西方三圣殿碑记 ..	三八七	阿弥陀经塔赞 ..	四一〇
		西方三圣像赞 ..	四一〇
		多宝塔赞.....	四一〇
		观世音菩萨像赞 ..	四一〇
		观世音菩萨偈赞 ..	四一一
		观音七回向偈.....	四一一
		庆祝观音偈.....	四一二
		改正俗传观音偈赞 ..	四一二
		大势至菩萨像赞 ..	四一二



大势至菩萨偈赞	四一二
地藏菩萨像赞	四一三
地藏菩萨偈赞	四一三
弥勒菩萨偈赞	四一三
文殊师利菩萨偈赞	四一四
普贤菩萨偈赞	四一四
智积菩萨像赞	四一五
智积菩萨赞	四一五
净土宗祖堂赞	四一五
远公大师像赞	四一五
莲宗十二祖赞颂	四一六
彻悟禅师像赞	四二〇
达摩祖师像赞	四二〇
济公禅师像赞	四二〇
南屏宗乘颂	四二〇
贵池刘公鲁猪齿曰佛记赞	四二一
念诚大德像赞	四二一
上海慈幼院新屋落成颂	四二二
净土法门殊胜颂	四二二
徐蔚如居士西归颂	四二二
沙公雪舫懿德颂	四二三
屈子建居士西归颂	四二三
张冕堂居士懿行颂	四二三
周母徐老太太懿行颂	四二四
张珊贞烈女颂	四二四
婺源程志鹏居士懿行颂	四二五
齐庾南公暨金夫人百岁冥寿颂	四二五
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	
文钞者回向颂	四二五
附录 白矾救命神效方	四二七

杂著	四二八
临终三大要	四二八

净土指要	四三三
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	四三四
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	四三五
婺源种田佛光分社发隐	四三七
婺源县内成立佛光分社发隐	四三九
人字发隐	四四一
学医发隐	四四二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四四四
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	四四五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四四七
示周余志莲女居士法语	四五二
示冯右书居士临终法语	四五三
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	
僧众巽言	四五三
题王宗懿女士书弥陀经弁言	四五五
法云寺佛教慈幼院规约书后	
诫勸诸生	四五六
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	四五六
三余德堂名说	四五八
宗道名说	四五九
普陀山普济寺浚莲华池募缘疏	四六〇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四六一
邵阳东乡赵家村观音寺募修葺	
殿宇圣像疏	四六二
扬州江都扬善坝莲修精舍募建	
大殿疏	四六三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	
并各殿堂寮舍疏	四六四
募建永年祈祷普利会疏	四六五
礼念观世音菩萨求子疏	四六六
莲宗正传跋	四六九
印送净土五经跋	四七〇
成复初忏悔文跋	四七二



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 ..四七三	孔圣殿 ..四九七
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缘起 ..四七五	如意寮 ..四九七
企庐莲社缘起.....四七七	地藏坛 ..四九七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四七八	法华坛 ..四九七
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 ..四八一	三门 ..四九七
阜阳资福寺重建念佛堂开莲社	菜园 ..四九八
缘起 ..四八三	戏台 ..四九八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四八五	法如庵三门.....四九八
楹联 ..四八七	贺传戒 ..四九八
释迦 ..四八七	讲禅林宝训.....四九九
弥陀 ..四八八	贺五十寿.....四九九
弥勒 ..四九〇	贺寿 ..四九九
佛 ..四九〇	挽法师 ..四九九
观音 ..四九〇	挽讲楞严.....四九九
势至 ..四九一	挽老修行.....五〇〇
菩萨 ..四九二	挽天童寄禅和尚 ..五〇〇
韦驮 ..四九二	平交法嗣晚辈皆可用.....五〇〇
普陀韦驮.....四九二	寄禅和尚.....五〇〇
普陀天王.....四九二	挽留云观月和尚 ..五〇一
关帝 ..四九二	平交挽住市廛小庙僧.....五〇一
佛殿 ..四九二	僧挽大商家护法 ..五〇一
普陀仙人井观音 ..四九三	定海县送瘟.....五〇一
灵岩山智积殿.....四九三	送瘟 ..五〇二
灵岩智积.....四九三	代吊孙传芳.....五〇二
藏经阁 ..四九三	自励 ..五〇二
法堂 ..四九四	闲联 ..五〇四
藏经阁佛殿.....四九五	药师 ..五〇四
讲堂 ..四九五	法堂 ..五〇四
念佛堂 ..四九五	观音地藏.....五〇五
三教堂 ..四九六	地藏 ..五〇五
永明塔院.....四九六	诸法渊海.....五〇五
智者坊 ..四九六	格物致知确解.....五〇五
	贺功德林.....五〇六



吃素念佛.....	五〇六
素食处	五〇六

附录	五〇七
念佛摄心偈.....	五〇七
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	五〇八
得助念失助念之损益比较	五一—
吃素念佛修净业人，须平时事事 多与净行相合，乃可往生	五一四
复恩施法院院长黄晓浦居士书 ..	五一六

跋傅邹仁显念佛感虎舍猪记后 ..	五一九
藉崔居士复游居士书顺答江易园 居士启.....	五二—
答周群铮居士书	五二二
普陀山天华禅院承顶上海 崇宁庵募捐启	五二三
答曾怡芝居士四问	五二四
傅春浦居士生西记	五二七
聂云生居士生西记	五二九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卷上

书

一函遍复

（语虽拙朴，义本佛经。若肯依行，其利无穷。）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令其于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则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愿，则愿速出离此苦世界，愿速往生彼乐世界。行，则至诚恳切，常念南无（音纳莫）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无令暂忘。朝暮于佛前礼拜持诵，随自身闲忙，立一课程。此外，则行住坐卧，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无论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有声，而旁人不闻），心中默念。均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如此，则心不外驰，妄想渐息，佛念渐纯，功德最大。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即教我之师，及有道德之



人），慈心不杀（当吃长素，或吃花素。即未断葷，切勿亲杀），修十善业（即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口不说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之话。心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之念）。又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恪尽己分。不计他对我之尽分与否，我总要尽我之分。能于家庭，及与社会，尽谊尽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乡党，不能尽分，则心与佛背，便难往生，以自心发生障碍，佛亦无由垂慈接引也。又须劝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乡党、亲友，同皆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每日若念一万佛，即念五千观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属，并与亲友，不蒙此益乎。况且现在是一个大患难世道。灾祸之来，无法可设。若能常念佛及观音，决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无灾难，亦得业消智朗，障尽福隆。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满所愿。

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则业愈大，再一来生，难免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道中。若欲再复人身，再遇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吃，岂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来生人天福报，与



此无异。念佛之人，不可涉于禅家参究一路。以参究者，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而已。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若开悟而惑业净尽，则可了生死。若惑业未尽，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无有信愿，则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两皆无靠，欲出轮回，其可得乎。须知法身菩萨，未成佛前，皆须仗佛威力。何况业力凡夫，侈谈自力，不仗佛力。其语虽高超，其行实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渊之别，愿同人悉体此义。念佛之人，不可效愚人，做还寿生、寄库等佛事。以还寿生，不出佛经，系后人伪造。寄库，是愿死后做鬼，预先置办做鬼的用度。既有愿做鬼的心，便难往生。如其未作，则勿作。如其已作，当禀明于佛，弟子某，唯求往生，前所作寄库之冥资，通以赈济孤魂，方可不为往生之障。凡寿生、血盆、太阳、太阴、眼光、灶王、胎骨、分珠、妙沙等经，皆是妄人伪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经（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心经、金刚、药师、法华、楞严、华严、普贤行愿品等经），偏信此种瞎造之伪经。必须要还寿生、破地狱、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为说是伪，亦不肯信。须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当以还寿生、破地狱、破血湖之钱，请有正念之僧念佛，则利益大矣。念佛之人，当吃长素。如或不能，当持六斋，或十斋（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为六斋。加初一，十八，廿四，廿八，为十斋。遇月小，即尽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为三斋月。宜持长素，作诸功德）。由渐减以至永断，方为合理。虽未断葷，宜买现肉，勿在家中杀生。



以家中常愿吉祥，若日日杀生，其家便成杀场。杀场，乃怨鬼聚会之处，其不吉祥也，大矣。是宜切戒家中杀生也。

念佛之人，当劝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临终决定往生西方，非预为眷属说临终助念，及瞎张罗，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临终得眷属助念之益，不受破坏正念之害者，非平时为说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则不独有益于父母，实有益于现生眷属，后世子孙也。临终助念，无论老少，均当如是。详看饬终津梁（上海佛学书局，苏州报国寺，均有出售），自知。 女人临产，每有苦痛不堪，数日不生，或致殒命者。又有生后血崩，种种危险，及儿子有慢急惊风，种种危险者。若于将产时，至诚恳切出声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应亦小。又此时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闭气受病。若至诚恳切念，决定不会有苦痛难产，及产后血崩，并儿子惊风等患。纵难产之极，人已将死，教本产妇，及在旁照应者，同皆出声念观世音。家人虽在别房，亦可为念。决定不须一刻工夫，即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死执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论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视生产为畏途，虽亲女亲媳，亦不敢去看，况敢教彼念观音乎。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临产虽裸露不净，乃出于无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无有罪过，且令母子种大善根。此义系佛于药师经中所说，非我自出臆见，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药师经，说药师佛誓愿功德，故令念药师佛。而观音名号，人人皆知，固不必念药师佛，而可念观音也）。 女人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八九岁，皆有月经。有谓当月经时，不可礼拜持诵，此语



不通情理。月经短者，二三日即止，长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须念念无间，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竟令废弃其修持乎。今谓当月经时，可少礼拜（宜少礼，不是绝不作礼也），念佛诵经，均当照常。宜常换洗秽布。若手触秽布，当即洗净。切勿以触秽之手，翻经，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圆通，外道只执崖理。世人多多只信外道所说，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沾法益也。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寻声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饥馑，虫蝗，瘟疫，旱涝，贼匪，怨家，恶兽，毒蛇，恶鬼，妖魅，怨业病，小人陷害等患难者，能发改过迁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诚恳切念观世音，念念无间，决定得蒙慈护，不致有何危险。倘仍存不善之心，虽能称念，不过略种未来善根，不得现时感应。以佛菩萨，皆是成就人之善念，绝不成就人之恶念。若不发心改过迁善，妄欲以念佛菩萨名号，冀己之恶事成就者，决无感应，切勿发此颠倒之心也。念佛最要紧，是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力能为者，认真为之。不能为者，亦当发此善心，或劝有力者为之。或见人为，发欢喜心，出赞叹语，亦属心口功德。若自不能为，见他人为，则生妒忌，便成奸恶小人心行，决定折福折寿，不得好结果也，宜痛戒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钓誉，此种心行，实为天地鬼神所共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世有女人，不明至理，或不孝公婆，欺侮丈夫，溺爱儿女，虐待婢仆。或属填房，虐待前房儿女。不知孝公婆，敬丈夫，教儿女，惠婢仆，教养恩抚前房儿女，实为世间圣贤之道，亦是佛



门敦本之法。具此功德，以修净土，决定名誉日隆，福增寿永，临终蒙佛接引，直登九莲也。须知有因必定有果，己若种孝敬慈爱之因，自得孝敬慈爱之果。为人即是为己，害人甚于害己。固宜尽我之职分，以期佛天共鉴也。小儿从有知识时，即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令彼知自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悉知悉见，如对明镜，毕现丑相，无可逃避。庶可有所畏惧，勉为良善也。无论何人，即婢仆小儿，亦不许打骂。教其敬事尊长，卑以自牧。务须敬惜字纸，爱惜五谷、衣服、什物，护惜虫蚁。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决定贤善。若小时任性惯，概不教训，大了不是庸流，便成匪类。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古语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以其习与性成，故当谨之于始也。天下之治乱，皆基于此，切勿以为老僧迂谈，无关紧要也。

光老矣，精神日衰，无力答复来信。但以邮路大通，致远近误闻虚名，屡屡来信。若一概不复，亦觉有负来意。若一一为复，直是无此精神。以故印此长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涉世，事亲教子之道，皆为略说。后有信来，以此见寄。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在来信略批数字，庶彼此情达，而不至过劳也。若欲大通经教，固当请教高竖法幢之大通家法师。须知大通经教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欲即生了生死，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民国二十一年）



致郭庄悟居士书

接与明道师信，知居士所志者大。若即生了生脱死，光不妨作泥塑木雕之标竿。若欲大通经教，及彻悟自心，则光之泥塑木雕者，无所取矣。今且将错就错，为居士起一法名，名为慧庄。庄者，敬也。敬之一法，乃世出世间学道之根本。若不主敬存诚，纵有所悟，必不能实得其益。以一落狂慧，决难事理圆融。偏执理性，不重修持，纵见理不错，亦与魔外相去不远。况既执理废事，所悟之理，亦难的当。故曰，不贵子见地，只贵子行履。此举世聪明人之大陷阱，不受此病，方可名为聪明。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翻成自误误人之流辈也。光老矣，不得常来信，来信，则只以所印之长信复之，概不特为分疏，以免不胜其劳，亦不能利人也。不久，当有新印净土十要，及长信寄来，亦不再作书。十要原本外，所附要书数种，实为修净业之最要典籍也。（民国二十一年）

复周孟由问心经色不异空四句书

此大士以己所照见五蕴皆空之相示人也。色，为五蕴之首，故先详言之。言色不异空者，以色虽有形相可见，乃是幻妄之相。以深般若智照之，当体了不可得，有如虚空。不但色当体了不可得，而空亦了不可得，故又云空不异色。此恐人认世间空为色空之相，谓空亦无有实际可得，亦如色之了不可得。良以空亦是世间法，虽无形相，而其空洞虚豁，犹有空相。五蕴中，色蕴之空，不是虚空之空，



故隨即曰空不异色。乃是圓離空相之空，故曰空不异色。謂此空之空，亦如色之了不可得，不可认为空洞虛豁之空。又恐不了，又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謂色即是空之不可得，空即是色之不可得。此之色空，是寂照雙彰雙泯，色空雙即雙離之色空也。若見及此，自可親證真如佛性。色蘊既如是，受想行識之四蘊，可以例知，故不再說，只云亦復如是。五蘊既如是，一切法亦然。故又曰此五蘊皆空之相，為一切諸法之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當體如是，不必約凡聖生佛配說。以本無有生，何由有滅，及與垢淨，增減乎哉。是故諸法空相之中，無色受想行識之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無眼界（眼下略去識字），乃至無意識界之六識，是無六凡界法。無無明，乃至無老死，是無十二因緣流轉門，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盡，是無十二因緣還滅門，是無緣覺界法。無苦集滅道，是無聲聞界法。無智，智為六度末后之一度，是無菩薩界法。亦無得，得即菩提涅槃，是無佛界法。有將色不异空之空，作真空實相解者，粗看頗似順，詳審似未圓。何以故？既無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世間六凡界法。又無四諦、十二因緣、智、得出世間之四聖界法。一切凡聖諸法皆空，何得不空世間之空乎。由其凡情聖見均無，故能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由其無所得故，故能心無挂碍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也。此法，乃三世諸佛究竟成佛之法。以諸法空相中，無此凡聖生佛等法，故能從凡至聖，修因證果，圓證此法。譬如作屋，為取其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能住。



由空而方可真修实证。若其不空，则无此作用矣。以深般若智中，不见此种情见之相为无，切不可误会以不修为无。若以不修为无，则破坏诸佛正法，必定永堕阿鼻地狱，宜详审思之。光之此说，容有不合前人处，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经。亦可作见峰见岭，见仁见智之一种所见耳。（民国二十六年）

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吾常曰，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毫无恭敬，虽诵经念佛，亦非毫无利益。而褻渎之罪，当先受之，堕落三途，经若干劫。其罪毕已，当承此善因，又复闻法修道，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若现生竭诚尽敬，则现生即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人之修福造业，总不出六根、三业。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属身业，后意根属心，即意业。三业者，一身业，有三，即杀生，偷盗，邪淫。此三种事，罪业极重。学佛之人，当吃素，爱惜生命。凡是动物，皆知疼痛，皆贪生怕死，不可杀害。若杀而食之，则结一杀业，来生后世，必受彼杀。二偷盗，凡他人之物，不可不与而取。偷轻物，则丧己人格。偷重物，则害人身命。偷盗人物，似得便宜，折己福寿，失己命中所应得者，比所偷多许多倍。若用计取，若以势胁取，若为人管理作弊取，皆名偷盗。偷盗之人，必生浪荡之子。廉洁之士，必生贤



善之子，此天理一定之因果也。三邪淫，凡非自己妻妾，无论良贱，均不可与彼行淫。行邪淫者，是坏乱人伦，即是以人身行畜生事。现生已成畜生，来生便做畜生了。世人以女子偷人为耻，不知男子邪淫，也与女子一样。邪淫之人，必生不贞洁之儿女。谁愿自己儿女不贞洁。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于前，儿女禀自己之气分，决难正而不邪。不但外色不可淫，即夫妻正淫，亦当有限制。否则，不是夭折，就是残废。贪房事者，儿女反不易生。即生，亦难成人。即成人，亦孱弱无所成就。世人以行淫为乐，不知乐只在一刻，苦直到终身，与子女及孙辈也。此三不行，则为身业善。行，则为身业恶。二口业，有四，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妄言者，说话不真实。话既不真实，心亦不真实，其失人格也，大矣。绮语者，说风流邪僻之话，令人心念淫荡。无知少年听久，必至邪淫以丧人格，或手淫以戕身命。此人纵不邪淫，亦当堕大地狱。从地狱出，或作母猪母狗。若生人中，当作娼妓。初则貌美年青，尚无大苦，久则梅毒一发，则苦不堪言。幸有此口，何苦为自他招祸殃，不为自他作幸福耶。恶口者，说话凶暴，如刀如剑，令人难受。两舌者，两头挑唆是非，小则误人，大则误国。此四不行，则为口业善。行，则为口业恶。三意业，有三，即贪欲，瞋恚，愚痴。贪欲者，于钱财田地什物，总想通通归我，越多越嫌少。瞋恚者，不论自己是非，若人不顺己意，便发盛怒，且不受人以理谕。愚痴者，不是绝无所知。即读尽世间书，过目成诵，开口成章，不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谓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皆名愚



痴。此种知见，误国害民，甚于洪水猛兽。此三不行，则为意业善。行，则为意业恶。若身，口，意三业通善之人，诵经念佛，比三业恶之人，功德大百千倍。学佛之人，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存好心者，凡逆天悖理，损人利己等恶念，不许起。起，则立刻生惭愧忏悔之心，令即消灭。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利人利物之心，须常存之。力能做者，认真做去，不能做者，心亦常存于此。说好话者，要说有益于人，有益于物的话。不是要人听到欢喜，叫做好话。如教训儿女，及劝人为善，劝人戒恶，劝人敦伦，劝人修福等。行好事者，认真行孝亲、敬兄、睦族、化俗之事。凡诵经、礼佛、念佛、拜忏各佛事，必须身心恭敬。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体睡，须穿衫裤，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吃饭不可过度，再好的饭，只可吃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养人。吃十几程，脏腑必伤。常如此吃，必定短寿。饭一吃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动，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为下作，最为罪过。佛殿僧堂，均须恭敬。若烧香，不过表心，究无甚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以此臭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不吃过度，则无有屁。若或受凉，觉得不好，无事则出至空地放之，待其气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当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矣。有谓，不放则成病，此话比放屁还罪过，万不可听。佛制戒律，未说此事，想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无有此事，故未说。若有，佛必说之。切不可谓佛不说，就应当放，则是自求堕落，佛也难救矣。孔子以圣人之资格，朝于凡夫之国君，将欲升堂，



在阶下，便不敢大出气，况入堂面君乎。故论语云，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摄，提也。齐，音咨，与齋同，衣岔子也。鞠，曲也。屏，闭藏也。息，鼻中气也。孔子朝君，将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则衣前长，故必提其两岔，去地约一尺，方不至蹋其衣而跌蹶失仪。严肃之极，故鼻中之气，似乎不出。试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则相去悬远。时君与佛，又相去悬远。放屁与不出气，又相去悬远。静言思之，直大地无容身之处矣，可不极力留心乎）。吾人业力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宝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敛，任意放屁，此之罪过，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当做古德不说。不知古德说的巧，云泄下气，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仍不介意。光三四十年前，常说此事，后试问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说放屁耳。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凡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大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坑之蛆之前耳。晨起，及大小解，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裤腿不可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𦵏（音喜）鼻，是一大折福之事。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𦵏，即殿堂外净地上，也不可吐𦵏。净地上一吐，便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他以吐痰当架子摆，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皆变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则无痰，此是以痰杀痰最妙之法。如不能咽，当袖一痰布，吐于其上复袖之。此亦劳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了，又不劳人，又无污秽，而且永无痰病，是为治痰病之妙法。



学佛之人，一举一动，皆须留心。至于念佛，必须志诚。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此也是善根发现之相，切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则必著悲魔。凡有适意事，不可过于欢喜，否则必著欢喜魔。念佛时，眼皮须垂下，不可提神过甚，以致心火上炎，或有头顶发痒发痛等毛病，必须调停适中。大声念，不可过于致力，以防受病。掐（音恰）珠念，能防懈怠，静坐时，切不可掐，掐则指动而心不能定，久必受病。看经论，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须多看，急躁不能凝静，必难得其旨趣。后生稍聪明，得一部经书，废寝忘餐的看。一遍看过，第二遍便无兴看，即看，亦若丧气失魂之相。此种人，均无成就，当力戒之。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孔子乃生知之圣，读易尚至韦编三绝。以孔子之资格，当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文而读。故知看文，有大好处。背诵，多滑口诵过。看文，则一字一句，悉知旨趣。吾人当取以为法，切不可显自己聪明，专尚背诵也。当孔子时无纸，凡书，或书于木板，或书于竹简（亦竹板也）。易之六十四卦，乃伏羲所画。六十四卦开首之彖，乃文王所作。每卦之六爻，乃周公所作。此外之上经彖传，象传，下经彖传，象传，并乾坤二卦之文言，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所谓十翼者，皆孔子所作。若约字说，孔子所作者，比文王，周公所作，当多十余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易，竟至将编书之熟皮绳，磨断过三次，可以知读之遍数不可计也。吾人能以孔子之恒而读佛经、持佛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业识心，成如来之智慧藏也。其专修净土



法则，自有净土五经、净土十要，及净土诸著述，此不备书。

与明本师书

现今举世通病，皆是假公济私，以致民困国危，兵灾联绵。吾人出家为佛弟子，固当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为志事，不可仍带在家一种骄慢自大，藐视一切，任意作为，不依旧章等派头。须念吾人受天地之覆载，受父母之教育，若不效天地父母之心，则便为逆天悖理，深忝所生矣。灵岩，乃千百年古道场，乱后遂成焦土。虽小有建筑，卒以无人撑持，仍旧败破。幸光绪末，严大护法，闻真师之名，遂以相奉，盖以冀其复为道场故也。真师虽复接得，奈以诸事牵缠，不能亲往住持。去年，戒法师来，喜其得人，遂和盘托出，亲送入山，以为住持。而且邀请官绅，声明永作十方常住。戒师品德学业名誉俱优，堪为后学模范。今虽应虞山讲期，汝当格外认真，代戒师领众修持，毋得避懒偷安。凡来此山住者，皆属发心办道之人，大家都要认真用功，互相勉励，以取丽泽之益。不得浪游闲谈，及不依寺规，自作主宰。此寺已作十方，凡三圣堂子孙在此住，亦须与众共修，均其劳逸，同其甘苦。否则，便是搅乱常住，欺侮真师。既为真师徒辈，理宜格外如法，尚不至由自己不如法，令人议及真师也。今约略示其大概，以为前途支持之据。一，时势阨隘，只可一心办道，不可妄拟建筑。即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但取足用即已，毋得多建以图宽敞。不但财力不给，须防由此招祸。二，世



道艰难，饮食衣服，各须俭朴。常住用费，量入为出。若不撙节，后难为继。所有出入帐目，必须分明。不得置买浮华之物，一则费钱，二招讥议。须留有余，以备不足。不可谓有真师接济，而任意浮用。 三，佛堂日课，即依现在所订规矩，切实修持。然不可一向专在事相上用功。必须心心念念，对治自己习气毛病。能如是者，方为真念佛人。否则，如水泡石头，绝无心得。但按净土常规，不可别生花样。有欲立异，如燃指燃灯者，请彼往育王去行，此山永不开此一端。 四，戒法师，既应虞山讲期，恐一时难以回来。而住持之名与位，仍属戒师，领众修持之事，汝权为代。当格外勤慎谦恭，不可自大自高。汝乃晚辈，代理其事，不得竟用住持口气，庶大众服汝虚怀，道心更加真切矣。 五，凡处事接物，必须谦和公平，不得固执己见，抹杀正理。尤须大家互相劝勉，精修净业。常省己过，莫论人非，极力克治习气毛病。习气去一分，道业方可增一分。不得骄傲自恣。注意温饱。总须忍苦耐劳，安贫守分。 此寺既为十方，即汝与来者，同属十方，应以大公无私之精神处之。凡三圣堂子孙，在山住者，亦须打破私情，自处于十方僧众地位。不得擅倚私意，特享优裕，任意放纵，以坏成规。否则，便是佛法罪人、真师怨家。宜令他去，免致貽人讥诮。时事艰难，前途可虑，再无良法，将何以成为道场。恐汝或未虑及，故为络索一上。初本欲统说，继欲惺目，故分六条。不过表示光卫护灵岩道场之愚诚，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见诮，则灵岩幸甚，真师幸甚。

甚。（民国十六年）

复觉明居士书

昨接汝及范古农之书，知汝宿世固有善根。然犹以文人习气未除，几致不得实益。今则实行其事，犹不知自利利他之相关甚巨。且勿论外人，即自己丈夫、儿女、媳妇、孙等，均当教以常念佛号。一则令彼等同种善根，当此大乱之世，若不以佛为怙恃，则危险可虑。二则不于平时令彼等操练熟习，一旦汝欲谢世，彼等以世俗知见，预为瞎张罗哭泣。则汝纵有净功，可以与佛相应，蒙佛接引。一经此种动作，破坏净念，决定仍复留住娑婆，则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六道受轮回矣。是以劝眷属念佛，为最要紧之一件大事。光粥饭庸僧，于经教妙理，不能令汝得益。唯此一事，由阅历数十年，可以令汝现生亲得利益。汝若能依行，不异求佛接引汝及眷属，并后世子孙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朝觉，谓自与眷属，及诸亲识，同皆归向阿弥陀大觉世尊也。现今女界，范围放弛，若不以佛法维持，则后来之变，不知成何景象也。汝既宿有慧根，可不以此自利利他，俾自己净业纯熟，高登上品乎。今为汝寄净土十要一部，此系原本，非向所流通之节略本。净土圣贤录一部。救劫编一部。木板观音颂一部（观音颂，系一弟子出资刻，托南京一僧校，其人学识颇能校得好。以在扬州刻，屡经打仗，每每邮路不通。及至刻成，以邮路不通停久，即将板寄来。适值其僧之庵，被豪势所夺，心绪已乱，遂未勘校。后令印四百部。印出一阅，知错讹甚多。因排一勘误表夹入，祈细心按表改正）。木板历史统纪一部





（此二部，无流通者，以为费甚巨故也）。及各种凑满包者，均有关于人心世道。又一函遍复，实为一切人传家之宝，文字虽肤浅，无一无用之语。去年婺源佛光分社成立，一弟子祈光作序。光一向不留底稿，以彼特钞以寄来，欲令转寄佛学特刊社，因循未寄。今为汝寄来，看过祈转寄范古农居士，并说其已为汝取法名，以免光与彼书。光老矣，由宿业力，生六月即病目，六月未开眼，未止哭声，今七十多年矣。近来目力甚衰，于去年冬，凡有信来，均令以后切勿来信，来决不复，以免或致抱西河之痛也。（民国二十三年）

复幻修大师书

念佛的宗旨，是生真信（即信），发切愿（即愿），专持佛号（即行。信愿行三，为念佛宗旨）。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名号，即摄意根。口须念得清清楚楚，即摄舌根。耳须听得清清楚楚，即摄耳根。此三根摄于佛号，则眼决不会乱视。念佛时眼宜垂帘，即放下眼皮，不可睁大。眼既摄矣，鼻也不会乱嗅，则鼻亦摄矣。身须恭敬，则身亦摄矣。六根既摄而不散，则心无妄念，唯佛是念，方为净念。六根不摄，虽则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纷飞，难得实益。若能常都摄六根而念，是名净念相继。能常常净念相继，则一心不乱，与念佛三昧，均可渐得矣。（民国二十三年）



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通）

【其一】居士林宣言书，词理周到，甚善。简章，亦极严整周备。足见云南佛化之兴盛象。然须恪守本分，切勿学好高务胜一派。譬如穿衣吃饭，须按各人身量食量，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则可以养身心。施之失宜，均可以伤身心。非饮食裘葛之有善不善也，视其人之善用与否耳。无论如何资格，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又须注重净土法门，以仗佛力，比仗自力，其难易奚啻天地悬隔。近有一种专逞口解脱者，指念佛者为腐败待死，祈勿被此种邪说所惑。当今之世，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示现，决不另于敦伦尽分，及注重净土法门外，别有所提倡也。使达摩大师现于此时，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时节因缘，实为根本。违悖时节因缘，亦如冬葛夏裘，饥饮渴食，非唯无益，而又害之。佛教正义，完全与伦常道理，相契相合。世有外道，多多剽窃佛教之名，而实行炼丹运气之道，反美其名曰三教同源。源固同也，流则异矣。若认异见者口说同源，以为即是三教之源，则得罪于三教圣人也，大矣。今且专致力于伦常净土法门，将来当可左右逢源。若舍此以秘密传授炼丹法为源，则成永迷真源，长趋邪径矣。宜与有宿根而未知佛法所以之信士言之，则其益大矣。耿其昌，法名德昌。韩寿山，法名德崇。须知本有性德，极昌明，又极崇高，良以不识，反成暗昧卑劣。若肯于一切起心动念处检点，自可复本还源，亲得受用，然不得不极力专注于敦伦念佛也。以此自行，



复以化他，是名佛子。弘化社所有各书，当令各寄一二分，以备林友参阅。并令附寄书目，以便欲请以利人者，得以按章以请也。现有增修历史统纪印出，不久订成，当寄一二包以结缘。普陀山志，或于秋末冬初可出版。罗两峰正信录，亦可于秋初出版。净土十要原文，当于明年夏秋间出版，此书甚有益于净业行人。光以有此数事，故未能拒绝一切，虽名闭关，仍复冗事烦琐。待此种事了结，当必拒绝一切，以期腊月三十日，无有障碍，随佛往生也。以后无要事，不可来信，以精神不给，无力应酬也。

【其二】所言腊月三十日，乃预计之词，非预知时至，谓在腊月三十也。腊月三十，年尽岁穷，故古人每借譬死期耳。若平常不早为预备，临时则定规手忙脚乱也。陈正庵等七人，既欲皈依，当须依文钞、嘉言录修持，方可不负此心。现今各地外道甚多，彼均以炼丹运气，求成仙生天为极则事。既皈依佛法，切不可又兼修彼法，邪正夹杂，正亦成邪。又须各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须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培植家国之要务。使人各依此而行，天下自无不太平之事理。今天下之乱，其源皆由于不讲家庭教育，不讲因果报应之所酿成也。今寄新印增修历史统纪七包，正信录四包，到祈酌量分送。正信录，最能破拘墟之偏见。读书人之善根，被理学先生所断。而理学先生，悉皆窃取佛法之义以自雄，而又恐人学，故特加辟驳，以关闭后学，令不知佛法。然稍具宿根者，又何能关住，不过有此一曲折，俾中下根人，便无由亲沐法泽矣。今为彼等各取法名，祈为分书交彼，或将此



书之大致，令彼各抄之。相片已无，但祈礼佛念佛，用我相有何所益。现今世乱已极，天灾人祸，亦莫此为甚。当此时世，大家均要发一番感激心，认真从伦常日用中，各各修持为人之道，而兼修净土法门。所谓即俗修真，居尘学道，佛法世法，一道齐行。往劫若不种善根，佛之名字亦难闻。若不认真修持，则成登宝山而空手回耳，其孤负佛恩与己灵也，大矣。（民国二十年）

复周颂尧居士书

（附原函）

今有一疑问，请求老法师慈悲开示。弟子吃素念佛，已经多年。因为信佛之人，为十方三世诸佛之所护念，天龙八部，大力神王，常随拥护。往世恶业，亦渐消灭，纵有怨对，不能为害。此乃佛经所说，决非虚语。诂于三月间，接到上海舍亲处来一讣闻，系一极信佛之张太太，吃素已二十余年，常到居士林听经。逢人必劝念佛吃素，心极慈悲行善。不料一日，送素菜与某师兄，在马路上行走，为汽车轧死。后为巡捕房收去，至三日后，其家子孙晓得，始去领归安殓。余闻悉之下，心中非常惊惶，至今疑惑不解。且佛会中人闻之，亦均不安。故特上书，恳求老法师开导，指示所以然之故。何以临终如是之苦，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否。说个明白，可使大家安心念佛，不胜感德之至。

接手书，知阁下于佛法道理，尚未真明。吾人从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云，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须知人之修持，果真诚无伪，便



能转业。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凡夫肉眼，只能见当时之吉凶事实，不能知过去与未来之因果何如。此老太太，多年精修，一朝惨死，或者由此苦报，便可消灭所造三途恶道之报，而得生善道。或在生有真信愿，亦可往生西方。但吾人既无他心道眼，不敢臆断，谓决定往生，与决定不往生也。其可决定者，为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为善而得恶报，乃宿世之恶业果报，非现在之善业果报也。汝等诸人，见此老人得此果报，心中便有为善无福，善不足为之邪见，故致惊惶疑惑。其知见，与未闻佛法之人，有何各异。倘深信佛言，决不以此事，作此惊惶疑惑之态。以因果之事，重叠无尽，此因未报，彼果先熟。如种稻然，早种者早收。如欠债然，力强者先牵。古有一生作善，临终恶死，以消灭宿业，次生便得富贵尊荣者。如宋阿育王寺一僧，欲修舍利殿，念沂亲王有势力，往募，所捐无几，愤极，以斧于舍利殿前断其手，血流而死。即时，其王生一子，哭不止。奶母抱之游行，至挂舍利塔图处则不哭，离开又哭。遂将其图取下，奶母常向彼持之，则永不哭。王闻而异之，遂使人往育王问其僧，则即于其子生日，断手流血而死。彼王遂独修舍利殿。及年二十，宁宗崩，无子，遂令彼过继，为皇帝四十一年，即宋理宗也。此僧之死，亦属惨死，使无常哭不止，见舍利图则不哭，人谁知此子，乃此僧断手惨死者之后身乎。此事载阿育王山志，光于光绪二十一年，拜舍利数十日，看之。明理之人，任彼境遇如何，决不疑因果有差，佛语或妄。不明理，守死规矩，而不知因果复杂，遂致妄生疑议，总因心无正见故



也。如所说念佛之人，有三宝加被，龙天护佑，此系一定之理，断不致或有虚妄。然于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之理，未能了知，故不免有此种不合理之疑议也。昔西域戒贤论师，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国）。由宿业故，身婴恶病，其苦极酷，不能忍受，欲行自尽。适见文殊、普贤、观世音三菩萨降，谓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国王，恼害众生，当久堕恶道。由汝宏扬佛法，故以此人间小苦，消灭长劫地狱之苦，汝宜忍受。大唐国有僧，名玄奘，当过三年，来此受法。戒贤论师闻之，遂忍苦忏悔，久之遂愈。至三年后，玄奘至彼，戒公令弟子说其病苦之状。其说苦之人，哽咽流泪，可知其苦太甚。使不明宿世之因，人将谓戒贤非得道高僧。或将谓如此大修行人，尚得如此惨病，佛法有何灵感利益乎。汝等心中所知者小，故稍见异相，便生惊疑。无善根人，遂退道心。倘造恶之人现得福报，亦复如是起邪见心。不知皆是前因后果，及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及转现报轻报，为后报重报等，种种复杂不齐之故也。（民国二十年）

复德畅居士书

接汝与明道师函，知第三子年已二十，忽尔夭逝，不胜慨叹。况汝教养多年，费若干精神钱财，心中能不感伤乎。虽然，切不可自己一向热心公益，皈依佛法，何以不蒙佛佑，而为怨尤。须知吾人从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所造恶业，无量无边。或我欠人之债，或人欠我之债，或我欠人之命，或人欠我之命，以彼此有负欠故，致所生儿



女种种不一。有还债者，有讨债者，有报德者，有报怨者。汝今生虽居心事事甚好，岂多劫多生，通通皆无罪业乎。故人当有不如意之境遇，只可发忏悔罪业心，不可生怨天尤人想。若能发忏悔心，不生怨尤，则所谓逆来顺受，则后来之福，实难测度。汝此子者，大约是讨债而来，债已讨足，故随即去世。汝于债主已去，不生解脱业累之想，反生怨天尤佛之心，则成颠倒矣。民国八年，北通州王芝祥，字铁珊，一子很聪明，很孝顺。大子有神经病，铁珊心中望此子承继家声。二十一二岁，已娶妻，生一女。一日，病重将死。铁珊痛极。呼之曰，某某，汝既来为我儿子，为何此刻就要去。其子瞋目，作广西口音曰，我那是你儿子，我就是第十四个人。说毕，即死。先铁珊在广西作兵备道时，计杀降匪头首十三人。先用极爱厚之法以安慰之，请其吃饭，尚请有大名之人作陪，每人犒洋二十四元。云，日间甚忙，来不及与汝详谈，到晚间来，当与汝等各安职务。此十三人，不知是要杀他，反拉其厚友同去，意欲以己之情面，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至晚去，则进一门关一门，伏兵于华厅。其人既来，铁珊抽佩刀砍，则伏兵同出杀之，得十四个尸首，亦不知是何姓名。岂知其人即为其子，徒用二十余年教育之劳，至死反瞋目呵斥，不认铁珊为父。大率世之儿女之因，总不出讨债、还债、报恩、报怨之四义。此子系汝宿世欠彼债者，债清即去。若还债及报恩者，则可得其孝养耳。又汝已皈依佛法，当须晓得世间事事无常。若不极力念佛求生西方，则随业轮回于三途六道中，何可底止。此子之去，益当知一切事皆不



可倚靠，唯有西方阿彌陀佛，乃我等一切眾生之大倚靠。从兹发感激心，发精进心，以自己所作之种种功德，及所念佛之功德，同皆回向往生西方。汝能如是，则此儿之死，即为汝作警策，免汝被世间福报眷属所迷，不生厌离娑婆之心，亦不生欣求极乐之心。故当头痛与汝一棒，汝反不在自己分上体察，生出怨天怨佛的种种愚见，则成迷本逐末，不知自反矣。世人每每于自己所作功德，作矜夸气，于自己所作罪过，作宽恕气。人孰无罪，且勿说过去，即以现世论，杀种种众生以悦口腹，彼等岂是木石，不知疼痛，不愿生，而愿人杀而食之乎。汝既杀食他，他将来必定也要杀食你。人一生不知吃了多少生灵，可说大话，说我无罪过，妄受天罚乎。是以常人总不见自己有过，圣人总不见自己有德。不见有过，故其过山积。不见有德，故其德天高。汝且莫作愚痴人说话，极力为善，认真念佛，所有一切利人善事功德，悉皆回向往生西方。则现生之心行，便与圣贤心行相契相合，待至临终，定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则收功结果之时也。若不生西方，所作之善，迟早均受其报。而所杀食众生之报，亦难不偿，可怕之至。

（民国二十三年）

复许熙唐居士书

乐慧斌来，持汝书，并其他求皈依名单。知居士年已六十有五，一子一孙，均已夭殇。约世间人情论，极为可痛心者。若约了生死之净土法门论，则实为超凡入圣之最胜因缘。世间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实为人生一大要事。



但以为子孙计之念重，于自己生死大事，反漠然置之。使居士子孙长寿仕进，或被富贵福祿所迷，恐难以发此皈依三宝、求受五戒之心，亦不过以福寿善终为止。至于自己之法身慧命，仍以不闻不信。纵令事事称心，岂能超出虚生浪死之外。今日境遇不嘉，知人世无非是苦。又得净土诸书而详阅之，知吾人本有故乡安乐处所，可以安身立命。而曰唯佛是念，唯净土是求。直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尽未来际，受胜妙乐。由是言之，其子与孙，实为成就汝了生死一大事而先逝者。当生大感激心，愿以自己念佛功德，消彼罪业，增彼善根。俾彼亦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庶可不致彼子与孙，徒然早死也。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甘受损者，无往而非损，是在各人之见解何如耳。汝既发心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德熙。谓以大菩提心，俾若自若他，同得沐佛慈光，生佛净土也。所有三皈、五戒、十善之义，文钞中略释，故不再书。至于自誓受戒，文钞中与徐女士书，亦已说过，亦不须再说。所宜说者，务须实行为要耳。若学佛之人，不以躬行实践为事，则与世之伶人无异。在当场苦乐悲欢，做得酷肖，实则一毫也与己无干。如此，便是好名而恶实之痴汉，心欲欺人欺佛，实只成就其欺人欺佛之过。人尚不能欺，何况于佛乎。务须从脚跟下做去，方好。至于修持，当专主净土。以汝年已将至古稀，来日无多。若欲广读大乘经论，则无此精神，无此智识，又复无此光阴。唯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一法，是为无上第一胜妙法门。当死尽偷心，一肩担荷，决定可于现生，俯谢五浊，



高登九品。又当发大慈悲心，为一切相识者，说此法门之利益。俾彼等同得修习，则自己功德，愈加广大矣。然外面之人，尚应如是，况自己之夫人，与子媳、孙媳，忍令彼不蒙法利乎。一则可以慰汝夫人之老景，一则可以慰彼姑媳之凄凉。令彼亦由此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则实为利人之功效。又念佛之人，若已证道，则临命终时，任彼刀割香涂，了无动念之事，则无所谓为损益也。若只有修持之力，未能到业尽情空地位，则临终得人助念，即可决定往生。若遇无知眷属，预于未死以前，为之洗沐换衣，令其搬动受苦。纵不受苦，一经搬动，心便不能归一于佛（以动其躯体，心便不能彻底清净纯一）。若再向之哭泣，则自己亦生爱恋，便与佛不相应，欲得往生，莫由也已。所以平素，即要彼等知其利害，要常与说，到自己临终，彼等即是助道之人。岂但与己有益，实亦与彼等均有大益。若只知自己修持，绝不与彼说其利害，则汝临终时，彼等决定是破坏正念之人，决不助汝净心，令得往生也。汝既信光，光不得不为汝计。光以五十二年之阅历，深知其利害之所在，若不与汝说，便为不尽己分。汝弟燮卿，亦已六十，亦当以此书示之。须知佛法，法门无量，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现生即得了生脱死，离此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其余一切法门，皆须修到业尽情空，方有了生死分。倘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不了。若论业尽情空，现今恐举世亦难得其一二。若以信愿念佛求生，则万不漏一。然既念佛求生西方，必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愍一切，爱



惜物命，戒杀吃素，广行方便，俾此心常与佛合则可矣。倘外现修持之象，内无真实之心，则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又乐门谭氏（斌章之叔祖母），年八十一，庞才芳，住东门矮眼井，此二人，亦皆求受三皈五戒者，祈以此意转告之。余详文钞，此不备书。现今世乱已极，几于尽天理人伦而完全废之，以归于与禽兽无异之世道。推究其致此之源，皆由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实理实事，因此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至于心无所依，遂被欧风一吹，从兹变本加厉，竟致此时如斯之现象。今欲挽回狂澜，若不以提倡因果报应为标准，则纵有良法，亦无实效。（民国二十年）

复广妙和尚书

冕堂所画三圣相，妙极。惜系指爪所画，故有细不能画之憾，若用笔，当更加庄严矣。所云赞颂，拟撰百余字，以一向不习字，写不来，故只录其稿，祈座下书之。或用座下名，或用印光名，均无不可。云山远隔，幸得晤语。今寄文钞、嘉言录、安士全书、观音颂、增修历史统纪各二分，一祈自存，一转张公。光老矣，精神不给，以后勿再以笔墨事见差。即或询法门中事，亦祈另向高竖法幢者询之，庶可各适其适矣。（张公懿行颂，见颂赞篇。）（民国二十年）

复杨德观居士书

黄后觉之现象，颇与学佛之人有大利益。无论彼之究



竟是往生，是墮落，且不必論。果念佛人，知彼臨終之現象，決不敢浮游從事于了生死一法也。觀彼之行迹，似乎至誠。觀彼臨終所現之景象，蓋平日未曾認真從心地上用功，並從前或有慳于財，而致人喪命，或慳于言，而致人喪命等業之所致也（慳于言，致人喪命者，如自知有寇，並知可避之處，以心無慈悲，樂人得禍，故不肯說。此事此心，極犯天地鬼神之怒。故致臨終前不能言，而且惡聞念佛等相）。然以現一時不死之象，及助念人去，未久則死，此與慳財慳言誤人性命，完全相同。雖不墮餓鬼，而其氣分，乃是餓鬼之氣分也。彼云往生者，據易子駿之咒力。咒力固不可思議，若業力重者，亦不易得其益也。是知已生西方，或有其事，既無證據，不應妄斷也。有云，已入餓鬼道者，據彼所說，及所現象，似可據也。然彼或由自己心中忤悔，或由諸人，及兒女之誠懇，遂得減輕，不至直墮餓鬼耳。為今之計，必須其兒女，並各眷屬，念彼之苦，同發自利利人之心，為彼念佛，求佛垂慈，接引往生。則誠懇果到，往生即可預斷。以父子天性相關，佛心有感即應。彼眷屬若泛泛悠悠從事，則便難以消業障而蒙接引也。千鈞一发，關係極重。凡念佛人，各須務實克己習氣，與人方便。凡可說者，雖與我有仇，亦須為說，令其趨吉而避凶，離苦而得樂。平時侃侃啻啻，與人說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並念佛了生死之道，與教兒女，立太平之基。心如弦直，語無模稜。居心可以質鬼神，作事決不昧天理。若到臨終，決無此种可憐可憫之現象。如是，則黃后覺便是諸人之接引導師也。諸人既因彼而將來可得巨益，彼亦將仗諸人之心力，而滅



罪往生也。光此语，非首鼠两附者，乃决定不欺之定论也。若不以为然，则请向高明法师，及大神通圣人问之。（民国二十年）

复吴慧济居士书

人未有不愿生好儿女者。然十有八九，将好儿女教坏，后来败家声，荡祖业，作一庸顽之类，或成匪鄙之徒，其根本错点，总因不知爱子之道。从小任性惯，大则事事任意，不受教训，多多狎昵匪类，为社会害。今之天灾人祸，多由此不知为父母之道者所酿成。使彼失教者，最初得贤父母之善教，则为害之人，均是兴利之人。导恶之人，尽是劝善之人。世道不期太平，而自太平。此匹夫匹妇，预培治世之根本要道也。汝于提倡佛法时，兼为一切有缘者，详示此义，俾彼等各各自尽其为父母之道，其利益大矣。女子关系更大，断断不可养而不教，俾现在有碍于自家（不教，则反令兄弟姊妹，同趣于不依规矩，任意放肆），将来搅乱夫家，后来教坏儿女，俾子子孙孙，染此恶习。此义人多忽而不察。欲家道好，子孙好，均当于此善教儿女中求之。（民国二十年）

复李仲和居士书

女儿出嫁，则减轻负担多多矣。祈与彼说，须尽妇道，孝公婆，敬丈夫，和妯娌，惠婢使。仍守念佛之道，勿以嫁而置之。又须婉劝其夫，令其念佛，及观世音，以为前途恃怙。能如是者，则人敬之，神护之，灾障不侵，福祥



俱集。岂但汝自己有光荣，人亦当由汝而敬及汝之生身父母。谓某人有家教，故其女从小即皈依佛法，吃素念佛，今如是如是之好。岂但父母有光荣，并所皈依之师，亦有光荣。若不贤孝，则汝必为人所恶，尚是小事。人必谓汝父母无德行，故生此不贤不孝之女，则汝父母必被人常辱骂之。并汝所皈依之师，人亦以为不能教化汝行孝敬，而受责备也。愿彼等现为贤女，出嫁为人贤妇，后来为人贤母，则何幸如之。祈慧察，与彼等详说之。地母经、太阳经、太阴经、灶王经、眼光经、寿生经、血盆经、妙沙经、分珠经等，通是伪造。无奈女人见浅，故每信奉。但教彼念佛。如欲念经，当念心经，文少而义丰，功德无量无边。此种伪造经，按理，念之尚有罪过。不过彼等以至诚心念，亦不能说全无功德，但只得诚心之功德，盖小之小耳。曷若念佛念心经之为愈也。念佛念心经，功德如大海。念伪造经，或有一滴，或不及一滴耳。（民国二十年）

复王寿彭居士书（二通）

【其一】所有求皈依者，均于单子上书名寄回，以人多亦不各说所以。但祈与彼等说，务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决定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不愧为佛弟子。现今水灾，无处不有，或无此灾，又有彼灾，总因人心过于下劣所致。我等佛弟子，当以矫正时弊为务，切不可随顺潮流，则便陷溺无有底极矣。汝之三子皆聪明，若善教之，则为正器。否则，愈聪明，愈易自误误人。以故为建国取名为慧立，谓能立身，则一切事，均可建立矣。



身乃天下国家，及菩提道之根本，不能立身于道义中，则一事无成。次子惠泉，天姿聪颖，可喜亦可虑也，故取名慧韬。果能韬晦自淑，不炫露其才华，则可以成正器而大有为。若无涵养，辄形矜夸炫露，必不能载福而有大成就也。小女翠娜，亦甚有宿根，取名慧妙。妙者，合宜适当之谓。倘以聪明用之于无益有损之事理中，则成劣慧，不名妙慧。能所施各适其宜，方名妙慧。今之聪明人，每每以自己聪明，施之于诲盗诲淫，越理蔑伦之小说中，以自矜文才。不知其一气不来，后经若干劫，不知能知天地父母之名字与否。使此等人无此劣慧，何至其苦如是之极。故宜栽培，令其一举一动，咸归正道。将来母仪闺阈，师范女流，均可于此卜之矣。慧妙之义，如是，如是。光老矣，不及见其成，而希望于彼者如此。亦可常为彼言之，庶可顾名思义，悉副所望也。

【其二】潘懋春，既欲皈依，自写愿单，何竟无一恳求语，并无一致屈之字。彼纵曰不知，汝亦不知乎。世间行路，欲问人，尚须拱手以示敬。况皈依三宝，欲资以了生脱死，竟若以事示平人，则太得不洞事务矣。光作此说，非求人恭敬也，理当如此。若不说，彼一生也只是一不洞事人耳。清顺治皇帝，拜玉林禅师为师，法名行痴。与玉林法徒行森书，署名尚写法弟行痴和南。和南，乃磕头也。皇帝与同门尚如此，况与其师乎。此种芳规，岂可不知。古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非曰深下于人，人则尽心教导也。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纵人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顶上，不存滴水，故不能



受滋润也。不但学佛如是，即世间学一材一艺亦如是。世间只身口之活计，佛法则性道之本源，其关系轻重，固天渊相悬也。祈将此语，令彼视之。然今但取其心，不计其迹，为彼取法名慧懋。谓以智慧，自勉勉人，令其悉皆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如是者，即真佛弟子。否则，但有其名，不得实益。余详嘉言录，此不具书。祈为彼说之，则各尽其分矣。（民国二十年）

复俞慧郁居士书

所言大祸临头，功行浅薄，无有把握，或恐惧失心，打失正念者，但须在深信佛力、法力、自性功德力，至诚持诵力均不可思议。勿道无祸，即有大祸，断不至即失心耳，以有此诸力加被也。凡人须素位而行，则不至因境遇不好，遂致失心。凡因境遇不好失心者，多皆无深信力，而兼有顾念前境，不肯放下所致。如被难之时，只思所以逃避之法，余诸不能料理者，概不萦怀，以萦怀不释，有损无益。故曰，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入，当作如，往也。中庸作入，故仍照书，实则是如）。吾人靠到一句佛，越苦越认真念，决不至有失心无措之虞。若常怀此惧，久则成病（心病最难医），不可不知。（民国二十年）

复峰县宋慧湛居士书

佛教以孝为本，大乘经多有发明，其最显豁详悉者，有佛报恩经、地藏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梵网经。



孝之一字，局于事亲。通而论之，凡于理于心，能不违悖，均名为孝。否则，均为不孝。学者必须通局兼修，方可名为尽孝。众生入道，均视宿因如何。不但痴傻之人难以教化，即大聪明、大学问人，或更不如痴傻之人，尚能少种善根，不生毁谤。我等但随分随力而为劝导。若欲尽人皆遵佛化，断无此好因缘，只可随缘尽心而已。戒为一切善法之根本，当看在家律要。然律文繁多，或难详读详记。但于心中常常存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心，凡起心动念，不许萌一念之不善，如此则诸戒均可圆持。倘只在事相上讲究，虽一戒不犯，亦未能称为持净戒人。以心中仍有犯戒之相，然而难矣。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以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此皆以心未能完全与天理吻合为过，非此等人，所作所为，尚有过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法戒经中之要义。后世钝根人，宜于此著力，则方为契理契机。礼佛时，当如亲对佛作礼想，则可灭无量罪，增无量福。进之，则当依十要礼佛偈作想，则更善矣。菩提心，是自利利他之心。愿生西方，须以菩提心为本，则可冀高登上品。若只有愿生心，无菩提心，则功德微劣，难登上品。（民国二十二年）

复陈重为居士书

佛法真利益，唯恭敬至诚者，能得其全。其余则随其诚之大小，而各有大小益耳。若只铺张虚华，以图悦人耳目，则或又有褻渎之罪。汝欲超荐父母，实为孝心，又何



须问其有功效否。此问，足见汝之信心不真切。至诚恳切念佛，念至其极，则能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究竟成佛。何况汝以孝心，为已过去之父母念，能不有功效乎。但恐汝心不大真诚，则汝父母所得之益，亦不大超胜耳。观汝为超荐父母，写信问我，尚不肯见屈，只一敬上了之，则知汝为父母之心，亦系皮毛而已。当发真实心，则必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民国二十年）

复陈逸轩居士书

古今许多大英雄豪杰，亦有担荷佛法，极意修持者。亦有博学多闻，毕生不知佛法为何义。亦有概不理睬，亦不赞扬，亦不毁谤者。亦有绝不知佛法，而任己意见，妄加诽谤者。又有心中深佩佛法，窃取以雄己之门庭，而又特意诽谤，以阻塞一切人入佛法者。众生知见，变幻离奇，若一思之，不禁令人痛息。汝等以罹苦，得为入法之导。使事事如意，或恐终身为门外汉，而又自以为所得至极，无有过者也。世间祸福相倚伏，唯在当人之善用心与否耳。令妻，可谓宿有善根，彼只劝汝念三圣经，不劝汝念佛、念观世音，是未知佛法者。使其真知，岂肯于死生莫保之时，以三圣经为依归乎。三圣经，固有大感应，较比念佛、念观音，则何可同日而语乎。彼于临终，亦似久修净业，预知时至者，若非饰说，即宿世净业善根成熟所致耳。在狱嘱汝，临终嘱家人，然始终未以念佛为嘱，或者以慈善仁孝生天也。果往生西方，决不至临终不自念，与劝家人念也。现今只好代彼念佛，祈其未往生则往生，已往生则



高升品位。汝来信，语颇恳切，然犹有轻僧慢法之习气。此之习气，实为学道之障。若亲来皈依，升座，则磕头当在二三十以上。即方便说，亦须磕数头。汝以函祈皈依，只以合掌拜启了之。合掌作揖，是行人问路之克己仪式。汝欲皈依三宝，将资之以了生脱死，又欲报贤妻之恩德，及度脱一切众生者，所期望者甚大，所自屈处甚微，颇有因果不相符契之弊。昔顺治皇帝，与玉林国师之门人写信，尚用法弟行痴和南（行痴，系顺治法名）。彼此相形，岂不天地悬隔。光并非求人恭敬，而作此说。以若按理性，则固无人我之相可得。况从无始以来，互为父母兄弟等，而将来皆当成佛，以度众生乎。是以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恭敬之不暇，何敢责人之未至乎。然住持佛法，非严立礼仪，则无由令人生景仰，而力修持。是以律中，凡请法等，无恭敬之仪，则不为说。而常不轻，见人礼拜，人以杖木瓦石打之，犹远避礼拜，此乃直据本体而为下种者，非凡夫住持法道之仪轨也。恐汝执此各义，以为光之见局而量小，故为汝略说之，亦系除烦恼之一法耳。慢乃根本烦恼，学佛以能对治烦恼为有益，故不得不与汝说也。今且将错就错，为汝取法名为德谦。谦者，不自满足之意。金刚经，发度尽一切众生心，令其悉入无余涅槃，而不见一众生得灭度者。譬如天地覆载，但尽生成之分，不居生成之德，此真所谓无人我众生寿者相。乃所谓谦谦君子，有终吉也。能谦，则一切所应担荷者，咸担荷之。虽至圣贤地位，总觉人皆胜我。如海纳川，如空含象，绝无一物拒之不纳不含者。汝能善体此义，则身虽劳，



而心常逸，其利益当自知之。余当看文钞，及净土诸书，此不具书。文钞，尤为初发心者不可不读之书。以其言浅近详悉，又多发挥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之事理。由学佛，而以至诚正、修齐、治平之根本，皆可得其把握。佛法实积极博爱，不知者，反以为消极，自私自利。以佛究竟度人出苦之法，谓为蛊惑愚俗，以故渐渐积习至今，发为废经废伦等，不忍闻见之恶剧。使人人知因果报应，知死后而神识不灭，随罪福以升沉，何至有此种现象乎哉。（民国二十年）

复袁孝谷、曹崧乔居士书

所寄手书，不忍卒读，何我同人，遭此大劫。水灾即退，圩堤不修，再一发水，更加惨酷。况且匪祸未伏，兵灾又兴，直使黎民，将无子遗。近闻赈款衣服，相继输送，然而人谁肯弃浮饰而作功德乎。近有女众来，有带指环金钏者，诃其不宜，令作赈款，视其情形，尚不肯舍。昨日灵岩当家妙真师来，合寺大众，减省衣单之费，共凑二百二十八元。今日已令自送曹府，用赈江北。前次汉口发水后，灵岩凑一百二十余元，送上海交汉口赈灾会。此诸师之施，可谓竭尽无余之施。世之有钱者，尚不肯愍念灾黎，可谓痴人。徒守钱财，以供子孙之浪费，是所谓弃功德而收罪过，为明眼人所怜愍者。其人来生，或恐遇灾，并不逢人为救耳，可不哀哉，可不哀哉。但愿诸位蒙佛加被，身心耐劳，庶灾民有覆庇，而不至无救无归也。慈幼院，于十余日前，亦破圩而被水灌入，尚有二十余间房未灌。



后又发水，则只十余间。院墙倒许多。所种棉花菜蔬，通被水淹。此次损失，亦颇不少，奈何奈何。灾民之苦，可谓至极，当令念佛，及念观音，由此因缘，得种善根，亦是从根本救济之一法也。当此大苦，见诸位不惜精神，为之救济，令彼念佛，则易信受。（民国二十年）

复杨慧昌居士书（二通）

（原名宇昌）

【其一】刘汉云君，可谓宿有善根。然既信佛法多年，固当早已茹素，何待年至花甲，方才发心乎。是知俗习之不易转移也，今则竟转之，亦可谓有勇毅力者。彼既常看文钞，其修持方法，固已明白于心。所最要者，当决定求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欲生西方，平日当致力于深信、切愿、志诚念佛。欣净土之净妙，厌娑婆之浊恶。自行如是，化人亦然。不可有一念求来生得人天福报之心，则便可与佛感应道交，决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矣。今为彼取法名为慧云。谓以大智慧云，雨甘露法雨，以润自他（此即慧云法雨也）。即所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又彼曾愍血产孤魂，而超度之。然亦当于一切女人，作永无血产之法，令其现生离苦得乐也。其法唯何？凡女子于幼时，即当念佛，及念观世音，以期消除业障，增长福寿。果于平时能念，自可消此产难。若至临产，仍须志诚恳切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则决定易生，不会受苦。若平素绝不念佛，及念观音者，临产肯念，亦决平安而生。若



有难产者，即教彼念。并在旁照应之人，同为彼念，亦决定即平安而生。且勿谓临产裸露污秽，念则获罪。须知此系性命相关之时，不可以平常之道理论。平常，凡念佛人，若衣冠不整齐，或睡眠、洗澡、抽解等，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声朗念。若生产，不可心中默念，必须出声朗念。以默念力微，若心中努力，或致受病。朗念，则气息舒畅，其益甚大。切不可谓念之有罪。须知菩萨视一切众生，直同亲生儿女。儿女若堕水火，求父母救，父母闻之即救，决不会因衣冠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不救也。若平常，亦同此裸露而念，则其罪不小。须按事论，不可死执。有不明理者，家有生产事，彼则躲之他处，过一月多方敢回。谓血腥一冲，则从前所念之经咒佛号，皆无功德。此种愚人，可怜之极。宜以光言，遍告于人，则由生产而死者，当可无有矣。

【其二】内功，是自修。外功，是广行种种方便。如周急济困，拯灾救难等，谓之助道，此须按己力之所能。若无其力，或以言指迷，或以言劝众，令其大家凑成其事。若以受人请而念经念佛，此乃一分懒惰人，依佛度生命之行为也。汝何可混于此中，不怕失自己品格乎。唯有一事可以做，然汝有职业，亦不甚便。凡有平素念佛之人，或其人之子孙信佛，于临命终时，请众居士助念，其利益甚大。看看饬终津梁，自知。念佛人，于自己父母，及余眷属前，常须说与彼听。迨及有命终人，自家眷属，通为念佛，此人必能仗佛力生西方。纵不生西方，亦必生善道，有大利益，毫无损伤。若不知此，未死即为洗澡，换衣，



若因搬动疼痛，则起瞋心。即不至起瞋，然一经搬动，心便不得清净矣。倘平素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一经如此，定规打失正念，不得往生。若未死先哭，则令彼生爱恋心，亦是牵令堕落耳。临终一关，要紧之极，固宜为之助念。助念之人，必须熟阅饬终津梁，使其家儿女眷属，通依助念人之指示，庶可不至因孝心，而致亲反受堕落之苦耳。除助念外，均非所宜。倘此风（谓应赴）一行，则念佛之善男信女，不通通成应赴之俗乎。明理者，择善而行，不明理者，唯利是趋。有职业人，误其职业，懒惰之人，依此打诨。不但有碍僧家，实为有碍自家。（民国二十年）

复汤文煊居士书（二通）

【其一】昨明道师持汝书来，观其发露忏悔之词，可谓有志之士。然须日日扩充，庶可不至以佛性功德力，反作造恶业受剧苦之据也。天大罪业，当不得一个悔字。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尧舜佛菩萨，与吾人之心，同一觉体。但以吾人逆性而修，则沦于业苦众生之中耳。汝既知非，应力改过，能事事力改，则可至无过之地。若只暂时发愧悔，仍然因循不自修持，则仍旧在罪业海中漂泊沉沦，莫之能出也。祈详读各书，当步步入胜，庶不至虚生浪死，与木石禽兽同生于天地之间，生无益于人，又有害于人也。至云皈依，且从缓议。倘汝仍然不移故步，则皈依反为罪咎。何以故？不皈依造业，无坏法之咎。皈依后造业，人必以其既皈依而犹造业，反由此以谤佛法为滥污也。又汝欲皈依，绝不肯自屈，何可满汝之愿。行路者，



向人问路，尚须拱手，以示敬意。今欲皈依三宝，尚无拱手之敬，则其自大自高之习气，一毫也未折伏，何能令汝受皈依。若亲身求皈依者，升座说皈依，须磕三四十头，跪一小时之久。即方便说，亦须磕十余头。谁敢自招轻法之罪，而为汝授皈依乎。皈依，与世间拜师相同，岂世间拜师者，亦不用拱手之礼仪乎。若据本而论，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礼拜供养之不暇，何敢责人之缺礼乎。若依住持法道之迹论，凡不肯自屈者，为彼皈依，自己亦甚有罪过。

【其二】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其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乃不立志之所致也。无志，则不生惭愧，安于凡愚，便长劫轮回于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也。汝既发惭愧心，发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心，固是宿生善根所使。然当日新又新，俾从前之种种不正当之念虑作为，完全抛却，一刀两断。切不可藕断丝不断，缠绵因循，则必至不久仍归故辙，依旧埋没于十种恶业之中，致本具之明明德佛性，皆被彼障蔽而不得显现。以作圣作佛之姿，为阎罗之囚，狱卒之对，可不哀哉。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振。谓以智慧振拔，以期自他皆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出五浊恶世，登彼九品莲邦也。前所寄书，均可依之修持，而唯文钞、嘉言录为尤要。嘉言录，比文钞较为省力，祈息心阅之。其修持世出世间之方法，俱可悉知，此不具书。光老矣，精神不给，不得常来信，来则不复。净土法门，大纲在信愿行三。修持之要，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无须多说，依此力行，则自可亲得其益矣。若欲做大通家，或



致将现生了生死之法，置之度外，则可怜可悯也。（民国二十年）

复吴沧洲居士书（三通）

【其一】时疫流行，妻子罹病，当令彼等，各各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汝若会念大悲咒，当加持大悲水令服，自可痊愈，正不必汲汲于医疗也。汝之所说，似乎有得大意。然只空话，绝无一毫受用。佛法，法门无量，通须做到业尽情空，方可了生脱死。否则，纵有所得，依旧不奈生死何。若在今时，恐举世亦难得一二做到业尽情空地位。唯有念佛一法，若具真信、切愿，志诚念佛，求生西方，纵有通身业力，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所谓带业往生者，一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以故末世善知识，多多均主持净土，以净土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故也。每有聪明人，稍明教义，或稍知禅理，便以通家自居，藐视念佛，谓念佛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此皆不知自反。以知文义为实证之狂徒，定规说空行有，以身谤法，将来必堕三恶道，为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而莫能救济也。汝既愿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沧，所谓换名不换体也。然前之沧，系自他俱溺之沧，今依佛法以修持，便成自他俱利之沧。沧虽同，其所以为沧者，固不止天渊悬隔也。其念佛修持方法，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文钞、嘉言录，均已具说，此不备书。汝之照相已见，光之照相无有。以光一向不喜张罗，凡撑空场面之事，概不喜为。汝言昔于憨师长处，



得光之历史，此语亦非实迹。憨固信佛，未与光一通音问，恐彼于陈大心处听得几句。然光一向不与人说从前诸事。彼所说者，或近事，若出家前事，均属附会。近有因放赈至吾村，由村中人抄与彼之历史，亦不的确。以光离家五十二年，后生由传闻而知一二。彼令光补，光以死期在即，不愿留此空名于世，故不补。后又来书令补，光为彼寄一包书，亦不复彼之信。为汝说此者，以汝云知光历史之故也。

【其二】贵眷通肯念佛，可谓宿有佛缘，故得相为眷属。所言不久与令夫人来苏，窃谓不必。果能至诚恳切念佛，有何所欠。即不见印光，亦绝无所失，即见，又岂于文钞之外，另有所口传密授之妙法乎。若真有口传密授之妙法，其人即是魔王外道，当远避之不暇，又何可欲向彼求此法乎哉。况现今饥荒时世，若家中正主，通远出数日，或致宵小乘机偷抢。倘万一有此种事，不但汝夫妇被人谓迷信，人将谓印光无德，令人得祸也。赵云鹏居士，皈依应慈法师，好极好极，又何必又皈依于光。即使定欲皈依，有何名不名之可谈。民七，徐蔚如，与光未曾一面，因民元年见佛学丛报，载有常惭数篇（此非我名，但随使用之，以不愿令人知名故也），不知为僧为俗，因常打听。至民五已打听到，托友人疏通，欲通函请益，光拒之不许。至民七，将文钞二十余篇，印作一本，陪其母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闲法师（彼下山，即请谛闲法师进京讲经）。十七年来函言，前欲皈依，师令皈依谛公，十年以来，心中终觉不慰，仍祈许以皈依。光复彼云，汝决欲皈依，即此便可，至于



法名，仍用谛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赵君已皈依应师，即犹欲以光为师，当于光所说修持方法上论，不当在法名上论。应师所说，乃大乘法。光所说者，乃非大非小，即大即小，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博地凡夫，同修共证之法，此法固宜注重。倘泛泛然与一切大乘法平看，则了生脱死，或在驴年。汝言一并度之之话，究难悉是长和一人，是并其三子，故且从缓。

【其三】凡夫佛性，未曾亲证，所有自性功德，均不得发现而受用，故一切随业耳。现世之色身，名为报身，即前生所作善恶之果报也。念佛之人，不复作生死业，然宿业未尽，何能即得往生。若厌世心切，竭诚尽敬，专志念佛，求佛垂慈，早来接引，则亦有之。若自戕其生，以期往生，则便成枉死鬼矣。以彼工夫未到而自戕，当其正戕时，已经心失正念。况其戕之之苦，苦不可喻。心失正念，何能与佛相应，蒙佛接引也。此种邪见，自误误人，害岂有极。切勿说此话，免得无知受害。有权力者，救人救世则易，害人害世亦易。若以害人害世而得权力，以期救人救世，固不如秉心慈善，随分随力之救人救世，为有益无损也。倘慕权力，而欲得以救人救世，请细思此大权力，能平白而得乎。果真实心修行，虽无权力，亦能救人救世，但不能如有权力之广大耳。然果有权力，纵能行救人救世之事，欲其专注于道，不造恶业，则今无其人。富贵迷人，可畏之至。平常人，手中或有转交之钱，尚非己物，则心念便变，而为诸恶。况真有大权，而不变其心者，能有几人。切勿误会，则自己幸甚，佛法幸甚。（民国二十年）



复宁德晋居士书

（原名志武）

礼佛菩萨，心中默念，启口称念，均可。心经，于弥陀经前后念，亦可。以经初念莲池海会佛菩萨三称之故，当于弥陀经、往生咒念完，再念心经。埤，读朵音。获，得也。无生忍，即于一切善恶凡圣境界，了无一念生心动念之相可得。金刚经，谓三心了不可得，即是无生忍之注脚。且勿谓于一切境，了无一念生心动念，便成枯木寒灰。正所谓寂然不动，如明镜之空无一物，感而遂通，如明镜之有形斯映。正当有形斯映时，仍然空无一物。唯其空无一物，故得有形斯映。无生忍，仿佛如是，祈善会之。能证乎此，则入大菩萨位矣，非尔我之所能即获也。绕佛，当如日月之由东，至南，至西，至北，不可由东，至北，至西，至南。以顺绕有功德，逆绕有罪过。围绕之法，西域最重，与礼拜不相上下，其意便随顺于佛也。念佛时，念观音，不必另起头念观音赞，念佛号完，即接观音可也。大士，即菩萨之别号，一切菩萨均可称，非独观音为然。常示，了无有益，能常省察，则一句亦有余裕，不能省察，纵将一大藏经通写来，也无用处。现今之世，又非本年六月以前之世。江南江北，通成水国，闻之痛心。天灾人祸，相继而至。当令家人，同念观音，以为预防也。（民国二十年）



复刘汉云、杨慧昌居士书

值此大灾见告，当随己力设法救济，以尽自己之天职，则其利大矣。光一向不做事，凡所有施资，均归于印书，或救灾用。今年六月，汉口初发水灾，明道师往上海，代捐一百圆。后其水更大，又捐一百圆。一弟子以芜湖水灾，函祈募赈。光复彼信，谓光一向不募捐，况在关中。汝愿每年给二百圆作用费，祈将此助赈，以后永勿见给。随汝捐二百也好，四，六，八，千也好。后一弟子曹崧乔，往江北赈灾，打电令光劝捐，光送印书洋一千赈灾。高鹤年，来函祈救灾，光令交二百三十元。此今年赈灾所出者。光作此说，非自夸功，盖欲汝等同皆发心，随分随力而为救济。有力出力，无力出言劝有力者，亦是善事。又今之女人首饰、臂钏、耳坠、戒指均不可带，带之则招祸。若留之与儿女，则是贻祸于儿女。若死后附葬，必致掘坟露尸，其为辱也，大矣。若肯赈灾，则是送祸去而迎福来矣，祈与一切人发挥此义。若女界中肯如此以施，则其款巨矣。勿谓我语迂阔，实为至理至情。彼高邮，邵伯之富人，在先何尝不念念为子孙谋，不肯少行救济。而大水一来，房屋、器具、人口，通皆七零八散，十不存一。每村数十家，求一锅一灶而不可得。曹崧乔，在扬州买锅、灶、米、火柴，数十家给一锅，以大船装去。村间用小船往放。说之令人堕泪。有房未倒者，蛇与蜈蚣，均盘踞其上，人欲上房，亦不敢上，树上亦然，可怜可怜。彼女人尚将招祸之物，不肯用以救济，则后生他世，恐亦罹此灾，而无人肯



救也。（民国二十年）

复刘德护居士书

令正，既知求僧念佛延生，又当自己常念佛，以求往生。若止靠人求延生，不知求阿弥陀佛，于自己寿终时，接引往生，则是见小而失大。倘肯志诚念佛，求生西方，生前死后，均有不可思议之利益。昨一女弟子来，为一姓汪女弟子带些食物。言，汪氏前两月，一日初黑，忽来二十余强盗，各持手枪来抢。其屋楼上下住七家，彼在楼中间。因将电灯息却，其夫妻跪佛前求。而佛前之灯，若有一人吹灭。强盗打门不开，遂不打。余六家通抢了，唯彼未失一物。可知念佛之人，平常尚能逢凶化吉。况临命终时，往生西方之利益，比此大得不可说其形相倍数乎，当劝彼常念为幸。（民国二十年）

复姚维一居士书

人之入道，各有因缘，因缘若到，则有莫明其妙之机感。光一庸碌守分之粥饭僧，自光绪七年出家，只欲自了而已，绝无一念敢发利人之心。自光绪十九年到普陀，一事不为，但只在法雨寺，作吃饭僧。即偶有令支笔墨差事者，绝不用印光二字。即自己所为之事，亦用别名。以故二十余年颇安乐，终年无一人来访，无一函相寄。至民国元年，高鹤年，以数稿给去，登佛学丛报，然非本名，人亦不知。间有一二多事者打听。至民国五年，徐蔚如已知，欲通函，托友问，光不许。至六年，以与友人之信三封，



印数千本施送。次年搜罗二三十篇，于京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从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从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此后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拆，写，封，贴，通归自办。况尚有人情往还，颇觉辛苦。故于前年，已允香港数弟子之请，决欲往彼，以言语不通，僻居海岛，当可安乐，以了余生。友人以普陀山志未经成书，极力挽留，遂于苏掩关。去年另排历史统纪增修本，今已印出，想已请得。普陀志，将欲开印，大约十月当可出书。现有正信录一书印出，此书可破拘墟之邪见。今又排净土十要之原本，比成时大师节略者，当多五分之二。而又附若干要文，与十要大有辅弼。大约明年春间，当可出书。光平生率真守愚，绝不肯以大话撑空架子，以自误误人。文钞中所说者，均属人各能行，又能现生亲得实益者。即人谓光无知无识，但以愚夫愚妇所行之事教人，亦无所惜。然亦有谓其合己机宜，由兹生信修持者，亦不乏人。须知佛法，法门无量，欲依之修持了生脱死，必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否则，梦也梦不著。唯净土法门，若具真信切愿，加以志诚恳切念佛，则便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倘不依此法，另修别种法门，则断难现生了脱。现生得遇此法，而不注意，将来岂能又遇此法，而即注意修持乎。是以宜及早注意于此法也。净土法门，一切世间事务，均无所碍。但须各尽其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而已。汝在家中，正好修行。常存除暴安良之心，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对兵士，作自己弟



兄想，必期于弟兄护持家人。凡所到处，切诫兵士，存忠恕心，不可稍有掳掠奸淫之事。纵人不知，天地鬼神为记其功过。或于现生，或于后世，决定要受善恶之报，决定不会有因无果。民八九年，一军士杨某，人极忠厚好善。在陕镇嵩军中，作营官，吃长素，能背诵金刚经，日念数遍。在军十年，打仗四百余次，通身大小未带一伤。初欲告退，以刘镇华、憨玉琨，皆属同乡，不许彼退。一年开往河南打赵倜，彼遂私遁。从兹朝五台、峨眉、九华、普陀。至普陀，住法雨寺，与光言及彼之心行。惜无学问，未能阐扬大法，随机利人也。念佛之法，则文钞具有，此不备说。家中眷属，均当教彼志诚念佛，其益大矣。世有愚人，不知佛之所以为佛，每每死执恭敬而不变通。如吃荤，则不敢念。又如女人月经来，或临产，则不敢念。须知吃素最好，吃了荤亦可念。月经来，但常洗涤洁净，切勿以污手不洗，而触经像，及烧香等，洗净，则无碍矣。女人临产，要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不至难产。纵难产者，肯志诚念，亦决定即产。此话光初不说，及后闻许多人或生几天，或开肚皮，或由产死。故常与一切人说，凡临产若念，无一难生者。平时必须恭敬洁净。此时裸露不净，出于不得已，有性命相关。但取心中志诚，不必在外形相上论也。若平时，则必须衣冠整齐，手脸洁净，方可出声念。否则，但心中默念，则功德仍是一样。故睡眠、洗澡、抽解，或至不洁之地，均心中念。唯女人临产，须出声念。以心中念力微，故难感通。若或鼓力，恐致受伤，故宜出声也。汝既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宗慈。宗，主



也。以慈悲心为主，而行自利利他之事，则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近来人每每好高务胜，稍聪明，便学禅宗、相宗、密宗，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彼只知禅家机语之玄妙，相宗法相之精微，密宗威神之广大。而不知禅，纵到大彻大悟地位，若烦恼未净，则依旧生死不了。相宗，不破尽我法二执，则纵明白种种名相，如说食数宝，究有何益。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决非博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则著魔发狂者，十有八九也。是以必须专志于念佛一门，为千稳万当之无上第一法则也。（民国二十年）

复王晓曦居士书

今年水灾，千古未闻，前途危险万分。汝若得大喇嘛之神通，则不须虑。否则，当志诚念佛，及观世音，以作预防之计。密宗一法，真实不可思议，小丈夫用之，或致未得其益，先受其损。愿勿过于攀高，或可亲得实益。否则，颇有危险。显荫，得密宗真传，又通台宗，已是显密圆通之灌顶大阿闍黎。凡有从彼受灌顶者，均可现身成佛。而显荫死时很糊涂（死在居士林，一弟子亲见），咒也不能念，佛也不能念。固知此法，不如念佛之稳当多多也。（民国二十年）

复闵宗经居士书

（原名永濂）

读与明道师书，具知为民为法之心，不胜欣慰。凡有



犯法议罚，当须按其罪，并须量其力。若无财力，罚多，则一蹶不振，亦未免伤为民父母之谊。有力则可，无力则示警而已，庶几两适其适。至于寺门改向，殿亦改立，旧殿之本师石像不能动，又何须虑。正殿既供本师，偏殿岂不可又供本师乎。此固不须过虑。汝已辞职，若上峰不许，则固宜照旧整理。但只取简朴，不取华美。只期大家实信实行，不必定要作何建筑，撑何场面。净土一法，人人可修，修之均有感应。今人多多皆是好高务胜，以致或因撑场面，反累实益也。现今之人，一动手先讲建筑。未知净土之所以，便欲遍研大乘经论。或慕禅宗之玄妙，或慕相宗之精微，或慕密宗之神通。将仗佛力了生死之法，视之若不济事者。禅宗，纵能悟，谁到业尽情空地位。相宗，纵能记清名相，谁能真破我法二执。密宗之神通，及现身成佛，亦实有其事，然非尔我之根性所可冀及。有欲得神通，欲即成佛，而由兹著魔发狂者甚多。显荫，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传，已是灌顶大阿闍黎。凡所与灌顶之人，通皆现身成佛。彼到死时，咒也不会念，佛也不会念。在彼平时，心中，语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拟。到了临终，尚不如一字不识之老太婆，老实念佛者，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为愈也。成都有刘某，妄以一女人为证果，唯此女人之言是听。凡有驳者，即绝交不与通函。重庆一喇嘛，谓依彼之法，七日即可往生，一往生即成佛，并不须再行修习。此种知识，当敬而远之，勿一亲近，庶不至未得彼之益，先受彼之损。否则，得损处可保稳当，得益处恐怕在驴年。若明年便属驴年，则亦可为大幸，恐明年不是，则或至绝

望。（民国二十年）

复传德师书

现在是一极危险之世道，汝发心闭关，以我所见，不如不闭为妙。汝在关中，不能料理外面事务，倘有强盗，或偷或抢，汝作如何行止。现今各处水灾，灾民逃之四方者，不胜其多（后来之危险，尚不止此，恐怕还有大战争事）。内有匪类，难免有此种不法之行为。若入关，遇此种事，将何料理。倘又以闭关招徕施主封关，一门锁加许多，匪徒必谓此关和尚有钱，必有不良之想念。是关门上之各锁，即是招祸之据。汝既无学问，但以志诚恳切，朝暮课诵，此外立几时念经（随自己身分）。至于念佛，能按时念亦好。否则，镇日随便，不分行住坐卧（卧当默念，不宜出声），总以念佛为事。然须生信，发愿，求生西方，万不可求来生福报。若求来生福报，即是破戒违法。以念佛法门，乃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门。汝既念佛，不求生西方，又要求来生，是不遵佛教。此是佛教人必定要依之法，汝不肯依，故名破戒违法。若今生尚有修持，来生定有世福可享。一享福，必定要造恶业（今之世道，乱至如此，多半是前生修痴福者，所酿成耳），既造恶业，则后来之苦报，不忍言说矣。光如此说，依否任汝，以后不许再来信。以光年老，不能应酬也。（民国二十年）





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

（皆德晋之弟）

现今世道人心，坏至其极。凡圣贤所传述之道德、仁义、孝慈、廉节，均废弃之。凡古昔所不忍见闻，不肯挂齿者，均极力提倡，期其一致进行。而男女自由恋爱，裸体相抱跳舞之场与学校，不知其数。大学堂，画裸体画，以期美术进步。美术固能进步，绝不虑人道退步，畜道进步乎。汝等均少年，须知好歹，切不可于此种灭伦灭理之邪说中，中其毒气。则后来尚可自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怍。否则，纵艺高学博，于己于人，有何所益。汝须知因果报应，了无或爽。虽一时或未能即见，而过数十年，决无不见者。况死后，及来生后世，凡夫不得而知者乎。今日世道之坏，由于儒者多不信因果报应，及与轮回生死。彼理学家，窃取佛经要义，以宏儒宗。反以佛普度众生之道，谓为蛊惑愚俗，而辟驳之。致凡儒者不肯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相劝导，大家都认作若有若无，故世道日益浇漓。具顶天履地之气概，不随流俗所转者，无有几人。而欧风一至，胥然风从，变本加厉，故成今日之世道。人情如水，礼法如堤，去礼法之堤，能不人欲横流乎。人欲既横流，礼法务力去，故感大水遍发，江堤河圩，到处破坏，几多人民，被淹而死。有未死者，无衣食住，号寒啼饥，不忍见闻。纵有好善之士，多方捐募，卒以人多款少，难以遍及。而江堤河圩，须款更多。若不修，则由小至大，水尽横流。若修，则实无此财力。而况盗匪猖獗，南北交仇，



外侮横暴。此际之人民，真可谓可怜可悯，而无所控告者。汝二人年纪尚轻，必须恪守旧道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乃做人之规矩准绳。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即谓之亡八字。八字既亡，便是衣冠禽兽矣。人之少年，最难制者为情欲。今之世道，专以导欲诲淫为目的。汝等虽有祖上阴德，不至大有逾越，然须战兢自守，庶可无愧先人。倘不著力立品，受淫欲之戕贼，后来决定无所成就，或致短命而死。今为汝寄历史统纪二部，此二十四史中，因果报应显著之事迹也。嘉言录二本，此学佛之要道，修身之常规，宜详阅之。所言念南无阿弥陀佛，乃消除业障，转凡成圣之妙法。果能常念，则心地自然开通，知见自归正理，而读书作事，均有巨益。况今乃患难世道，念之则便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利益不能尽说，汝且依嘉言录而行。寿康宝鉴、青年保身等，看之，则不至随情欲而冶游，或手淫也。今之少年，多半犯手淫病，此真杀身之一大利刃也，宜痛戒之。汝兄德晋，冀汝等由佛法而敦儒行，早已祈光致书，勉勸汝等。光以汝等或染时派，则与佛相反，徒费我心，与汝无益，故不即与书。今汝既知汝兄之厚意，来书求诲，故只好在要紧处说之。其余自己肯力行，久则不难渐知耳。须知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天地之高厚，谁可得知。人以六尺之躯，何可与此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称乎哉。良以人，可以继往圣，开来学，参天地之化育故也。人而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已失人之名义。况专以机械变诈，弱肉强食为心乎哉。是殆豺狼虎豹、毒蛇恶蝎之所不如者，尚可谓之为人乎。常念



我语勿忘，自可渐入圣贤之域，以享仁寿之福矣。正信录一书，专为拘儒所设，今亦寄来，祈详阅之。肯深信力行，则便可无愧于天地鬼神，而为世间之完人。功名富贵，固不在意。然天相吉人，亦决不至坎坷困难也。汝善思之，则不虚此生此遇矣。（民国二十年）

复潘仲青居士书

去年慧圆来，言汝修持未懈，欣慰之至。今接手书，知湖南大有有宿根之人。惜提倡者乏人，故多半不能得入吾佛之门耳。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可胜叹哉。吴绍诒，从前不信佛法，因阅人生指津等，而背尘合觉，生信发愿，力修净业。若非宿种善根，何克至此。彼既欲皈依，当为彼取法名，令彼在佛前自誓皈依即已。又何必由湘而吴，跋涉数千里，以求一见光面也。文钞、嘉言录，彼曾阅过。即见，岂于文钞外，又有口传心授之秘密妙法乎。若真有口传心授之法，即是魔王外道，其人尚远避之不暇，岂可自轻自辱，而见彼魔王外道乎。况今之时局，岌岌危殆，何可远来。但愿彼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提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俾一班肆无忌惮者，知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或即生作善作恶，即生受福受殃。或今生作善恶，来生方受善恶之报。或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万亿生，方受其报耳。理学，借佛法之奥义，以宏儒道，恐后世之人，悉入佛门，遂妄加辟驳。谓佛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皆属哄骗愚俗之妄语耳，岂真有所谓轮回之事乎。以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令谁受苦，令谁



轮回乎。从兹君子懈其自修，小人敢于造业，以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终日孜孜以勉力修持，以求身后之空名乎。由是之故，儒者多半皆以因果轮回为荒诞。即有真知实有，亦不敢提倡，恐人谓彼为俗儒，违背先哲。又或有小竖立，可入文庙。若提倡此事，则入文庙，便绝望矣。由是大家不是极力辟驳，便是绝不道及。循至近世，欧风东渐，靡然风从，又复变本加厉，唯恐人之或有异于禽兽，唯恐人之或有明伦知道者。此之现象，究其根源，实基于理学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学说。徒欲以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以为化民成俗之据。而将令一切人不得不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之权，完全废弃，而又毁誉。譬如长江大河，由有堤圩，故不横流。人情如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如堤。长江大河去堤圩，则决定横流。人情若无因果轮回，而犹以礼自闲者，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除此上智之外，孰不以任意纵情为乐乎哉。是以现在欲天下国家好，非提倡因果轮回不可。然此非吾人力所能及。而家庭之间，当极力提倡，以期其渐渐广布。又防儿女或有受狂派之诱惑，而欲得享受一切自由之福耳。其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之义，具详文钞，此不备书。今为吴绍诒取法名为慧诒，谓以佛法自行化他也。为彭德尊取法名为慧尊，谓以净土法门，令若自若他，同得超凡入圣也。为罗远澍取法名为慧澍，谓以一生成佛之甘露法雨，普润一切自他善根也。近来所印之新统纪、正信录，彼三人恐未之见。今寄统纪四部，汝自存一部，余寄与彼三人。正信录十余本，酌量为寄，此书最



能破彼拘墟之曲见。汝处若有抄写者，宜将所说者抄与绍诒。余二人，则止抄普通说者，但将法名抄出，并书寄去，即已。现在之危，有若累卵，无论何人，均宜志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作预防之计。果能恳切至诚，必有不可思议之感应矣。（民国二十年）

致谢浴淮居士书

昨接潘仲青函，云汝与汝母及妹，皆欲皈依。既发心皈依，必须认真念佛求生西方。又汝母年高，当认真劝其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至临终，切不可照世俗所行而行。当详读饬终津梁，庶不至或有误彼往生大事也。汝与汝妹，亦当以求生西方为事，不可只求现世福乐，与来生福报也。今为汝母取法名为慧敬，敬而加之以慧，则凡情可以顿断。凡情不起，正念昭彰，决定可以往生西方矣。为汝取法名为慧净，谓以慧而浴，则尘念消灭，正念清净矣。为汝妹取法名为慧馨，谓心存正念，如莲华之微妙香洁也。当熟阅嘉言录，则修持方法，并教训儿女，及敦伦尽分各道理，自可悉知。饬终津梁，说临终助念之益。达生篇序，发明临产念观世音之说。以生死二事，为人生最大之事。而生产之苦，实为女人最大之苦。光昔不说及此事，后由知难产之可怜，故大为提倡（临产要出声念，倘心里默念，不但力弱难以感通，或因努力，致有受伤之虞也）。凡有依之念者，无不立即安然而生也。愿汝等令女人平常念佛，自无此苦。即不念之人，临产肯念，亦即见奇效。此时但取志诚，切不可裸露不净而见阻，亦不可疑为有罪而不敢念，则于彼母



子均有莫大之利益矣。（民国二十年）

致郭雨三居士书

城隍，乃世之聪明正直者所为。依佛法论，尚在堕落之数。依世俗看，已是很了不得。汝憾其不列祀典之不幸耶。彼狂人一切圣贤道德均废，岂圣贤皆成无依无靠之穷人耶。汝父天性笃实，恐未深知念佛之所以然。使其深知，当不至或有为城隍之事。即为城隍，岂因世之狂人废，而因无城隍之职任也。城隍有大小，如省、府、县之地方官。由其享血食，掌赏罚，故知佛法之人，决不肯为。倘慧力深，则尚可进修。慧力浅，则殊非嘉兆。以凡夫具足惑业，由以瞋恚心重，故不能谓为胜事也。汝果能志心念佛，为汝父回向，使未受城隍职，则即生西方，已受城隍职，则职满往生，方为事亲究竟一著。须知往生西方，超过非非想天之天人，尚不计其倍数，况城隍乎。往生，则超凡入圣。城隍，乃鬼神道中之掌赏罚职而已，仍在欲界之中。职满，则或上升其职，或生天，或生人中，均随其业力，而受各种高下之报耳。（民国二十年）

复陈风梧居士书

人生最苦，是从幼时未遇明师良友，遂至肆意纵情，造诸恶业，所谓惟圣罔念作狂也。谓其心性本体，可以作圣，由不修省，便成狂愚也。今汝既知五十六岁来，身口意三业，俱不清净，而意业更重。良以意业为主，由意业起善恶念，则身口遂说善恶话，及行善恶事也。今既知惭



知愧，欲皈依佛法，以为前途修持之据。固宜认真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便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所谓惟狂克念作圣也。作狂作圣，只在罔念克念而已。则从此以后，当兢兢自守，凡有不好的念头一起，即便生大惭愧，犹如裸露于稠人广众之中，惭愧欲死。如此久久，则坏念头自然不起矣。意业一净，身口亦随之而净。三业清净，念佛名号，其功德便广大莫名矣。然三业未净，尤当志诚念佛，以求其清净。切不可错会，谓三业不净，念佛无功德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慧净，谓以念佛，对治身口意三业，令其清净。以期现生业障消灭，福慧增长，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复本有之真如佛性。既如此行，尤宜以此劝导一切。内而眷属，外而亲朋。劝人功德，成己道业，汝宜勉之。（民国二十年）

致陈彦清居士书

近来身体想已大好矣。汝年已衰老，儿孙甚多，当以家事号事，交与儿辈经理。自己作一个一事不理之闲人，日夕于清净心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必定可以现得身心安乐，临终往生西方。女色一事，青年尚有所碍，何况衰老之年。汝已皈依佛法，欲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当断爱欲。无论老妻少妾，通皆作道友，绝不作夫妻想。令彼日陪汝念佛，则汝便是他们的导师，他们便是汝的益友，彼此相助，其益甚大。将来同生西方，同亲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又复同证真



如妙性，同度普世界诸众生，则何幸如之。又若气力衰，宜令汝之夫人，如夫人，及儿媳孙，得暇分班陪汝念。一人念一点钟，也不辛苦。汝能念，则随之念。否则，听彼念佛之声，其利益不但于汝有益，于彼等通通可以消除灾障，增长福寿。而况现在是一个患难世道，倘用此法，令彼等各各以行孝而种大善根，方为真实爱儿孙眷属之道理。则汝之身病，实为阖家无病安乐之引导也。此语乃至理至情，如不见信，请认真试之，自可知其为真语实语也。（民国二十年）

复王慎斋居士书

赵冷姑之夫，弃妻恋妓，于世情论，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弃，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今因夫弃，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益全在夫弃上，切诫勿生怨恨，当生感激。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早寻觉路。有此心肠，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今为彼取法名为慧冰，谓其居心，当如冰清洁，了无尘累也。宜将前炼丹运气之法，完全丢却，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则可不虚此生此遇矣。其念佛之法，能看书，则令彼看嘉言录，及浅近等书。否则，为彼说其大略。现在国运危岌，天灾人祸，相继而作，宜令一切人同念佛号，及观世音号，以为预防之计。（民国二十年）



复熊慧翼居士书

礼云，拟人必于其伦。何可云中国圣人再出乎。此种词气，以后切不可用，用则彼此有过，汝须慎之。汝父母年高，正当婉劝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既知此之法门，忍令吾亲不蒙其益乎。当令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亲戚、朋友，与一切相识之人，同修净业。以此功德回向汝亲，决定可以高登九品。汝欲皈依，于署名处，绝无一见屈之字，按理决不可许，以许则成彼此慢法之罪。须知皈依，与世间拜师相同，世间拜师，岂可但云谨启乎哉。昔清世祖，与玉林国师之门人茆溪森书，尚云，法弟行痴（世祖法名）和南。彼皇帝也，与同门书，尚如此。汝欲皈依，与拟欲皈依之师，但云谨启，则失礼之极。行路欲问，尚须拱手，或作揖。况欲资之以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而只以谨启了之，其可乎哉。真信佛法之人，见一切僧，尚行礼敬，况于最初对所皈依之人乎。若亲身皈依，须磕数十头，跪一点多钟。即方便说，不升座，亦须磕十余头。然观汝书，语颇虔诚，且为原谅。而复为汝说明者，非求汝恭敬也，欲汝知佛法尊贵，以期亲得实益也。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真佛恭敬，则便可超凡入圣。若仍旧以为泥木，则其罪有不堪言者。欲得佛法实益，当向恭敬中求。汝能依此而行，则其利益，唯佛能知。今为汝取法名为慧翼，谓本具佛性，非慧莫知，倘常以智慧辅翼之，则烦恼自可渐断，佛性自可渐显矣。然欲断欲显，唯念佛一法，最为直捷。当详阅嘉言录、文钞等，则其修持之法，自可知之。须知欲学佛，



必须先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起。倘所行所存，与佛相悖，则纵终日念佛，其利益甚小。如种嘉禾于沙碛之地，则难得大有收成。但常念佛，自可了无所憾矣。现今之世，危险之极，倘能至心常念佛号，兼念观音圣号，则必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肯息心阅文钞等，则亦可以备知修持之道矣。（民国二十年）

复朱南圃居士书

大悲咒，若恳切至诚念之，即有不测之感应。若向学密宗者求其读法，亦非不可。但学密宗者，多多不注重于念佛求生西方，或恐为彼夺其现生往生之志，以期现身成佛耳。现身成佛，谈何容易。若认做决定实能，则恐佛尚未成，魔已先成。以凡滥圣，躁妄虚夸之流，多多犯此种病，不可不知。闭关修行虽好，在家固宜随缘随分，自行化他，为最合机，何必以闭关为事也。若有家累，强欲闭关，反为障碍。所言预锡珍秘，不知净土法门，绝无所秘。若有口传心授之秘（竭诚尽敬，为学佛之无上秘法，当为一切人说之。不致力于此法，即是舍本逐末），便是魔外，不是佛子矣。密宗，则有秘传，然不若净土之为直捷稳当也。汝勿以现身成佛等大话自期，则必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欲现身成佛，或恐佛未能成，往生亦不可得，则两头成空，为可虑也。邹华棣、华松，既能笃修净业，则是宿有净土善根。今为彼二人各取法名，华棣法名慧荣，华松法名慧贞。智慧光荣，则可以自利利他。智慧坚贞，则不至见异思迁。世间聪明人，多多不自量，视净土法门为等闲，而欲于仗



自力之各种深妙法门，得其巨益。卒至但识教义，未能心得，纵有心得，亦不济事。弃易求难，弄巧成拙，聪明人十有九个，犯此心病。不被此等知见所转，又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为真佛弟子，决定现生可以了生脱死。祈将此话，令彼视之。（民国二十年）

复李自初居士书

汝已受戒，已有文钞、嘉言录，依之修持，便可不负此生，又何必要访道于明师乎。须知佛法，犹如大海，谁能一蹋到底，一口吸尽。但肯依信愿行之念佛法门，决定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已得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此之一法，乃如来普度一切若凡若圣之无上大法。若不专修此法，而欲于若禅、若教、若密、若律各种法门而了生死，漫说现生不得了，诚恐千生万劫尚难了。以此诸法门，通须断尽烦恼，方有了生死分。汝谓致书往来，指明一切修行之正路，文钞、嘉言录岂非所指之路。但依之而修即已，又何须用信重指耶。文钞等汝尚不依，又何能用信重问重说，反于最少言句中，即肯依之也。汝果依文钞而修，管保即生往生西方。若于此法之外，欲得了生死之实益，梦也梦不到。汝肯依我所说，即与皈依无异，亦不必又取法名，方为皈依也。凡称上人，以不敢直称，则云上某下某。汝自称法名，也称上常下乐，则成胡说巴道，自高自大，不可不知。光老矣，不能常与汝复信，切勿常来信。若欲请经书，当向弘化社请。（民国二十年）



致罗世芳居士书

八月间，了愿大师自福州来，言及居士富室子弟，年甫及冠，不于声色货利攫心，颇好佛法。惜其未遇真实知识，祈与汝书，并将所有流通要书寄去，当可得其门路，光诺之。继思人未有字来，我即寄信与书去，人或疑我为攀缘，是以未寄。近彼由上海来，言汝与彼信，说光未与汝书，又复再祈寄书，故不得不与汝书也。福州皈依者，当有三四十人，光绝不无事与彼书，亦不募彼作功德也。唯罗铿端，屡屡请书，间有信札来往。此外均只祈皈依，复函叮嘱而已。人之成德立业，端在少年能立志与否。汝生长富室，宜将富贵习气，尽情摆脱，方有学道了生死分。否则，声色货利，燕朋邪友，乘间而入，虽欲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不可得也。欲学佛法，先须尽己职分。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纵学佛法，亦难得大益，以心地未能良善故也。果能如上所说，是名善人。如地基坚固，万丈高楼，任意建筑，决无倾颓。末世众生，根机陋劣，欲以自力悟明心性，断尽烦惑，以了生死，千无一得。当依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是为万修万人去之最直捷稳当法门。必须先要将此法门之所以然，了然于心。若有余力，再去研参一切经论，各种法门，均可为此法门之助。倘此法门未知所以，便随意研究其他经论，并亲近各宗知识，则于做大通家，及种未来善根，则诚有之。若欲现生了生脱死，恐梦也梦不著。光一向直心直口，只期有益于入，亦不怕



人谓我无知无识，只知念佛，故于有缘者，皆如是与彼说之。汝虽不相识，然以了愿师再三祈求，故亦与汝说之。今令弘化社，将所流通之书，与汝各寄一分。汝肯看，则存以自看。否则，送有学问能恭敬者看，亦甚好，非强汝以必看也。如或欲请以送人，亦可向弘化社请。此弘化社所请于外之书，但算纸及印工之价，一切缴用，均不派于其中。如不知，当问铿端，自可悉知。近来灾祸莫测，果能志心念佛，并念观音，决定可以逢凶化吉。祈以此与一切人说之，则其利大矣。（民国二十年）

复郭介梅居士书（二通）

【其一】接手书，并务本丛谈，知阁下乃有心于世道人心者，不胜欣慰。所言俗间讹传诸事，总因善根浅薄，恶业深重所致。乡俗无知，只欲死后不受罪，有钱用。致有不明教理之俗僧，伪造寿生经，投其所好。遂至本彼贪财，及唯求自利之劣心，不惜多金，以还寿生钱。又复寄库，以期其死后受用。不知受生，乃随善恶业，岂向曹官借钱以买生乎。在生若肯修善，死后自有受用。若不修善，虽子孙为彼焚化之衣服钱财，亦不得受用，被强有力者抢夺而去。此且约平常不念佛人说。若念佛人，在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临终自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何可不求生西方，唯愿死后做鬼乎。真是不知自重，要讨下作事做，要永在生死苦海，不愿出离，其愚何其如此之极。又女人家，每疑生产有罪。而无知劣僧，遂伪造血盆经、血盆忏。女人闻此，喜出望外，个个人都要



念血盆经，拜血盆忏，破血湖。直是以小儿戏，为灭罪脱苦之据，可叹孰甚。女人之罪，在于不孝父母公婆，不敬丈夫，不以厚道待仆使，不以善道教儿女，及不时洗濯，致有冲犯。当以至诚恭敬念佛，以期消灭往业，洗心涤虑，不作后愆。以娑婆动多罪愆，决志往生西方，方为正理。何可不在自心忏罪过，专靠伪经忏灭罪过乎。既信佛能度苦，何不念佛所说之大乘经，如金刚经、弥陀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及法华经、楞严经等，以期灭罪增福乎。焰口，乃济孤要法，反不相信。而群以破血湖、破地狱为必不可不作之佛事。自己不得真利益，反令知世理而不知佛法之人，谓此即是佛法。因兹生出种种谤法之胡说巴道，尚自以为是，一班瞎子，反奉为圭臬。如古文中，刘伯温书刘禹畴行孝传后一篇文，可知伪造血盆经者，罪大弥天矣。至于念佛之人，临终大家同声念佛，令其正念昭彰，即得随佛往生。土地神前，何须三天送饭，以期其宽待，勿复苛虐治罪，真成痴人。如人已被大总统擢用，其人家尚向警察兵，祈求宽恩厚待，岂非笑话。众生业重障深，凡佛菩萨善知识所说之法，多不信奉。凡邪魔外道所说之法，则如蝇逐臭，蚁聚乌合，而相追逐。究其结果，能得人天小福报，斯为万幸。多有以邪道为佛法，斥佛法为邪道者，则纵令不于现生遭国法，其死后之永堕地狱，乃万无一失也，可不哀哉。愿阁下大声疾呼，以醒梦梦。

【其二】大著略翻翻，未能齐看。其中亦颇有错讹，余均未措意。二十二页后幅三行四行，情状，情，作形，则遗本逐末矣。情，即心识。状，即形相。此殆记不清之所



致。又此页，及下页，轮回之回，多作迴（此系排字版者不留心，校者未详审）。当为重校改正，再印则更有益矣。又凡白话中，举佛经儒书中话，当先出原文，再用白话演之，则根据分明，人易领会。若即用白话说之，益则仍旧，人难执守，故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光近来诸冗丛集，不能为阁下效寻行数墨之劳。然其效之之心，固颇殷切，故为略陈一二尔。（民国二十年）

复齐用修居士书

佛光社文，意似可取，文颇芜朴。易师与汝，均以为好，殆以人情之爱，并其文之不好亦为好耶。至谓皈依之说，切恐汝后来有悔，故不敢应允。今既又说，只好将错就错，迨其深知其错，不妨以为路人。或又令反从而师之，亦无不可。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懋，谓以智慧，自勉勉人，必期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果能如此实行，则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为一乡之向导，作后学之南针，则何幸如之。（民国二十年）

致戚友卿先生书

日前陈豫堂来函，言汝父女二人，均欲皈依，祈为取法名，并示修行法则。又言汝素知医及地理，赋性仁厚。汝女守贞修行，现汝女接汝到彼庵中修行。汝已七十，来日无多。当认真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凡家中家计，并儿孙之事，皆当置之度外。譬如我于六十后就死



了，那儿孙还不是一样做人。我今只管念佛了生死，他们既不能替我了生死，我岂可因他们误我的大事。能如此设想，自然就会一心念佛了。汝女梅菊，守贞修行，接你到庵，彼此互相辅助，同修净业，以期同生西方。须知佛法，法门无量，通通皆须做到业尽情空，方可了生脱死，其难也难如登天。现在全世界，恐亦难有几个做得到的人。若志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无论什么人，都好往生西方，了生脱死。唯有不生信、不发愿者，不能生。若有真信切愿，无一不生者。此之一法，乃完全是仗佛慈力加被接引耳。譬如坐火轮船过海，是仗船力，不是自家的本事。汝父女二人，当依我语，则可不虚此生此遇矣。今为汝取法名为德庆。汝名余庆，乃世间之庆。今念佛求生西方，是以佛德为依归，其为庆也，非佛莫能宣说。梅菊，法名德净，谓以身口意三业清净念佛，以期往生净土，永离众苦，但受诸乐也。印光文钞、嘉言录，想有送汝者，当过细看，依之而修。若无，当函向苏州护龙街穿心街报国寺弘化社请。今为附寄仿单一张，以便自看，或令人看。又阮门戚氏，想亦是汝妹，今为彼取法名为德正，谓决定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了生脱死，最为正大光明之路。切不可听无知识者，炼丹运气求长生，及还寿生、寄库，求做鬼之邪知邪见，以枉用工夫，失真利益也。前所说之话，祈与彼说之。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话。七十岁的人，切勿将念佛作泛泛悠悠的事体，则可决定往生矣。（民

国二十年）



复习怀辛居士书

汝既知念佛之益，当从此加勉，自可得其一心。然念佛一法，注重在信愿行三法。只知念而不生信发愿，纵得一心，也未必得往生。果具真信切愿，虽未到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往生。外行人，多多以求悟，求得种种境界，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即所谓舍本逐末也。何以故？以悟到极处，若未断尽烦恼，仍然是六道轮回中人。倘得往生，比悟到极处，而未断尽烦恼者，其高下有若天渊悬殊。汝欲早识妙因，亦是好心，亦是不深知净土法门之外行话。你且死心蹋地念去，自可得真实利益。然自既幸闻此法，忍不令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及一切人，同闻同修，同得往生乎。甲三居士，宿有慧根，闻汝一说净土，及看文钞、安士全书，即能信受奉行。然犹以未见光为憾，此犹是信道不笃之现象。净土法门，乃极难极易之法门。说其难，则大彻大悟，深入经藏者，尚不信。说其易，则愚夫愚妇，至诚恳切念，即能临终现诸瑞相，往生西方。彼大彻大悟，深通经论者，犹不能望其肩背。良以一则弃佛力，以专主自力。一则专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发自力。以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故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此法最要在信愿。有信愿，则决定肯认真修持。肯修持，则即可得往生之益。非如禅宗、密宗，要常有善知识教导。否则，或恐入于魔道，则佛也难救矣。但依光所说而行，决定不会有危险，及不得实益之虑。若年轻家富，世道太平，来南亦可。既老且贫，又复荒乱，来



则反与修持有障碍，便失素位而行之真迹矣。（民国二十年）

复胡奉尘居士书

（又名师远）

学佛之人，当具远见。若只知目前三尺地，则无往而不途穷路尽也。吾国二十年，互相残杀，究竟谁是贼，谁不是贼。杀彼，彼岂任汝杀乎。将牺牲两方面兵民之性命，以博一为国为民之空名耳。人皆如是，我亦如是，又何贵乎学佛也。吾国之互相残杀，尚是表面，实则自截自己手足与头颅也，尚嫌其不痛快而助之。名则可震惊俗耳，实则必痛烂天心，此事断不可以助其闹热也。至云土匪如毛，若不设备，不能安居，则可令当地之人，集一自卫团，凡年少气勇之人，均令彼知此系装威作势，令匪闻名不来耳。若奋其勇气以杀匪，则必结深仇，后来必有屠戮吾村，掘发吾村各家之祖坟耳。无论老幼男女，通通常念观世音菩萨，以祈阴相。果大家知好歹，肯依此办，则即防匪为修道，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若大家通以瞋心毒手，以期取快于一时，则欲哭也无泪可流也。光之意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以后切勿再来商酌此事，以局外之人，何能为不同心者计画进策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对不尽人事者而言也。若已娶而不生，则固非不尽人事也。吾乡一居士无子，多方祈祷均不应，遂娶一妾。而妻妾不和，颇生闲气，又不生。一友为计画，拟于远乡娶一妾，不来家中，每年其友来往一二次，以期生子。有以此事告光者，光闻之，不胜慨叹。近来人心坏极，男女自由恋爱，几成



公开。以一少年女子，独居于数百里外，此女不生外事，即是大贤，恐百千人中，也难有几个。况此一女，乃自成一家，尚须用人，其费用颇可观。幸而生子，好讥议者，必有暗昧之污蔑。不幸而又不生，则此女一生孤寂，其夫一生供给，真成自投牢狱，为女作奴，可不哀哉。此种计画，总因为名而起，以为无子乃系无德，有子则人便不以为无德也。名之累人，一至于此。我但尽我之分，一切不计，方为乐天知命。命本无子，积德以求，求而不得，有何所憾。今之打倒父子夫妇之伦，以自由爱恋，男女裸而抱之跳舞者，非其父母所生之儿女乎。此种儿女，还是无有为好。光兄弟三人，光最小，二兄皆无子，其门遂绝。光闻之，不胜欣慰，以其以后不会有造恶业辱祖先之子孙故也。此种事，岂但吾乡有之，或有与吾乡抱同情之感者，亦可以稍解其忧闷也。而况修行之人，不愿血脉相续。庞居士，男不婚，女不嫁。彭二林，一生宏法修净业，其妻生二女，无子，亦不娶妾，亦不令侄子过继。以彼志在往生西方，不愿续由淫欲而生之子孙也。吾人纵不敢高攀于庞、彭二林之芳规，可以自守。又何必设此种极危险之计画，而必欲得之也。或曰，汝如此说，过于不近人情，忍令祖先坟墓，无人拜扫奉祀耶。则曰，与其娶妾，而被人讥以暗昧，则何如到育婴堂，抱一个庞厚福态的为子，为两全其美。彼无人养，我养之为子，即救彼之命。亦可代我奉事先人，亦令彼之先人，不至痛其子孙之填沟壑也。此义举也，人以为螟蛉，螟蛉有何愧哉。（民国二十年）



复鲍衡士居士书

重重灾病，总由宿业深，而现行不谨所致。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欲事一多，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世人以行欲为乐，不知乐只一弹指顷，苦便一生常膺也。汝宜息心念佛，并念观音，将己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宾，不使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矣。若病已痊愈，犹不可即行房事。须大强健后，为继嗣故，偶一行之，则必能生育，而且庞厚聪明，无诸疾病，此系先天之培植也。若不知此义，则自己妻妾，并所生儿女，均无强健无病之幸福矣。此语亦宜与妻妾说之，此求诸己者。至于念佛，乃求诸佛者。己不节欲，佛也不易保佑。己肯节欲，再加至诚念佛，定规会诸病不生。所言吃素，原为悯彼痛苦，养我仁慈，油与肉，有何分别，肉汤亦当不食。然众生根性不一，能常素，则令其常素。否则，令持十斋、六斋，食肉边菜耳。此乃为不能吃常素之方便法，非实义也。汝既以病苦之故，愍念众生之苦，当吃净素，勿以口腹为心性累。凡属有知觉者，皆不宜食。虽无知觉，然有生机，如各种蛋，亦不宜食。牛奶食之无碍，然亦系取彼脂膏，补我身体，亦宜勿食。黄豆，豆油，补料最多，宜常服之。早间粥中，宜下磨破之黄豆。平常食油，专用豆油，较比猪油，补力更大。何苦用钱买祸（以食肉欠杀债，故云买祸），而求补益耶。吃荤之人，若肯吃素，定规会少病强健。以肉食有碍卫生，素食有益卫生故也。虾酱最毒，万不可吃。以做时，系于海边掘一大坑，于五六月间，捞



诸虾子，及诸小鱼，倒于坑中。烈日晒之，全坑发滚，臭闻数里。凡蝇、蚁、蛇等，好是味者，皆自投入悉死之。待其发透，用磨磨过，装簍发卖。吃荤之人，当做宝货，可怜可怜。此系一僧，见其做法，为光说之。汝既吃素，纵不能令全家吃素，当令少吃。不可买活物到家中杀，家中日日杀生，便成杀场，大不吉祥。（民国二十年）

复杨树枝居士书（四通）

【其一】光无状，自光绪七年离家，至今已五十年，依然故我。业障未消，道业未成，无面目以回本乡。虽前承陈柏生、刘雪亚二督帅，函劝回秦，但自愧实甚，不肯应命。以致先祖坟墓，并父母坟墓，均未能一往礼拜。不孝之罪，直无可忏，每一思之，汗为浹背。居士秉救济之婆心，行平等之法行，不以寒舍为辱，而一为观察，可谓屋乌推诚矣。又复往视光之祖茔，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光阅至此，不禁潸然惨凄者久之。然而光之为人，绝不愿留虚名以污人耳目，但期临终仗佛力以往生，则所愿足矣。至于行履，有何可上纸笔，著述亦无。文钞，自徐蔚如排印后，则随顺人情，为之流布。自十五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版排好，此后所有随便应酬之作，概不存稿。吾乡同辈，已经死尽。赵士英乃后生，得其传闻，而一片明月照九州之偈，亦非光作。光之为人，不傲不谄，视一切有势力无势力者，亦无二致。居士既抄赵士英之记，今仍寄回，亦不修改，以不愿留此丑迹于世。若即将此纸撕灭，窃恐居士谓不近人情。今人每每求诸名人，为己父母，及为己作



诸传记，以期留身后之名耳，光颇以此为耻。不但光自己不求人作，即光父母，亦不自作，况求人乎。纵能名满天下，还能以此了生死否。以故光之名心，淡极淡极。每见求人撰文者，心辄痛息。以故常曰，世间人多多都是好名而恶实。光岂恶名哉。以无实之名，实为大辱，故不愿有此空名也。

【其二】凡事当按自己之职分，以为计虑。明知其不可，而又常欲为之，岂非无事生事，徒扰心神，有何益乎。汝之所问，汝已知其不能，何又问我，我岂能越理教汝乎。况今之学佛，甚为便利，不似昔年，非出家，遂难闻法修行也。现今邮政大通，在处之经，皆可请致，天下知识，均可请教，何必出家方能修行乎。须知今日出家，反不若在家居士之有益。以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若处山林寂静之处，则小人竟为夺数升米、几件衣、几圆钱，而行打杀，其危险非古昔所有。即在城市，亦难免无人事往还。谁能一事不为，安受供养乎。光以无能之人，在普陀二十余年，只以随众吃饭而已。自民七蔚如印文钞以来，亦是终日为人忙。汝意谓出家便一无所事乎。不知出家，若撑持道场，宏扬佛法，其事更多。即作自了汉，而所须衣食，总须经营，日食三餐，当必料理。若不修持，尚多闲暇，若勤修持，则忙无已时。汝欲受皈依，当于佛前礼拜自受。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懋，谓以佛法自勉勉他，以期敦伦尽分，不悖佛教之人乘天乘，信愿念佛，实行佛教之横超法门。任是佛菩萨现身，亦不肯离此二途，另修别法。则虽未能得佛心，却实能够仗佛力。末世众生，



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万难了生脱死。且勿以不能遍研大乘经论，遍通禅教律密为欠。倘置净土一法，纵能遍得经论之奥，遍通诸种法门，或恐了生脱死一事，尚在将来不知经若干世若干劫也，说甚父母许不许。光一向不赞成出家，况今之乱世，多半都以俗欺僧乎。至于受戒，不妨亦在佛前多多忏悔，自誓受之，如文钞中与福贤女士书所说。然无论受戒不受戒，既皈依三宝，必须持此五事，不敢有犯，方为正信佛弟子。若以未受五戒，于此五戒不须注意，则尚不足为正人君子，况佛弟子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善法悉宜修，一切恶法悉宜断，是为佛教之略戒经。今之世运，坏至其极者，以儒者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佛骗愚俗之说。故儒者均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训，以致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及乎欧风一来，则靡然从之。使大家都知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则何至互相残杀，以致杀劫永无了期也。呜乎哀哉。

【其三】汝兄立田，天姿甚好，惜其未学。然已大半辈子过了，无可成就，只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彼妄想甚大，欲一年两年修行，即得五眼六通，又欲知父母之究竟苦乐。此种话，虽是一片慕道报恩之心，若不为说破，后来或致著魔，可怕之极。彼既欲报父母恩，应当一心念佛，代父母忏悔业障，求佛加被，令其善根增长，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又当自己多方奉劝，冥（指求佛加）显（指自劝）两种，诚心诚语，庶可父母遂生信念佛矣。肯念佛求生西方，则临命终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便已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矣。不如此为父母谋，而欲知其苦乐以度，则何



如未去世以前便度之乎。老实人，只好做在家居士，随分随力修持，若出家则更不能修持矣。祈与彼详细说之。今为彼取法名为慧勸，勸，亦勉也。以敦伦尽分等，及信愿念佛等，自勸勸人，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切不可妄想得道得神通。但一心念佛，复以此劝人，则虽不得道，尚可胜于得道。以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况盲修瞎炼，多分会著魔发狂乎。祈认真为彼详说。否则，或有危险也。

【其四】末法时世，邪魔外道，不胜其多。此韩魔子，不问彼之如何修持，只一五教大同四字，即可知其底里。外道皆仗幻术以欺世欺人，一班有眼无珠者，见其神通广大，遂以身命皈依。若真知道理之人，当远之不暇，尚欣羨而怀疑欲皈依乎。此即楞严经，想阴十魔之流类。乡愚以能见神见鬼为希奇，而不知其为彼之邪术以惑人也。汝于彼魔子，尚欲问其前生，则汝已被彼吸动。黄冠云者，亦魔妄说耳。汝既由黄冠中来，何以从初即不喜彼修炼之事。汝须知妖魔鬼怪，都有神通（是妖通，非真神通）。愚人见其有神通，遂谓是菩萨，则入彼魔罟网中矣。既是真有神通，何以从之学者，发如此之狂。而况彼之所说，与所立之名词，通非佛法中所有者。彼谓彼是真佛法，乃一切外道公共之骗人根据，说此话，即可知其是魔。佛所说法门无量，法法皆真，善知识随己所知所得者提倡，只云逗机与否。若曰，我之法真，别的通皆非真，其人不问而知其为魔。汝实心中无主，幸彼等现出败相，尚心疑不决。使彼学者不出败相，汝能不拜彼为师，而欲得彼之神通妙



道乎。某师既学圆融，令人吃肉打佛，便为圆融。即令人吃己肉打己，亦是魔力发现，况彼杀了也不肯说此（吃己肉，打己）话乎。须知传扬佛法之人，必须依佛禁戒，既不持戒，何以教人修持。彼见志公、济颠皆有吃肉之事，然志公、济颠并未膺宏扬佛法之职，不过遇境逢缘，特为指示佛法之不思議境界理事。而任法道之职者，万万不可学也。而且彼吃了死的，会吐活的。某等吃了死的，连原样的一片一块也吐不出，好妄学，而且以教人乎。住持佛法之人，若不依佛制，即是魔类。况彼魔子是魔王眷属，完全不是佛法乎。今之此种，到处皆是，而无目之人，如蝇逐臭，乐不可支，亦只可随他去了。何以故？彼之势盛人众，倘按实说，不有明祸，必有暗祸，劝人亦只可劝其可劝者耳。彼已丧心病狂，劝之必致反噬。汝若看过楞严经中想阴十魔（五阴魔境，唯想阴，最多后世魔子所行之事），则此魔子所现景象，岂有动心怀疑之事乎。然汝亦有魔之气分，此气分不去，后来亦会发生魔事。一为自是，汝为人司书启，写的字，许多无学问的人都不认得，是尚是利人利物之人之心行乎。使我不说破，则毕生如此，不知要误多少事。即不误事，令人费尽心思的猜度，自己折福也否。冯梦华，一老探花，曾做过安徽巡抚，后来专门办赈。所写之字，平常人，认不到一半。一年与我写来，我即说彼之过。后与我写，则用楷体，问及与人，犹是照旧。其人颇厚道，而儿子孙子通死完，过继的孙子也死。彼八十四岁方死，死时重孙始三四岁。一生要以字显高尚，犹是多年办赈，到底只落得一家有五六个寡妇，只有一个三四岁之



重孙，可不哀哉。二则我慢贡高，汝前为汝兄求皈依之信，末后署名，只云谨启。夫求皈依，是什么下作不堪之事，不宜施其恭敬，而作此种反不如行人问路之礼貌乎。行人问路，尚复拱手请教。汝代求皈依，只一谨启，一如问路不拱手，但曰请教耳。则其视皈依之事，及与所皈依之人，乃一文也不值了。今以魔子事问，又是谨启。我若不说破，汝毕生便堕在我慢贡高中，尚不知其非，久而久之，以致著魔。汝有礼貌，于我何加，汝无礼貌，于我何损。但以汝既以我为师，岂忍不治汝病，而负我之职分乎，故为此说。若认做我求恭敬，呵责汝，则其著魔也，当不在久。此信勿令别人看，免得魔徒造口业（此系最初之复信）。（民国二十年）

复李印泉居士书

午前来函，初抽出看过，即作复，并令将书五包捆好，交与来人。后将尊书归函，方知内有尊片。穿心二字，光意以为甚好，若改作传心，或致好议者，以光为自负，妄充传佛心印之人，则反为不美。光所歉者，心被业障，绝不能穿。使其果穿，则便以己之穿，令一切人皆随之而穿。且无痕迹，纵好议者，亦无处置喙。（民国二十年）

致高契理居士书

汝母七十一岁，来日无多。须为家中眷属说，大家日常在母前换班念佛。何以故？以彼等平常若不念佛，到汝母临去时，也不肯念。平时念惯了，到时就会念。要把饬



终津梁请一本，寄到家中，令他们看，就晓得人到临终如何有益，如何有损。既知世俗所行，通是落井下石之事，便不至也以此事为孝，而令亲不得往生，反加堕落也。今为汝母取法名为德超，谓以一心念佛，即能超出三界，高登九品宝莲也。切戒勿求来生人天福报，若有求来生之心，决定不得往生西方也，此事要紧之极。能成就亲生西方，即是成就亲作佛，其功德极大无比。若破坏亲之正念，令不得往生，其罪过亦极大无比。汝其志之。（民国二十年）

复李树棠居士书

前日由北平刻经院转汝手书，知颇有信心。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荫，谓以智慧，禀受如来念佛法门，以自荫荫人，令彼热恼所逼迫之众生，同得受其覆被，而得其清凉于现生，了生脱死于此世也。但依嘉言录修持，其决定可以得究竟之利益。然须勿学外道炼丹运气等法，若先曾学者，当完全丢去，方有实益。又须令家中眷属，及外边一切有缘之人，均当令其志诚念佛。果肯真实念，则现生必能逢凶化吉，临终决定往生西方，其为利益，何能名焉。又须各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提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令一切人，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念佛人能如此，则为真佛弟子。汝数千里写信，何得于地址字，尚复潦草，不恭楷，或致误事。只此一事，可知汝作事多分不认真也。（民国二十年）



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

三四日前，接来函，并汇洋一百圆，已收到，勿念。即日弘化社，为诸位寄书三十余包，想已收到。以冗事无暇，故未为复。窃以末法众生，根机浅薄，匪仗佛力，决难了脱。是以必须抱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方可出此五浊，登彼九莲。倘妄自尊大，欲仗修自力了生死之禅教密种种法门，则多分有因无果。何以故？以纵能彻悟自心，深入经藏，而烦恼不断得净尽，决无了生死分。况未能彻悟，与未能深入者乎。密宗，提倡现身成佛，亦非人人皆能如是。学密宗者，每每著魔，皆由不知自量，妄欲得神通与成佛之所致也。诸位既具有信心，当依光所说之净土法门而修。须知此法，乃诸佛、诸祖、诸大善知识之所宏扬者。光不过承诸佛、诸祖、诸大善知识之语意，而传述之。切勿谓汝何人斯，遂敢令人舍佛所说之禅教密法门，而专依汝所说而修乎。若作此议，则为不依佛教。以光之所说，乃十方三世诸佛同说者，何可以光之不才，而遂不信从乎。现今邪魔外道，不胜其多，彼皆自谓最为第一，诸位莫被此种魔子所惑。若前已经入过其门，则当舍之净尽。切勿谓入时已发咒，恐舍之，或致遭祸。须知舍邪皈正，何得有祸。不但无祸，尚有功德。余详文钞，此不备书。其所寄书，当按其人之资格给之，不必以出钱多少为断也。今将弘化社仿单寄一张，如有多请以送人结缘者，即可按单汇款以请也。若有汇款，请于所汇邮票上，注明苏州养育巷邮局，则省事多矣。但写苏州，则归总局，



去报国寺约有四里，往反颇不便。恐出资人名记不清，今将其单随函寄回，庶不至或有不得其书，而为致疑也。（民国二十年）

复沈弥生居士书

所言大佛字旁之对，今为一联，不知可用否。迷悟情空证自性，圣凡见尽显唯心。若作八言，则云，迷悟情空，圆明自性，圣凡见尽，彻证唯心。八言文意也好，随使用之。凡夫在迷，三乘虽悟，而未到迷悟两亡之地位，故未能究竟满证自性也。凡夫有凡夫之情见，圣人有圣人之情见。唯佛，二见俱不可得，故得唯心理体，彻底彰显也。念佛闭目，易入昏沉，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但眼皮垂帘（即所谓如佛像之目然），则心便沉潜不浮动，亦不生头火。汝念佛头上若有物摩抚，及牵制等，此系念佛时心朝上想，致心火上炎之相。若眼皮垂帘，及心向下想，则心火不上炎，此病即消灭矣。切不可认此为工夫，又不可怕此为魔境。但至诚摄心而念，并想自身在莲华上坐或立，一心想于所坐立之莲华，则自可顿愈矣（若不敢作莲华上坐立，恐致或有魔事，但向脚底下想，此种心火头火，均可不生矣）。现今邪魔外道甚多，切不可稍存探试之心。倘有此心，必被彼所诱，一入其彀，必致丧心病狂。闻一大有声名之法师，今则自己食肉，教人食肉，且教人毁佛像，此人已大现魔相矣。

（民国二十年）



复黄涵之居士书

子建翁之西归颂，凑起一百六十字，意似可取，文颇拙涩，塞责而已。文六居士，既已茹素，丧中祭神待客，当均用素，以为地方开通风化。万不可随顺旧俗，张罗铺排，杀生作乐，以丧事为燕乐，庶可于亲于己、于宾于乡均有利益也。现今国运危岌，无论何人，均当以念佛、念观音为预防之计。除此之外，则任作何法，不奈业何，但成徒劳耳。祈以此，与一切有缘者说之。（民国二十年）

复谈少抚居士书

前接讣闻，拟为说其本末，以期于亲有益，于己无负。但以冗烦无暇，卒未能复。此次为广于其兄处寄汝手书，亦近十日。须知世间人，唯知在躯壳上、仪式上注意，至于心识、利益二方面，则置之不究。或有似欲利益者，实则但是为世人耳目做事，不是为亡灵灵魂上做事也。汝既皈依佛法，当以竭诚念佛，为亲回向，并令阖家眷属，通皆息哀念佛，则于亲于己均有大益。现今世运危岌，果能志诚念佛，决定可以逢凶化吉。否则，现在之祸害，比以前不同，直是避无可避，防不胜防，民生其间，可怜之极。当与眷属详言之，则存亡均获利益矣。广州寺庙通毁除，向亦无甚真修僧众，近更凋零，则真僧当莫由而得。但自己以志诚心念佛，则比请酒肉僧念经拜忏功德大多。念佛是人生一件最要事，非因亲丧方念，平时便不念。亲丧乃系为亲起见，实即以亲死，引汝等同证永劫不死之一大事



也，当知感恩。能认真念佛，即为报恩。（民国二十年）

复张云雷居士书

当此乱世，种种事务，须以简约为第一义。若设一可有可无之附赘，则其贻累也，大矣。观音灵签甚好，但当求之于己，果其真切无伪，自可蒙菩萨加被。若求己之心不诚，菩萨便难加被矣。历史统纪，已令明道师照寄。又令寄普陀志二包，共四部。一自存，一与胡奉尘，二相机送之。生子非难，教子尤难。许多不洞事之人，无子求菩萨。及其得子，唯知宝贵，从兹养成废器者多多。譬如种稻，只知求好种子，及其苗茁以后，则所有除莠、浇灌等手续，概不一用。其稻种虽好，尚能望其收获否。光见闻百有九十九，无子及多子之人，均是此种结果。唯阎丹初（敬铭）之父，为天下古今第一爱子之人。故以初辈乡绅，令其子点翰林，拜相。其教之之严，亦是天下古今所未有。一边培德，一边竭力以教，此其所以为真爱也。其他之爱，每有甚于杀者，以杀但一死耳。失教之子，无业不造，则永堕三途恶道，比一死之酷，何止天渊相悬。汝或不免，故预为道破。（民国二十年）

复徐书镛居士书

接汝书，知道心未退，志向尚高，不胜欣慰。须知学圣学佛，均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又须卑以自牧，韬光潜耀，上效古人，躬行实践。能如是，则其学其品，便可高出流辈。每每聪明人，均属



矜夸暴露，尖酸刻薄，其心绝无涵蓄。其人非坎坷终身，必少年夭折。汝宿生多幸，培此善根，当极力培植，庶可有成。聪明人，最易犯者唯色欲，当常怀敬畏，切勿稍有邪妄之萌。若或偶起此念，即想吾人一举一动，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无不悉知悉见。人前尚不敢为非，况于佛天森严处，敢存邪鄙之念，与行邪鄙之事乎。孟子谓，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若不守身，纵能事亲，亦只是皮毛仪式而已，实则即是贱视亲之遗体，其不孝也，大矣。故曾子临终，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未到此时，尚存战兢。曾子且然，况吾辈凡庸乎。今为汝寄历史统纪一部，寿康宝鉴二本，嘉言录三本。统纪，自存，以作知治乱，知因果之龟鉴。寿康宝鉴，常看，则不至犯邪淫与手淫等，自戕其生，自折其福寿，而即取残废与死亡也，此当与李鸿业一本。嘉言录，汝与古、李各一本。依此修持，世出世法，均得其要领矣。古卫生、李鸿业，既欲皈依。今为卫生取法名为慧生，谓以智慧求生西方，永证不生不灭之道，以自卫卫人，同得不死也。为鸿业取法名为慧业，谓以智慧，断除世间恶业，修持往生西方之净业，此之事业，方为鸿业。世间修身立业，以至为圣为贤，若比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之业，则小乎小矣。祈将此一段，抄与二人看，或将全书，抄与彼看。即彼年至花甲，亦可受益，况甫冠以后之后生乎。（民国二十年）



复金善生居士书

人之宿生，何业不造。幸得闻佛法，当认真修持，庶可以消除宿业，超度怨家。所有怨家，若难解结者，倘肯发菩提心，并诚心超度，则无不即解结矣。汝之念佛气闷，非体弱之故，乃业障所使，汝但恳切志诚念。如念不来，则心常忆想。能念，则仍须用口念。不能念，则但心转心忆，久久此业即消。以后凡居心行事，必须向厚道一边做，厚则载福，薄则无福可得。若再加之以刻险奸巧，则便如山峰峻峙，任何雨泽皆不受，任何草木皆不生矣。（民国二十年）

复葛志亮居士书

前日接手书，不胜欣愧之至。欣者，欣居士似有回机，不复仍旧自作聪明，妄说道理，崇科学而蔑佛法。愧者，愧我系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若有依我学者，皆成得一个愚夫愚妇之身分。欲作大通家，当拜高竖法幢之大法师，庶可不负皈依之心。若以光为师，后来必以无知无识，而悔而弃，则反成一番无益之事矣。然光是一直心直口之人，汝既谬投函于光，光固不敢允许，然亦不妨说几句淡话，以为后来立身行道、了生脱死之助。如无足人之指路，虽不能行一步，不妨问者因兹到家。汝一向说话，悉任己见，不以实理实事为准。今既知非，必须极力对治此之习气。此习不除，一举一动，皆可折福而招祸。汝先之疑问，乃是谤毁，绝非疑问，疑问乃是自为遮掩之词。此其过咎，



比直不信者为大。倘长此以往，不知改悔，则著魔发狂，大有日在。良药苦口，居士不知肯服否。（民国二十年）

复王心禅居士书

汝母既能念佛，当令诸媳陪母念佛。又当令其吃长素，以助成母之道业为孝。若唯以勿念佛，恐劳心力，勿吃素，恐不卫生，以为孝。此孝，乃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此孝，是破坏母之道业，俾可以了生脱死者，反令其常在生死。其孝，乃是推之下井，又打以石之孝。乃令母不得超生，长劫堕落。孝则孝矣，而不知其反为忤逆也。汝既在公办事，形迹上，不必示现修持，心地里，岂不能常忆念耶。如汝忆母，谁不许汝心中常忆母耶。汝作此等各妨碍说，完全是在形迹上论，非在心地上论也。现今时局如此危岌，若再不肯心中默念佛，将来之事，究不知其如何解决也。汝看文钞、嘉言录，所说不足以决汝之疑，而必须一纸数百字，便可慰望，皆由平素不加体察之所致也。宜以真孝劝诸媳，以常密念自行，则其利益大矣。（民国二十年）

复吴慧谄、罗慧澍居士书

净土法门，注重在信愿。有不知者，或求人天福报，或求来生为僧，宏扬佛法，度脱众生。此种心念，要丢得干干净净，若有一丝毫，便不能往生矣。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不往生，纵一生二生不迷，决难永远不迷。迷，则由有修持之福，而所造之业，为可惧耳。恶业既造，恶报自临，求出三途，恐无其日。又念佛之人，必须劝家



中眷属，同生信心，同常念佛。以备彼等于父母，及诸眷属之有命终者，为之助念。否则，不但不助其正念，反令起瞋恨爱恋等念（预为洗澡换衣，则失正念。若搬动致疼痛，则生瞋恨。瞋恨，则或致堕于毒虫之类。若对之哭泣，则生爱恋。均属失正念，而永无往生之望矣，哀哉）。不念佛者，尚不至大有所损。念佛者，一经破坏，正念全失，将欲往生，竟莫能得。从此长劫轮回六道，皆此等眷属之所致也。彼等如不发心，当以时局危险，至诚念佛，定可逢凶化吉为劝。若是女人，倘肯念佛，必无生产之痛苦。若平日不知念佛之女人，临产极苦，倘肯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立刻安然而生。此事灵感之极，当与一切亲朋，及诸相识说之，俾彼各各得生嘉儿，而且令母子同得安乐，同种善根。有小知见者，谓临产裸露不净，念之获罪。不知此系性命相关，不得以平日无事时之仪式为论。譬如儿女堕于水火之中，一呼父母，父母即时便往救援。决定不以衣冠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不救也。若因此不救，亦不得名为佛菩萨矣。若在平日，固当竭诚尽敬，不得以临产之事，引以为例。人无不爱儿女者，倘令儿女自小即念佛、念观音，则不知不觉，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况自己临终，常念佛者，必能不加扰动。更以念佛相助，便可决定往生西方。现生念佛念观音，逢凶化吉，是定规的。光老矣，精神不给，但详阅文钞，依之而修，即可得益。不须常来信，以自扰扰人也。

（民国二十年）



复汤慧振居士书

人于少年，若未遇良师善友，日与燕朋邪友相往还，则危险万状。重则不久即死，轻亦或成孱弱，或成残废。究其原由，皆由认彼寻花问柳为乐，而不知其惨酷，或同杀人，或同杀其世世子孙也。好嫖之人，每每染梅毒，所生儿女，小时尚不现，一到十二三岁，精血已行之期，便发现矣。子又传子，孙又传孙，可不哀哉，可不痛哉。汝亲朱子权，半身不遂，恐亦是贪色所致。邪色不可贪，即夫妇同居，亦不可贪，贪则一样送命，致病。彼既发心欲皈依，当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心中一切杂念，概不令起。改过迁善，并戒杀吃素。必须永断房事，非病体复原年余，万万不可与女人相亲。否则，万难好矣。又当令彼女人，及其儿女，亦当为彼念佛，及念观音。果真至诚，当可速愈。今为彼取法名为慧脱，谓以智慧，脱除从前种种恶习，更以念佛求生西方，永脱生死轮回之苦，常享真常无漏之乐。则是因此恶疾，得大利益，并及其妻，与其儿女，同皆由此脱苦得乐，则为大幸。彼既不能动，则终日以志诚心念佛，或大声，或小声，或心中默念，皆可。出声念，则可念六字。心中默念，字多难念，宜念四字。无论大声小声，均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虽不能礼拜，然心中常须存恭敬心，如对佛前，如堕水火，以求救援，绝不敢起一念不正当之心。从日至夜，睡著则任他去，醒来即接著念。以念佛为自己本命元辰，便可消除恶业，增长



善根，可望病愈身安。病愈之后，仍不可放舍，庶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往生西方矣。现今是一患难世道，若肯志诚念佛，便可逢凶化吉。女人家，若常念佛，决定无有难产之祸。即平常不念佛人，到临产时，产不下来，肯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定规即刻安然而生。切不可谓裸露不净，念之获罪。当知平常必须恭敬洁净，如衣冠不整齐，身体不洁净，或洗澡，抽解，并睡觉（音教），均宜心里默念，不宜出声。唯生产时，宜出声，不可默念。旁边照应的人，也帮他念，则彼此均有功德利益矣。此书宜与彼看，并令一切人知之，方为于彼有益也。（民国二十年）

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

念佛之人，当恭敬至诚，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果能如是，纵不能完全了无妄念，然亦不至过甚。多有只图快图多，随口滑读，故无效也。若能摄心，方可谓为真念佛人。大势至菩萨，以如子忆母为喻。子心中只念其母，其余之境，皆非己心中事，故能感应道交。又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即三昧也），斯为第一。所言心口耳悉令清楚者，即都摄六根之法也（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心口念而耳听，眼鼻决不至向外驰求，身亦不至倨傲放肆。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认真，故无效耳。又不念佛时，妄想虽多，无由而知。非不念时无妄想也。譬如屋中虚空，纵极好的眼，也看不见有灰尘。若窗缝中照来一线之太阳光，则见光中之灰尘，飞上飞下，了无止息。而光未到处，仍然不见有灰尘。是



知念佛时，觉得有妄想，还是念佛的好处。不念佛时，完全在妄想窠里，故不知也。又念佛一法，要紧在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纵未到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无信愿，纵能心无妄念，亦只是人天福报。以与佛不相应故，固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也。真有信愿，妄当自己。倘平日有过头妄想，欲得神通，得名誉，得缘法，得道等。如是完全以妄想为自己本心，越精进勇猛，此种妄想，越多越大。若不觉照，永息此妄，则后来还会著魔发狂，岂但妄想而已乎，固宜汲汲息此过头妄想也。做功课，当依功课章程。念佛归位，有加释迦、药师二佛者，亦无碍。论理，未念之前礼佛，则系释迦佛也。世人多以人情为事，人无不求消灾延寿者，故加念药师佛。实则阿弥陀佛，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威神功德，悉皆齐等，非念阿弥陀佛，不能消灾延寿也。（民国二十年）

复陈其昌居士书

观所订发愿文，可谓大愿。对佛发愿，当简略敷陈。阁下所立之文，乃对人发表，及倡导之派，何可云与莲池等文，孰为有益。现明一凡夫僧，对佛发愿，尚用上下二字，直是失礼之至。所立功课，若绝无一事，尚可办到。尚有父母妻子，而又遍医各症，请无不应。只此一事，尚难应付，况朝午晚之功课乎。阁下与光，完全异趣。光一味简略，阁下一味铺张，祈勿来为妙。龙舒文，令念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此事当从用工上论，不当从多少上论。此一句，若单念六字佛号，虽



日念十万，念满百年，也不及此一句之数。然则念六字者，念一生，不及念一句。而念一句者，纵有信愿，未必即能往生。念一生，而有信愿者，决定可以往生。且依诸祖成规，念六字名号，切勿以多少计。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即此一名，即圆摄十方三世一切佛号，何止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耶。人各有心，各行各志。既有问，则不妨直说。既异趣，则不必相会。光乃无知无识之人，何可云净土宗匠乎哉，岂不令人惭愧无地容身乎。（民国二十年）

致阮和卿居士书

前者陈豫堂寄信来，言有六善女人求皈依，令其回信寄于阁下，为其分交。又言前次皈依之阮戚氏，法名德正者，即其夫人。知居士学佛多年，家人悉皆循化，为可钦佩也。不知居士于净土横超之法，能谛信否。今既有此因缘，不妨略摭心怀。如来一代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最直捷者，莫过于参禅。倘系上根，一闻千悟，得大总持，然此尚是悟，不是证。能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者，末世实不多见。其他多多皆是错认消息。其所云悟，多是错误，少有真悟。即是真悟，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虽得开悟，而历劫以来之烦恼习气，须以种种方便对治，令其净尽无余，则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倘烦恼已断若干，犹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莫出。若只当做识得自心就是道，此外便无所修持，则其误非小。以识得，而无烦恼可得，则可谓得道，此人已将生死根本斩断，故能了生脱死。若识



得，而烦恼未断，何能了生脱死耶。此人虽比不识得者高超，然生死不了，再一受生，或反迷昧，则可怕之至，此谓真开悟者。其以误为悟者，更不须说矣。良以参禅一法，乃仗自力法门，故比念佛法门之利益，奚啻天渊悬殊。念佛法门，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贤之大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恶之大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或已得三昧，及已断烦恼者，则一得往生，即入大菩萨位。一切法门，皆从此法门流出。一切法门，悉皆还归此法门（谓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也）。似浅而深不可测，似小而大无不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为成始成终之道。恐居士未遇真知净土之人，或视为浅近，而专致力于明心见性之禅，谓其能识得自心，即算了手，故不禁络索一上也。光言不足为凭，请详阅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并光之文钞，当不以光为谬妄也。若真知佛力自力之优劣，则断不至犹执著于唯究自心，谓识得即是道，而不须念佛求生西方也。古人如圆观，知过去未来，尚不能了。五祖戒、草堂清所悟之禅，今人何能仿佛，而且又复受生。是知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之特别法门，则无论何等根性，均可了生脱死，以仗佛力故也。若仗自力，恐梦也梦不著，不知居士肯信此说乎。（民国二十年）

复沈授人居士书

三日前接汝书，知令郎荷生，念佛往生。虽于世谛，



似为不幸，然既往生，则已超凡入圣，实为大幸。当从实际上论，不当执著世相，以生悲感也。今之瞎捣乱者，皆其父母望其兴家立业，光宗耀祖者，然不知所养，皆为自害害人害世之恶类也。是以人要放开眼界一观，则心中便坦然无虑。报国寺共有六七僧，各有职责，不能做佛事。所寄之百圆，令灵岩寺立一牌位于念佛堂。灵岩念佛，于江浙可算第一。每日功课，与打佛七无异，打七但加早中晚三次回向耳。此山系太平寺真达和尚地方，近来改作十方，专门念佛。凡念经，拜忏，放焰口，做水陆，讲经，传戒，收徒，传法等，通不行。常年念佛，夏月随便讲净土法门，不招外人来听。接信之次日，令弘化社将近一二年所出之书，各寄一分，想已收到。又加人情于新年放假，致多来望，现在无暇，待明正为荷生念佛三天，以了汝心愿。汝所送之十圆，当为印书之费。（民国二十年）

复李德明居士书（二通）

（原名炳南）

【其一】谚云，天下本太平，唯人自扰之。智者以智扰，愚者以欲扰。欲扰之祸虽烈，人犹得而知之。智扰，则非具超方知见者，不得而知。既不知为扰，则反以为德，此吾国开自有天地以来之大乱之所由来也。学说误人，深可畏惧。文王泽及枯骨，不数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穆公为秦之贤君，尚杀百七十七人殉葬，而子车三子，亦不以国之贤臣以免。其不贤者，所杀之多，更何忍言。自佛教东来，大明因果轮回之事理，而后世南面称



朕者，亦不敢为。纵暴恶之君，犹欲为之，决不敢以此为荣，及以多为贵也。设使世无佛法，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终哉。吾固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程朱天资超迈，窃取佛经之义以释儒经。又恐人学佛，特倡异义，谓佛所说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实无其事，不过藉此以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且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既飘散，又有何人复托生乎。此事在佛法中为极浅之事，在国家社会为极要之事。彼既提倡因果轮回为虚谬，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徒抱定正心诚意，为教民治国之本。而不知无因果轮回，则正心诚意，与不正心诚意，有何分别，不过一空名而已。且实既无有，又谁顾此虚名乎。自此以后之理学，无一不偷看佛经，无一不辟驳佛法。由不提倡因果，则治国治民治心之根本，反视作迂谈谬见。数百年来，犹能维持者，尚有礼教之仪型在。及至欧风东渐，则完全随欧风以披靡矣。以无因果轮回之根本，故致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在程朱当日之本心，乃借毁佛以护儒，而不知毁佛即成毁儒。如今五经四书，乃成犯禁之书，而大小学堂皆不许读，此明证也。儒释本同源，认心性为身形之异端，而谋为灭除心性，则先灭身形矣。使二子有灵，当不以己所说者为是，而悔无所及矣。然此种话，似疏而实亲。读书人于此关头认不清，则看佛经，即生信仰，看理学辟佛之书，亦生信仰。理欲交战于一心，欲自利利他，大有障碍。故为略说其弊，以期推类悉知耳。



庄厚泽，年已六十五岁，而欲以粥饭庸僧为师，故为取法名为德扶。谓以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为自扶扶人之法。俾一切同伦，生为圣贤之徒，没生极乐世界。方长隆，字寒泉，以无躁竞之清心，普润一切，故名德泽。战之一字，关系甚深，人欲天理之际，若不以力战，则理被欲蔽，俾理必隐而欲必著矣。孔子四十不惑，乃理胜而欲伏之时。七十所欲不逾矩，乃天下太平，了无战事矣。孔子曰，我战则克。孔子一生，未操兵权，何得说我战则克之话乎。乃孔子教人克念作圣之微旨也，故为取名德克。圣人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其要只是无欲，无欲则无战。有欲则长战，直至自他同归于尽，方肯死心。否则，必欲人亡而我独存，决不肯念战争之惨而暂息也。于霈霖，若知如来净土法门，为九界众生之甘露霖雨，果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自行，则一倡百和，相观而善者，大有其人焉，故名德霖。汝谓旅居恐无人继，今此四人，则是本乡，当可令此法门，永远传布。光为汝作一臂助，以彼四十圆香敬，完全作寄书用。俾汝与彼等，各有取法，自行化他，为有根据。当开一单，凡大部头，及义旨深奥者，四人各与一分。凡普通人所能看者，随便送人，及与监犯。然须切嘱恭敬，不可与普通人读儒书之了无恭敬一样，庶可得益，而不至获褻慢污秽之罪。其事见于敬书惜字单中，此不备书。

【其二】前接汝及慧修等书，因弘化社言，有德克之歧路指归二百册，尚未来，故不即复。前日其书来，光目力不给，略看二三幅，颇觉甚好。遂努力作三四次看，通篇



均好。但有三处误点，不得不为说明。五八，八九行，饬终津梁，苏州弘化社赠阅。此一小本，尚无大碍。六二，二行，劝世白话文，初机净业指南，弥陀经白话解释，饬终津梁，印光法师文钞等书，苏州弘化社都赠阅。此各书皆赠阅，其印书费从何而来。现今学佛者甚多，若通赠阅，则谁不愿请。何不详看照本流通，此则要请多少，则付多少。半价流通，及全赠流通，乃有制限。若通作赠阅，勿道印资无来源，而印刷及包扎之人，不知用若干人，方能了事。此事乃明道师所办，光殊不以全赠半价为然。有有学问家颇丰裕之人，开大部头若干部，亦只给半价。赠阅之权，在我不在人，则随我意可赠。若公开，尚有限制，人不详阅，亦难应付。然此乃钱财边事，即彼责备，亦可以章程回复，无足置意者。唯三二，第八九行，晋朝慧远大师，以至最近还在世的印光大师。此十二字，殊觉失体。在德克以为尊师，而不知其树的以招众矢之共射也。此十二字，当改作晋朝慧远大师，以至善导、永明、莲池、藕益、省庵、彻悟（彻悟即梦东，现安徽有名梦东者，故用彻悟也）等，都是最有学问云云。光乃粥饭庸僧，虽知净土法门之利益，何可以与从上祖师并列并论。然时人固不知是德克自引，则谓光意所使。人必以光为冒充通家，欲与莲宗初祖同列，则光之人格罪过，不堪设想矣。幸努力看完，否则，将无法收拾矣。吾人一举一动，各守本分，人自不会特意诽谤。若稍带矜夸僭越气分，则不但吹毛求疵者，咸起攻讦，即厚德君子，亦当以此而藐视之。祈与德克说之，令将此三处酌改，仍不多加行。唯三二第八九行添三几字，



以下行尚有十一个空故也。此书流通，实有大益。光亦非世之久客，我死之后，凡我弟子，只可依教修持，不得七拉八扯，把我一个土偶，装做真金，则是以凡滥圣，自己与光，同得罪过。文钞中与潘对鳧马契西之信，当查阅之。

（民国二十四年）

复郑观净先生书

（附原函）

前阅敬惜字纸文，词义正确，诚补救时弊之妙方。按文帝功过格中有云，以字纸包经，垫木鱼者，五十过。晚昔函询聂云台先生云，如于报纸上学习书法，写后焚之，有褻渎之罪否。可否用以包经典。先生复示云，鄙人亦所不免，然亦不敢遽下断语，请更询高僧大德，云云。又前范古农居士答鄙人问云，敬惜字纸，似宜视纸上之文字，是否圣经贤传，值得尊重，分别行之等语。普通字纸，可否包经书，习书法，敬求老法师一决。又文帝功过格中云，送子出家者，五十过。而佛经极言出家功德之胜。以文帝之皈信三宝，曾受佛记者，云何尚有此语，与经旨大相背谬耶。亦求老法师批答，乃祷。

字纸包经，垫木鱼，不徒褻渎字纸，直褻渎经典，褻渎道场。君读书人，此种事尚须几番问人乎。报纸上学书，亦非不可，然不可胡画乱抹。胡画乱抹，便失诚敬之意。古农谓，视纸上之字之价值，颇近理，然谁用此心。圣经贤传，岂特别有字，非普通所用之字乎。功过格，送子弟出家有过的，此防恶人以恶心弃子弟，而犹欲得美名之弊。



非父兄子弟同发菩提心送出家，亦有罪也。君之知见，过于崖板，不知圆会，则世间事事都要问多少人，也不能解决。何以故？以有我执故。人虽为君解此疑，君复由解而生疑，我执不去，何能从人。此几种话，明理之人，固不须用心计画，以本自明了故也。君若用此心思学佛法，则毕生也不能出情想分别之窠臼。（民国二十年）

复游有维居士书

观来书，词义均好，无可改，故不批。汝年二十一，能诗能文，乃宿有善根者。然须谦卑自牧，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十年前，谛闲法师有一徒弟，名显荫，人极聪明，十七八岁出家。但气量太小，一点屈不肯受。初次讲小座毕，拜其师，其师并未说他讲得不好，但云音声太小，由此一语便生病。而谛公之人，一味令彼心常欢喜，故傲性日增月盛。后由日本学密宗，彼所发挥密宗之文字，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其自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后回国，至观宗看其师。谛公云，汝声名很大，惜未真实用功，当闭三年关，用用功方好。彼一闻此语，如刀割心，即日便病。次日带病往上海居士林，年余而死。死后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寺，林员朱石僧来，问其死时景象。言糊糊涂涂，佛也不会念，咒也不会念。此乃显密圆通，自觉世无与俦之大法师，以不自量，仗宿慧根，作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之糊涂鬼，岂不大可哀哉。设使显荫能不自高，谦卑自牧，中国学者，未能或超出其上者。光愍显荫以因此而死，为汝作前车之



鉴。光现在已是苦不堪言，目力精神均不给。日间尚有人来，又有四方之信，勿道复，看也要许多工夫。光在普陀，由光绪十九年，至民国五年，二十余年颇安乐。经年无一人来会，无一信来投。自民国六年，王幼农以一信印数千，徐蔚如以三信印数千，次年又印文钞。从兹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又以不自量，刻排各书，以期利人。二十年来，直是专为人忙。今老矣，且以闭关作躲烦计。至朝暮功课，依丛林全堂功课外，每晚加念大悲咒，五十，或二十五遍。此外有空则念佛，不记数，以记数费力故。汝年富力强，当先将净土一法，认真研究修持，此是凡夫即生了生死之大法。此法若无宿根，勿道普通人不能了彻，即彻悟自心，深入经藏之出格高人，亦多半不能了彻。以彼不知此是佛法中特别法门，皆按普通法门之义，致不肯信。或有信者，恐专宏净土，怕人小看自己，故不肯提倡。须知无论修何法门，烦惑不断，决无了生死分。唯此一法，但具信愿，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汝且勿以看过为事，当以熟读深思，方知光言无谬。现今讲经者亦不少，然各随自意。汝且在易园处自修持，至有主宰后，不妨随喜各法师之讲筵。汝且自爱，光之爱汝，止此二纸，以后亦无暇屡屡诚说。（民国二十六年）

复念西大师书

接手书，见一味以以凡滥圣之语相誉，不胜惭愧，故置不复。兼以冗务频繁，精神目力均不给，故作此办法。继思座下天姿聪敏，不去学教而务净业，则将来必能上继



匡庐等诸祖，以普利众生也，故为补复。书中所问，若详说，则太费笔墨，故或于原书旁略标数字。但老眼昏花，有污华翰耳。一宝王论，系唐飞锡法师所著。莲宗宝鉴，乃照讹传所录。宝王论分三卷，原本每卷七门，今则中卷六门，盖由后来明眼人删去念少佛得多佛利益一门耳（此系意想之名题）。窃以飞锡法师，博通经藏，及诸群书。当时或有伪撰之书有此语，法师以大悲心，未经详审而引用之。及后流通者，恐无知之人反成误会，故特删之，实至当之极。莲池大师，亦有驳此之语。有人念者，仍有功德，不得呆认做此一声佛，即胜过别人念一生之功德，则大谬，误人不浅矣。若人一日念十万声，足满一百年，亦不及此一句之数。愚人以此为实义，则是反启彼懒惰懈怠之偷心也。此段文，删之为有大功德，余义不须详说也。宝王论，在净土十要中，今将去年所排本寄来，则得大利益矣。从前木刻本，皆藕益大师门人成时所节略本，以文多难流通，故特节略。而成时大师，聪明过人，过于自任，随阅随节，并未再阅，故致其中毛病层层。有词不达意者，有口气错乱者，有文意全反者（在西方合论，第四十页六行，去二用字，则文义反矣。此经，凡以义，通作用，时师不察，遂去之）。若肯复阅一次，决不至留此遗憾也。且所删过多，居五分之二尚多。故光初令蔚如搜罗而刻，后幸十种皆得，故特排印万部，祈阅光序自知。二原文系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释云，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亦可云，大心念，则所见之佛身大，以大菩提心念佛，则便可见佛胜妙应身，或报身耳（此光所说）。此语系录于



他书，非直由大集录出者。光生即病目，四十多岁，即不能常看经，故未阅全藏。至民七以来，终日忙于复信，直是无暇阅经。今目力衰极，尚有夜以继日之笔墨事，其苦特甚。拟明年远隐，专持佛号以终余年也。念佛之法，何可执定。古人立法，如药肆中俱备药品。吾人用法，须称量自己之精神气力，宿昔善根。或大，或小，或金刚，或默，俱无不可。昏沉，则不妨大声以退昏，散乱亦然。若常大声，必至受病。勿道普通人不可常如此，即极强健人亦不可常如此。一日之中，热则去衣，冷则加衣，何得于念佛了生死一法，死执一定，不取适宜，是尚得谓之知法乎。又有提倡掐珠记数者，此亦有利有弊。利，则一句一掐，不轻放过，则心易归一。弊，则静坐时掐，必致心难安定，久则成病。又人之精神，有种种不一，何可执一法，而不知调停从事乎。凡同众修持，须按大家之精神另定。个人修持，亦须按自己之精神为定。何有死法令人遵守乎。精神用极之后，不是退惰，便是生病。量己力为，则有益无损矣。敝处弘化社，乃代办性质，所印之经书，以纸墨及印工作价。其他排版，并各种需用，亦不算入书中。亦有全赠、半赠之办法，但少数耳。今将近所印之要书，各与座下一分。以后如又欲请，当按仿单，备价向弘化社请，亦不得顺便又与光书。光于去冬，凡来信，均云，以后不得再来信，来决不复。亦不许介绍人皈依，以免因过劳而丧明，与殒命也。观座下之所问，多是不加体贴之故。若加体贴，均是不须乎问人矣。前后赞誉，可惜好文，置之无用之地。



复周伯遯居士书

手书，于日前接到，近日人事颇烦，故迟迟其复。幸汝一家仍然照旧修持，实为欣慰。年来灾祸频仍，实可寒心，总因人心愈坏所致。新生机，皆为救急之要方，然此事不常有。今为常有之事，特设一法，祈常为传布，其利无穷。现今是一大患难世道，无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均当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以作预防灾祸之据。凡刀兵，水火，瘟疫，旱涝，土匪，强盗及诸意外之祸，并怨业病，怨家相逢等，若能志诚念佛及观世音，决定能逢凶化吉。即定业所致，亦可减轻，不至过于酷烈。此等祸，是不问富贵贫贱者。而富贵人，或比贫贱人为尤甚，固不可以其富贵而忽之，以其贫贱而仍之，不一为预计也。又念佛之法，于人之生与死，均有利益。世独知临终助念之益，而不知临产劝念之益，致许多母子受无量苦，或致殒命，无可救法。女人能从小常念佛，及观音圣号，后来决无产难之苦。或一受孕即念，或将产三四月前即念，或临产始念，均得安然而生。若难产之极，将及殒命，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立刻即安然而生。切不可谓此时裸露不净，念之恐有罪过。须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譬如儿女堕于水火圜厕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决不以彼衣服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弃之不救。菩萨救众生之心，深切于世之父母爱儿女之心，奚啻百千万亿恒河沙倍。是以临产之妇，能朗念菩萨名号者，为极灵极效之最上妙法。不但无罪过，且令彼母子，



同得种大善根。此义系释迦佛于药师经中所说，非不慧杜撰。凡有念者，无不安然而生。近来难产者甚多，一因宿世恶业，一因现生不知节欲所致。然菩萨救苦，固不计彼之若何为因，而平等救之。平常念佛，虽行住坐卧都可念，然睡时，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声。若或睡醒，衣冠尚未整齐，手脸尚未洗漱，及洗澡，抽解，及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心中默念，不宜出声。此种时处，默念功德，与平时相同。出声则于仪式不合。至临产决定要出声朗念，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感应力小。又此时用力送儿出，心中默念，或致闭气受病。不但产妇要朗念，在旁照应人，均须朗念。即家中在别屋人，亦可为此产妇念。此法若能传布，世间永无生产之苦，及因生产而母子两亡之苦。知佛法普利一切，佛为大慈悲父母、天中之天、圣中之圣者，以普利一切众生之大菩提心，所得圆满成就故也。世有倡高调者，厌闻因果报应之事，及与勤劳修持之法，只以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为护身符。而不知已著于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便非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之意。况彼借此以遮懒惰懈怠之迹，不以真修为事，唯以空谈争高。待至业报已熟，阎老当以最上供养，敬此一切不著一切皆空之人。于斯时也，不知尚能皆空不著与否。吾人当于此等人，敬而远之，以免同彼受阎老之最上供养恭敬也。

复唐能诚居士书

昨接手书，知川中土匪之惨，不禁令人浩叹。吾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自宋程朱，由



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略知全事即理，一切唯心之义，遂强作主宰，执理废事，以显自己见识超迈，深恐后人得其所得。因昧心辟佛，谓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人既死矣，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托生。自此以后，凡儒者智识高者，皆偷看佛经，皆极力辟佛。智识低者，便随人起倒，从生至死，不蒙佛法之益，从生至死，常造谤佛之业。程朱之学说一行，儒者奉之为金科玉律。程朱违悖先圣（儒教圣人），举世无肯言者。后儒违悖程朱，则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以故儒者，不敢说因果轮回，说则受人攻击。又欲后来或有树立，企其入乡贤祠文庙，若一说因果轮回，则两俱绝望。从此将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完全取消，徒恃正心诚意以为治。须知有因果轮回，不能正心诚意者，亦当勉力而为。无因果轮回，而正心诚意者，唯大贤能之。余则谁以无所畏惧，无所希冀，而孜孜于正心诚意乎。程朱乃提倡正心诚意者，得佛法之妙义，以显己智，反极力辟佛。是于无关紧要处正诚，于大关紧要处完全了无一毫正诚。以此成己之名，而贻害于天下后世。近来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皆宋儒学说之毒暴发也，汝知之乎。念佛诵经，以至诚为本，唱赞与否，绝无关系。至于念法华经一卷，甚好。然以身忙及老之人，当宜常念净土五经，则净土法门之所以然，悉可略知。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听得清楚。从朝至暮念，从朝至暮听。比贪多贪快，而含糊不清，功效悬殊也。今为寄净土五经一包，有信心能恭敬者，则



以余者送之。令勿以读儒书之例读佛经，则方可得利益而免罪愆。否则，褻渎之罪，比读诵之功为大也。

复净之居士书

前日夜间，接手书，以目力不给，不能看。此二日，又以他事无暇理料，遂忘之。午后，偶检出，知为请书，并送光用费。即令弘化社，为尽数寄书，外加四包，为光所送。光老矣，目力不给，一向不理外事，亦无有门庭法派，任人说长说短，光亦不愿理会。汝以光为师，不妨为汝说一调和法门之法。须用至公至正之心，以至公至正之语言劝谕之，则为法门之福。若以己之所爱敬者，为完全无少可议。以他所不满者，为完全毁善知识，造地狱业。本为和合法门，反成党同伐异，则护法反成坏法，好心不得好报矣。如是，则汝以人为可怜者，人亦以汝为可怜，并所尊重之绝无可议至高无上之高僧，亦为可怜也。故孔子令人正心诚意者，必致其知，致知必须格物。物不格，如戴绿红等色眼镜，凡所见之色，皆非其本色。以心有私欲为主，便溺于一边，不见事之真理，与人之真是非也。此语凡治世修道者，皆当以为圭臬，且勿以为迂腐而忽之。

（民国二十五年）

复江景春居士书（二通）

【其一】扶乩，乃灵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萨，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尔应机，恐千百不得其一，况佛菩萨乎。以乩提倡佛法，虽有小益，根本已错，真学



佛者，决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灵鬼，尚可致误事。若或来一糊涂鬼，必致误大事矣。人以其乩误大事，遂谓佛法所误，则此种提倡，即伏灭法之机。汝以为失利益，而问有罪无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义，可叹孰甚。清道咸间，江西广信府，有一翰林，名徐谦，字白舫。其人活九十六岁，死时天乐鸣空，盖生天耳。彼不知净土法门，将佛、菩萨、天、仙地位，皆分不清。普陀一老僧，乃其最小之门人，与光说其事实甚详。其人著有海南一勺，将伪造之心经中下卷，与心经同视。又录四川祷雨乩文，言观音跪玉帝殿前求雨。可知乩之胡说巴道，与其人之知见，皆邪正不分矣。汝尚以不扶乩而失利益，不知其祸或至灭法也。徐谦，其人好善信佛，而实不明佛理。不乐仕进，家居教人为善，自亦扶乩，教其门弟子扶乩。大家皆不知乩之所以然，及佛之所以然。当时南昌一举人，与徐谦同一行为。此举人之门人，在省城扶乩看病，很灵。巡抚之母有病，医药不效，有言某人扶乩看病甚灵，因请令看。开一方，药服后，人即死矣。急令医看方，则内有反药，因拏其人来问。其人言，此吾师某教我者。巡抚因令其师抵偿，谓汝诬世害人，遂杀其师。徐谦闻其事，诫饬门徒等，此后勿再扶乩。汝以不扶乩无缘法，心中漾漾动。不知扶乩之祸，其大如天，非彼劝人出功德所能弥补。正人君子决不入此坛场。明末，苏州有扶乩者，其门徒有七八人。一日，扶乩说佛法，劝人念佛求生西方，与前之所说，绝不相同。此后又来二十多次。末后乃说，扶乩乃鬼神作用，吾乃某人，此后不复



再来，汝等不得再扶乩。此事载西方确指中。民国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看病极灵。有绝无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药，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即可痊愈。黄筱伟羨之，去学，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动。别人问之，令念金刚经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灵。因常开示念佛法门，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云，尚须三年后办。三年后，彼等四五人来上海请经书，次年来皈依，遂立哆哆佛学社，以念佛章程寄来。念佛后，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光问，何得加此名号。彼遂叙其来历，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后教修净土法门，至末后显本，谓是哆哆诃菩萨，且诫其永不许扶乩。此二事，因一弟子辑净土法语，名净土辑要，光令将前二事附之于后。

今为汝寄三本，阅之，可以自知。（哆哆诃菩萨，光令另为立一殿供养，不可加入念佛仪规中，免致起人闲议。）入社念佛，一受奔波，二废时事。在家随分随力念佛，其益甚大。每月或一次，或二次，于社内提倡演说，俾大家知其法则利益，平常何须日日往社中念佛乎。此光从来提倡建筑念佛林社之本旨也。佛弟子，何得祝道教诞期。即谓俗传难断，仍当以念佛为事。道教，乃在天，仙，鬼神三者之中。为彼念佛，正所以增长彼出世之善根，消灭彼宿世之恶业。汝不见朝课回向云，回向护法众龙天，守护伽蓝诸圣众乎。南方通作三宝，北方通作护法，于义为顺。天，仙，鬼神，皆在护法之列，为护法龙天念佛，乃属正理。若念伪造之皇经等，则成邪见矣。佛法之衰，皆因俗僧不知佛法，将伪造之血盆经，寿生经，作求财之要道。从此破血湖，破



地狱，还寿生，寄库等佛事，日见其多。虽骗到愚人之钱，却引起有学问、明世理而不知佛法之真理者之毁谤。俗僧只顾得钱，不顾此种佛事，深伏灭法之祸。遇有真正知见者，当令以此种佛事之费念佛，其利益大矣。

【其二】手书备悉。二十四人法名，各另纸书之。皈依虽易，不可仍守外道章程。光目力精神不给，不能多开示，今寄嘉言录二十四本，人各一本。一函遍复三十张，人各一张，余随便送。净土辑要三本，饬终津梁三本，此二种作提倡之备。当为彼等说，既皈依佛法，为佛弟子，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如此行去，方为真佛弟子。若口虽念佛，心存不善，则与佛气分相反，不能得念佛之实益。当常看嘉言录，则所有法门利益，修持法则，一一皆知。而一函遍复，又为日用修持简便仪规。此一篇文，文虽浅近，理实渊深，当为永远传家之宝。余详嘉言录，此不备书。（民国二十二年）

复某居士书

人生世间，贵守本分。凡一切人，发颠发狂，乃至常生悲观，常欲自杀者，皆系不修实行，欲得大幸福，事事如意，财色名位，皆在人上。倘前生修有痴福，得其所求，则骄奢淫佚，无所不至。如此之祸，较比自杀，当重万倍。幸而未得，尚不至如此之烈。汝欲消此烦恼，当事事守分，不于分外起一毫欲得之妄念。随缘做事，即为人作仆，必须尽我为仆之职分，而不以为耻，及以为我非为仆之资格



之心。而今得为仆，我能尽我为仆之职分，不生矜己轻人之心。主人知我，我亦不喜，主人不知，我亦不愠。我尽我分，知否任人。无计较心，无抑郁心。如此为仆，人当尊之为师，不敢以仆视矣。即人以我善于尽仆之职分，而不敢以我为仆，而以师事之，我仍不起自高自大之心。觉得仆与师皆假名，尽我职分乃实行，唯恐行不副名，不计人之待遇。古之大人，虽至穷困不能生活之时，亦无忧戚抑郁之念。即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仍然是山野农夫之态度。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所以坦荡荡也。否则，小人常戚戚矣。汝欲求光去汝之病，其信之字，直使慢慢的详细斟酌而看，方认得是何字，方认得是何话。光是以知汝是志大言大，绝不以力行为事。使安分不自矜，何肯以最大之要求，作此极难认之字，而令人费许多心思而看我之信，为我设法，解我之愁闷也。使汝得大位，其一切批判，又不知如何华妙。如冯梦华之字，十封信，就有九封人不全识。弄得子死，孙死，承嗣的孙亦死，多半由字之故，汝且莫以彼为奇特。凡写字，要令人一目了然，方是大君子利人自利之心。冯与光书，光费许多工夫，只认得八程。光复彼云，尊翰，光只识八程，而意已了然。倘不甚识字之人，则误事不小，祈以后勿用此派，以期普利。后为光书，则用楷，光意谓改其所守。问及他人，仍是旧派。汝之愤愤欲自杀，光所说，恐汝不以为然。前年一军官，系山西繁峙县人，姓续，以国家不得太平，至中山陵辟腹，被人救未死。一弟子，以彼以忧国自杀，特劝彼来苏皈依。彼寓苏多日，其妻女亦偕



来过。一日，领其女与仆同来，其女已有上十岁，仆有近三十岁。彼与光谈话，其女与仆戏顽。彼呵之，女不听，发气呵之，稍静一刻，又顽起来。光知彼是只知愤世，了无治世之才。只一女孩，在光处尚不受约束，况统兵乎。不能教儿女，焉能训兵士乎。说此者，恐汝不以光所说为然，而作一证明耳。今为汝寄安士全书一部，了凡四训一本（文理周到之极），嘉言录一本，坐花志果一本，感应篇直讲一本，感应汇编一部。息心看之，必期实行。勿如骑走马观灯之看法。则从前种种，犹如昨日死，从后种种，犹如今日生。凡以前之习气，不使复萌于心，庶可以希贤希圣。再进而念佛求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离众苦，常享法乐矣。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任汝认为是与不是，不许再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即向弘化社请经，亦不许附书与光。特寄，及附，均不为复，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务躬行，纵读尽世间书，于己仍无所益。如真龙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身之祸。

复江有朋居士书

大学赞甚好，但光有目如盲。德森师，二三年以江西寺产事，劳已成疾，不敢用心。弘化社人，无此学识工夫，不能代印汝父诸著作。积成卷时，自行排印。今将此赞，及前之各稿寄回，以免遗失。有贞守贞，而犹注意于他医，可谓痴人。其惮烦躁饥寒行动，皆在福中不知福之妄心所



致。若肯想我若生到穷人家，终日终年忙衣食而犹难如愿，将不要做人乎。古人云，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此系题行乐图诗，其图，前一骑马者，中一骑驴者，后一推车者。有贞若识此意，一心求生西方，痴病愈而正智开，方可名为慧贞。否则，便是痴贞，贞而带痴，生西亦不易易。此方肯服，则幸甚。至汝之梦，乃汝心所现，与光无涉。光粥饭庸僧，何能为人现于梦中乎。游有方之所疑问，梦中所说，与光信相符，此菩萨示彼，令生正见耳。经云，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山川草木，桥梁道路，人马兵将，无不随机而现。若谓不是菩萨现，定是光现者，然则山川草木，桥梁道路，亦能为人现梦，有是理乎。汝且勿痴认是光，若痴认是光，便成以凡滥圣，则汝与光皆获罪不浅矣。至嘱至嘱。汝父摇头之病，乃示不能痊愈，由念佛可痊愈之迹。汝欲完全好，也有法子。汝与慧贞，及汝妻三人，至诚念观音求加被。果真至诚，决可痊愈，以父子天性相关故也。民十年，黄涵之与其妻吃长素。其母八十一，劝吃素，不开口，备素菜，则不吃菜，吃白饭。光令代母忏悔，不一月，而即吃长素矣。天性相关，至诚必有感动佛菩萨者。

复卓智立居士书

人与天地，并称三才，非徒然也，必有参赞化育之功，方可不愧。否则，行肉走尸，毕生污秽天地，何可云三才乎。能体此意，以教童蒙，必能尽心竭力，因材施教。先



以道德为本，次及文艺之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常时讲谈，令彼知为人之道。居心动念，作事吐语，俾各淳善，便可为入圣之基。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此之谓乎。果能以此心教人，则自己学品日进于光明，人将感而化之，不待督责，以期相从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今日之国乱民困，同室操戈，竞欲相戕，民不聊生者，皆家庭父母无善教，学校之先生无善教。致有天姿者，习成妄为，无天姿者，甘为匪顽。汝能秉正本清源之心，以行培植人才之事，即是不据位而行政，不升座而说法矣，何乐如之。至于念佛，岂便有碍。朝暮随力称念，若于此外，则不用心思，随便念之。但具真信切愿，自可往生。若必曰，躬耕而易念佛，不知躬耕之时，以辛苦故，决不能念。汝作此想，皆不反躬自省，这山看见那山高之情见，非深体自心，彻了世故之正智也。汝但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以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以此自行，亦以此行化他，虽不能大有作为，亦可以不愧为人，不愧为师，而顶天立地也已。

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

焚经一事，虽有功德，吾人不敢提倡。以粗心人多，每每烧于锡箔灰中。锡箔灰，卖于收灰者，将纸灰簸出，而留其锡以卖之，此经灰，不同弃于垃圾中乎。谁肯细心另用器焚之，而以其灰投之于大江大海中乎。光于初出家时，见放蒙山，烧黄表，内加往生钱者（印往生咒如钱形，故名往生钱）。点著，随点随著，至手不能执则丢之，每每未



烧尽，而每张多有字未烧及。光绪十六年，在北京龙泉寺，晨出寺门，见夜间放焰口送孤魂所烧之纸堆，有往生钱，约二寸厚，只烧一半，光拾而纳之于字篓中。倘被仆人打扫，不同归于垃圾中乎。是知无论何法，皆须细心人做。若大派头人做，则益未得，而祸先得矣。前数年，太平寺为苏州隐贫会，代售朱书金刚经，真达和尚闻光说而止，不为售。如有人送朱书金刚经，不必于做佛事烧，恐无有细心人料理，仍蹈前愆。当在家中清净处，具一大锅，或大洋铁盆，下铺箔锭，置经于上，上又加以箔锭，以免飞颺。候其火灭，取其灰，贮于新布袋中。又须内加净沙，或净石、净砖，投于江海深处，庶可无过。若不加沙石于内，则浮而不沉，仍漂之于岸上，终遭秽污。焚经如此用心，必有功德，必无过愆。否则，吾不敢说。彼焚经者，谁不是与锡箔同烧乎。南方锡箔好，人不肯烧之于地。北京锡箔恶劣，诸寺皆不知敬惜字，凡人家做佛事，每每文疏均于门前车路上烧，并不用器盛贮。人畜践踏，其过非小，而相习成风，大可痛悼。此事在吾人分上，当以缄默自守。如南方女人拜佛手方，印有佛菩萨名号，上打各寺之印，铺地拜佛，或用垫坐。此种恶风，遍传远近。光绪二十一年，光在阿育王，见一女人，用此布垫坐，因与舍利殿主说。殿主云，此本地风气，意谓光多事。故于普陀志中，说其罪过，不知有人肯留心也否。世间不知有多少不可究诘之事，相习成风，人各以为有理。如吃荤之人，以吃素为不吉祥，于子孙不利。若吃长素，当令子孙断绝。竟有信之不许父母吃长素者。此种讹传之话，遍周各处。



又凡生产，有念佛人，概不敢近。又有不见死人者，不见新娶之妇者。以及破地狱、破血湖、还寿生，此种无道理之事，庸僧为求利而为人作之，无知者为消罪而出资请人行之。至真得利益之念佛法门，又漠然视之。龙梓修、濮秋丞，十八年，拟以一千六七百圆，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为光说。光令以此钱打念佛七，彼便舍不得用，用几百圆念佛耳。使光赞成彼做水陆，则二人均须八百多圆。可见世间人，多多是好闹热铺排，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与普度孤魂也。锡箔亦不可废，亦不必一定要烧多少。须知此济孤所用，佛菩萨及往生之人，了无所用。亦当以佛力法力心力，变少成多。若人各得一，纵数千万万，也不能遍及，以孤魂与鬼神，遍满虚空故也。若知变少成多之义，则济孤之心亦尽，而且无暴殄之过。是在人各至诚以将，则心力周遍，冥资亦随之而周遍矣。（民国二十三年）

介绍用三星素皂书

近世杀劫之惨，千古未闻，推原其故，多由杀生食肉而致。欲挽救者，非从提倡因果报应，令一切人，同发民胞物与之心，同皆戒杀吃素，无以得其效果。于食肉之外，凡能启杀机者，皆当设法改良。即如肥皂一事，由兹杀生者，亦莫计其数。以肥皂用油，方能去其油腻。别种油，无凝结性，纵有能凝结者，皆价值昂贵，以故均以牛油为之。牛为畜之有大功于人者，因兹所杀无算，实为一大憾事。数年前，周文明居士，与普陀一僧，创做素肥皂，光曾为说明所以，用告四众，颇为一切善信所赞许。惜资本



无几，不数月即亏折停止。后南洋烛皂厂，带做素者，以成本大而利息薄，亦复停止。前三四年，每有远方佛教徒，致书询问发卖处于光，而欲购用，亦有欲代为出售者。光常将此事系之于心，冀得发心救生弭杀之人，复做素皂，以释我隐忧，则幸何如之。去年十月，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理方液仙，与其母、其妻，同来皈依。光问，做肥皂否。云，做。光嘱令做素者。彼应曰，诺。但云，素皂成本较大，价若定高，人不肯用，以故各皂厂均不肯做。既承师命，当满师愿，然非多方研究不可，明年春夏间，当可出品。至今三月初，彼来见光，云，素皂模与坯，均皆做妥，以厂屋不足用，现为建筑，至四月中，当可出售。光闻之，喜不自胜。孟子所谓，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同一求利，而慈忍罪福，大有悬殊。只此一举，不知少杀多少生命，诚所谓艺也而进乎道矣。所愿一切同伦，悉皆用此素皂，则凡一切荤皂厂，咸皆改做素皂，以期人皆惠顾，决不以荤皂成本轻而不肯改良也。光老矣，精神日减，应酬日多，秋后，当灭踪长隐。恐各省之佛教同人，或有不知，故令彼印于仿单，以期咸知云。（民国十八年）

致铭光居士书

净土法门，为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门，若非宿具慧根，实难深生正信。勿道儒者不易生信，即通宗通教之知识，亦每每以宗教之义论判之。致于此令博地凡夫，未断烦恼，即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不思議法，不



但不肯自修，而且不肯教人修。以不知此法，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彼以宗教之义为准，故致有此过咎也。使彼最初即知此义，则其利大矣。聪明人，多以明理悟心为志事，而不知念佛乃明理悟心之捷径。念念若能相应，自可明理悟心。即未做到，而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较彼明理悟心，未断烦恼，仍复轮回生死，了无出期者，已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况既往生已，亲炙弥陀圣众，当即亲证无生法忍，岂止明理悟心而已哉。净土法门，唯上上根人，与愚夫愚妇，能得实益。而通宗通教之聪明人，多以志大言大，不肯仗佛慈力，而以仗己道力为志事，甘让愚夫愚妇早预圣流也。贵邑或有此种见解之人，故为稍说其所以耳。既欲皈依，今为取法名为契光。梵语阿弥陀，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果能一心念佛，即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若能心心相应，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极平常，极玄妙，若能信受，可谓超格大丈夫。光以宿业，生即病目，幸犹见天七十多年。今则目极衰昏，拒绝一切笔墨应酬。恐汝或为他宗倡导所摇夺，故特略说特别、通途二义，庶不至弄巧成拙，求升反坠耳。当常看净土五经，则知净土法门，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其有所未喻者，当常看净土十要，则群疑冰释，一心月朗矣。文钞，语虽拙朴，于禅净之所以然，与日用伦常之互相益，稍有发明，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

致自觉居士书

天下事有定理，无定事，当以理定事，以事论理，俾



合乎天理人情，则得之矣。孟子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为礼，谓嫂溺不援为豺狼，当此之时，固不能依平常之礼为论也。孝子事亲，无所违逆。若亲生毒疮，犹须以针锥刀鑱刺割，又须狠力挤其脓，以至见血方止，此亦是孝之发露处。若畏其犯逆，则亲命已矣。然不可见有如此行者，谓之为孝，乃于无毒疮之父母，亦作如此刺割，则成大逆不道，天雷当殛。女子经期，乃大半世之痼疾，发必数日，何可以因此遂停念佛乎。平时必须致洁致诚，至此虽身体不能致洁，当倍致诚。小衣内必厚衬布，勿令污血流于佛堂。凡手若摸下体，必须洗净。礼拜若不便，当少礼。至于念佛，诵经，则固以志诚恭敬心行之，其功德与平常了无减少。以佛为一切众生之大慈悲父母，当此病发时，能至诚念佛，则当倍生怜愍。若如愚人所执，身有此不洁之病，则不可念佛。若儿女堕于圜厕之中，亦不可呼父母以求救援也，有是理乎。念佛人，宜行住坐卧，心常忆念。平时须于洁净处，衣冠整齐时，或出声念，或默念皆可。唯睡眠，及大小便，裸体澡浴时，只可默念，不宜出声。若遇刀兵水火灾难，则任是何地，何种形仪，皆须出声念，以出声比默念更为得力故也。若女人生儿子时，当于未生前即念。及至临盆，虽裸体不洁，亦宜出声。此时有性命相关，如堕水火以求救援，不得论仪式不庄、污秽不净等也。女人难产，不是与所生儿女有怨，便是宿世怨家，障不许生，令其受苦。能念佛，并旁边料理之人同为念佛，则彼等怨家闻佛声，当即退避，不敢为碍矣。是以女子从小，便当令其念佛，以期预灭此难。若平时常念佛之人，断不至有



此危难。即平时不念佛之人，能志心念，亦必定易生。愚人执崖理，谓家中女人生子，家中都不可供佛，也不可念佛，否则得罪。此系执死方子医变症者，只知其常，不知其变，可哀也已。汝能将此义，与亲邻妇女说，其功德甚大，而毫无所费，可谓拯人于未危。但须详为分别，切不可谓女人生子，裸体污秽皆无碍，平常亦了无敬畏，不须净洁，则又获罪不浅。平常须依常理，月经来，及生产，乃是变理。详审孟子，及光所譬，自可悉知。今为汝寄文钞一部，安士书一部，观音颂一部，寿康宝鉴二本，祈详阅。文钞，不但修持净业有所依凭，即涉世守身，齐家教子等法，皆有发明。当今之世，必须认真提倡因果报应。教子固属要务，教女更要于教子。以人之幼时，常在母边，母若贤，则儿女自然会贤。以熏陶化育于平时，习已成性，及长而受父教，则顺流而导，实为易易。今世之乱至如此，皆无上二种之善教所致。光挽劫无力，救世有心，故为此一上络索。倘不以为老僧迂腐之谈，则幸甚。（民国十六年）

复刘仁航居士论弘扬因果书

光粥饭庸僧，何可过誉，令光惭愧无地耶。世出世间圣人，以因果之事理，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今人多不以此为是，另行新法，以致专务竞争侵夺，以期大我势力，广我疆土，互相残杀，了无底止。人祸既烈，天灾又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皆由不以因果报应为是之所致也。此之祸根，盘结已久，现已逐渐爆发，岂一二人宣传，所能挽回。阁下之弘愿，光钦佩之极。然光已成废人，不但



不能相帮，亦不能劝人相帮。何以故？以无精神说话，及无目力写字故。窃谓宣传于将战未战之时，彼此决裂之心，颇难立即放下，而且费川资，受危险。不如息虑亡缘，一心礼诵，求三宝冥垂加被，俾各国有权力者，息灭恶念，发起慈心。如其有感，则其利大矣。如不能见感于各国，然亦冥与各国人结有法缘，其益亦非浅浅。

复杨佛典居士书

接手书，知日诵精勤，欣慰无似。所言黑影，非佛菩萨之影，亦非怨家对头所现之影。以佛菩萨既现，必明了能见其面目等。怨家，当现其可畏之相。此影殆宿生有缘之孤魂，冀其仗念佛诵经之力，得以超生善道耳。当为伊于课诵回向后，又专为回向，令其消除恶业，增长善根，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则于彼有益，庶不负现影一番苦衷。又凡修行人，要心有主宰。见好境界，不生欢喜，见不好境界，不生畏惧。能如是，则所见境界，皆作助道之缘，否则，皆作障道之缘。又凡修行人，俱宜以至诚恭敬为本，以慈悲谦逊为怀。心之所存，身之所行，虽不能完全与佛相应，必须努力勉勸，以期其不违佛心佛行，则可谓真修行人，真佛弟子矣。

复崔德振居士书（五通）

【其一】一切众生，具有性德，殊少修德。今既发心学佛，是由性德，而起修德。虽有此心，若不竭诚尽敬修持，则修德不能大著，性德仍旧被烦恼恶业所障，不能显现。



如日在云中，了不见其光相。故须振起精神，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行世善。又须竭诚尽敬，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法。世间学一材一艺，皆须振起全副精神，方能有成。今以具缚凡夫，即欲于现生中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可不奋发大志，打起精神而能得乎。德振之义，如是如是。倘能振拔，则名实相应。否则，有名无实，是自己不振拔之咎，非佛法之不能利人也。

【其二】既病将起，因蒙大士垂佑得瘳，理当认真郑重其事，修持此第一要著之净土法门，何又泛泛然问及不急之事。至于归结，亦不过与行人问路同一相状。知阁下之所言信者，乃皮毛之信。所言行者，乃游戏之行。使其真以此事为人生第一事，则蕴中发外之相，当可一览而知。阁下既有问，则为答复，有要求，亦为邮寄。然光老矣，精力不给，以后不得再来信，来则不复。一以无暇应酬，一以泛事无量故也。一，心经，乃撮要而译，故无证信序，与流通之文。而唐般若，共利言译本，与宋施护译本，则有之。二，一切经咒，虽有佛说，菩萨说之不同，即菩萨所说，而经佛证明，均可称为佛说。汝以为佛弟子著（原问著系笔字之误）述，何藐视经咒之甚也。以此心诵经咒，则决无不可思议之感应矣。三，修罗，此云非天，谓有天福而无天德。以其有福，故亦有列为善道者，以其瞋慢斗争，故亦有列为恶道者，以其善恶罪福夹杂故也。世有信佛者，每每妄生己见，而怀疑谤。其人与而言之，则曰正信之士，夺而言之，亦可曰邪迷之人。四，娑婆，是三千大千之总



名。五，结跏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腓上，次以左足安右腓上，名为跏趺。跏，本作加，谓两趺相加也。趺，即足背。然坐久则或可左右相调，非崖板常须如此也。若不能双结，则但以左足压右足而已，此亦名半加。六，高广大床，此系西域僧人行头陀行之绳床。吾国此法不行，但不宜坐贵重珍妙之床榻耳。此绳床，同今之马札子，用绳穿之，可开可合。高不过一尺六寸，广不过四尺。尺系周尺，比今尺小二寸。此床非睡眠之床，乃坐禅之床榻也。七，唯有径路修行，此是教义，可按文会。依旧打之绕，此是宗意，须有悟处，方可彻知。曹鲁川，自命是通宗通教之大通家，尚错会其意。阁下即欲令示此义，诚所谓游戏而问。阁下且放下一切闲知见，一心念佛，念到心佛双亡之后，自可发一大笑，完全了知。未到此时，若别人与说，亦不得而知。譬如已到含元殿，其殿中种种，悉皆备知。若为未到者说得纵明白，依旧是茫然不知。宗家之语句，通是教人参的。若以文义会，不但不得其益，尚且以误为悟，其罪极大。即令真悟，尚去了生脱死，远之远矣。以彼唯仗自力，须大悟后，烦恼惑业断得净尽无余，方可了，否则，莫由而了。念佛法门，若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带业往生。阁下之根性，也只可学愚夫愚妇之修持。若妄效曹鲁川之身分，不但了生死无分，诚恐堕落三恶道为准程的。何以故？以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因兹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故。八，文钞等寄一包来，若不嫌鄙陋，祈详阅而依行之，庶可不虚此生此遇矣。若以其不堪寓目，则转施与不具目者。以后只可与范九谈叙，不得与



不慧通函，以无精神应酬故也。

【其三】世间事，有可以理论者，有宜以情论者。汝所说某人之事，固当以情论，不可固执常理而为断定也。事既五年，亦无惧人见闻之虑。彼既以共某住为安，则只可任之。如其有真孝思，当代为礼佛忏悔，冀其觉悟，时往问候，劝其念佛，此以情感。如其艰难，不妨周济。资盗以粮，不可为喻。此系以母子之情为准，不能按常理为论。至于对某，亦不得竟作怨仇相视，敬而远之，方为合宜。男女虽异，心念是同。世有男子，家有妻妾，尚在外边与他人妇女相处，其子不能不以为父。至于其父所爱之人，虽不能直认为母，然亦不可作怨仇视。以作怨仇视，即系怨仇其父也。又后或致有报怨行凶之举，故当敬而远之。礼云，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但不生分别，尽自己之孝思，则于天理、人情、佛法，均可无悖戾矣。祈以此意，为其人说之，彼当能两全其孝思，而或可令亲生正信心，求生西方，以念佛为事也。但将往事作忘记，则情可日亲，而言当即听也。令舅处，已令寄文钞、嘉言、统纪、安土、正信等，共一包去，今当为书寄去。汝前日之信亦收到。汝父母一向均有信心，今更当曲为劝谕，使彼信心增长，实为人子佛子之报本要义也。汝谓弥陀要解，辨体，及鸟音法利一段不明白，祈光解释。此种甚深理致，及各种教义，岂初心人即能了知乎。解释也要有几分明了方可。否则，要多少笔墨，方能令一一明白乎。汝且一心念佛，过二三年，当自有明白之几。如急欲即明白，当请一部弥陀要解便蒙



鈔，息心看看，或可即知。或犹未能即知，以须久久锻炼方知也。光于去年，即应许李圆净修清凉、峨眉、九华志。去年请许止净标其大致，其所修治，通归于光。一年多来，以信札及各冗繁，一部也未修好。前以尚不即排，故迟亦无碍。今清凉志已排，而修只一半，每每十余日不暇一理。以故今决拒绝一切应酬以为此，否则，两失其益。以后无论何事何人，皆勿来信，来亦不复。否则，此事逼极，则难得如法。流传世间名山志，好将就了事乎。祈以此话，与一切相知说之，亦勿介绍人来皈依。

【其四】此女生是讨债，死是偿债，可无疑者。然溺人之处，常有人溺，即所谓求替死鬼者。当于其处，立一木标，上用极厚白洋铁板，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字要大，要看得远，要能经久，可息此祸。以刻此字之人之慈心，感佛之慈光加被，以后决保无有此祸。即此可见佛慈悲力，不可思议。荐亡之法，唯念佛最为第一。现世之施食，皆场面而已，固不如求念佛僧夜放蒙山，为有实益。道家之经忏法事，通窃取佛法中之名义而杜撰之。僧之施食，尚难得真益。道之会食，岂即能度亡乎。不过借此以欺人而已。既是被怨鬼携去，约事似屈，约因则非屈。至签之所示，何可执定，以事有万变，签止若干。即乩语尚有时不应，况签诗乎。汝夫妇置女于河边而归，女溺死，则有过。彼在家中，竟自往河死，汝自谓有过，则成痴话矣。甚矣，怨之不可结也。前生结之，来生受报，彼鬼岂无因而拉此女入河乎，可以知因果之永无或失也。

【其五】佛法圆通无碍，密宗固有不经阿闍黎传授者，



则为盗法，此乃极其尊法之意，非令永断密宗之谓。若依汝说，未受三昧耶戒，不可念蒙山施食。何但蒙山施食，即一切咒皆不可念，以未经阿闍黎传授故。然自古至今，普通人念大悲，准提各咒，有感应者甚多。乃至儒者由碑帖而知有心经，病疟而力疾念之，疟鬼即退。若如汝说，当疟鬼更为得势矣。今为汝说一喻，譬如盛德君子，以身率物，一乡之人，听其指挥，悉皆安分守己。其人之以身率物，胜于官府之发号施令，切不可以其德化胜于官府，即效官府发号施令，则人皆以为反叛矣。但自修持则有益，若自僭冒则有罪。如此，则不至断灭密宗，亦不至破坏密宗矣。今人多多是以凡夫情见说佛法，故致遍地皆成荆棘，无处可下足行走矣。僭冒者，谓妄充阿闍黎也。作法何碍，画梵字作观，均可照仪轨，但不可自命为已得灌顶之阿闍黎耳。彼能知此义，则光之喻更为明了矣。今人学佛，皆是瞎用心，弄成法法互碍，一法不成了，可叹之至。（民国二十一年）

复沈来沅居士书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所虑者背觉合尘，不肯回头，则佛无奈彼何。若肯回头，则前之背觉合尘，罔念作狂者，今则背尘合觉，克念作圣矣。以佛性自心本具，佛慈多劫常垂。而况令严令姑丈之遗范尚存，诚所谓求则得之矣。光老矣，精神不给，故避地于苏州报国寺。此寺概无房产，亦不应酬，只数人作茅篷住，终日关门过日子。今因汝之诚，欲多开示，则不胜其劳。今为汝寄文



鈔、嘉言錄各一部，祈詳閱而依行之，則令严令姑丈之所得者，汝亦当得之也。然欲生净土，必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可。否则，心与佛悖，难得实益矣。所言敦伦尽分者，即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谓也。必须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者，然为人子之职分，尚易尽易知，为人父母之职分，则难尽难知。今之许多瞎捣乱之人，虽是其人之罪，究其来源，皆因其父母，未尝以为人之道理，并因果之事实相告。所教者，皆主于机械变诈之计虑，故致如此其恶劣也。由是言之，人果能善教儿女，自可家道兴隆，天下太平矣。愿于儿女初知事时，即以为人应行之事，及善恶因果之实验，常与说之，则儿女之子孙孙，通皆贤人善人矣。此所以为父母之分，较为儿女之分为难尽也。（民国二十一年）

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三通）

【其一】汝之所执，乃属断见。不知我人一念心性，非断非常。何以非断，前无有始，后无有终。若有始终，即落断见。何以非常，性本常然不变，而复有随缘之义。随悟净缘，则为声闻、缘觉、菩萨、佛。虽圆成佛道，而了无所增，但去尽妄想执著，复其本具心性而已。随迷染缘，则为天、人、修罗、鬼、畜、地狱。虽轮回六道，而了无所减，但由妄想执著，锢蔽本性，如云遮天日，而天日仍旧无所加损耳。汝最初学之周天大道，不但不是佛法，且不是老子之法。试观老子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外道皆以长生不老，及成大罗神仙为事。若成大罗神仙，



则便于玉帝座下称臣，谓为荣无以加。不知玉帝尚在六道中，况于玉帝座下称臣之人乎。又汝言天地开时，众生从何而来。不知天地如房屋，新屋一成，则当拆旧屋时移居他方者，照旧还归原处。房屋当坏，移徙亦然。故有罪业者，移居他方世界之恶道。有功德者，生于二禅天。初禅坏七次，二禅坏一次。二禅坏七次，三禅坏一次，是名三灾。四禅永无有坏，三禅坏时，有功德众生，皆生四禅。又汝既信净土法门，何不认真修行，而复妄充通家，问此不关己分之事。汝本外道性质，以外道当佛法，以佛法当外道，此种糊涂信，本不应答。诚恐汝或有佛缘，随即返邪归正，亦不可料，故不禁络索一上。能信，则但按嘉言录而修之，必得大益。倘又逞己盲辩，又复来函致问，则决定不复。何以故？既不领会，犹执迷为是，谁有此闲心思，与汝辩论无关自己身心性命之事乎。本欲即在汝信略批，奈语意太略，则汝疑犹不能决，故续二纸耳。

【其二】去年以校书无暇，后又病，故不暇修书，但令李圆净寄德净之法名而已。以文钞中所说，皆系开示，而嘉言录，又撮聚一处，颇易领会，何必又于百忙中复信。今之宏法者，多皆以上根利器自诩，又复以上根利器待人，故不注重持名求往生，而以开悟为期望也。此在当人自量可也。如其能开悟，明教理，又能断尽见思二惑，则何善如之。如其不能，固当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唯一无二之决定良策。否则，于种善根，则诚有之，于了生死，恐难以预断其劫数也。汝处外道多，汝既生正信，凡所言所行，当勿与彼同，则或可转彼邪执。第一须要敦伦尽分，



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第二须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不使名利及人天福报之心稍萌，则可谓德净。即维摩所谓，欲生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有污秽，何能生净土乎。若欲化人，正不必张罗门庭，但令大家各于自己家中修持，如上所说之事即已。即欲立一机关，但借一现成之寺庙，为每期提倡之所（期随人事以定，或一月二次，或一星期一次。不可空费钱财，诸事从俭为要）。若即欲建筑，当此时局艰难，不但难以成就，或致反招他祸。光一生不喜张罗，以故一生不作主人，不收徒弟，但只在人家寺里作挂单僧耳。近十余年，由外边谣言，人遂谬听，谓为善知识，以致忙得不了。今已七十矣，何能常忙。故急欲隐居，拒绝一切人情往还，即当去沪长隐，以后不得又通信。

【其三】佛弟子祭祖先，固当以诵经、持咒、念佛为主。焚化箔锭，亦不宜废，以不能定其即往生也。即定其即往生，亦不妨令未往生者资之以用耳。受五戒者，应搭缦衣，系五直条，不是一长一短之五条。今则一长一短之五条，二长一短之七条，每每乱搭，实为僭越。与其僭越，固不如不搭之为愈也。若欲搭者，须于正礼拜时搭之，不可常搭，以致混乱仪规。具，本名坐具，坐时所用。吾国向来作礼拜用，随众则不能不用，自行则用否随意。僧尚如是，况居士乎。

复梁慧栋居士书

光老矣，无精神为之开示。以汝提倡净土法门，今为



汝寄净土十要、佛学救劫编，并长信，依此修持，自可得其实益。然既提倡佛学，必须注重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否则，只是种善根，不得现生便了生死也。又贵地之外道甚多，无论是何种外道，均不可依彼法修持。若学佛而仍修外道法，则成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罪。既学佛法，必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信愿念佛，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俾内而家庭眷属，外而一切有缘，同修此法，同得此益。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栋，谓以佛智慧为世栋梁，俾彼无依孤露之人，同得托庇于佛法大屋之下。若肯顾名思义，当可不虚此生此遇矣。且长信所说，均系切要之事。而临产念观音圣号，实为人生第一要事，宜与一切人说之。则以后不但不受苦痛危险，而所生儿女，亦得安乐，无诸灾殃。惜世人不知，遂致每每受苦不堪，或致母子双亡，为可哀也。净土十要，为净土法门最要之书。此次所印，又附数要书要文。得此一书，依之修持，譬如果日当空，行大王路，一直前去，了无差错。门外汉，每每不以书中所说为是，辄求口传心授之秘法。此乃习闻外道口传心授，方能得道之邪说，误认佛法亦如是。可悲可痛，切勿染此邪见。（民国二十一年）

复于归净居士书

欲学佛，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可。不能为世间贤人善人，何能得佛法真实利益乎。汝母既长斋念佛，当将净土宗旨，及修持要义，与汝母说，



庶可母子同生莲邦。又须以此普为一切亲朋有缘说，俾大家同沐佛化，同修净业，同生西方也。汝既学校卒业，处今之世，断不宜出家，况汝母又不许乎。即掩关亦不必。为汝计，或为私塾之师，或为人司书启管帐，均可稍得薪水，以资日用。然须认真读书，俾文字通畅方可。断不可懒惰懈怠，以致无所成就耳。法名，即原归净二字甚妙。古云，纵然生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果能老实念佛，乘弥陀之愿船，归极乐净土家乡，是可预卜。此乃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若不此是归，定如贫子，不识故土，不忆慈父，而甘漂泊他乡，以转于沟壑也。若不拟不议，一心归去，始知自性本来清静，又何处求归相净相耶。古又云，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归净归净，念兹在兹。

（民国二十二年）

复宗诚居士书

今之学堂，直是一个陷人坑，不陷于党派中，便陷于自由爱恋，任意冶游。须知人只五六尺一动物耳，而与天地并称三才，则人之名尊无与等。名既尊贵，必有可尊贵之实，方可名之为人。否则，便是衣冠禽兽，以其无有人之气分故也。才者，能也。天能生物，地能载物，人能继往圣，开来学，补天地化育之不及，故与天地并称之为三才也。若只知饮食、男女，不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则较禽兽为恶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绝无一点人气。则一气不来，当堕地狱，经百千劫，了无出期。欲为禽兽，尚不可得，况又得为人乎哉。汝最初不知此义，闻恶友之



诱即冶游。及恶毒已受，疼痛不堪，好后又行，又发又犯，亦太不知好歹，太无志节矣。须知男子冶游，与女子偷人，了无高下。世人每以女子偷人为贱，而于男子冶游，则不以为怪，此皆不知人之名义，所以有此恶劣知见也。幸汝以屡次受苦，始知回头，亦是宿世善根所使。而光又详说所以者，恐汝此心未死，后来或复蹈此覆辙。故欲使知人名尊贵，而不致自暴自弃。并以此劝谕一切青年男女，同凛人之尊贵名称。实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世善。又复发菩提心，普利自他，同皆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善，是则可名为人。虽不能继往开来，参赞天地之化育，如古圣贤。然亦有少分继往开来参赞之功德。则人之名方有实际，不成空谈。今为汝取法名为宗诚。宗，主也，本也。谓以真实至诚，自行化他，不使有一丝毫虚假，及恶劣念头，以至孤负人之一字也。五戒且先自持，既能真持，久之，则受又有何难。倘心仍犹豫，是则名为儿戏，不但汝自罪过，光亦同得罪过。（民国二十二年）

复许慧舫居士书

汝之病，乃宿世或现生，有害人生命之事。此业不消，病决难好。现在吃药无效，即可不吃。但息心念佛，念观世音，以期超度怨家。念佛虽不见效，仍有利益，不可与吃药同作一例。汝家计如何，若无财力，则自己至诚恳切念佛。当生惭愧心，不可生愤恨心。生惭愧，则怨家之怨恨可解。生愤恨，则是欲解而更结矣。以彼怀恨相报，汝



又怀恨彼报，则愈结愈深，莫可如何矣。此系解怨释结之最上一著。如家计尚丰，或可于灵岩山打一佛七，或请十五，二十，三十人，均可。灵岩为江浙第一认真办道之处，常年念佛，与普通打佛七同。有施主求若干人打七，仍是照常念佛，不过于佛前、牌位前，多三次回向而已。无论打七者，不打七者，通同一样念。不过请若干人，即得若干人之功德耳。现念佛堂有三十余人。若打七，当供一解怨释结之纸牌位，圆满则焚化之。若自己供长生禄位牌位，则做一木牌位，永供念佛堂中，则加五十圆，不做，则按人十圆。如十五人，即一百五十圆，三十人，即三百圆。此非为灵岩拉佛七，以汝病体重，故不妨说此办法耳。汝自斟酌，若无力，则不必强勉。今为汝寄净土五经二本，汝与妇同得受持，此可作常时读诵本。又灵岩去年重修大工，今碑已刻成，拓出，今寄一张，阅之，可知其修持之概耳。至于光之随便所说，何必集录。文钞、嘉言录已可为法，何必求多乎。至于某某外道，所伪造之书，吾人只好任彼所为，各行各道。若与彼盲目者辨别黑白，彼何能自知其非，反惹彼生谤讟耳。譬如狗子吃屎，彼自谓香美。若与彼说是臭恶，彼决不肯信，反谓说者不知好恶。当今之世，大家完全在黑暗中，越学问大，越糊涂。往者，程子朱子之学问人品，可谓很大很高，而且极力破斥因果轮回，谓为佛借此以骗愚夫愚妇耳。此种话，即是提倡破坏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者之大根据。知此，益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矣。今之有学问者，又何足道。（民国二十二年）



复殷德增居士书

欲以读诵大乘，助其净业，非真有深明净土之正知见不可。否则，便以经教中高深玄妙之法门是尚，于净土法门，完全视作愚夫妇之修持。近来之讲华严、讲法相者，多破净土。湖南某，深知净土，尚极力提倡。因学法相宗，后之所说，皆是谤佛谤法谤僧。汝发此种大心，颇为难得，但未必不随经教知识所转。不转，则可谓佛之真子。转，则或成舍易取难，或成湖南某派，则呜呼哀哉矣。往年一法师，以念佛为卖五香豆，以讲经为开银行。又以念佛为饭里参沙，将何以吃。是知非有大善根，不能深信此法。为汝说此，使汝于未发足前，先将南针认定。否则，大通家或可冒充，了生死恐难做到矣。念弥陀，亦可作恃怙。念观音，亦可得往生西方。但取其诚则有感，何竟作此种崖板会计乎。观音，是弥陀法王子，辅弼弥陀，度脱众生，是一家事，不是各别门庭。（民国二十二年）

复郑慧洪居士书

现今世道陵夷，在家修行好，出家反多障碍，切勿萌子女愿了出家之念。汝父于此劫浊之中，不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痴痴然，欲参禅明心见性。须知彼所参者非禅，乃文字知见，参到老，于禅了无所干。即令真得禅宗明心见性之实益，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烦恼惑业未断，悟是悟，生死是生死。若谓明心见性，即无生死可得，此系门外汉，与狂禅者之所谬认者。然现时谁是明心见性之



人。淨土法門，全仗佛力，詳看嘉言錄、文鈔，依之而行，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去秋，淨土十要印出，此為淨土法門最要之書。年底，佛學救劫編印出，尚未寄來。待來，當為寄三几包。依之而修，較比親近善知識為穩當。若不自量，來江浙遍訪高人，或竟將此信心被高人打破。則禪既無望，淨又不信，前途茫茫，將趣何所。今之欲親近善知識者，須先知禪淨之所以。否則，十有八九，由善知識破壞淨土善根，尚自囂囂得意，謂得正法，良可痛嘆。光今年決不出關。明年若清涼、峨眉、九華、靈岩四部山志了結，當覓一人不知之處，以終余年。祈與汝父說此意。又小兒當認真教訓，切不可溺愛嬌慣。（民國二十二年）

與趙奉之居士書

昨接張文理函，言居士近來念佛頗懇切，以未見不慧為憾。不慧業力凡夫，見之無益。肯依嘉言錄修持，則勝似見面多多矣。今為居士寄文鈔、十要、聖賢錄各一部，飭終津梁、正信錄各一本。有此諸書，自行化他，足有余裕。六十七歲老人，亦不必又去研究別種經典。但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自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其餘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可了生脫死。念佛法門，但具信愿，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其間難易，奚啻天淵。祈認真修持，又須令眷屬同念，按飭終津梁，說臨終助念之利益，破壞之禍害，使彼等念熟听熟。待汝臨終，則可大家相助。否則，必定大家相破壞矣。光老矣，目力甚衰，又有迫不容緩之三山志。已于月初，拒絕一切，以後切勿來信。文鈔，



为净土入门之书。十要，为至深至切之典。圣贤录，为古人已得之榜样。有此诸书，又有何欠，而复以一函问法乎。

（民国二十二年）

与陈慧恭居士书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仗三宝之力乎。居士果能详看各书，将来当有成就。否则，便成一无恒之狂人矣。在家人念蒙山，有何不可，此系普结孤魂缘者。小则蒙山，中则焰口，大则水陆，同是一事。常结孤魂缘，则常吉祥矣。人不敢念者，意恐招鬼。不知鬼与人混处，无地无鬼，即不招鬼，谁家无鬼乎。鬼比人当多百千倍，人若怕鬼，当积德行善，则鬼便敬而护之。人若做暗昧事，鬼便争相揶揄，故难吉祥。人若知此，虽在暗室，亦不敢起坏念头，况坏事乎。此种鬼，乃善鬼，人来则让开，人去则又遍占其地。若厉鬼发现，则有大不吉祥。放蒙山，若至诚，虽厉鬼，亦当谨遵佛敕，不复为厉。是以凡怨业病，医不能愈者，至诚念佛，念观音，即可速愈，乃怨鬼蒙念佛恩，得生善道而去耳。可知人人面前，常有许多善鬼，或恶鬼。怕鬼之人，当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所有之鬼，通成卫护之人矣。此鬼唯恐不多，越多越好，用怕作么。汝妻发心皈依，今为取法名为慧雅。雅者，正也。能一心念佛，不生来生人天福报之妄想，方为依佛智慧之正慧，故曰慧雅。三女逢春，法名宗贞。宗，主也。贞，正也。春为一岁之首，贞为乾德之终。乾卦云，乾，元，亨，利，贞。孔子释之曰，贞者，事之干也。此贞字，义理深广，非止



以女守身为贞也。凡一切人，所作所为，得其大体，皆名为贞。逢春果能恪守本分，以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将来相夫教子，俾夫与子女，皆为贤善，方为宗贞之实义。方与岁首之春，乾德之贞相合。便是女流师范，闺阍母仪，其为荣也，何能逾焉。祈慧察，与彼说之。（民国二十二年）

复张纯一居士书

令友陈敦复夫妇，敦行孝友，复能笃信佛法，精修净业，洵为今时不多见之人。今欲皈依，并受五戒，必要认清净土法门宗旨，庶可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须知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人每每以此为平常无奇，遂以宗门参究之法为殊胜，而注重于开悟，不注重信愿求生。美其名，曰禅净双修。究其实，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何以言之？不到大彻大悟，不名有禅。今之参禅者，谁是真到大彻大悟地位。由注重于参，遂将西方依正庄严，通通会归自心，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虽名之曰念佛，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或又高张其辞曰，念实相佛。实相虽为诸法之本，凡夫业障深重，何能做到。弄到归宗，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仗自力，即到大彻大悟地位，以惑业未断，不能了生死。未悟到大彻者，更不须论。仗佛力，须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以一向以西方净土，无量寿，无量光，一一通会归自心。而自心只是徒执其名，未证其实。西方之佛，无感不能有应。自心之佛，在因无有威德。世之好高务胜者，每每皆成弄巧成拙，求升反坠。而知识欲人以



圆融见称，亦绝不肯作如是说。致如来以大慈悲心，欲令一切众生，现生即了生死，而依旧不能了。此生既不能了，将来或可能了，而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当居多数也。如真能识得此种利害，再息心看净土各经书，方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其大无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成始成终也。今为敦复，取法名为慧复。谓以佛智慧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化他，各各皆得复本心源也。为其妻郑含章，取法名为慧章。谓依佛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复以教诲儿女，以及一切坤伦，俾二妃三太，韦提希之道，大明于今，故名慧章。吾常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盖以母贤，则儿女皆贤。在胎则禀母之气，幼时则观母之行，闻母之言，已熏陶于读书之前。及其读书，则一一措之躬行，而为贤人善人故也。又曰，教子为治天下之本，而教女为尤要。以无贤女，则无贤妻贤母，因之亦无贤人矣。今不于净土法门指示，而泛言于此者，以期人人各知务本也。此本既立，一切世出世间道理，均得恢复彰显矣。今为彼寄净土经书二包，息心读之，其修法利益，固不在光之多说也。五戒，无论受与不受，皆当严持。以前之杀盗淫妄四条，名为性戒，即不闻戒名之人，犯之亦有罪过。而受戒者犯之，则成两重，于本罪外，又加一犯戒罪过。故曰，一切人皆须严持。饮酒，名遮戒，未受戒，饮无罪。受戒后饮，只一犯戒罪耳。祈慧察，并令彼夫妻阅之。



复营口徐永业先生书

阅来书，知先生是大有心人，惜于光序，未能详阅，故于无可疑而生疑。又援普陀为例，亦是不可为例之例。普陀之地，虽非天竺之南海，观音，固是一观音。前人皆取华严善财南参以发挥，光何得立异以为不可乎。若如阁下所说，随在何处有观音庙，凡非其地之事迹，均不可引矣。菩萨住处品，先说四方，次说四维，则西南方，不可以震旦之西南为据。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何可以贤胜为普贤乎。不知普贤之德，随处皆可为道场，固不在经有明文与否。若硬讹引，反成诬经。此非启人正信，乃启人邪见，由兹疑经疑圣也。祈息心详阅原序，则群疑自释。若谓不然，则随阁下作何议论，光不过问。光老矣，目力精神，均已不给，已于去冬十一月，联登新、申、半月刊各报，拒绝一切信札差事。此后祈勿来信，来决不复。（民国二十四年）

复郁智朗居士书

语云，富翁不知贫人之苦，壮夫不知老人之苦。汝意光之拒绝，不过为静修耳，不知真是目力精神不给耳。只汝之来函，并此回字，乃手眼二镜并用，方能看写。雪白纸耀目，一字不能写。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不自量，或致著魔。须知往生净土，全仗信愿。有信愿，即未得三昧，未得一心不乱，亦可往生。且莫只以一心不乱，及得念佛三昧为志事，不复以信愿，净念为事（都摄六根而念，为净念。念佛时，常听自己念佛音声，即是都摄六根之下手处。切须注意）。或恐志大言



大，未得实益，由不注重信愿，不能与佛感应道交，仍在此五浊恶世中，做苦众生耳。所言藕益警策，当请善书者，写作恭楷大字，张之庭壁，以发起一切人之信心，实为要义。至祈另作警策，文钞中所说，均不足以警策乎。现在时局，危岌之极，当劝家属老幼人等，同念南无阿弥陀佛，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作预防之计。否则，祸来时，避无可避，防无可防，为之奈何。当以此语，与一切有知见之人说之，庶令闻者，种出世之善根。此后切勿来信，凡题跋校勘，概不能应酬。

复昆明萧长佑居士书

堪舆家言，何可为准。若如所说，则富贵之人，永远富贵，何以高门每出饿殍乎。世之最有力能得好地好宅者，莫如皇帝，何皇帝每多寿短。自汉以来，无有过四百年者。贫人众苦交集，又欲得吉宅吉穴而不得，是欲免苦，而又自设法以令苦更深远也。汝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一心念佛，展转劝人。依一函遍复为之劝化，当可业障潜消，善根增长。光为汝忤，何若汝自己竭诚尽敬以自忤之为愈乎。人之将死，务须助念。人之将生，亦须令产妇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傍边照应之人，亦为大声助念，则决无苦痛难产之事。即难产将死，令彼产妇自念，及全家，或在产室，或在别屋同念，亦可不久安然而生。汝欲转祸为福，当以此一函遍复之事，逢人即说，较彼另修住宅，另移祖坟，为有益无损也。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而在外境上求福田，每每丧天良以谋人之吉宅吉地，弄至家败人亡，



子孙灭绝者，皆堪輿师所惑而致也。若堪輿师知祸福皆由心造，亦由心转，则便为有益于世之风鉴矣。又堪輿家，人各异见，凡古人今人所看者，彼必不全见许，以显彼知见高超。实则多半是小人之用心，欲借此以欺世盗名耳。试看堪輿之家，谁大发达，彼能为人谋，何不为己谋乎。光老矣，目力衰极，以后不许再来信，来决不复。

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

光粥饭僧耳，一向率真，绝不肯虚誉人，亦绝不愿人虚誉己。阁下第一页之文，颇不愿闻，以非我身分，则成莫大之辱矣。病由身生，身由业生，当痛加忏悔，以消宿业。又须力戒房事，以免复增。无论何病，不戒房事，决难即愈。孔子所谓，父母唯其疾之忧者，以房事为一切病之根本故也。当疾病在身，何须往居士林随众念佛。但在家中，息心静念，最为第一。至谓与善知识研究佛理，当身婴重病，只可认真修持。如至诚念佛，并念观音。此时用不著研究，一经研究，反成纷驰。譬如有病，得一灵丹，即以服食为事。不得以先去研究此灵丹系何药所制，何药走何经，治何病，必期于一一了然，方肯服食耶。汝绝未知学解学行之所以然，故不得真实利益。外道名目，累百成千，然其用功，总不外炼丹运气。即彼令人看经念佛，皆是门庭场面，彼固不以此为道。欲得彼之道，必须恳切至极，夜间独入其室，关闭门窗，外派巡者，只许一人入室。须先发极恶极惨之咒，若违彼教，定受此种惨报。发咒已，为其点窍指穴，或在头面，或在身中。身中之穴，



必须脱去大衣，靠身之衣，撩起而指。此种做作，实皆迷惑人之圈套。而一切外道，最初以一经传过道，不修即可成。使去秘密而明示于人，不发咒而任人进退，则外道便无立地之根据矣。佛法无秘密私相授受之事，亦不令人发咒，信则依之而修，不信任彼退出。汝既念佛，尚虑入于外道，是汝完全不知佛法与外道之邪正，但依人而生信心，实未真信。使生真信，但当致力于修持，何得虑外道之多，而或陷入耶。既有宿业婴恶疾，当吃素念佛，为宿世怨家作超度事。所言超度，亦不必请僧做佛事，但自己认真恳切至诚念佛，及念观音耳。且勿谓只念一佛一菩萨，便可愈病乎。须知念佛，为佛法中最圆顿直捷之法，其利益超过一切法门。但以心之诚不诚为差等，非法有或灵或不灵也。

与张静江居士书

闻居士久已念佛，不知曾注意于信愿求生西方否。佛法法门无量，无论大小权实，一切法门，均须以戒定慧，断贪瞋痴，令其净尽无余，方可了生脱死。此则难如登天，非吾辈具缚凡夫所能希冀。若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则无论功夫浅深，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此如坐火轮船过海，但肯上船，即可到于彼岸，乃属船力，非自己本事。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亦然，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道力。然一生西方，则生死已了，烦恼不生，已与此地久用功夫，断烦恼净尽了生死者相同。故念佛决定要求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彼离信愿以教人念佛



求开悟之开示，切不可依。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能志心谛听，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无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本欲详说，以为时无几，恐误归期，故略取要义书之。余详文钞、嘉言录，阅之自可悉知。（民国二十四年）

复海门理听涛书（七通）

【其一】兹由陈慧昶转来手书，知年未及壮，颇有信心，日诵金刚经数卷，以期忏悔宿业，是诚人生之一大事也。然须志诚恭敬方好，若如汝写字之潦草法，则利益随浮泛之心，而减之多多矣。又汝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才。汝原名聪才，聪明而有才，用之于正，则可以希圣希贤，建功立业。用之不正，则可以自误误人，堕三恶道。今日之天灾人祸，皆大多数聪明有才者之所造成。若夫智慧，则便能识邪正，明因果，趋吉避凶，成德达才。有智慧，则才能助道，无智慧，则才能悖德，故名汝以慧才也。汝宜顾名思义，于起心动念处，每为审察，是合智慧否。合则扩而充之，不合即直下消灭，不许再萌。又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能如是者，则为真佛弟子。况今乃一患难世道，凡内而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及与仆婢，外而亲戚、朋友，并一切相识之人，均当令其常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以为现在履危而安，逢凶化吉之据，将来寿尽，永离生死苦海之方。其念之方



法，与其利益，一时不易详说。令慧昶寄嘉言录，及合宜之书，阅之自知。欲得佛法实益，须办十分诚心。持经念佛之事虽同，心之诚有浅深泛切之不同，则其利益，便大相悬殊矣。世间事事均须以诚而成，况持经念佛，欲以凡夫身，了生脱死，超登佛国，不诚而能得乎。

【其二】修行人，只取其实行，何须张罗场面，要照相做甚。光一向不喜照相，近有香港佛学会，佛化刊内有光相，一弟子寄十册来，今为汝寄一本。又扬州张瑞曾所刻药师经，前寄一包，今为汝寄五本，除自存外，余与四求皈依者。彼等香敬，如数收到。当与彼等说，既皈依佛法，即当照佛法中之净土法门修，切不可兼带炼丹运气等法。此法最易得益，以其仗佛力故也。余皆仗自力，故与此法，相隔天渊。炼丹，乃葆身葆气之法，非了生脱死之法也。即参禅，研教及密宗各法，亦非契机之法。法不契机，如药不投病。唯净土一法，普逗上中下三根之机，若圣若凡，均当修习。切不可闻禅宗，密宗之高超玄妙，而舍此修彼，致了生脱死，永无其日也。现今是一患难世道，无论何人，皆当念佛、念观世音，以为预防。凡刀兵、水火、瘟疫、恶病、怨家、对头等危险，志诚念之，决定不至不可解结。即女人临产，尤当志诚朗念观世音圣号，决定无有苦痛。此时不可心中默念，以用力送儿出，若默念，或致受病，切要。即难产之极，已将殒命，念之，亦得立刻安然而生。须知从少肯念，便可无有难产之事。即非难产，念亦有大利。切勿以裸露不净而不敢念，则失利益，而或受苦痛，或致母子双亡也。彼产妇本人念，在旁照应人亦念。家中



人在別屋中，亦可为彼产妇念。若人皆知此，世间便无难产，及因产而死之事矣。刘温甫，已经七十四岁，当通身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否则，一经错过，不知何劫，方得遇此法门也。其余虽尚未至于甚老，然人命无常，不一定能活到老方死也。余看长信，此不备说，祈各实行是幸。

【其三】贵地信心者多，恐未必真实依佛法修持。须与彼等说，佛法与外道不同。外道专事秘传，用炼丹运气之工夫，绝不以敦伦尽分为事。又有扶乩降鸾，虽亦劝人为善，究属灵鬼假冒仙佛之名。若不明理，认做真仙真佛临坛，则其错大矣。非绝无一次是真仙临坛者，然亦千中难得一次耳。明末，觉明妙行菩萨，以乩开导佛法，临去令其永断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学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萨，而禁止扶乩。以无甚道力之灵鬼乱说，误人实深，故菩萨即以扶乩，而禁绝扶乩。我文钞中亦曾说及。若有不肯丢外道工夫，及扶乩事业者，切勿令受皈依，以免世人谓佛法与外道无异也。

【其四】前函论扶乩之弊，学佛之人，不应预此事。此事多是灵鬼假冒，久则必至误事。即不误事，其所说，多是与世人知见相同，而每每与真正道理相背。所开名单，不可用红纸，老眼看不清，甚为吃力。后若再有求皈依者，当与彼说，若曾入外道，并扶乩者，须将以前所行之道，完全抛弃。否则，不为介绍，庶不至以外道为佛法，致无知者，邪正不分，犹然以邪为正也。今为皈依者各取法名，祈为抄致。又世人爱儿女者，均是害儿女者。不肯教诲学



好，一味任性娇惯，俾好好天姿，均成顽庸败类，天下由兹而乱，皆此等不知为人父母者所养成。今欲儿女贤善，当于初开知识时，即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理为说，令其实行，则儿女必定为贤人善人。其为荣也，世世无穷。

【其五】少子夭折，人情于此种境界，每起怨尤，生懈怠。须知人生因果复杂，有因故致有果，有果断非无因。知前因后果，则可不生怨尤。知德能感天，则必不至小有逆境，便懈修心。譬如天初热时，或忽大凉。初凉时，或复大热。此乃暂时变动，非常时总如是也。但尽我心以修，不问现境逆顺，若能常如是者，必能永膺多福。若因小有不顺，遂谓修持无益，是无知无识者之知见。纵令一生无拂意事，亦难达到尽分乐天地位。果能修持不懈，当必有长寿成德之善子来生。若不论好歹，唯取其不夭，则刮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一气不来，完全归外国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致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但当息心念佛，以消罪业而逐吉祥。

【其六】令祖之语录，与山志无干。若塔铭，或传，或有备需之点。至于像，以历代古德，俱无影堂，即寄来，亦不便安顿。以今之灵岩，完全不是承继昔年之灵岩。以兵燹之后，唯留一残塔，余悉灰烬矣。况今是净土法门，令祖乃禅宗知识。论寺宇，则无所承继，论法道，则另一门庭。譬如水陆舟车，在归家后则全同，在途路上则各异。



今人非大通家，断不可说圆融话，只图好听，致无实益也。储公，乃汉月藏之最高弟子。汉月，欲为古今第一高人，与天童密祖，大相抵牾。宏忍、具德等，同为蔑祖之流。唯储公，尚无此种习气，此诚可令后世之人钦敬者。

【其七】嘉梦频得，乃宿因现愿所感也。大寺院，即华严法会，但以未破烦惑，只见劣相，不见胜相，然亦颇不容易见此境界。至于长者取水赐饮，乃文殊菩萨，以甘露赐汝也。宜常勉力，庶不负此一番加被之恩德也。良以博地凡夫，多随境转。故曾子于将死之时，始说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不到临终，尚恐或有陷溺，不敢说此大话。今之好说大话者，皆是绝不在脚跟下用功之狂夫也。令友舌根不利，乃其宿业，念法华固好，念佛，念观音，亦能消业增慧，不可固执，谓唯念法华方能也。念佛若真至诚，尚能超凡入圣，岂止令舌根通利而已哉。（民国二十一年）

复智乐居士书

往生不在识字不识字，只在有信愿与无信愿。有信愿，决定往生，无信愿，决不得往生。汝母经咒不能念，当劝令一心念佛。宜吃长素，切勿以血肉供亲为行孝也。此系不知佛法人之迷信。吾人既知食彼之肉，将来亦当以身命还，则此之行孝，直是令亲生生世世受人屠宰也。此孝，乃害亲于生生世世之孝，可不哀哉。至欲亲往生，当切劝兄弟、姊妹、妻室、儿女，同皆日日陪亲念佛。即不陪，亦令常念。使念惯，待亲临终，自然会念。又要详说助念



之利益，破坏之祸害，则方可得其助念之益，不受破坏之害也。余详一函遍复，及饬终津梁，若无，向弘化社请。

与胡作初居士书

数日前，令甥崔澍萍来函，并将阁下与彼之函，亦并寄来，祈光为阁下寄各种书，已令寄矣。阁下一向有信心，而未遇通人，其所修持，乃外道炼丹运气之法。彼自诩性命双修，为得六祖之真传，实则但是保身之法，了无了生死之气分，彼何知性与命之意义哉。但世人不知正法，便无由抉择真伪，难免盲从。彼之炼丹运气之法，用之好，则血脉周流，身体强健。用之不如法，则气滞不通，其害非小。有许多人，入同善社坐工，以致成痴呆、瘫痪、身体麻木者，皆由其法不善，以冀养身者，反以害身，可不哀哉。详察阁下之病，由于一向好胜，故每每因气受病，此其一。又以天性聪明，故带聪明人习气，致于女色，不加撙节。再加以忿怒之火，不时而起。譬如双斧伐孤树，已危险之极。又用同善社不良善之坐法，则又为病苦之助缘，以致种种现象，皆由之而生。今若肯依清心寡欲，摄心念佛之法行之，久而久之，宿业消灭，善根增长，一切失眠，鼻梁颤动等，当皆逐渐消灭矣。当先看嘉言录中修持方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绵绵密密，长时忆念。凡有忿怒、淫欲、好胜、赌气等念，偶尔萌动，即作念云，我念佛人，何可起此种心念乎。念起即息，久则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皆无由而起。终日由佛不思议功德，加持身心，敢保不须十日，即见大效。若只偶尔念一句两句，便欲见



效，则是自欺欺人。虽亦仍有功德，欲即由此愈病，则决不可得。凡事均以诚为本，修持可不用其诚，而欲得愈病灭苦之利益乎。又若习气深厚，尤当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菩萨救苦心切也。今附一函遍复，阅之，即可自知。光现在有甚急要之事，以后不须与光信，如有所商酌，当与澍萍信。然亦不许澍萍再来信，不过彼稍识门径，比阁下明白多矣。（民国二十二年）

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

今之外道，遍世间皆是。以佛法深妙，人莫能知，彼遂窃取佛法之名，而不知其义，遂以炼丹运气保身之法，认做了生脱死之法。且彼等既不知生死因何而有，故瞎造谣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合一处，为得道。实则完全是识神用事，心性真如实际之理体，绝未梦见。尚自诩云，六祖乱传法，法归在家人，僧家无有法。此语不但说之于口，而且笔之于书。以假毁真，以邪为正，无知无识之人，遂被彼所惑。而彼外道能遍传于世者，得力有二种法。一则秘传，谓一得明师真传，不修即成。故神其说曰，老鼠听见，老鼠都会成，雀子听见，雀子都会成。故其传道时，必须在密室中，小声气说，外面尚要派人巡查，恐有盗听者。二则严示禁令，虽父子夫妇之亲，均不与说，说之必受天谴。故于未传道前，先令发咒，后若反道，则受如何之惨报。发咒以后方传道，此后纵有知其非者，以其惧咒神，宁死也不敢出此道外而学佛法。假使外道去秘传而公开，普令大家同闻，亦不令人发咒，则



举世之人，有几个肯入彼道者乎。彼固无道，窃取佛法了生死之名，而实行炼丹运气保身之事，纵令心行清洁，亦不过成仙而已。仙之地位，去天尚远，况佛法中之声闻、缘觉、菩萨乎。汝既皈依佛法，当将从前所修外道法，彻底丢在东洋大海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虚此生此遇矣。（民国二十一年）

与马星樵医士书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等病。世间医士，只能医身，纵令著手成春，究于其人神识结果，了无所益也。汝既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为人治病，则当于医身病时，兼寓医心病法。何以言之？凡属危险大病，多由宿世现生杀业而得。而有病之人，必须断绝房事，方可速愈。欲灭宿现杀业，必须戒杀吃素。又复至诚念佛，及念观音，则必可速愈，且能培德而种善根。倘怨业病，除此治法，断难痊愈。其人，与其家父母、妻子，望愈心急，未必不肯依从。倘肯依从，则便种出世善根。从兹生正信心，后或由此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则于彼于汝，均有大益。至于断欲一事，当以为治病第一要法。无论内症外症，病未十分复原，万不可沾染房事。一染房事，小病成大，大病或致立死。或不即死，已种必死之因，欲其不死，亦甚难甚难。纵令不死，或成孱弱废人，决难保其康健。不知自己不善摄养，反说医生无真本事。无论男女（处女寡妇不宜说，余俱无碍），均当侃侃凿凿，说其利害，俾彼病易愈，而汝名亦因兹而彰。每每医生只知治病，不说病忌，况肯令人改过



迁善，以培德积福乎。此是市井唯利是图之负贩心行，非寿世济人之心行，况能令人因病而得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之无上利益乎。古人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是以称医士曰大国手。世间医士之名已高极，若兼以佛法，则藉此以度众生，行菩萨道，实为一切各业中最要之业。以人于病时，得闻不专求利、志期利人、发菩提心之医士所说，必能令病即愈，自不能不生正信依行也。欲人取信，切不可计谢礼多寡而生分别。倘富者认真为医，贫者只应酬了事，久之，人皆以谋利而轻之，则所说利人之话，人亦不信从矣。又须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与因果报应之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生死轮回之经六道，有可语者，不妨以有意作无意之闲谈。使闻者，渐渐开通心地，知生死轮回之可畏，幸了生脱死之有法。能如是者，诚可谓即世间法以行佛法，由医身病而愈心病。又现今是一患难世道，天灾人祸，常常降作。无论水火、刀兵、饥馑、瘟疫、虫蝗、旱潦、怨家、对头等，灾患临头，但肯至诚恳切，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决定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又女人临产，念观世音，决定安然而生，无有苦痛。纵久不能生，将至于死，肯念，则亦即立时而生（要出声念，不可心里默念。以此时须用力送子出，若默念，必致伤气受病。旁边照应之人，亦代彼念。家中人，不在产房，亦宜为念。不拘在产房内，产房外，念之皆有利益也。平常于睡眠，与衣冠不整齐，及未洗漱，并沐浴，抽解，至不洁净处，均当默念。默念功德仍是一样，出声念于仪式不合，非完全不可念也）。世人无知，视此事为畏途。纵平常有信心人，亦不敢教人念，



谓裸露不净，念之得罪。不知此时母子性命相关，菩萨唯以度生为事，此时只取其诚，其裸露不净，乃出于不得已，非不恭敬特作此相者之可比。肯念，则其子即生，不但无罪过，且令母子同种善根（此见药师经，非光杜撰）。若平常，必须致虔致洁，不可引此时为例，而漫不恭敬，则罪过弥天矣。此事凡念佛人均不知。光从前不知俗习之谬，故文钞中均不言及。后深知之，故常为一切人说，而其依者，无不即得其效也。此亦利人之一端也。

复陈慧和居士书（二通）

【其一】由慧洪转来手书，知宿因有在，一闻佛法，即生正信。然学佛之人，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信愿念佛。以此自行，复以化他。能如是者，决定现生可入圣贤之域，临终直登极乐之邦。今为取法名为慧和，谓以智慧调和身心，不使偏于空有诸见，及贪瞋痴等。而复以戒定慧，与慈悲喜舍等相和，而为自利利他之据。庶不致蹈近来以高明自诩之狂徒，及卑劣自安之愚夫派也。

【其二】人生世间，危险万状，一气不来，不知又作何等形相。汝已投人，幸心地明了，一念孝慈，得复本体，若或迷昧，则便难归还矣。须知此尚是最好消息，若是投于异类，则更为危险。是知六道众生，均无异同，随业受报，莫定生处。汝经此难，可以决定求生西方之心，庶可由此一险，永享安乐矣。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语录，已请到。又将近印各书，凑六包寄去，祈查收。吃素



一事，以不知人畜轮回，互生互杀之故，遂谬谓人应该吃彼，彼应该人吃。及至托质此中，则方知以前之所计为谬矣。汝既经此一番危险，固当勉学吃素。如在店铺，实难自由，亦当生不忍心，生度脱心，少吃为妙。若能自由，当以不吃。又修行净土法门，固不在出家与否。汝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若置之不问，自求安乐，则于佛法世法，均获大罪。以不能尽谊尽分，纵有修持，功难抵过，况不能修持者乎。观经，明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第一即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此之修法，诸佛所赞。今之在家修行者，比四十年前，当多数十倍，何曾闻在家不好修行也。汝但依我文钞、嘉言录所说而修，决定可以与汝父母妻子，同得生为圣贤之徒，没入莲池海会，方知吾言，决不诳汝。（民国十八年）

复宅梵居士书

江浙念佛婆，统统都是信受外道无理之理，只知恭敬洁净，而不知按事而论，故有此种瞎说，流毒世间，误人不浅。光从前不知此种邪说，故文钞中绝不提及。次后详知其弊，故对于一切人常说之。有难产者，依之而念，无一不即时安然而生也。念佛之人，行住坐卧均好念，但睡时，及衣冠不整齐，手口未洗漱，与洗澡、抽解及至污秽之处，俱宜心中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仍不减少，出声则于仪式不合。若妇人临产，只可念观世音菩萨（以观世音菩萨，悲愿深重之故，非不可念佛，只可念观音也，切勿错会），以观音救苦心殷，必要出声朗念，断断不可心里默念。心



里念，为力较小，感通亦较小。又此时用力送儿出，若用力送儿，又默念，伤气受病。产妇自己朗念，产室照应者亦朗念，家中人在别屋亦当为念。切不可谓裸露不净，念之恐获罪咎。须知理固有定，事变不一，只可据事论理，不可执崖理而论。譬如儿女误堕于粪坑水火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闻之，即往救援。断不至以彼身体不洁净，衣冠不整齐，而不肯救援，任其死亡。菩萨之德，深逾父母无量万万倍。当众生罹苦求救时，只有救苦之念，绝无计较形迹之念。且此系无可如何，非能表示恭敬洁净，而特为裸露不净也。若能而不为，则诚为有罪。若不能致其恭敬之相，则只可论心中归向之诚，不可在形迹上讲礼貌仪式也。菩萨无苦不救，无难不救，何得于产妇而遗之。虽经中未及明言，然当推及救苦之心，以期息人生之大苦，慰菩萨之慈心。况药师经中，佛教产妇念药师佛文云，或有女人，临当产时，受于极苦，若能至心称名礼赞（称名，则产妇所能，其礼赞恭敬供养，乃家中人之事，非产妇所能），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众苦皆除，则无苦可得。所生之子以下，其所得利益，大莫能名。产妇念之，得如此大益，岂念佛之人，一进产妇之房，便完全丧失平日念佛之功德乎。无知之人，自立章程，自误误人，罪岂有极，可怜）。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利根聪明，安隐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可知临产肯念，不但无罪，而且母子安全，得大利益，种大善根。产妇如此，余人可知。湖南马舜卿（文钞中有此名），系回回（回回之皈依者，唯此一家人），彼夫妇与五儿女，皆函祈皈依者。民十八年秋，来信言，彼妇生五儿女，初二次



尚平安，三次即血崩，四五次更甚。今不久要生，倘再血崩，即无命矣，祈为说救济之法。光令志诚念观世音菩萨，临产虽裸露不净，切勿以为不可念。又须出声念，不可默念。彼又祈为胎儿预取法名。光信到，彼夫妇同看，其妇即念，次日即生，生时仍念，安然无苦。彼即回信言，出于意料之外，菩萨真可谓大慈大悲也。光自民十五年秋后，增广文钞排毕后，无论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印费虚耗。故近来深知此事之弊，曾常与一切人言其利害。冀彼此相传，以预救产妇与儿之患难，及性命也。即不谅者，谓我好言产妇事，亦所不惜，以期挽此恶风，令大家同生正信耳。（民国二十一年）

复朱德大居士书

念佛法门，注重信愿。有信愿，未得一心，亦可往生。得一心，若无信愿，亦不得往生。世人多多注重一心，不注重信愿，已是失其扼要。而复又生一既未得一心，恐不得往生之疑，则完全与真信切愿相反矣。此种想念，似乎是好想念。实则，由此而益加信愿，以致一心，则是好想念。若由因不得一心，常存一不能往生之心，则成坏想念矣，不可不知。欲得摄心归一，第一要为生死心切，第二要恳切至诚，第三要著实从心中念，勿只滑口读过。若再不能归一，当依文钞十念记数之法，自可易于归一也。（民国二十一年）



复沙庸之居士书

为人子者，荣亲之道，在于励行修德，俾一切人，均以敬己而追念于所生，方为最切要之方法。每见世人，亲死之后，到处求有名有位之人，为之题赞，而不在己躬下黽勉修德行仁，以期贻亲令名为事。吾常谓，世人多好名而恶实，特欲以一时作场面，不思以终身为纪念也。汝既信受佛法，汝父亦已知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义。凡丧葬，敬神，待客，均当依佛制，不用荤酒，以为一乡倡。光老矣，精神工夫目力均不给，只作十六句颂，不能作生西记。汝自作，或请其他高人作。光近来所有笔墨差事，一概推脱，非不欲为人效劳，力不支耳。汝信中将汝父之名字，一概不题，故只好于上款空二字，祈补之。汝父幸得往生，汝母在堂，固当预为劝导，俾死尽世间一切人天福报之虚荣心，决志往生，以超凡入圣为志事，则其利大矣。凡丧中作佛事，均当以念佛为事。若念经，拜忏，做水陆道场，殊少实益也。（民国二十一年）

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

当此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将来之事，不堪设想之时际，以博地凡夫，具足惑业，又不能专心致志以学佛，而复欲于此生，即了百千万亿劫所不能了之生死大事，若不以求生净土为志事者，恐只有其因，而无由能得其果也。光以钝根自量，于初出家，即以净土为皈依。又经五十余年之阅历，虽于佛法无所了解，然于净土一法，固以最初



之志，未尝或错。而于一切有缘之人，均以为奉劝。生死海深，菩提路远，欲于现生了此大事，舍净土一法，勿道不通一切法门，即通，亦不能究竟得其实益也。何以故？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净土法门，若具信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二法相较，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况当此大劫临头之时，尚欲研究深经奥论，而不以此一超直入如来地为志事，恐难满所愿，而成十人九蹉路之浩叹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慧度，谓皈依佛智慧所说净土法门，自行化他，以期仗佛慈力，度脱生死，故名慧度。汝以八圆送光，光以八圆之经书送汝。若肯息心读诵其经，翻阅各种著述，自可知光之所见不谬也。又须知现今世乱，已至其极，无可救药。其原皆因宋儒辟因果轮回之学说，以酿成于八九百年之前，而于今暴发耳。今之欲挽回世道人心者，若不倡明此之祸根，则虽欲挽回，亦不可得。以因果，为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乃标本同治之法也。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以后但依所寄经书而修，不须来信，以免彼此徒劳也。（民国二十五年）

复翟智淳居士书

（原名文选）

手书，及联芳之书，备悉。汝能持楞伽，可谓宿有善根。印心之法，不是崖板在那处。果能遵大慧断肉品，凡见一切生类，皆作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属想，此门大开，无一不能入。若真入此门，纵尚未得印心之法，



较彼已得印心之法，而犹不肯入此门者，其功德相去天渊。以一则空解而无大菩提心，一则实行其菩提道。且莫以我语为非，则纵未得佛祖心印，以此功德回向往生，一得往生，则直登不退，亲炙弥陀圣众，当亲证佛祖之心矣。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志事，即所悟与五祖戒（五祖，寺名。师戒禅师，曾为黄梅五祖寺之住持，故世称五祖戒耳）、草堂清相同，也只得苏东坡、曾鲁公之结果。生死路远，来生后世，不知又结什么果也。净土法门，乃一代时教契理契机之特别法。下自五逆十恶，上至等觉菩萨，皆当修习，皆可即生超凡入圣。其余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多是契理，而绝不能普契上中下三根之机。我等从无始来，以至今生，尚在轮回中流转。皆因夙生，或以愚而不敢承当，或以狂而绝不信受之所致也。光言此者，恐汝志在以楞伽经，得佛心印为志事。其结果，一如五祖戒、草堂清而已。汝且莫学大通家，死心蹋地，遵断肉品修净业，则西方定可往生矣。光目力不给，不能详书。春间，无锡一弟子，印童蒙须知，后附一半佛法感应，而光文亦有几篇，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丧祭须知，亦弭灾、息祸、尊亲、爱亲之要道。各寄二本，一自存，一送寰，此亦学佛之人，移风易俗之要书也。（民国二十七年）

复窦智睿居士书

（原名联芳）

佛言，诸佛以八苦为师，故得成无上觉道。汝若无病，则此生恐无闻佛法之因缘矣。高子钦，以文钞治汝病，汝



能依文鈔修持，則決定可以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光之文鈔，皆取佛祖所说者，随机变通说之，实无一句臆说者。汝能依行，胜于见光多矣。现在不比从前，一举一动，皆有障碍。况年老路远，见之何益，不见何损。即开示，也只是文鈔中话，岂有另说新话之理。千祈勿来，以心相契为见可也。第一要吃素，余详文鈔。翟居士信，写作一气，亦为开示汝故。今为汝取法名为智睿，能见文鈔，知所依归，其智识可谓聪睿也。（民国二十七年）

示柴也愚居士书

（法名智輶）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循是以求，其机在我。固宜上慕诸圣，下重己灵。战兢惕厉，愤志修持。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夙兴夜寐，无忝所生。能如是者，则为贤为善，不至玷污天地。再加以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期亲证本具佛性，圆成无上菩提而后已。大丈夫生于世间，若不识大体，徒知饮食男女之嗜欲，声色货利之贪求，与诸异类，有何分别。忍令以可以为尧舜，可以作佛之资，作长劫轮回于六道，备受众苦之据，可不哀哉。汝既发心皈依三宝，当以念念对治烦恼习气为本。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改恶修善，敦伦尽分。精修净业，自行化他。俾内而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外而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同沐佛化，同成善人，则可不虚此生此遇也。中庸云，人皆曰予智，



驱而纳诸罟擗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以其只知向外驰求，不知回光返照，故其害如此。若能反照自心，韬晦其智，以期自照，则便可学圣学贤，学佛学祖，必致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矣，此光为汝命名之大意也。又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此四句，若不善会，或致妄生疑议。今为略释。初言圣、佛，皆约自心之本体而言，非已成圣成佛也。次言罔念、克念、迷、悟，乃约其人之逆顺操持而论。末言作狂、作圣、即生、即佛，乃约逆顺操持所得之效果而言。倘不知初言圣佛，是约心之本体而说，则谓已成圣成佛者，又复会成狂成众生，则其害大矣。故不得不为汝略说之。余祈详读文钞，自可悉知。

复愚僧居士书

放生一事，原为感发同人戒杀护生之心，实行自己惻隐不忍之念而已。世人多矣，心行各异，纵不能全皆感动，即感动一人，彼一人一生，即少杀若干生命，况不止一人乎。至谓小鱼被大鱼所食，即放之长江，亦难免不遭网罟。此种计虑，似乎有理，实则为阻人善念，助人杀业。其人幸得为人，或不至身受杀戮，故作此无理之理，以显己之智，能折伏放生者。使彼为鱼，及诸生命，当受杀时，断断不肯起此种想念。唯冀有人救己之命，别无他种救亦恐或后来又被别物所食，别人所得，唯愿甘心受戮，免致后复遭殃等想。果能当此时，作此想念，尚不足为训。况万万不能当此时作此想念，而于无关痛痒时，作此阻人善念，



启人杀机之语。其人来生，若不自受其报，则日月当东行，天地当易位矣，言可妄发乎。大鱼食小鱼，固有此事。放之又遭捕，亦不能无有。若谓小鱼被大鱼食尽无余，则无此事理。放者尽被人复捕去，亦无此事理。何得如是过虑。譬如救济难民，或与一衣，或与一食，亦可不至即死。在彼则当曰，此一衣一食，何能令彼终身温饱，与之有何利益。不如令彼冻饿而死，便可不至长受冻饿矣。又如强盗劫人，有力者为之捍御。彼将曰，汝若能捍御彼一生，则为甚善。唯捍御一时，究有何益。反不如任彼抢劫一空，后来不至再被抢劫之为愈也。父母之于子，常常抚育，而慈母不能抚身后之子。彼将谓，既不能抚育，不如杀之之为愈乎。君子修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彼必期于万无一失，方肯行放生，则令世人尽寿皆不行戒杀放生之事矣。其人将来必膺万无一人能救己于死也，哀哉，痛哉。不禁络索言之。

复邵慧圆居士书

昨接来函，言令乡亲有潘仲青者，在张家口来函欲皈依，其人性质诚朴，学问亦有研究。彼既发心，光只好随缘。今为彼取法名为慧纯。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即皆有佛慧。但以贪瞋痴等杂糅其中，则佛慧便成众生知见矣。今既知佛慧本具，务于居心动念行事处检点，不令贪瞋痴等知见发生。又须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戒杀护生，爱惜物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净业，则其慧当渐渐而纯。若能守此勿失，往生西方，则其纯也更易



矣。迨至烦惑净尽，福智圆满，则其慧纯至其极，而圆成佛道矣。世人每每妄谓自己有智慧，不知其为智慧，乃矿中之金，了无受用，必须烹炼，使其矿璞全消，方有利益耳。大意如此，祈为转致。学佛之人，务在躬行。今人多图口头畅快，是说食嘉美，无益枵腹，可哀也。

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通）

（原名家骅。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此时且作朋友。）

【其一】去冬，幼农来书言，阁下信心真切。光谓，明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尚未能断于肉食，所谓富贵学道难也。岂知不三四月，阁下即断肉食。幼农复函，道其所以，其精诚所感耶，其偶尔相符耶。学道之人，断习须具勇力，若因循推托，则长时相续，了无断时矣。阁下富贵习气既除，则净业之成，固易易矣。他年高登上品，忍证无生，长侍弥陀，亲随海众。当复分身散影，来此五浊恶世，度脱众生，皆由此勇力以基之也，何幸如之。光因友人怂恿，缩小排印安士全书，企普遍流布，以期挽回世道人心。而人微德薄，听从者鲜，至今始募任印书止二万二千部耳。去年即欲致书阁下，企其相助募印。以校对及诸冗无暇，迟至于今。通州张季直，商业兴隆，富有财力，热心公益。窃念光流布安士全书，乃为国民谋利乐。其事之办法，绝无弊窦，彼若知之，当亦出巨资，以期救国救民于不涉形迹之中。但光素未会晤，不便函劝。阁下倘能悯光愚诚，致书奉劝，彼若肯发数万部，或数千部之大心，则惠及国民，曷胜庆幸。即彼不发心，而阁下为国为民之



摯誠，亦已發露，其于成就淨業，固為既深且廣矣。

【其二】閣下宿根深厚，故能于徹悟老人語中，生大警省，所謂时节因缘，适逢其会，殆非偶然。以敬彻悟故，遂过誉于光，令人惭惶无喻。安士书，已募三万四千余部，亦可暂了愚愿。季直先生，许于后来从事，实为莫大功德，迟早固无二致也。现今兵祸将作，战云弥布。尤惜阴居士，已于直隶、奉天、京、津、鲁、汴各报，报告军界中人，令来函请安士书，以期消灭劫祸。其所任书，原系通交本人施送。幸施省之居士任五干部，自己只要一千，余四千令随便结缘。光先欲各省督军、省长各送一百。唯陕省长任一千，浙督五百，省长一百，不再送，则尚有余裕。惜阴，以战祸将作，拟急所急，尽此数处军界中散。又有惜阴一百，光约五六百，并刘一百，黄二百，及光三四友人，共千余，亦可凑二千余部。以此六千余部，拟为消灭战祸之具。倘佛天加被，或可于冥冥中为之转移。纵光无德难感通，亦可减其酷烈。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之国乱民困，后之景况，不堪设想者，皆由当权者不知因果所致。为今之计，除倡明因果，虽圣人亦未如之何，况吾侪无知无识者乎。故以前人之法言，为斯世前途之向导，虽不能人皆依从，亦断不至人皆不依从也。唯此可以为国计民生之阴相，此惜阴与光之汲汲求援于诸君子，祈赞襄以底于有实效也。阁下藻鉴高悬，不惜齿芬，为之劝发。当承此功德，往生上品，承侍弥陀慈父，偕观音势至，同入娑婆，随类现身，以度脱一切也。光此言并非虚语，阁下但能将彻悟十六字（真为



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抱定，则千稳万当矣。

【其三】钱君前年来山，得一会晤。去春文钞出书，函令张云雷送一部，去后，得云雷书，云已故矣，不禁慨叹。人命无常，当预决归计耳。彼既发心印施一行居集，或可承此善心，往生极乐。否则，净业种子已深植矣，再出头来，定当深入此法门耳。阁下宿根深厚，能将富贵、学问、习气，通身放下，日以弥陀六字洪名为系心之境。又以普贤行愿品、天亲发菩提心论等，以振其精神，廓其志愿。则现在识心达本，临终径登上品，固可预断。无始轮回，从今方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是则不惜现身说法，普度一切有缘也。安士书，由江谦君提倡，当可普遍流通，亦阁下赞扬之真诚所致也。

【其四】现今僧多庸愚，不能宏阐道妙，致令一班奸人，欲借公济私，图谋僧产。特以开办学校为借口，而欲毁寺逐僧。竟有一生勤慎之王铁珊，遂彼之请，随为出令赞誉。谓为无戾于法，实衷诸情，审慎周妥，良堪钦佩，令江苏全省各县遵照办理。不意铁珊悖谬一至此极。此令若行，定致各省效尤，昆冈致炬，玉石俱焚，则与三武灭佛无异。然三武之世，高人林立，虽暂受厄，终复大兴。今若必依此令，则佛法之灭，可坐以待。居士宿愿宏深，现行淳笃。值此谬政，敢祈不惜齿芬，与督军、省长，详陈利害，及与去年大总统所颁条例，如能取消此令，则何幸如之。如不见听，尚祈恳求令师冯蒿庵先生，及张季直先生，同伸救援，庶可不成事实。光一无门庭，二无眷属，兼以景逼桑榆，夫何所虑。但以此际，人心陷溺，已至极



点，道德、仁义，视若弁髦，法律、刑政，绝无所畏。若能倡明如来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之道，纵大奸极恶之人，亦未必绝无一念畏惧来报，洗涤先心也。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世多浅近视之。须知从凡夫地，乃至成佛，皆不出因果之外。若深明因果，上焉者，即可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下焉者，亦可改过迁善，希圣希贤。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大矣。当此王制废弃，儒教衰微之时，不以佛法相辅而治，已为失机，况汲汲然以毁寺逐僧为急务哉。彼殆曰，僧皆庸愚，了无益于人国。岂知此令一出，则纵有真修实践之僧，亦将随例被逐矣。是欲续国家命脉，先断其命根，铁珊之罪，遍满十虚。由铁珊而行此举者，亦与铁珊无二。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正铁珊之谓也。

【其五】接手书，不胜感慰。阁下所说，与幼农所说相合。闻已令妙莲和尚，联络当地首领僧，具稟呈诉矣。说理宜透彻，词意勿激烈，实为至论，光亦与妙莲略叙此意。凡事皆须于未举行时，防其流弊。阁下谓借庙开校，年出租金，其法甚善，而不知其弊无穷也。元初道士借僧庙住，此风一起，几至无可奈何（京城附近，占三百余所，远州县更多）。后因僧上控，世祖有令退还，止还一半。然其产业，多被彼预为盗去，可为殷鉴。总之，作此事者，先操谋占僧产之心，其党同伐异之见，因欲私得其利，则炽势莫遏。借之一字，与改之一字，名异而实同耳。阁下厚德君子，未详审今人之诡计多端耳。然法道兴衰，固有定数。光与阁下，固宜先尽人事，后听天命耳。



【其六】接手书，不胜感激。此事若行，法道必致速灭。若非阁下、竹庄、幼农等，鼎力维持，则便不堪设想矣。袁唐一流，或是昔年欲灭佛法之徒，以高人林立，无从施其毒手，遂其恶愿，因宿愿力，遂有此举。然佛智鉴机，知有欲灭佛法之人，遂预令破彼魔力者，适生其间。不但法道不受阻遏，或可转彼魔心，信向佛法。俾彼自知本具佛性，由其背觉合尘，致令自戕。今既知己，则背尘合觉，转昔之欲自戕者，成自卫也。则浅之得改恶修善，以植人天之福。深之得断惑证真，亲获涅槃之果。所谓佛法如栴檀香，或捧持，或践蹋，皆得香气所熏，而同一气味也。光愿三位成佛时，亲为辅正摧邪之护法弟子，以报此日之德。即袁唐成佛时，亦复如是。俾全魔界以成佛界，共证真如法性，同圆种智而后已。

【其七】昨接妙莲信，及省长批，知此事彻底消灭，感愧无喻。窃念此事，若非阁下，与庄（思缄）、蒋（竹庄）、王（幼农）三君鼎力维持，恐难撤销。昨日已与庄居士书，并将批文附函，祈其与内务部长疏通。以后别处若有此种情事达部者，祈依管理寺庙条例，斥回勿允。庶不至无人斡旋者，竟成事实。即有斡旋者，致彼此徒劳心力也。法运通塞，殆有定数。然诸佛菩萨，早已预知，以故令诸公适在其地，适逢其会，而鼎力维持，俾燎原之火，随即扑灭也。险极，幸极。

【其八】教育会一案，完全解决，全属阁下与竹庄、幼农，三位斡旋之力，致省长，及内务部，悉依管理寺庙条例实行保护。其省长之批，且两面关顾，绝不伤教育会之



情面。而复力设关防，俾莫能逾越，可谓曲尽护法之深心矣，令人感佩无既。

【其九】阁下以法云为寺名，其用意甚深。窃念法云寺，已成江南第一慈善道场，当独行一法，不与诸方相同。一，不剃度。二，不传法，所有住持，唯贤是取。亦不问是临济、曹洞、天台、贤首，但须笃信净土法门，言行相应即可。其住持论次数，不论世代。乃大公无私之道场，非如传剃度、传法徒之涉于专私之范围也。

【其十】陈剑潭先生信因果，而思欲发明，而复不肯念佛，乃文人习气。当日远公以陶渊明胸怀空旷，可以学道，招之入莲社。彼殆以酒为命者，知佛门戒酒，不敢遽许，因曰，许某饮酒则来。远公大慈悲心许之。彼来念佛三日，攒眉而去。以但能放下，不能提起。若纪文达、袁子才之辈，皆同一病。纪、袁颇相信因果，每记载佛法感应事实，皆不曾潜心研究，故所论多有外行话。袁则初辟佛，而后信佛，信而不能研究修持，所谓聪明文字障也。陈君当有善根发现之一日，未必终于如此也。今有去年与顾显微居士书（已载文钞正编卷二），之江报馆印出寄来者，以祈览而取笑耳。此系顾君友人潘承镔君（二皆苏州人。顾为宁波黄道尹之西宾，皈依谛闲法师），与顾甚厚。顾劝之念佛，彼致书反难，谓不能生信，更为滋疑。顾以其书寄光，令辟驳之。光将书寄去，谓宜勿投。顾即致书云，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断兄之疑。因求某法师为书，其书已寄来，但其语言毫无谦逊，直言无隐，不避忌讳，恐致冲突，故不敢寄。彼云，我病深，非狼虎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飞寄。顾即寄



去，其心佩服，皈依谛闲法师。而畏光之直口，绝不一通音问。陈君之入道，且徐徐勿急。譬如染布，极细密之布，定难上色。倘纳之靛瓮十余日，则欲不成深青不可得也。

【十一】管东溟之文，实为现今对症之药。见此文者，以吐程朱拨因果之毒，而亦可为印光提倡因果之证。程朱说法，唯取其高，不计利害。如为善，以无所为而为则为善，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夫无所为而为善，乃大圣人之身分。若非圣人，既唯取无所为，则有所为者，皆不肯为矣。其于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之旨，完全背戾矣。管公肯明言破关，则于君子小人，俱有大益。若非阁下抄出，则其救世真诠，在佛者人多不信，在儒者人多不察，其前途甚属危险。以故光特令附入文钞，以公诸有缘也。

【十二】昨接手书，不胜惊异，方峻生，可谓难舍能舍矣。虽然，尚须为彼后日过活虑，祈阁下将彼请到观音庵，同妙莲、心净等，详悉问彼尚有多少田地。如其所有田地，可以养家，则彼已发心送法云寺，则便作彼之功德。如其所有不足为养，当将此田，作为法云租田，岁出租若干，任凭法云种竹、木、五谷、蔬菜，以作慈幼院工农场之备。如此，方可彼此各尽其道，彼此各得其益。若彼舍此田，则用度无出，吾人心中，实有不适悦豫乐之大者在也。此契虽交，须必如此商议，方可不负方氏一番成就善举之义。如其除此，尚有可靠，则便成就彼法云寺第一大功德主。然须请二三有德望人，为作证明。人为我虑，甚深且挚，我为人虑，亦不能不深且挚也。

【十三】所录杀生报应，实可令好杀者寒心，然现时之



将吏，未必肯看。若为后来，及预为好生恶杀之地，又似乎太局。以其专为将吏者说，愚民或谓为不关己事。又暴戾将吏，或谓其讽己也，而恶之。依光愚见，似宜将彭兰台二十二史感应录，缩小排印。再加数篇痛哭流涕之文，布之公私，其益大矣。并将丁福保之数种，有可附入者，即附之。则官吏士庶，俱得懿范，无显斥彼当权之横迹，有隐伏乎子女之狂心。彼得大权者，率皆由小时，未闻见因果报应之事，故其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求利己，不怕害人。使彼自幼即知害人甚于害己，为人终归为己者，断不肯以意见名利等小事，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也。光意如是，祈阁下裁酌。亦可先印行此三十七条，以行救燃眉之祸。后待平定后，再行印此二十二史感应录，以作通途获益、普劝同人之书。

【十四】若肯将二十二史感应详编增补，录成全书，实为国家人民之幸。前年丁福保言，二十二史感应录，彼处有六七种。宜借来，凡属此录所无者，皆补录之。又安士全书，欲海回狂，后载二十二史人畜转变，及天人互生之事，亦并录之。则一班拘墟者见之，自有一番兢惕。而深信因果者，当从此一超直入如来地矣。孔子作春秋，以褒贬，令乱臣贼子惧。然乱臣贼子，实于褒贬无所惧，以其唯一空名言耳，究竟于我何伤。若将二十二史之因果感应，及人畜转变之事迹，一一录出，间为论断，具乱贼性质之人见之，能不毛骨悚然，从兹掣转念头，为谋后福乎。如是，则谓阁下续孔子褒贬之心法，以教天下后世，其谁曰不然。



【十五】同光间，玉峰法师，宏扬净土，不遗余力，所说每每执拗，令人阅之痛心。前心白辑净宗语句（即净土良导），亦有彼语，光完全取消。恐人谓彼为净宗巨擘，则遗害不小。文钞中，拟答某居士书，来书以灵峰、成时、彻悟、玉峰四师说，答语不提玉峰，亦不贬斥，亦此意也。时当末法，欲极力提倡净土，当详于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处发挥，并在章显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之所以然，庶不至欲劝人而反致人生谤毁也。谷人先生，按事宏扬，而每有以事为理之弊。如以留经百岁，为人寿百年，盖指众生界尽，此经方灭，似乎高深，实则误人。所谓事理混淆，不但不能发起人佛法难遇之心，或致息人勇猛精修之念。若欲利人，弥陀要解，可谓一字一珠。

【十六】近来举国若狂，论议离奇，幸上海诸居士热心护法，为之一再维持。法云之事，已知其概。但时局所迫，究不知结果若何。现诸居士、沙门商定十四人，往宁请愿。以其教育会所提议，注重于拨庙产以兴学校，恐大家皆欲发财，不肯认帐，则全国佛法，将悉消灭。倘法道不应即灭，当必有佛菩萨大显威灵，则或可延佛命脉。否则，彼于孔子五伦，尚肯完全推翻，况无势力之佛教徒，岂能支持，令勿灭乎（查拨庙产兴学案，系民国十七年，江苏丹徒县，教育界邵爽秋提议，旋经请愿取消。民国二十七年，录者识）。（民国十一年）

复战德克居士书（二通）

【其一】十九人皈依法名，另纸书之。所汇之款，无论



香敬，捐印，通作捐印歧路指归之费。现已排完，尚有末后所寄，须待修过，方打纸型。先印三万册，以送遐邇之信心人。拟尽此次之二百三十余圆，为汝处寄二百三十余圆之书。彼捐印者，各给若干，余随机分送。扶乩一事，多是灵鬼假冒仙佛之名。若本扶乩人有学问，则长篇大文，说世间道理，尚能通泰。若说佛法，则非彼所知。或以炼丹运气为佛法，或剽窃金刚经之义，而囫圇说之，无能为人指出了生死路。又或妄造谣言，以七颠八倒之乱话，令无知之人，谓为秘诀，岂不大可哀哉。扶乩一事，于作善举劝捐，则有益。于问修持说佛法，则有损。以灵鬼多不洞佛法，则瞎造谣言，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奉化孙锵，字玉仙（年在八十上下），其人迷于扶乩。七年前，言玉帝逊位，关帝为新玉帝，已经开科。状元，乃金华朱某。榜眼，乃无锡杨章甫。探花，乃彭泽许止净。致书于朱，朱喜极，以八十高年，特来上海开会。杨亦极信扶乩，不知如何答复。致书于许止净，许绝不回一字。屡寄乩语，总不回信。后无法可设，又致书云，我屡次寄书，总不回信，想是听印光法师话，不信扶乩。我曾问过吕祖，吕祖云，是海底铁耳，君何信彼之话乎。许亦不回信。海底铁者，永沉苦海，无出头之日也。孙乃进士，亦系好善之人，其知见之下，盖有不可以理喻者。来信，何必特用黄纸，但不宜用雪白纸，以免耀眼即已。今将皈依及捐款二单，作信纸，书于背，寄回。以期歧路指归寄来时，好按款，按彼之意，而为分送。现在时局危险，当令一切人，同念佛，及观音圣号，以作预防。果肯志诚常念，必蒙其加被。纵大劫难



逃，大家同归于尽，念佛之人，当生西方。或信愿未至真切，亦多生善道。切不可谓不能免劫，便是白念。须知今生所受之苦乐，乃前生所作善恶之因所感召。今生所作之因，又为来生所受善恶果报之因。以念佛为因，则生西方，以杀盗淫为因，则堕三途，此必定之理事也。物犹如此，另改章程，已付排，作一卷。十四鉴，相续而排，则省纸多矣。改作大本，三号字，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二字，当印三万。待印出，亦当寄若干包来。此系福建永春一弟子，在新加坡经商，汇洋一千六百圆，拟尽此款印，不足，则稍贴若干。此书不言戒杀，实戒杀之要书。有人心者，见物类之孝友、忠义、贞烈、慈爱等，必为感动，各尽己之天职，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期不为物类所藐视也。物犹如此，我何让彼，勉力敦行，庶无愧耻。徐白舫，于佛法深理，邪正不分。此书但记物之懿德懿行，于世大有利益。光作一序，若肯详察，则不期然而学圣贤佛祖矣。

【其二】初七之信，昨十六日午后方接到，以战地交通断绝所致。十八人求皈依者，法名另纸书之，祈为分送。必须令彼等各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人天福报。凡夫有福，必造杀业，既造杀业，难逃杀报。况有福之人，不止造一杀业。然则求福之人，乃为自他求祸也。学佛之人，不可不知此义。德明，邀大家念观音，人各十万，放生一百万，以祈消灭杀劫，此亦莫大之功德也。然观音当终身常念，凡入会者，各各戒杀吃素，方是彻底办法。否则，今日出



钱买些生放，日日买生自杀，或买于杀而卖者之家，仍是一暴百寒，何能消自他之宿现杀业乎。放生，乃提倡戒杀吃素之法耳。若不注重于戒杀吃素，则所放者有限，所杀者无穷矣。光于六月二十八，函知上海新、申报馆，令登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广告，各十天。其稿附寄，以战事阻止，报不知看过否。又令漕河泾印七寸见方单张五十万，发给各省佛学机关，战事起，亦难即办。此文不独于战时可用，一切时皆可用也。汝言发挥战事之起源，与消弭之要道。周安士云，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盖知因果，则作事循天理，出言顺人心，从何而有战争之事。即轻贱本国各种货物，贵重舶来各种货物，把全国的金钱，通通输送外国，此乃不循天理，不顺人心之大者。使人以我之金钱，制军火以打我。是知好用外货者，皆不能不负召人打我之罪。今后痛改前非，学甘地之不用外货，则金钱少输出，而国富强矣。此话似乎迂阔，实为极要。须知知因果者，居心行事，唯恐有过愆，必能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研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虽虫蚁也不敢杀。不知因果者，自杀其父母，尚自夸其功，而极力提倡实行兽化，拟率天下之人，与禽兽了无有异，其心方安乐而畅快矣。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若舍因果，则圣人佛菩萨，亦无法可设矣。今乱至已极，欲图挽救，务必注重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于儿女初开知识，始学说话时，即以因果报应等事理，循循善诱而熏陶之。俾其深信因果报应，毫发无爽，此即致治弭灾之根本也。切勿以



为宽泛而忽之，则幸甚。（民国二十六年）

复江易园居士书（四通）

（此时尚未迷信扶乩。请阅其四，足知江之佛法程度。

老人如此晓谕，伊仍不能领略，益可显见。录者识）

【其一】来书所说，诚为切要，然尚有始终所应注意者，为因果轮回，及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者，母教尤重。若于儿女初开知识时，其母即以因果报应，及做人之理事为训，则大时便知好歹，不被恶党邪说所惑，而为贤人善人。若小时任性娇惯，大则无主宰，便随邪说而靡，欲其反正，百难得一矣。当今之时，若不以因果报应，为救国救民之专剂，则纵有作为，无大功效。以彼不以实行为事，但以空谈敷衍了事。因果，乃标本同治之法。凡夫初发心，如来成正觉，皆不出因果之外。狂人以因果为小乘而轻藐之，乃为自便于肆无忌惮之恶作，与空口快活之大话耳。

【其二】各处讲演录，闻已排矣。光目力益衰，即此来复二信，用手眼二镜，始仿佛看见。故于讲录，不能干预。张师祠之佛光社社长，只能挂一空名。至于讲演题跋，则力不能为矣。张节妇，以大藏经，为佛光社镇社利生之宝，其功德，当令自己莲品高增，其孙慎修痰病即愈。今为慎修，与令爱有贞，各寄大悲香灰一包。此灰加持三月多久。每日少则诵五十遍，多则七十五遍。系大饼干桶贮之，一桶约十余斤，约计诵持大悲咒有六七千遍。此一包灰，可作二三百次冲服。初冲时，当取二十分之一，放于大碗中，用开水冲之，搅搅，候灰质沉下，将水灌于壶中，



瓶中，日三服之。宜吃素，常念南无观世音圣号，必有神效。病大好后，当少冲，不必照前取二十分之一也。若不信，不志诚，则无效。富贵人多病，一则一事不肯操作，血脉便不周流。二则多食血肉诸品，若遇一有毒者，则其祸不小，或致殒命。即无毒之物，由杀时恨心所结，故带毒性。虽不能即时药杀人，然其毒积久，必发而为疮为病。张沈氏，肯令慎修戒杀吃素，其痰病当可即愈矣。所余之灰，当供于佛龕之下一边，或挂于高洁之处，以待不时之需，及随便救济危险之症，不可褻渎。所冲过之灰质，宜加水泼于屋上，以示敬重。此即干大悲水，可以寄远方，可以留岁月。当地非极危险之症，不肯与也。仆婢多不知好歹，在大家人家做事，不知爱惜米谷什物，其折福折寿事，日不知有几多次。近闻曹崧乔云，一仙人附人体看病，一大家之老妈，稍似半身不遂，亦去求看。未至前，仙人云，汝勿来，汝遭残主人米饭食物太多，不久当全身疯瘫而死。此话当与汝贞、昭娥二女子说，令其爱惜主人东西，培植自己福寿，亦可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前数日，费范九来，言孝若，与其女粲武，死之毒惨。易园居士，劝其家为作超荐功德，因出四百圆。以二百圆交光，为彼印书施送，以二百圆于灵岩打佛七。当时即与弘化社陈曙亭说，当与易园书，云光令尽此二百圆，寄书于江，令彼随机施送。宜多寄何种，少寄何种，待江居士信来即寄。以张家之钱财，利张家之乡人，极为允妥，不知已来书也未。至晚，光意为孝若、粲武各作一牌位，二共一百圆，以一百圆打佛七，拟次晨彼上山时说耳。次早饭后问之，云已去



矣，不一二日可回，只好随他去了。灵岩牌位，在念佛堂内，成年佛号冥熏，比他处供于冷屋中，大相悬殊。所有各人供养之三十五圆，不须寄来，以作佛光社之用。光负一社长之空名，亦不可不以他人之功德，转为他人作功德也。

【其三】上次之信，及一小包书，当已收到。三十五圆，本拟归佛光社用。昨接手书，及银行提单，方知两相错过。至晚，成翊青来，言江苏水灾之大，为全国第一。其人系冯梦华、王幼农门生，多年办赈，颇有声誉。光遂以此三十五圆，又加五圆，成四十圆，交成。彼问收据写何人名。光谓，汝我何用收据。云，须交会报帐。光谓，随便写易园、印光皆可。前信言费范九上灵岩去，未见光，过三日回，宿一夜，次早问之，云已去矣。凡事各有因缘，不可勉强。一切任缘，无可容心于其间，容心反成徒劳，固不若任缘之为解脱也。

【其四】大学颂，释观，释止，不甚恰当。德森师云，居士于三谛之俗谛，与三观之假观，似未深明，因将前印之演讲录首页见示。其所说虽有道理，亦可引人入胜。然于空、假实义，全未贴合。夫三谛、三观，乃佛法中之纲要。约理性说，则名为谛，谛，即理。约修持说，则名为观，观，即修也。真谛，一法不立。俗谛，万法圆备。观真谛之理，名为空观。观俗谛之理，名为假观。空观，乃观其一法不立之真如法性，此并空、有，两空之空，此即心经诸法空相之空相。不但色空、空空，并菩提、涅槃，亦空。若有一法不空，不名真空。此三观空观之空，何可



以万事不管不做当之。俗谛之俗，非鄙俗、雅俗之俗，乃以建立施設，名之为俗。假，亦非真假之假，亦建立施設之假。观俗谛之理之观，名为假观者，以真谛一法不立之性体，圆具六度万行诸法圆备之功德。此即心经诸法空相之诸法，何可以凡夫当之乎。凡夫，乃苦、集二谛所摄。此空、假，乃圆教圆妙道理，二乘尚非其分，况凡夫乎。又三十页，言仗自力，用自力修道，由人而生天，以至无色界天，是谓竖出三界，此语亦未圆备。仗自力，须断尽三界内见思烦恼。利根，即生可断。钝根，须先断欲界烦恼，则生色界。次断色界烦恼，则生无色界。直至无色界烦恼断尽，则证真谛涅槃，而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三界诸天，除兜率内院之大菩萨（生内院者，皆法身大士），及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之五不还天之三果圣人外，余皆六道轮回中人。不可以生至无色界天，便出三界也。郁头蓝弗，习非非想定于山间，群鸟相噪，不能得。移于海边，海中大鱼斗，不能得。因生忿恨，有杀尽鱼鸟之念。后定成，生非非想天，寿八万大劫。天福尽后，堕为飞狸，入林食鸟，入水食鱼。故宜分别依佛法修持，断惑证真之生天，与修世福及世间禅定之生天不同，庶阅者不至误会。（其演讲录，全由陈曙亭校对料理流通。）（民国二十五年）

复慧空大师书

昨晚接汝书，光于汝来报国，完全忘之。观汝来书，系犹以宗门之知见为主，于净土法门尚未全信，故只求相



应，致起魔境。念佛法门，以信愿为先锋，若无真信切愿，勿道不相应不能往生，即相应亦不能决定往生。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愿，未得相应，亦可往生，况已相应乎。汝只知求相应，稍有相应气分，便生欢喜赞叹之心，此亦是不相应之现象，由是故有怪相现。修行人，所最忌者，得少为足。得少为足，便生退惰，此必定之理也。祈但一心念，勿以不相应不得往生为疑惧。所有境界，皆不理睬，也不问他好死坏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起第二念。如此，方可得决定往生之益。若怕死时种种不相宜之障碍，因打饿七，此事险极。吃饱饭，尚不能相应，到饿的要死的时候，还能相应么。如必要打饿七，请下山到别处去打，灵岩决不许开此一法。汝完全是在妄想巢中求相应。若肯一切妄想通放下，当必病愈身安。即世寿已尽，亦当正念昭彰，随佛往生。念佛的人，不得有来生后世的念头。汝往生的心尚不专一，则决定不能不又在此世界受六道之生矣。（民国二十五年）

致郭辅庭居士书

昨接葛信，知令严于前月二十八西逝，不胜慨叹。令严宿世固有栽培，故于今生，白手成家，财发巨万，寿逾古稀，儿孙满堂。平生乐善不倦，护持三宝。若有信愿，当即往生西方。若无信愿，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大富贵家，以享大福。然世福不常，当令诸孝眷，同皆志心念佛，以期未往生则往生，已往生则增进品位，乃为有益之孝。宜各节哀念佛，勿只学世间人，但取悦人耳目，不计于亲之



神识有益与否。又令严在生，既信佛法，现在丧葬，理宜顺其素志，概勿用荤。凡祭神、供灵、待客，均用素，此比放生若干功德更大。若不用素，则毕此丧葬，所杀物命，为数甚多。忍令吾亲，因我等行孝，而与此无数之生命，结此杀业乎。民国十年，周玉山先生死（曾作两江总督），其子缉之，与光相识，寄一讣文，光令勿用荤。以彼官职声望甚大，若用荤，则不免为荣亲而反成累亲矣。光信到，缉之不作主，令办事者议之。办事者，皆贪口腹之人，俱不赞成用素。天津开吊，坐四千多桌。次年搬灵回皖，到南京开吊，到芜湖又开吊，到家又开吊。大孙子，在扬州开吊。只此五次开吊，所杀生命，不计其数。葬讣回津，有扶乩者，玉山先生临坛，痛恨其家之用荤，谓将彼在生做官的功德，消灭了尚不够。缉之大悔无及，欲在天津开一大丛林以补过。其地已觅妥，适奉直打仗，遂未办，但设法结结小缘，俾来往者有所安宿而已。令严与光颇有缘，居士与光亦有缘。光于此时，不为说此利害，便失光交友之道。恐居士或以为无关紧要，故引周缉之之事，以为明证。至于做佛事，当以念佛为第一，余皆场面好看而已。光于朝暮课诵时，称令严之名，为之回向三七日。以光一向与挚友，皆不行俗礼，唯以念佛回向，用表交情耳（乩为灵鬼作用，间实有之。光不赞成扶乩，请勿误会）。（民国二十一年）

复卓人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自省如此，于当今之世，实不多得。果能直进不退，则令严之薪传，孔孟之薪传，佛祖之



薪传，俱可亲得而实证矣。然于甘脆肥浓，不能放下，若约儒理论，尚无大紧要，若约佛理论，则便是行恶，非止意恶也。民国十年，光至南京，魏梅荪（系翰林，时年六十）谓光曰，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师之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光谓，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祈熟读光文钞中南浔放生池疏，当数数读，自不能吃肉食矣。此系八月十二日话，至十月，彼六十生辰，恐人情有碍，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即长素矣。次年，遂提倡开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今六十六矣。而于慈善事业，不惜精神，极力提倡。若立慈幼院，若每年施粥。若近二年来，战事发生，收养老弱妇女于法云寺，打数十间席棚令住，为之煮粥。战事毕，量其远近，发给路费令归。一次有千多人，一次二千多人。每日吃了粥，令彼各念佛及观音。三四次打仗，绝无一人受伤，且无一人生病，亦可谓难得矣。阁下正当壮年，而且有大志，能自省察，自讼其过。果能自强不息，则生入圣贤之域，没登如来封疆，断可必矣。勿以小得为足，勿以小过为无碍。勿以自性弥陀为究竟，而不念西方弥陀。勿唯祈佛之默佑，而不于自己所感于佛之心中认真以行。则光所说三种薪传之得，即可预为阁下贺。又今之时世，坏至其极，其原由于不知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欲为挽回，宜注重此二法。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以因果报应，能制人心。除此之外，任凭何法，皆无救药。以心不改良，则一法才立，百弊丛生矣。（民国十六年）



复陈慧新居士书

修持功课，随机而立，愈简愈妙。若都是久修者，不妨依禅门日诵而念。若初心者多，则无论朝暮，均可以念弥陀经、往生咒，即念佛矣。朝暮如是，日间如是亦可，不念经咒，即以赞佛偈起亦可。须知所有功课，均以念佛为主，经咒为宾。知此义，再按林员之身分而定，庶可适宜。光何能特订一章程，令人依从乎。天下丛林，均照禅门日诵。慈溪文溪西方寺，朝暮皆念弥陀经，固不宜执著而论。所不可稍有更张者，信愿行三之宗旨也。若用禅家参念佛的是谁，则是参禅求悟，殊失净土宗旨，此极大极要之关系。人每欲冒禅净双修之名，而力主参究，则所得之利益有限（念到极处，也会开悟），所失之利益无穷矣。以不注重信愿求生，不能与佛感应道交。纵令亲见念佛的是谁，亦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无信愿求生之心故也。又未断烦恼，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好说大话者，均由不知此义。净土法门，超胜一切法门者，在仗佛力。其余诸法门，皆仗自力。自力何可与佛力并论乎。此修净土法门之最要一关也。（民国二十二年）

复宋德中居士问焚经功过书

（附原书）

上海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之图书目录，其第八十三页，有焚化朱书金刚经之功用八种。德中以此项举动，有违佛旨，功少罪多，特请大师解释。



佛经重在受持，未闻令其焚化。即谓焚之有益孤魂，及所荐亡人，尚属功过不相掩，况无益乎。何以言之？凡焚经者，多多皆焚于焚锡箔之器中，其灰仍同锡箔灰卖之。彼收买之人，将纸灰颺去，唯留锡灰，则经灰能不归于垃圾中乎。有谁肯费事，特设一器，下以锡箔垫底，中置其经，上又加诸锡箔。焚锡箔，而经随以焚，其上有锡箔，经灰不至飞颺于外。待其化尽冷透，将此灰，用新布袋装之，内加净沙，或净石，缝其袋口。若有亲友极可靠人过海，或过大江，至极深处沉之，则无褻经之过。若照平常烧锡箔中，又卖其纸灰，吾恐其过有无量，功无几何。凡诸佛事，均以诚敬，方有感通。彼焚经者，只知焚耳，何尝虑及乎此。诸大乘经，皆悉称赞书写、受持、读诵之功德，未闻称赞焚化之有功德也。使真有功德，此风犹不可长。以无知之人，或至误会，则以焚经为事，不复注重受持也。金刚经既可焚，何大乘经不可以焚。无知之富人，必至造焚经之业于无穷也。此事不慧完全不赞成，虽闻人言有大感应，亦不出一语以赞扬，恐其流弊无穷也。世每以往生咒写作圆形，刻而印之，名之曰往生钱，多有焚之以济孤魂者。光绪十六年，光在北京龙泉寺，于清晨至三门外，见其夜间放焰口，所烧之纸，及锡箔灰中，有二寸厚一叠往生钱，只烧了半边。倘非我见，则用人打扫，恐一同扫于垃圾中矣。是知烧此种咒之过，无处不有也。有僧放蒙山，用黄表纸，及钱纸，内夹一往生钱，折作一头大一头小形，待出生时燃之。至近手，则丢于地，其中每每有字未烧完者。即烧完，而其灰则完全落于地下，岂能



无过。此系不慧亲眼见者。故知一法才立，百弊丛生，乃真语实语也。凡事均以虑及久后无弊为妥善。焚经纵有功德，恐无细心之人料理，则功德事反成罪过事，况未必真有功德乎。此不慧之知见也。至于大通家一切无碍，法法圆通，则非不慧之劣知小见所能及。不慧所说，但约不慧之分量而为准耳。（民国二十年）

复金益平居士书（二通）

【其一】欲皈依佛法，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要克尽伦常之道。倘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根本欠缺，与佛不相应，何由蒙佛垂慈接引，令其带业往生也。是故必须要孝亲敬长，兄弟姊妹，夫妇主仆，一一各须尽自己之职分。能于各宗，尽其职分，即为世间贤人善人。贤善之人念佛，则易于感佛。欲了生死，不可不注意伦常也。又须按净土经典所说，生信发愿，专心念佛，决定现生求生西方，绝不发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而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当戒杀吃素，爱惜物命。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凡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外而乡党、邻里、亲戚、朋友，皆当为说念佛之利益。现生则消除灾障，增长福寿，命终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近末世乱至极，凡信佛念佛之人，每每逢凶化吉。今之祸患，避无可避，防不胜防。果能至诚念佛，则不知不觉，不逢灾祸。有此巨益，忍令我父母兄弟等，并乡党邻里等，不知乎。然欲化人，须自己实行方可。倘自己虽则念佛，于敦伦尽分，居心行事，诸多不到之处，则便难



感通矣。今为汝取法名为宗诚。宗，主也。诚，真实也。汝果能事事以真诚为主，久而久之，人皆相观而善。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同类之人乎。宜常看弥陀经白话解、嘉言录、感应篇直讲。儿女从小，即为教其常念感应篇。此文每日或念三五遍，至少须念一遍。尽此一生念，再看看直讲，依之而行，则自可归于正人君子之域矣。光老矣，不得常来信。欲看某书，当向弘化社请，不可顺便寄我信。汝肯依嘉言录、文钞等行，则何须一函二函信乎。去冬印有戒烟三方，灵极。而治疟一方，不费分文，治无不愈。今附函寄三张，祈与一切人说之，俾疟鬼不复困人，则其益大矣。

【其二】既知惭愧忏悔，何又依旧行履，恶不见减，善不见增乎。无他，心不志诚故也。倘心主于诚，岂可知而故犯。知而故犯者，以心实无决定改过迁善之诚恳故。汝自己欲为贤人善人，自可远离恶习。不能远离者，系其心不决定，浮游缓慢，则难免仍归旧路矣。以后切勿再来信，汝不肯真实克除己私，我纵开示，究有何益。汝若肯认真省察自己过愆，何用我多说，即宗诚二字，已通通包括净尽。人若心无虚伪，决定不至不肯改过迁善。譬如真知其人是欲害我者，纵令彼多方巧诱，决不肯上他的当，以送我命。肯上当，是不知好歹之人。既有关性命之大对头，尚肯依他的骗，则所谓求别人为汝说保身命之妙法，又有何益乎。故不愿屡为汝络索说也。



复宋六湛、褚莲净、张子净三居士书

世乱极矣，不堪言说。推究其由，其近因由百十年来，一切读书居官之人，只知习举业，求功名，不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若论远因，实由程朱破斥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之所致也。以素未受家庭之善教，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又习闻一死即灭，了无前生后世。一遇欧风所吹，觉此废孝废伦不耻，为自在无碍，遂一致进行。其根本误人，不能不归罪于理学诸子也。光之此语，乃的确之极，平允之至，非妄说也。为今之计，当认真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此二法互相维持，方能令后之子弟，不致悉数入彼兽域。否则，纵有教育，亦难制彼不随邪转也。所言念佛修持，种种方法，文钞中具有。若详说，则太费笔墨。然虽详说，亦仍属文钞中之所说。今为汝等寄文钞、安士书、嘉言录、弥陀经白话解、观音本迹颂、感应篇直讲、寿康宝鉴、感应篇汇编、闺范等，各一份。若有多者，则结缘。以文钞，安士书已送完，尚未印出。嘉言录，一万已送完，二三万皆未出书，不能多寄。嘉言录，分门别类，颇省心力。祈以此自行，以此化他，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可决定亲得矣。然欲修持净业，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内而父母、兄弟、姊妹，外而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咸皆以此奉劝。无论彼之能信受与否，固不可不令彼一得闻知也。汝等既欲皈依，今为汝等各取法名。



宋六湛，法名慧湛。褚莲净，法名慧净。张子净，法名慧澄。若能断除妄想，一心正念，则所谓湛也，净也，澄也，皆即心本具之德，非自外来也。若心念尘劳，则本具之湛、净、澄德，由妄想鼓动，便成昏浊污秽之相矣。光明年三月初，当复来上海，以了印书事。明年秋后，当离普陀，游行东西南北，以避信札应酬之劳耳。普陀千祈勿来。但熟读文钞、嘉言录，胜于亲见光多多矣。（民国十七年）

复无锡佛学会少年学佛社书

昨接贵社大札，及研究方案，不胜惭愧。光一介庸僧，毫无知识，只知学愚夫妇礼拜持诵，以求带业往生，何能为贵社作指导师乎。所言前寄之简章缘起，实不知其事，或因寺中人，以光拒绝一切，而且事非紧要，即与丙丁童子收执，亦未可知。光年届七十，心如赤子之无知。但候死期，除念佛外，别无所为。况敢膺贵社尊职，为之条陈其所研究之经书义旨，而令依之以修持乎。虽然，既已谬投大札，亦不得不陈我所见。少年学佛，必须要敦伦尽分（即实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深信因果，及与轮回。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行有余力，则研究一切大乘经论，及古今儒释古德各著述。又须识取纲宗，用以宏扬佛化，续佛祖圣贤之薪传。所谓由实行而博学，由博学而得宗。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见，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拨果。如是之人，其天姿实足以继往开来，由其最初一步，未曾在自己



身上下检点，从兹愈趋愈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卒成破坏佛祖圣贤之道之人，此古今聪明人一大可怜可悯之事也。此事，一百人，就有八九十，堪令人痛哭流涕。光学如面墙，然以七十年之阅历，若不为贵社献，一旦死去，便与虚生浪死者同。由此一纸之诚，或可作贵社继往开来之一助。而光亦借此微功，得生西方，则是贵社之所成就也，感何如之。启案璧回，再来函，决不答复。（民国二十三年）

复袁德常居士书（四通）

（原名丽庭）

【其一】汝初迷昧造业，所幸宿有善根，则由恶因缘而入佛法，此莫大之侥幸也。今当力行善事，从心地上理会，不令从前之恶念再生。当须令念佛之心，与自利利人之心，无或间断。则可生为圣贤之徒，没归极乐佛国矣。既看文钞，当依文钞而行，他人所行，何必与之相同乎。至于同善社，乩坛，虽亦名为修善，而学佛之人，不宜预入。何以故？恐误会，认彼所说为佛法真传故。譬如买物，不得徒据广告为是，须审其货之真伪何如耳。光老矣，精神目力工夫均不给。又有迫不及待之清凉、峨眉、九华三山志之修订。宜看文钞，切勿来苏，来则定有见面不如闻名之叹。

【其二】大悲饭，不可撒汤。如不惯煮连汤干饭，当以此汤煮菜，或另作饮汤之用。凡人家煮饭撒汤，须多用水，多用柴。米之原汁，皆在汤中，反弃之。只存其米质，而



弃其原汁，折福费钱，且养人之力小。汝母之病，与汝二堂弟之病，均当以大菩提心，供给彼大悲饭菜一月。彼病若真好，便可种大善根。汝二堂弟，若回心转念，当另是一种态度。人皆有天良，其居心动念行事，完全不依道理，他还要说人家不依道理，他有道理。只此一念，便是天良发现处。可惜无人指点，又不反躬自责，便成狂愚之辈。若肯回心自问，必有惭愧欲死，觉天地间无有容我之处。从此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便是圣贤之徒矣。果能身病愈，而心病当渐愈。汝且日日与彼回向，求三宝加被，又承观音慈力，神咒妙义，食之一月，必有奇效。汝母之病，及汝堂弟之病果愈，便是光宗耀祖之大者。较彼得一官一职，而不能为国为民者，乃天渊悬殊也。连汤干饭若未惯，且留心试试，自得其法，此亦惜福卫生之大者。普陀法雨寺，光绪十几年，一饭头师，虽一二百人之饭，亦连汤干。此人当了数年，所省柴火，日须一二担，且多出饭，饭还养人。后一饭头，每顿须撇几桶汤，梢水桶满，则倒之阴沟。库房，客堂执事不过问。可知此饭头，一年遭践常住柴火米汁，其罪大矣。祈以此义，与一切人说，亦爱惜柴火五谷之一件大事也。

【其三】汝母吃大悲饭，既有效，而足尚未愈，且再吃一月，此事绝无难为。米若少，不妨少下，得便当再寄。至于二弟之态度良善，此实汝之诚心所感，致三宝加被。古人所谓，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当家今日方回，信已令彼看，明后日当为念佛。然以七十老人，久患足疾，不可著急，望其即好。若再吃一月，定



可痊愈。即仍不好，亦不可谓诚而无感，佛法不灵。至于二弟，尤当诚感，使祖宗得一好子孙，其荣耀为何如也。无锡报，语过虚张，皈依者，当云近万，何可云数十万。即真有数十万，亦宜云数万，以免小人疑忌之祸。古人有若无，实若虚之涵养，何可竟忘，而反事虚张声势耶。以后切勿如此。光尚未至县（陕西郃阳），何由入泮。不入泮与入泮，总无二样。然一真一妄，徒令人惭惶无地，又何益乎。光不久人世，一旦死去，万不可如此妄传，致人疑谤。光于父母师长，不作一字之记载者，恐陷入今人妄誉之漩涡，而招人异议也。但期不辱其亲，即为荣亲之事。况学佛之人，岂可同市井小儿，备祈有名位者颂赞，以为荣幸乎。

【其四】回向偈作好，在外行人，必谓迂阔，实则与大士心相应，而易为感通也。盖彼以凶恶，我以慈善，如水灭火，如日消冰。若以众生情见为祷，则与大士心相违，纵有感应，小之小耳。偈曰，愿此持诵胜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消除自他宿现业，增长我人胜善根。永劫恒存大士心，遍界常行大士事。尽未来际作饶益，普令有情无祸害。（民国二十二年及二十七年）

复费范九居士书

数日前，由山转来手书，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谨，不胜欣羨。但以沪地冗繁，未能即复。昨因事来杭，略有暇晷，遂书大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汝能孝亲，能俭朴，则必不至



取非义之财，其行其心，颇与佛合。若再加以信愿求生西方，必可如愿。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宏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茂。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无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复慧导居士书

（即杨汉公）

手书，备悉。所经历处，均得吉人照应，乃三宝加被之所致。末后所说道理，甚好。以谦为诚意之诀，乃为上根人说则可，若对上中下一切人说，则当以致知格物，为契理契机之至论。程朱所说之致与格，万不可依。须知此致知与格物，乃希圣希贤之根本。以知见一偏，即不能诚



意。而知见之偏，由心中有偏私之人欲。格除此偏私之人欲，知见自得其正。知见正，而意诚，心正，身修矣。真学问，不必在玄妙上显。但令一切人，识得下手处，自可欣欣相从。（下略）

复翁智奇居士书（二通）

（原名兆奇）

【其一】手书，备悉。韩欧之毒小，程朱之毒大。由程朱以后之理学，无不偷看佛经，无力辟佛法，以致成此大乱。皆由此诸先生，门户之见致之也。光老矣，不能详书开示。今为汝寄经书二包，若肯息心详阅，无疑不释，有愿皆得。学佛之要，贵尽伦理，如是学佛，方为真佛弟子。若不尽伦理，则为佛教罪人。佛遇父言慈，遇子言孝，世间善法，均不遗弃，唯不许人炼丹运气。世间外道，偷窃佛经，自造经典，反谤佛法。谓彼之法，乃六祖所传，和尚此后均无法，法归他们在家人。惑世诬民，莫此为甚。余详各经书，此不备书。法名智奇，另纸书之。以后但依经教修持，切勿来信，以无力应酬故也。

【其二】手书，行述，备悉。今为静嫻取法名为智宜。谓其先念佛，今往生，悉合时宜也。行述，果无饰说，光一向不喜妄誉人，况为弟子，更不宜誉。今作一颂，以颂净土法门之利益超胜，俾见闻者，同生净信，同修净业，同生净土。以此功德，资益智宜，庶可高升上品，速证无生矣，祈慧察。又世每以亡人遗像，请名人题颂，印以送人。人或一看，或不备看，即掷之于废字中。与其如此被



褻瀆，而无所益于人。盍若寄上海佛学半月刊，以令一切人，各各看之之为愈乎。祈酌量行之。

复慧龙居士书

（即窠存吾）

手书，备悉。避地之事，乃大富翁之行为。吾人乃一穷和尚，何得预先即避。倘果战及苏，亦非决定不避，避亦易易，何得将此事看得如此重大乎。若战事可停，印书局开工，尚大有事。若离苏远行，则诸难接洽耳。富贵人子弟，多多一事不做，一旦遇祸乱，则必至无以自立。今全去用人，亲自操作，一则习劳，而能和血脉，二则少闲，而消诸妄念，实为爱儿女之根本办法，善何如之。儒道之衰，其源由于理学之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俾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致演出目下之现象，实乃理学之学说导之也。欲振兴儒宗，当以躬行孝慈友恭为事（天下之乱，均由为父母者，不知教儿女所致。故慈之一字，举世皆不识其真相，使其真知，世自太平矣）。令严之不生信，亦理学学说所使。然近年，及沪战，由念佛而获种种不可思议之感应事迹者，甚多。何不曲为陈述，俾其因兹生信乎。若明知此事，犹不生信，则只可向佛代彼忏悔宿业。而以己念佛功德，皆为回向，则或可有生信发愿之日矣。果能生信，修持净业，俾得往生净土，可谓大孝尊亲矣。全家均吃素，固不必特别办葷，但素菜办得有味好吃，亦非不可。若以杀众生，而悦亲口腹，俾亲实受后世之杀报。此之孝，在完全不知佛法者则可。然既不以朴素为意，又何必自心不安耶。若



儿女辈仍旧吃葷，非完全全家净素，则亦不宜独令老人吃素也。然亦不得令尽量吃，以徒积杀业于吾亲也。（民国二十一年）

复郑棐谌居士书

时局危险万分。陈仲美，当先令注重在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当此时期，只好认真修持，不宜泛泛然研究，以死生存亡就在眼前。若只泛泛然研究，在种善根边则有，在了生死边则无矣。念佛之外，兼念观音圣号，以期息战免难。必须如救头燃之诚，方有感格。纵国运不能即转，而自己决可蒙三宝加被，履险如夷也。所开书外，加文钞、息灾会开示、真安笔记。劝念观音文，张公馆想早寄到。今附数张，祈为知交说之。苏州虽屡被炸，有劝光他徙者，光以死生有命，与其路上受惊吓，何如安住不动，受炸而死之安乐乎，以故概以此辞。日唯念佛，念观音，念大悲咒，以为护国护民护己之据。如定业难逃，炸死，随即往生，亦所愿也。唯厌闻他徙之说，以其是苦上加苦也。（民国二十六年）

复吴希道居士书

人生世间，第一要亲近良师善友。有良师善友，便可归于正道。否则，燕朋相聚，便日沦于下流，而疾病亦因之常不愈也。净土法门，其大无外。无知识人，每每小看。汝已持名，而心不归一，以业障深故。念时，要心存敬畏，念起于心，声出于口，音入于耳。要使句句听清楚，从朝



至暮，无用心事，则常念。大声，小声，心中默念，都要听。以心一起念，便有声相。自己之耳，听自己心里之声，乃极明了事。早晚立一功课，或念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即念赞佛偈，念佛，或一千，八百，五百，随各人工夫立。若忙极，则用晨朝十念法念。除早晚功课外，行住坐卧都要念。只求心归于一，不必定求瑞相。以心若归一，自与心浮散时不同。若不以心归一为事，常想见瑞相，或起魔事，不可不知。至诚恳切听，决不至起魔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念佛最妙之法。净土五经当常看，必须恭敬，不可褻渎。读净土五经，则知弥陀大愿，净土庄严，法门普被。彼谓净土法门为小乘，为愚夫妇所修之法者，则知彼宿世未种净土善根，故有此胡说巴道也。当先看嘉言录，再看文钞，再看净土十要，则净土大义，便可悉知矣。然须自利利他，当劝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汝能如是修持，保汝身体日健，心神日定，前途之事，均皆顺利。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为汝寄甲乙二包经书，便是无量无边之良师善友。以后不得再来信，亦不得介绍人皈依，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今之时局，危险万状，若不以念佛为预防，则或有战事发生，将何所恃。今之战事，避无可避，防无法防。倘勤念佛，当可逢凶化吉。祈慧察。皈依法名，附函。



复杨慧昌居士书（三通）

（原名字昌）

【其一】令严临终，神识清爽，念佛而逝，可生西方。然无论已生未生，为人子者，固当常为礼拜持诵。以期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增品位。又此之礼诵，非特有益于亡人，实有大益于存者。以以孝亲之心而礼诵，较彼专为自己礼诵者，功德更大，以孝心即是菩提心故也。汝父宿世甚有栽培，故今生乐善好义，深信佛法，修持净业。其一生多危症者，乃宿世之业，由乐善信佛，而转后报重报，于现生作轻报而了之也。汝既欲承汝父之志，又欲汝父母同皆高登莲品，此心可嘉。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昌，谓以智慧承继先志，必能克昌净土法门，并以克昌后裔也。凡皈依佛法之人，于伦常道理，必须格外认真，尽谊尽分，可谓真佛弟子。倘于伦常有缺欠，便难以感化同人。汝现无父母，而兄弟、姊妹、妻室、儿女分上，尤须注重。今世乱已极，其源皆因世之为父母者，不知教子之道。不知以道德仁义，因果报应教儿女。但以溺爱娇养，机械变诈相教。故致有天姿者，习为狂妄，无天姿者，狎于顽愚，以至越礼犯分之事，时有发现也。使为父母者，各尽其教子之道，则世道何至如此。以前儿女教不好，尚无大要紧，不过不孝顺，不成器而已。今若教不好，则其祸实有不堪设想者。此说，宜与一切人说之。所言看书，汝身膺职务，无多闲暇，只可先从文钞、嘉言录起。而净土三经，往生论注，彻悟语录，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净土指归集，



龙舒净土文，宜详看。其余若禅宗，教家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并及密宗，且置之，以力不暇及。修净业，不先将净土法门研究明白，如欲归家，不知道路。其所知者，虽亦能归家，然其迂远，殆有天渊。祈慧察。

【其二】手书，并王、李、汪、朱之函，备悉。三人法名，另纸书之，祈为转交。王君之大愿虽可嘉，然于此时局危险之际，不知决志求生西方，尚欲待后出家，再诵若干经咒，以了大愿。又祈寿与愿齐，愿若不了，寿亦不终，直是痴人说梦。彼看净土书，完全不依书意，而自立章程。若不及时随分随力修持，不但所愿均同画饼，或致成神经错乱之病。此病甚易得，甚难愈。光老矣，一向直心直口，绝不敢顺人情，以取人欢喜，故为说破，免致受病。汪李二君，质直无伪，颇可嘉尚。今为彼三人，各寄文钞一部、嘉言录一本，并各小册，共二包，祈为分送。朱太然君，信中只用合十，则不敢认为皈依，彼之四圆香敬璧回。光虽不能宏扬佛法，决不敢自己轻慢佛法，亦令人轻慢佛法。为彼三人说，以后不许再来信，来决不复，以目力、精神均不给故也。

【其三】手书，及朱太然书，备悉。须知佛法，有住持世间法，有唯论理性法。住持世间法，若人不致诚敬，则不为说法。今世道陵夷，不能全依此行。故光于问法之函，任彼如何，亦为彼答。若太傲慢，亦当指斥其过，以不负彼之来意。唯求皈依者，若不用自屈之字，决不敢允许。以此允许，即是自轻佛法，亦令彼轻佛法。以彼或是不知礼仪，或是我慢自大。自大之人，何可与语。不知礼仪，



必使即知。非求人恭敬，乃正不敢轻法与轻人也。不如此维持，则佛法便不能流通矣。唯论理性法，非凡僧所可行。唯大菩萨，又无住持法道之责任者行之，则有深远之益。凡夫行之，则破坏如来正法，为害不浅。如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凡见四众，皆为礼拜，云，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四众有以杖木瓦石打之者，则避走远住，作礼赞叹曰，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恐汝不知此义，妄生疑议，故为略说。若凡夫僧，断断不可依此章程。住持法道之大菩萨，亦当依凡僧之章程。如济颠之师，乃出格高人，仍是绳趋尺步。济颠，则不守清规，显大神通。若谨守清规而显神通，则不能在世间住矣。唯藉此疯颠颠，以令人疑信相参，以密行教化，令人知佛法不可思议，以生正信心耳。世之无知无耻之人，从而学之，何不学吃死者以吐活的乎。何不学喝酒醉卧数日，而百千根大木，从井中运出，及喝酒大醉，吐金以装全殿佛像之金乎。此种不思議事，唯此种人行之，则无碍。若谨守规矩之人行之，必定当下去世。否则，人皆求彼，不能做一切事矣。朱居士之书为转，及此字祈令彼看。光目力不给，不多书。其净土法门，与修持法则，自有文钞、嘉言录等已说之，亦不须详说也。

复某居士书

阅来书，知汝聪明尚不彻底，故以儒佛之因果，与世间王法之赏罚同论，则似有理，而实无理矣。世间赏罚，约人情为定。因果，乃心识所感召，儒释无二道。汝以儒



所未发明者，谓儒尽乎此，此亦汝聪明不彻底之一证。夫善恶因果，皆自心之感召。世人不知，佛为详说，汝谓佛设，岂真聪明乎哉。果报之来，有在即刻即世者，有在来生后世，及多生多劫者。汝嫌报远，而欲令速报，则成邪见。须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以至成佛之果报，皆在多劫。虽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实证佛果，也须多劫。且莫以一悟佛性，为实证佛果。若如汝说，则世无一人能了生死，况成佛乎。汝若知此，则不至怪佛为酷烈，当感佛为慈悲，而痛哭流涕以告同伦也。汝嫌不速报，而不知不速之大利益，乃夏虫不知有冰，蜉蝣不知有来日之见，可不哀哉。夫报之迟速，皆自业识所感，何可推之于佛。以汝之聪明，意地中，尚有知而故犯之过，可知寡过一事，虽圣人尚须努力。故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儒者见浅，谓为圣人过谦，而不知圣道之深，非一悟即可彻底也。余且勿提，以圆教论，初信断见，七信断思，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于十信后心，再破一分无明，即证初住，即法身大士。从初住，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历四十一位，尚未到无明净尽地位。等觉，再破一分无明，则真穷惑尽，而成圆满菩提之佛果矣。此善报之远者。而恶报之远者，当亦相埒。况尚有修因证果，以至成佛之时乎。若事事皆一时即了，则便成无因无果之断灭深坑。不观天道运行乎，夏至一阴生而大热，冬至一阳生而大寒。立春有在过年前，有在过年后。则一一不皆一时俱尽，方成岁时。若一时俱尽，则不成运行，而成断灭矣。至于罪福之赏罚，阴间实



有主掌之人，然亦不同阳间繁难。以案簿皆自现自消，并非有人登记勾消耳，故阴间无错误。其有以彼省某人，误勾此省同名之某人者，乃藉此不宜死之人，倡明实有阴间地狱刑罚等事，以期世人生信耳。以故每有世间正直士夫，权理阎罗王事。世间平民作阴差，因误勾人，打而革除者。皆因穷措大（措大者，举行修齐治平之大事也），以眼不见而不信，且藉以谤佛，而特现此，以冀措大开一眼光耳。此事甚多，且举一，以期俱知。藕益大师见闻录，载湖北一生员，权理五殿阎罗王事。一夜至阴间，见一簿，载其妻盗杀邻鸡，连毛一斤十二两，因折其簿角记之。醒问其妻，何得盗杀邻鸡。其妻不承任。曰，汝还瞒我，阴间簿上已载，汝盗杀邻鸡，连毛一斤十二两。妻言，院中晒东西，鸡来吃，以物掷之，即死，尚未动。令称之，果一斤十二两。令持鸡，并一鸡之价钱以还，为彼说其来历，祈勿见怪。其夜入阴视簿，则折角仍旧，一字已无矣。汝以阴间刑罚为佛设，可谓孤负佛恩之尤者矣。汝书字小，光目极昏，略举要者，释汝之疑。汝果知此，则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当知汝之得大利益，由汝儿女而始，况生西后之利益，以至圆满佛果为止。若不自量，从兹研究性相禅密各宗，不以念佛为事，则或可做一个半串子通家，而了生脱死，当在驴年矣。光老矣，目力不给，以后不许又来信，即祈妙师代问，亦不复。何以故？以汝非举一而明三者，纵一一示之，亦仍是一一一一，而不能圆通耳。

复张觉明居士书（二通）

（附来书）

师尊慈鉴，不聆慈教，一载有余，企仰之忱，与日俱积。弟子于去冬十月，避乱莫干山，得大善士之护持，平安无恙。在山环境清静，念佛甚为得力，随时随地，开目闭目，均能想见三圣慈容。上月因为土匪觊觎，不得不下山来杭，暂住友人家。欲返家，则交通梗阻，欲去申，则资用不给，彷徨歧路，莫知所从。姑大人，去冬亦上山，今春三月赴申，住婿家，一切安好，堪以告慰。弟子在此，虽亦布置净室，早晚课诵，但因环境尘俗，儿女累重，念佛时，不免有杂念矣。但有数事堪述者。有难友何君，系外国留学生，崇信科学万能。去年因病失明，科学不能治。弟子劝其信佛念佛，并用师尊印送之洗眼方治之，已见一线曙光，故近来邀弟子每日讲解阿弥陀经。又有一只秦吉了，何君所养者，能说能笑。教其念佛，先时十分憎厌，非说不会，即说什么。见弟子拜佛，则狂笑不已。复耐性，每日教以四字真言，今已肯念矣。有时念阿弥陀佛四字，有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七字，但不肯多念耳。又弟子有使女二人，同上山避难，均患重病。弟子与儿女，亲为延医购药，调理饮食，病愈后，均感悟茹长斋，信佛念佛。他日交通恢复后，拟偕之趋前受皈戒，未知可否。弟子在莫干山时，曾托人寄奉一函至报国寺，乞气痛方。后知师尊现在不阅往来之信，故仍退回。现弟子气痛，已得此方治愈。兹汇奉法币十五圆，十四圆敬奉香敬，一圆助印气痛





方，幸祈賜收是禱。

【其一】昨接手书，知全家避难莫干山，均安乐无虞，不胜欣慰。此劫，乃大家同分恶业所感召。其有信心念佛圣号者，率得逢凶化吉，盖以个人之别业，蒙佛加庇，得以转轻耳。当此破天荒从古未有之大劫，不生信心，不肯念佛祈垂加被者，其人诚可怜悯也。何君素精科学，知其万能，而不知各国互相残杀，乃万能之效果也。及至因病失明，而万能无效，竟以绝不注意之念佛一法，及所传之洗眼法，得以复见天日。因兹生正信心，请汝为讲弥陀经，将由此因缘，精修净业，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近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远则渐次进修，以至圆满菩提，成无上道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各种净因，各作恶因。遇恶知识，则恶因发现，轻则毁谤，重则灭法。遇善知识，则净因发现，始则信受，终则往生。甘肃平凉郑浚，字哲侯，前清举人。深中韩欧程朱之毒，六十岁前，与佛法为仇。六十岁看光文钞，始愧从前之谬，遂吃长素，念佛求生西方，函祈皈依。后（民国二十四年）与其弟亲来苏，并朝普陀，拟请几位念佛僧，开化其乡。南方无愿去者，至陕西卧龙寺，请得几位，常年念佛矣。人固如是，物亦如是。秦吉了，劝彼念佛，云不会，云什么，见汝念佛，则狂笑，此乃毁谤佛法之恶习。及日常教之，则肯念，果有常念佛人，彼随之日日常念，安知不如宋之念佛八哥，念佛立化，埋而莲华生于墓上，掘土视之，其根在于舌端乎。二使女大病，汝为延医购药，汝与儿女为之调理饮食，病愈，感而吃长素，此所谓以德服人也。古语云，以言教者讼，以



身教者从。君子居乡，以身率物，令德服人，相观而善，即此义也。惜世之信佛者少，而谤佛者多，故致许多宿有善根者，不能发起宿世净因，深沐佛恩，即得以具缚凡夫，现生承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渐至于圆成佛道也。光老矣，明日即七十有九，旦暮将逝，以后无要事勿来信，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

【其二】前后二书备悉，何君之人，盖英气重，而未闻儒释圣人修己治心之法，故致受此境遇，其情景，与俞净意公大同。然俞犹未深知净土法门，何若肯作已死复生想，将从前之英气，改作谦抑自歉，则后来之造诣，当比俞公高超多矣。彼初以僧多败类，不肯皈依，今以光亦败类之僧，尚欲皈依，实不知僧为何如人。光比吃肉喝酒之僧稍好点，而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大菩萨，及未证法身，已断三界内之惑业之权位菩萨，及证缘觉果，证阿罗汉果之二乘圣人，皆属僧。若光者，去阿罗汉之僧，奚啻天地悬隔，何况缘觉，及未证法身之权位菩萨，又何况观音、势至、文殊、普贤之僧乎。彼只知人间吃肉喝酒之僧，即人间谨守清规之僧（以不注意故，亦作下劣不堪想），亦未闻见，况其他各大圣人之僧乎。光之为僧，下劣已至其极，彼尚欲皈依，则其他圣僧，固亦在皈依之列。是所谓结果胜于俞公者，以由知净土法门，得以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渐渐进修，圆成佛道也。其妻之肺病，虔念观音圣号，自愈。目屡好而屡暗，病在急躁。倘有涵养，再虔念佛及观音，当可一愈永愈矣，祈与彼说之。（戊寅除

日）



复某某夫妇书（二通）

（附第二次来书）

【其一】接手书，不胜慨叹。汝何得瞎造谣言，谓燃灯古佛降生汝家，未周岁而殇乎。诸佛生死已了，决无示生复殇之理。佛若为度众生，乘愿示生，实有其事。然既示生，亦决不说我是某佛，及至度生事毕，将示涅槃，方始显本。决无示生，而不及大作佛事即夭殇者。声闻初果，已断见惑，尚有思惑未断，故须七生天上，七返人间，方断思惑，而证四果。二果，则一生天上，一返人间，乃证四果（初二果之生人间，寿皆长短不定，或数月，数岁，数十岁，仍系随业受生者）。三果，以欲界思惑已尽，尚须在色界五不还天，经历多劫，方可断尽思惑，而证四果。四果，则见思二惑净尽，三界内了无生缘。若发宏誓愿，示生则可，非随业受生者比。汝以业力凡夫，造此谣言，诬谤古佛，欲求世间瞎眼汉，谓汝是佛之父母。若当道有通佛法之人，必定以妖言惑众治汝。即当局无暇问及，亦不怕天雷殛汝乎。汝还到处求人和汝之诗。若非邪正不分之外道，与香臭不识之痴人，谁肯许汝之言为是乎。汝当痛改前非，凡寄出之信，再去信直陈其罪，哀求忏悔，庶可不致以凡滥圣，永堕阿鼻地狱，受诸极苦，永无出期。如不以光言为然，则汝是魔眷，非我弟子。汝何苦瞎造谣言，被明眼人唾骂，被天地鬼神殛诛乎。因望汝知即改悔，不然，苦报来时，悔不可及，故不得不尽我之分，直言痛责。汝若不听，与我无干。



顷捧慈谕，承蒙严责，循环恭读，感惭交并。爱子夭折，心酸万分，业障深重，诗涉古佛，开罪实多。虔诚忏悔，痛改前非。凡夫俗子，天资愚鲁，端赖恩师开示。晓夜细忖，前程危险，殊为忧惧。因思及此，奉札申谢，伏祈恩师海涵怜愍。业根宿植，法缘久亏。务乞常颁法诲，庶使尘网暗暗，得凭慧炬以通明。苦海茫茫，能藉慈航而普渡，云云。

【其二】日前接手书，知己认过，求哀忏悔。本欲即复，以无暇，故迟至今。人生世间，须守本分。衣服、器用、名称，均不可以至尊贵者为美而妄称之。譬如庶民，妄称帝王，罪必灭族，可不惧哉。汝以未周岁之殇子，妄称燃灯古佛示现，欲得佛父佛母之美名。不知褻蔑古佛之罪，尽未来际，亦无出阿鼻地狱之日。非光道破，尚欲将所作之诗，遍示国人。俾无知之人，亦仿汝迹而踵行之。则奸邪渔利之徒，各以殇子为古佛示现。初则只取无知之人赞叹。次则为之起塔，为之修庙，而敛财以致富。又次之，则奸邪咸相结聚，遂立教门，蛊惑愚俗。久则劣迹露出，俾大家同受国法。而邪人当时有匿迹未受诛者，久复发生，如白莲教等蔓延不断，为世间害。嗣后其教徒，但改名称，不改事实。彼诸外道，悉事秘密，虽父子、夫妇均不相传。以此秘密，固结愚人之心，任何善知识开导，均不信从。如狗以屎为美，非吃不可。常与人说，吾师是某佛某祖师出世，吾是某佛某祖师出世。瞎造谣言，以期得名闻利养。而不计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生受国法，死堕恶道，从劫至劫，无有出期，其为流弊，可胜言乎。汝



之作为，若不痛改，必与此同，可不畏哉。宜印一改过忏悔之信，凡以前寄诗之处，各为寄之，以期周知。涅槃室三字章，烧之。前所妄拟设者，通皆取消。按一函遍复所说，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果肯真心发露忏悔，定可业消智朗，障尽福崇，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其为利益，何能名焉。光之为汝，可谓至极无加，尽我之职分矣。汝果熟读而详思之，当必有涕泪滂沱，不能自止之情状焉。

与吴慧德女士书

（附宗绰来书）

师尊慈鉴。南洋苏门答腊亚沙汉埠，吴慧德女士，昔年因遭逢困厄，发心奉佛，已八阅年。弟子昔年在荷属苏门答腊棉兰市时，最先发心奉佛五人中之一也。其母吴陈氏，福建同安县人，同时闻法，未几，亦发心奉佛，法名贤行。近十年来，由苏岛民礼市，移住英属新加坡，于本年十一月初三日逝世。其生卒大概，已详其女慧德记述中，另纸抄附。慧德女士，通常由亚沙汉至新加坡省视双亲，每次往返，必来槟榔屿弟子寓中叙谈。弟子昔年回国朝山，至苏城报国寺，礼觐师尊时，并有由无锡到苏叩见之男女居士数人。闻训话之次，赞叹灵岩严净道场，望重东南。有人发心追荐先灵，得灵岩寺僧垂慈，成就追荐法事者，受惠之大，难思难议。南归后，亦曾向若干净侣赞扬称述。慧德女士，倾心已久。此次其母辞世后，虽由闽侨中亲友主张，在新加坡龙山寺闽籍僧众处，举行追荐法事。慧德则屡向其父，及其他家属，称述灵岩寺稀有道场。如能请



求为做超荐法事，受福之大，难可言喻。已得家人同意，即来弟子处，交国币二百圆，嘱为具稟师尊前，求为垂慈方便，转请成全其事，不胜铭感之至。弟子宗绰敬叩。

接宗绰女士介绍汝荐母书，知汝母女已早沐佛化，深信净土。汝母惜物，以人所弃者，作人所贵重之品，其灵心妙手，亦多生培来。及至临终，汝能令全家助念，并请净侣助念。故得一切放下，唯佛是念。逝后顶门灼热，面色光润，可为往生之瑞相。今又祈灵岩追荐，则莲品当可增高，汝可谓能报母恩之人。彼以瞎张罗，宰杀生命，宴客聚友为荣者，乃落井下石之大不孝者之所为也，其相殊奚啻天渊哉。（民国二十八年）

复济善大师书

日前接手书，以字小目昏，天又阴黑，故不即复。今则天清日朗，因以手眼二镜相辅而阅，及略复耳。所叙数年前之相，甚为危险。幸未遇同志之大善知识，故得识其狂妄，不至以宏法而作灭法之业。否则，危乎危矣。至于所叙修净法则，皆本诸祖诚言，固无不当。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无量寿、观经、弥陀，虽文相不同，而义意则互融耳。佛为九法界众生说，吾人何可不自量，而专主于最胜者观乎。丈六八尺，佛已为我辈说过矣。下品将堕地狱之前，大开持名之法，是观经仍以持名为最要之行。无量寿，详说佛誓，及与净相，是为依小本修者之要诀。由有此二经，则知小本之文，但撮要耳。是知虽依小本，不得以二本作不关紧要而忽之。至于修时，果真至诚，于一



瞻一礼一称名，皆可消无量罪，增无量福，非一定须作么修方可耳。心地清静，圣境现前，乃得我固有。何可如贫儿拾金，作极喜颠状。既有此状，完全是凡情气概。若不省察，难免著魔。昔智者大师，诵法华经，于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处，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使有狂喜不支之相，则何能入定乎哉。思此，则知圣境现而狂喜者，皆系凡情，殊乖圣智。倘不自量，亦危乎其危。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多有欲作千古第一高人者，藐视而毁谤之。吾人当以诸佛诸祖为师，不当以此种高人为据，则可即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否则，了生脱死，当在驴年。

复陈慧恭、孙慧甲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光以五十八年之阅历，知净土一法，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余诸法门，虽则高深玄妙，而博地凡夫，谁能现生亲证，而得其实益。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既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最下者，便与小乘四果阿罗汉，圆教七信位菩萨齐。是知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所说诸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不得以一切法门之修证相比而论。现在许多大聪明人，视净土为小乘，不但自不修持，且多方辟驳，破人修持。不知此法，乃凡圣同修之法。将堕地狱之业力凡夫，能念佛名，即可直下往生。将成佛道之等觉菩萨，尚须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



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大矣哉，净土法门也。可怜哉，不唯不修持，而复辟驳之大聪明人。幸矣哉，愚夫愚妇，信愿持名，得与观音势至清净海众同为伴侣。彼大聪明人，纵有宿福，不即堕落三途，而望愚夫愚妇之肩背而不可得。况既谤此法，难免堕落乎。彼受病，在好高务胜，实不知高胜之所以耳。使彼上观华藏海众诸菩萨，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则惭愧欲死，何敢视此法门为小乘，而不屑修持乎。

复念佛居士书

（即正编文钞所载之永嘉某居士

自民国十六年起，至二十六年止，汇钞。）

昨接来书，不胜慨叹。既知其病，又知其药，不肯即服，又复问药，岂非无事生事。至于念佛也好，念观音也好，何必多此一种闲计较。光以末劫苦重，观音悲深，故每令人兼念，以期速获慈护也。然念佛亦非无感通，而念佛亦非不可兼念观音也。专兼均可，佛亦曾令人念，故知了无妨碍也。若念弥陀求生西方，又念药师求生东方，则不可。弥陀、观音，同是一事。而观音悲深愿重，故当兼念，以期速得感通也。所有闲议论，均用不著。古人云，遵其所闻，行其所知，此二句，乃真实修持之龟鉴也。观音乃过去古佛，为弥陀辅弼。念观音求生西方，亦可如愿，有何不可。念观音、地藏、弥陀等功德之较量，乃令人发决定念佛心，不可有游移之念而已。若死执其语，不会其意，则成佛怨矣。现在大家通在患难中，当为一切人说解



除患难之法，唯有改过迁善，敦笃伦常，至诚恳切，称念观音名号，为唯一无二之妙法。无论水火刀兵等危险，及怨业病，医不能疗者，倘肯依上所说，决定会逢凶化吉，在危而安，及怨业消灭，不药而愈矣。目今时局，危险万分。战事若发，全国无一安乐处所。即兵不到之处，土匪之祸，比兵更烈。当令一切老幼男女，同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除此之外，别无良法。小灾当可逢凶化吉。即大家同归于尽，念佛之人，当承佛力，或生西方，或生善道。切不可谓既不能免死，则念佛便为无益。不知人之受生为人，皆由前世所作罪福因缘，而为生富贵贫贱之张本。念佛之人，有信愿，当可往生。即无信愿，亦不至堕落恶道。何可不念，以自误误人乎哉。凡事必须善虑，不可任意而为。即如布施一举，颇为善事。而不知惭愧者，反成障碍，固当以拒而不纳为事。纵有来者，但小小相与，彼自不来矣。亦不必动气发粗，但以不理为最上之策。云台之家言颇好，欲助其流通，似宜助金与彼，随彼作何办法，则两无所碍矣。买物放生，与布施同。须善设法，勿立定期，勿认定地，勿议定物。随缘买放，生得实益。若定期，定地，定物，则是促人多捕矣。买牛羊豕，须有常年草料费，为数甚巨。然每有放者，或不纳费，则须办者代买。似宜以资交办理之人，令彼随意，或买生物，或买草料，为合宜耳。师寿之劝人放生文，甚好。但当以劝人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为事，则不费钱财，不招多捕，其功德甚大。西方三圣像前，可不必塑释迦佛像。凡身旁佩带楞严咒等，遇卧息，大小便时，须解去。唯临极危险时，



可以不去。若平常无危险亦不去，则褻渎之罪，可胜言乎。室内既有经像，当格外敬重。寒山拾得，乃文殊普贤之所现者，固宜常存敬畏，不敢放肆，则可矣。素食不洁之菜馆，吃素人，当永断此种饮食交际。彼若或请，直以不清洁辞之，亦免既受人请，亦不能不请人之冤枉糜费。彼以无理之礼请，不去，有何对不起。教小儿，当详示为人须自立志，严责非其所宜。以今时学说，推翻旧规，倘一严责，或致被彼无知者一诱，则便因恩成怨。彼年已十五，果能将其利害，与彼说之，必不至于毫无感动。如此不感动，则同木石无知，纵严，亦愈成反对矣。彼杀父自雄，以取奖誉者，皆以向受约束，拟欲一泄其忿，而不知其永陷畜生地狱之中，而莫能出也。四书，当全读。书经，文理甚好，亦宜全读。易之道大，或可从缓。然欲成学问，尤当致力于现象知法之理。易六十四卦之大象，可集之一篇，以作座右铭。极显豁，极亲切。彼废经者，不知其人之知见作何领会也。诗可从缓，以非大聪明之资格，不能善会其意。礼记，左传，则选其于身心有益，于世教有大关系者读之。小儿爱偷人东西，须平日为彼说，人不可做屈心事。若做屈心事，纵使人始终不知，而自己常时心中抱愧。况天地鬼神佛菩萨，无一不知。汝何以不知自勉，作此下流事。以后再要偷人东西，定规要领你去向人家磕头道罪，还人家东西。那怕不值一文钱的东西，也要如此办。又要求人家，再有偷东西事，尽管打。不可看我面情不肯说，以致彼越发觉得偷东西没关要紧，常常想偷也。你试想想，人纵再下作，若有人说他好，他就欢喜，说他



不好，他就不欢喜，你为什么要做教人唾骂轻贱的事体。我若遮护你，就是我教你做贼，你后来简直不能成人了。所以我对你说，你从此以后，若偷我的东西，我定规要打你。若偷别人的东西，我定规领你向此人磕头道罪，并将东西还人。不但你没面子，实在我比你还难受。以想你成人，不得不以此制伏你。你知过通改，勉力学好，使人皆敬重你，因之敬重祖宗父母。你要是不肯改，即同你自己日日骂祖宗父母一样，雷都要打了。此我之大慈大悲爱护你处，你要知好歹。如此，或有效果。大女事，但劝彼认真念佛，余无足虑。天定者胜人，人定者胜天。实则世人所得之苦乐吉凶，多半属人所造，有几人一本于命乎。大约作恶而不能如命者多，修善而反更胜命者少。是二者，皆人定胜天者。世人每有一念之善，即可转祸为福，转凶为吉。况终身吃素，念如来之万德洪名，而不能转回造化乎。但令彼常存敬畏，发菩提心，则即此尚可作超凡入圣之前导，况其余小小福事之不能得乎。福与祸，相为倚伏，欲其纯福无祸，亦唯在自己努力修持耳。汝女之婚事，家人不愿意，当再斟酌，并问汝女有决定意见否。若汝女有决定意见，则无碍。汝女无决定意见，后来或嫌穷，嫌约束紧，再被一班嫌穷者喧怨之，则或致不吉，此又不可不预计也。宜先问汝女，再问佛，以作定章。世间人为儿女计，多多皆在家财上计，不在人品上计。富家子弟，不数年即饥寒而死者何限。一贫如洗，成家立业，举国推崇者又何限（此约商界说，军阀不在其内）。以汝说及，因不得不为汝说其慎重办法也。汝女得此好人家，实为大幸。其不满



意之年月，乃天也。然而修持在我，命自我立。果能常存敬畏，一心念佛，及念观音，则无业不消，无福不臻，此人定胜天之大义也。倘彼懒惰懈怠，心中不以不满意之年月为事，则成天定胜人矣。祈将此立命修身之大义，与彼说之，则必能洗心涤虑，战兢修持。超凡入圣，尚有余裕，况年月之小疵乎。二女若未许人，当为择一信佛人家，令其早些出阁，以卸担负，而免忧虑。宜与彼说，今时人心不古，人家越富贵，越危险。切不可不洞事，尚欲拣人家，以期其久享富贵也。贫家只要人守本分即好，纵时局变动，亦不至过于惨凄。若富贵家，或至身命莫保耳。人各有所好，好空名者，必不注重实益。汝庶祖母，虽有数十年之修持，仍然一个俗汉，其于往生，恐难之又难矣。然此亦可为念佛人作顶门一针。必须将好体面心，完全放下，方是真念佛人。光亦非神通圣人，但能志诚为彼回向，不能必使决定往生也。汝庶祖母，既行持归于纯一，又当时时为说求生西方之益，稍有含糊，便难往生。因修有少福，决定来生被福所迷，广造恶业。既造恶业，决定永堕三途恶道。知此利害，当不至痴心妄想，恋世尘境，不愿往生。此人能成就其往生，其利益于汝与眷属者大矣。志莲居士，已七十多矣，来日无多，宜劝彼专心致志，以求往生。万不可稍有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念，庶可决定往生。又彼临终，必须善为护助，勿令或因不善料理，破坏净念，则其失匪细。成就一人往生西方，即成就一众生作佛。本可往生，以不善料理，致令或因疼痛起瞋心，或因悲伤起爱心。瞋爱心一起，净念即浑动矣，欲求往生，末由也已。以成就



之功，思破坏之过，则大可畏惧焉。人生世间，转瞬即过，一气不来，不知又归何所。倘认不定净土一法，则正可怖之极。曹崧乔云，其父读书时，一同学，乃富翁子，极笨。先生与彼教，彼尚未会，其父听之，即可背。该富翁子早夭，后见其来，而忽不见，崧乔乃生一女。今已三十一岁，极聪明，读书绝不费力。初为富翁子，后为同学孙女，人之轮回，诚可畏也。此但换个男女相，全体改变者，当有十之八九矣，哀哉。办道，非痴呆，决难成就。一心念佛，即是正念真如之大者。不预外事，纵有不容推脱者，当平心和气，审慎度量，即是察言观色之大者。急躁心，乃修行人之大障，能放下此心，则当体清凉矣。汝于此荒乱之世，而已年近半百，尚不肯死心念佛，以看书有不知者，即欲学教。此种计虑，若请别位法师说，即为甚好。若请光说，此也是不守本分之计虑。彼一字不识之愚夫，尚能往生西方。深通宗教之大通家，尚无彼之利益。汝何须以此为憾乎。所梦之象甚好，当努力，久之自可无障碍矣。此种现象，固不易得，然不可画地不进，或以此矜夸，则有实益矣。念佛修持，如服药然。能明教理，如备知病源、药性、脉理。再能服药，所谓自利利他，善莫大焉。若不能如是，但肯服先代所制之阿伽陀药，亦可愈病，亦可以此药，令一切人服以愈病。只取愈病，固不必以未知病源、药性、脉理为憾也。断淫念瞋念，甚不容易，非有所证，决不能究竟清净。至于所说感应篇，见人之得，如己之得等十二句，若能事事省察自心，则虽未能即纯，亦可以常然如是。颜子三月不违仁者，亦是微有间断，未能毕竟与



仁打作一块之样子。希圣希贤，在人自勉。若一放纵，则便不可名状，如今日之为国为民者然，可不哀哉。修行人，心不可偏，若偏，即或受病。身体孱弱，当息心正念，俾神不外驰，心自归一，身亦可渐渐安康。若欲得往生，倘此心坚固不解，或起魔事。去来任业，镇定由己。若欲即得，如瓜未熟而先摘，而尚能受用乎。某友神经衰弱，一由贪色，二由过为妄想力不能得之事之所致。使释此二者，其病自愈。否则，后来丧心病狂，亦未可料也。慧净之病，更为深重，可叹之至。古云，宁可千生不悟，勿教一时著魔。聪明自矜之人，多多犯此种病，以自心先含一种乖张戾气，故为魔乘之先容。若无浮躁自矜，魔将远避矣。彼尚知求观音，求光。观音大慈大悲，当蒙慈佑。光是业力凡夫，但能祝愿回向，何能如神通圣人，远加令其即愈也。今为设法，将彼之五十圆，送灵岩山寺，令其为彼立一长生莲位之牌位（生死均无碍，长生禄位，则只合于生），供于念佛堂。又为彼持大悲咒二日。想仗佛力、法力、众僧力，当必痊愈也。灵岩去苏州城二十余里，系古道场。二十年前，归于真达和尚，近改十方，住专心办道者三十位，长年念佛。也无香火，也不做佛事，也不传戒，功课很严密，为江苏全省所无。产租，年不上千圆，立章程住二十人，不足，则真达和尚为贴。近二年，因有人打佛七，故人亦加多，而适足供给耳。所言打佛七，皆写信通知，本人去者，十不得一。然只念佛，而焰口亦不放。木瓜去风湿，如欲令热，不妨买鲜木瓜，设法令热，以裹腿上，鲜者力大。光以怕冷，故令用干片。外孙女缺乳，当用牛乳。王



幼农之长媳死，孙锡官未周岁，遂以牛乳喂之，未曾雇乳母也。凡事当从根本上校量利害得失，权衡轻重，而定去取。大麻疯一病，实难医愈，最易传染。今苍耳膏，实大可为社会去祸害，而增福利。纵不能兼顾虫命，其益大矣。况光尚有令熬者，服者念观音之说乎。若引陶隐居（误作君）为戒，在汝意，将令害麻疯者，任其常病而常传染乎，想决无此念也。所言某友之病，不知彼以为然否。此时真千古未有之时局，而彼于此时，尚以五十之年，常以无子为忧。不知断此业种，俾以后不至有广造恶业，贻害社会之子孙，玷辱祖宗父母，何幸如之。人谱一书，前明道只持来一本人谱类记，言冀存我，欲排印流通，祈圈点句读。至月尽，明道与存我来，持全书二部。一大本，一石印小字本。则有人谱正篇，只一页多。及人谱续篇一，续篇二，共十八九页。开首之序，真是破斥因果报应，已至其极。虽韩欧许多文字，尚不及此序近四百字之决烈。其毒必至令人杀父杀母，毫无顾忌，驱举世之人，同作禽兽而后已也。此种理学先生，讲正心诚意，于正心诚意之本源，则破斥不遗余力，徒欲令人尽义尽分。而不知既破因果，必至于善无以劝，恶无以惩，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可不哀哉。盖此时邦国殄瘁，民不聊生之毒，皆此种理学先生伏之，至今始大为发现也。因与存我说，此书万万不可流通。其好处，各善书均有之。其谬误处，直是抉天下后世人之正眼，因取消排印之说。功过格注释等，亦非逗机之书。以今人多多厌闻伦常因果各事，唯真心修持者，方肯阅耳。历史统纪一书，无论信佛谤佛者，皆肯看，以其是史鉴中



事。即以因果为虚妄，彼固欲充空壳子，好于人前作大通家，若能看，则未免随之而化。较比一切善书，为得实益，为最切要。惜人不介意，若介意，则即愚即智，即狂即圣矣。沈氏心极诚恳，语多偏执，盖与玉峰臭味相同之知识也。前与蔚如说过，至于流通与否，则任人为之，亦不打破，亦不赞成，我不预于此二者之间也。历史感应统纪，许止净又略为修饰，其间略添点有大关系的，大约万余言耳。李耆卿居士，拟牺牲二千圆刻木板，大约须二年方好出书。上海又复排印，现令国光书局，特铸新字，八月当可付排，年内当可出书。现今法灭，儒释俱同，非此种书，无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以故光犹稍为料理。至于校对等事，有江西一僧，名德森，颇心细耐烦，现住报国，为之详校。要念观音圆通章，当须念完下文。虽不专说观音圆通，但其文义理致，何等圆妙。若节去读之，亦非有罪过，但首尾不全具，为一拣择之病。须念至文殊选圆通偈后，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至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止，则观音圆通，一大事因缘，完全备足矣。若专念普门品亦可。念观音圆通，必须如观世音本迹感应颂所录念。前许止净，亦将此后之文，作几节录，光为之完录。以其一大事完全无缺方好故。金刚经，注家甚多，省豁好看，宜请宗泐注看。净行品经意，法法圆通，不宜在字句间死执也。得美食而满足其愿，心无羡慕，并断惑证真等义，通包括之。若止作食会，则完全悖经意义矣。至于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岂有不摄往生极乐之意在内乎，固宜依经而念。若如汝说，念佛之人，净行偈偈，均当改之，



则成违经妄作矣。彻悟语录，光何暇詮疏。一生补处，乃破无明证法性者之通称，何可以生人间之次数为解。此等菩萨，深证无生，于一念顷，亦可遍界示生。虽数数示生，实无生相可得，故所谓无生。若唯以不生为无生，何异小乘灰身泯智之行相乎。变易生死，实非生死。以虽了生死，尚有无明惑未能顿尽，故数数断惑，频频证真。约所断义名为死，约所证义名为生。补处佛位，与升补佛处，义无有二。汝盖即以成佛者为升补。然佛之成佛，各有机缘，何可死执。但能破无明证法性，或即成佛，或久经长劫方成佛，均观其机缘何如耳。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并一生补处，亦在其中。为显其深位者多，故又云，其中多有一生补处。不宜死执教理，以论极乐诸上善人也，何可以上句为结束三不退。第三念不退，即圆教初住至等觉之人，不宜以界限分三不退于一生补处之外。宜审玩皆字，其中字，则自不能妄分矣。阿弥陀经，所说简略。然生者工夫功德，各有无量无边之差别，其往生品位，亦有无量无边之不同。言九品者，不过略指大纲耳。若至一心不乱，则与观经上品上生同。其未至者，与恶业重而将堕者，固亦当与观经中中下品同也。非此经专接引一心不乱者，余皆非此经所摄之机也。如是，则三经固是一经。否则，便是执文悖意，其过非小。净土横超，有圆证者，有未能即圆证者。然虽未能圆证，其已了生死，更无轮回生死之事，亦于此一生得预补处，得成菩提。较此方仗自力者之未圆证者，则天渊悬殊矣，故亦可名圆证也。汝谓即于彼土，得证方便、实报、寂光，盖有迟速之异，固无



不一生即证者，观观经九品往生之文，可以知矣。余宗下之文，殊失意义。断尽见思，出同居，而入方便。断尽尘沙，兼破一分无明，则出方便，而入实报。断尽无明，出实报，而证寂光。此种乃约所证之浅深，所得之粗妙而言，详看弥陀要解论四土处，自知。又文钞曾言实报与寂光，原是一土。约理性，则名寂光，约果报，则名实报。寂光无相，实报具佛刹微尘数庄严胜相。破一分无明，分证实报，亦分证寂光。无明破尽，则为究竟实报，究竟寂光。讲家取其易晓，以分证者归实报，究竟者归寂光。须知实报、寂光，皆有分证，皆有究竟也。汝欲显圆理，于净土圆证四土之义，例此土圆出之义，则成语病。断见思已，出同居。断尘沙，破无明已，不应又带同居。况断尽无明，又用出同居、方便二土乎。不知彼以凡夫得预补处，故于同居圆见上三土。此已证入深位，何又谓出同居、方便等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最难领会。诸家所注，各据所见。依光愚见，色当体不可得，空岂有空之实际可得乎。下二句，重释上二句之义。实即色与空，均不可得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即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既皆不可得，即是真空实相，故曰是诸法空相。此诸法空相，故无生灭、垢净、增减，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及智慧，与涅槃耳（涅槃，即得字之实际）。唯其实相中，无此凡圣等法，故能从凡至圣，修因刻果。譬如屋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由住。由空，而方可真修实证。若不空，则无此作用耳。切不可误会，误会，则破坏诸佛正法，以理为事，



是名邪见，不名知法，宜详思之。然光此说，容有不合古德处，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经，亦可作见峰见岭之一种所见耳。彻悟大师覆香严居士书，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四句，上有直须深信谛了，乃是说理。汝将直须深信谛了不录，遂致有工夫已熟未熟之乱猜度也。前四句说理，后四句乃说彼之工夫，或一念及念念现前而相应也。现前相应，均指所深信谛了之心外无佛四句义也。修行人，期望心过切，必有魔事。此篇信，前段，乃普示行人之通规也，宜令一切真修持者，奉为圭臬，则不至求大益而反受大损也。现在后生，已知人事，即当为彼说葆精保身之道。若知好歹，自不至以手淫为乐，以致或送性命，或成残废，并永貽弱种等诸祸。未省人事不可说，已省人事，若不说，则十有九犯此病，可怕之至。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他疾，均无甚关系，冶游，手淫，贪房事，实最关紧要之事，故孔子以此告之。而注者不肯说明其大厉害处，致孔子之话，亦无实效，可叹也。现今佛教厄运已至，直至无可如何。一班梦梦之大和尚，只知贪名利，喜眷属，不讲真修实践。只顾滥收徒弟，滥传戒，滥挂海单。徒藉此以张大自己道气之声势，以致有今日之现象。汝弟有信来，言及乐清现象，汝邑亦复岌岌可危。若不理，则似乎护法职分有失。若理，则直无办法。固宜相宜审势，可行则行，如不可行，行亦无益。所可恶者，第一是宏法之人，第二是混饭之人，预先酿成此祸。及至祸到头，尚不知改悔，只知求人，不知求佛求己，亦可哀也。以故光抱定不立徒众主义，以深厌此等行为，不



欲助彼波浪，以同趋于败坏也。闻南京已实行娶妻，北京已实行夺产。彼夺产者，尚不禁人修持，其所以如此者，盖以借兴学之名义，以期饱私囊耳。因果不明，人道不知，唯以弱肉强食为志事。而加以僧无实德，遂致成此恶果也，哀哉。今之兵，通住人家，何况寺庙。汝及头陀僧，均不知现在事体，求人反招辱谤。唯有极力修持，求三宝加被，则为上策。四五十年前，天津大悲院，完全围于兵营中。狐仙作祟，营官不能住，请大悲院老和尚来，则平静无事。营官很尊重，大悲院扫院地各事，皆营兵日日为之。夜间外面放焰口回，喊营门即开。又有搭船，夜间来挂搭，亦无所禁。木渎有兵一千，均住于民家。闻近来之兵，尚驯良，不横暴。当此之时，一则以修持求三宝加被，一则以修持令主兵敬信。苏州西门外，灵岩寺下院，亦住兵四五十，尚善良，不在院内烧荤菜，此亦很难得之事。祈与头陀僧说，以后只求三宝，切勿求人。求人不但无益，反招自己无道德之辱耳。捣神者遭殃，或可寒暴徒之心，此亦可作止恶息暴之向导矣。汝亲戚以炫富，几至破家。当此乱世，尚不知晦匿，真是安卧积薪之上，下已燃火，犹然妄想纷飞，欲得长寿安乐也，哀哉。现今各处荒歉，何以银耳相送。此一盒银耳，乃数口人家一月口粮，我们吃了，究有何益。庐山学堂之名，光久闻幼农所说，意谓是一大通家所办。然当此时世，欲成就真人材，事事皆学生自为，则为学之时少，作事之时多。上根则可，中下未难以成就。当此时际，学生不作文，欲学成，而文章自会契理适宜，恐非普通人所能冀及。又闻锡官云，屡令下山



挑布（女学生所织之布，送山下染房染好，取回做衣服），来去百多里，不给盘费，此语似非实。然其不体恤出外之情，亦可于此概见。锡官系送一南京之病生回。而锡官之病亦甚重，故次斌留之，不令又去。纵去，也只可学老农老圃，其于读书作文，即欲适用，则难乎其难。此校长盖欲矫时弊，而泥执古规，不善变通，以取益智益身益世者。然诸余学堂，每每学坏人格。此学堂中，唯此一事，尚为可慰。古人半耕半读，今人离家从师，何可以半耕半读之法，培植人材。煮饭、种菜、割柴之事，宜令佣人为之。余事学生自为，则不费时，不过劳，不生骄佚，庶乎可矣。惜此校长，未见及此，致一番好心事，仍复无所成就，此亦末世最可怜悯之一番情状也。上回言阳历日期，与阴历各异，将何所从。然未必阴历便灭尽，即灭尽，阳历上，尚有阴历之朔望，则其日期，亦仍可推而知之。即全不知，但以节欲之心，按阳历行，亦仍得保身之利。不过吉凶日干，不易了知耳。前信忘此节说话。汝与德森师书，说一年半后，当以家事推于汝妻，来苏专心修持净业，光绝不以为然。若汝妻是明理之人，善能持家教子，则固无不可。彼乃无知无识之人，汝将未能成立之二子交彼管，是汝置二子于下流类中，大失为父之天职。于二子，则为不慈，于祖先父母，则为不孝，于佛法，则为违背归戒。佛法中之六度万行，并伦常应世，亦在其中。汝在家，可以引彼归正道，一乡之人，尚多以汝为标准。汝虽无大作为，亦为一乡仪范。汝若如此办法，若在别位法师，或可大加赞许。光非此类人物，汝莫认错了。汝若决定不依我说，我也无



法令汝定依。决不许汝住报国寺，此则我可做到。再不然，我亦不妨回陕，非定要在报国了此余生也。人各有天职，光之不住别处，安住报国，亦天职也。光若妄动，无知之人，必大生惊怖，更难安住。明理之人，必藐视于光，且轻慢佛法。我虽无力止恶人，我尚有力安善人。我之去住，于苏人大有关系。汝之去住，于二子大有关系。此语本不愿说，以汝所虑，殊失父职，故以我之绝无关系之职说之。念佛求生西方，不拜佛而拜玉帝，实为颠倒。佛比玉帝高超，何止天渊相悬。小知见人，每觉玉帝尊极无上，此愚夫愚妇，不知佛法之通病也。人能自以为困，常存畏惧，与不若人之心，则便不起与人相讼之念矣。故放翁以困、畏、不若人为哲也。

与黄周福纯女士书

时局不靖，汝父归来，即速送汝归家。切不可学痴人，谓汝父无爱汝之情。须知此真爱汝之心，而且是我教他如此，汝须善体我意。汝一女人，要学什么大派头文字，欲更拜一文学大家之老师乎。我教汝一个最简便法。汝每日至诚念佛，并念观世音，求佛菩萨加被汝业障消除，善根增长。果能如此，则一看古人之书，即可知其道理，得其文法，固无须特拜师学文也。一切经，一切书，都是文。心地若开，何愁不会作文。心地不开，纵学也无大成就。汝能志诚，不但通文，兼可生子。何以故？女人以有子为荣。虽汝夫厚道，不以介意，然终不若有子，为能满其娶妻之愿。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



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我不久要死，以汝又是徒弟，又是徒孙，故我为汝计者，皆在大体统上。汝须善体我意，汝自然一生受用不尽。

与周福渊女士书

人生世间，父母，寿命，相貌，学问，夫妻，儿女，皆是前生所作之业之所感召。若有大功德，则会过于前生所培。若有大罪过，则便不及前生所培。是以要认真修持，以转前业也。汝欲得有学问、有才能、有德气之好丈夫，或恐汝前生未培到这个福，则便不能满汝痴心。楞严经谓，念观世音菩萨者，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妻于菩萨，谓求菩萨加被，得其贤慧福德之妻。汝求夫亦然。极力念观世音菩萨，当能满汝所愿。否则，纵得好夫，或者又有短命、多病、祸患等事，况未必能得好夫乎。汝切不可貌美起骄傲心。此心不息，便难载福。汝能谛听我语，则汝之所受用者，皆有超过前生所培多多矣。

复周法利居士书（三通）

【其一】汝书看过，但汝之所说，通是排场作戏之派，绝非由阅历实行中来。现今时局不好，商业凋敝，汝以不能即发大财，便不欲为商，而又欲为儒。然商场滥污，当不至于随波逐浪以陷溺。儒与商，大势相等。商之滥污，人所易知。儒之滥污，人尚景仰。汝若无出格知见，必致陷于此之漩涡。汝只学得说大话，不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君子之道，在子臣弟友间。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虽圣



人亦决做不到。但能格除自己心中私欲之物，则天下事物之理，悉可穷尽矣。心之私欲，举其重者，即贪、瞋、痴，财，色，货利，声名，势位，凡有嗜好者，皆为私欲。即理学违理说理，尤为私欲之大者（此时国家多难，人民痛苦，皆理学破因果，孕育而来），不可不知。圣人教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乃教人从近至远，从亲至疏，令心中之人欲格除，则本具之良知自现。从兹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岂穷尽天下事物之理，方能诚意正心乎。如此而言，非读尽世出世间一切书，游遍各国者，便无诚意正心之希望矣。须知格除私欲，以致良知，而诚意正心，虽一字不识之人，亦做得到。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求至于其极，虽圣人也做不到。汝不知朱子认错了物与格，故辟佛，破因果轮回。又剽窃禅宗参究之法以自雄，故曰，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汝若以彼所说之格物为是，汝一生也格不到穷尽处，说什么豁然贯通。此一上络索，关系甚大，故为汝说，亦令汝父看。至汝之为商为儒，汝自审察。若看见前段说汝之毛病，不生感激，反生烦恼，则汝之为商也是伪商，为儒也是伪儒。离伦常因果，而作事教人，亦只落得自误误人之实际。恐汝尚梦不及此，故为预说。如不相信，不妨存之，以为后来依违成败之鉴。无锡国学专修馆，乃前清翰林唐文治所办。其人双目不见。彼所注之十三经读本，施省之出数万金为刻板，印二百部，祈光作序，光因祈送一部。一部八十多本，不贴书签，不印书根，此八十多本，将何以检收乎。以此知但守古法，不知利人。光冗事多，不能备阅。略翻一翻，见其书经之舜典，



太甲，咸有一德，说命等篇，咸指为伪。于咸有一德，皆指其所引之书以为证。而不思作伪者，可引咸有一德之后之文，作此诸书之人，何得不引从前咸有一德之文乎。光于是大惧。后见施省之，说彼欲为千古第一高人，而立异以邀后世之名，致自己之目，不见天日，可不哀哉。

【其二】前日接汝书，备悉。汝已娶妻，当常以悦亲之心为念。夫妻互相恭敬，不可因小嫌隙，或致夫妻不睦，以伤父母之心。中庸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盖言夫妻兄弟和睦，则父母心中顺悦也。现为人子，不久则又为人父。若不自行悦亲之道，必生忤逆不孝之儿女。譬如瓦屋檐前水，点点滴滴照样来。光老矣，不能常训示汝。汝肯努力尽子道，则便可以入圣贤之域，将来往生西方，乃汝所得之法利也。汝妻法名法益，肯依法而行，自得真实利益也。麻疯病，为不易治之痼疾。去年因庞性存放赈，得以发明。今寄此方（即初机先导后，所载之大麻疯方），以期遍布。若贵地亦有此病，不妨大家提倡熬膏耳。

【其三】汝在银行，当一切时，小心勤慎。且莫学说大话，不认真用心于小事。须知此种派头，乃系败子之派头。以未做大事，便忽略小事，以为我是大才，何拘拘于此。须知此系自欺欺人之下流种子。凡做大事的人，于小事决不肯轻忽。凡轻忽小事的人，决定不能担任大事。何以知之。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汝在做小事的地位，不肯尽职尽责，以为我何用心于此。及乎一得大事，便骄奢淫佚起来。良由根本未立，何由枝节畅茂发达乎哉。喻如一人，小有



才，亦小有修持，心中便觉得我很高明，很有修持。因此贡高我慢之心，招起宿世曾受怨害之怨家对头，为其现身，入其心窍。弄得才不成才，修不成修。使此人谦恭孝顺，由此修持之力，当能消灭夙业，增长善根。将来临终，往生西方，得超凡入圣之真利益。较彼以贡高自误，其利害何止天渊悬殊。此事汝固知，故以此为汝前途之鉴。

复曾怡之居士书

观姚荷生所叙其父节卿临终各节，盖其平日实未决欲往生者。使决欲往生，何得令家人念观音求病愈，待气绝始念佛乎。念佛之人，有病，即作将死想，一心念佛。寿若未尽，反能速愈。若唯望病愈，则是怕死。有怕死之心，便难感佛。节卿临终幸有人助念，荷生不以未竭力助念为歉憾，反以医药未能精到为歉憾，直是无谓之极。其父将终，尚不须请医诊视（因诊视，瞎打差），何可以去后说此种无谓之废话乎。按节卿临去，得助念之力为多。助念之人，当率其全家眷属，同皆念佛。张居士何得以嫌烦问其子，此皆不知助念之事体者。以后当注意，极力劝其全家，再为专心念佛。节卿因得助念力，故临终有瑞相。化后骨洁白，又有红若莲华者，此皆佛法因缘，与善行所感致。至云观音骨通是红莲华色，此语乃从外道伪造之书所出，不足为训（观音乃过去古佛，谁见其骨色如何，佛经实无是语）。荷生谓以立方不善为咎，及以后纵能屡起沉痾，不能消此遗憾等语，皆属废话。何不率其家人，废寝忘餐，志心念佛。俾其父，若未往生，则直下往生。如已往生，则高增莲品。



光目力精神均不给，因荷生父子，及张居士之误点，不能不一一指出，以冀以后人人同得往生西方也。

复杨慧芳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感叹。幸有邮票之误，否则，汝等当以误事为助念得力矣（贵州独山县，本年夏秋间，瘟疫大作，有二弟子，因染疫而逝世）。陈宗慈，吐泻后，卧床念佛，悠然而逝，全无呻吟痛楚之象。由自己心不颠倒，大家助念，必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宗净，吐泻后，神识甚清，尚欲求愈，为念观音。此亦是少看净土诸书及文钞之误。有病，即作将往生想，念佛求往生。世寿未尽，则可速愈。世寿已尽，不至以求愈而与佛不能感应道交也。幸彼自知不能挽回，即趺坐念佛。谆嘱家人，首句即云，死后不动遗体。盖欲坐逝，以为同志表率。次说不杀牲，不用荤祭等。并令报汝，及转报光。遂一心念佛，并令家人助念。宗洁，绝不知助念之要，在不动身体，则心无因动而不归一，或因身不得力，由搬动而疼痛，起瞋恨心。妄将身体放倒，即时瞋心陡起，故面色发红。幸大家误认往生时至，更大声念佛，彼尚能动唇随念，尚不至误事。及气绝后，一足未伸，盖欲起，而力不从心。因宗洁谓，可翘一足，遂跃起欲坐，而仍无其力，乃挺直卧逝。若无宗洁之瞎捣乱，其去之景象，当为一方之奇闻。然气绝后，尚有翘足跃起等事，亦甚不平常，或亦可以往生。现远处寄书很难，前本欲寄书，令问邮局，云不能寄。待能寄时，当为寄切要者。宗净之功夫，足征超越侪辈。经此一番破坏，尚能于



气绝后，现翘足跃起，亦百千万人中少有一二。可知助念之人，要依章程。宗洁，虽不知章程，何不依彼死后不动遗体之嘱咐乎。尚自以为助道，而不知其为破坏也。然深得之人，尚不至失往生之益。云南保山县城内，郑慧洪，十余年前，函祈皈依，遂劝其父母念佛。民二十二年，慧洪死，其母爱子情深，服毒，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面色光润，较生时为胜。一方之人，从兹念佛者居半。慧洪之父，名伯纯，法名德纯，乃博学而不求仕进之士。先研究易经几年，后研究丹经，后研究禅宗。慧洪经商于外，为其父寄许多净土书，劝修净业。遂专修净业，兼为一方倡导，而信从者甚少。由其夫人服毒，趺坐合掌念佛而逝，不信之人，皆生信心。彼一女人，未尝学问，服毒能现此种不可思议之相，可知此法门之利益，实为甚难稀有也。汝以五角票（每五角一个之邮票，共合洋二十二圆）不能用，补寄，此亦因小失而得大益事。何谓小失，汝绝不知光之为人，意以二十二圆之票无用为歉憾，拟寄回调换。不知光一生不妄用钱。有钱，不用于印书施书，即用于赈灾济急。以不收徒弟，不作寺庙住持，不遗死后纪念，除自己穿衣外，均作公益事。二十二圆即无用，亦如施之公家。汝作此办法，乃以市井小儿视光也。然不因此事，未必有特说宗慈、宗净之事。由此俾念佛之人，皆得助念之力而往生，此其莫大之利益也。（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复刘惠民居士书（五通）

（法名德惠○民国二十一年起，至二十八年止。节录汇钞）

【其一】以合十求皈依，世岂有此理。剃头修脚者拜师，也当三跪九叩。况皈依三宝，欲资之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如此轻慢，何敢相许以自轻乎。故将原函寄回，祈另求明师。

【其二】学佛之人，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同修净业。念佛之时，必须摄耳谛听，一字一句，勿令空过。久而久之，身心归一。听之一法，实念佛要法，无论何人，均有利无弊，功德甚深。不比观想等法，知法者则得益，不知法者多受损。以故不可令不知教理、不明性体之人，修观想等法也。汝要皈依，为取法名德惠。以信愿念佛之法，自惠惠人，功德不可思议矣。

【其三】日前接所寄洋十圆，今以一百圆，助本城一弟子办善举，汝十圆亦在内。光之钱，随来随用。或印经书，或救灾难，俾送光者，功归实际。然光于死时，只随身衣服而已，以免死后被得财物者，骂为贪心鬼子也。

【其四】令友之女病已愈，亦其祖母之诚心所感。凡服大悲咒水，至诚者则必灵，不诚则难见效。令师所著之书，有丁仲祐先生之赞即可矣。光目已垂盲，即此信看写，系用手眼二镜，强勉从事。不见其书，而如作论文像赞等空套子，光绝无此胆识。今目力日衰，记性日弱，书也不能看，序也不能作。二种提要，均挂号寄回。以后切勿来信，



亦勿介绍人皈依，以无力应酬故也。

【其五】汝是提倡之人，宜吃长素，以为表率。观音殿，须太平时再造，以免人疑有钱而生坏念头。汝母六十多，宜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有求人天福报之心。有一念求人天福报之心，便不能往生西方。四法名，另纸书之，附函寄上。香敬不必补寄，光现无需用钱之事。但愿大家各各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此外别无希望矣。德森法师，现在上海太平寺，候校各书。因现今邮局不能按时寄件，恐有遗失，故住申候校为妥。弘化社，现因交通不便，事事艰难，缩小范围。原三在家人通辞去。因德森师尚在申，光代派一僧暂为料理。只照本一法，又须款到方交书。以时局关系，中途遗失，无力续办。非吾人苛刻，时势所使，不得不如此也。

复善觉大师书

（附来书）

印公老法师慈鉴，久仰泰斗，恨未亲承。弟子自出家以来，于净土法门，深生信愿，依而行之，盖已久矣。近阅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吕碧城女士，与王季同居士书，以四十八愿中，有唯除五逆之句，而观无量寿佛经，又许五逆往生，互相冲突，而退信心。王季同之答，不甚详尽。弟子障重多疑，于此亦深生疑惑，且恐他人亦生此疑。故特上书，伏恳我公慈愍，详为开示。俾弟子及现未一切众生，除疑生信，无任感谢之至。再者，四十八愿中，唯除五逆下，尚有诽谤正法四字，而观经无之。不知因无此四



字，不成冲突否。

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其利益与普通法门，大不相同。古今多有依普通法门，论净土法门，由兹自误误人，而又自谓宏法利生者，不胜其多。其最初错点，在不察佛力与自力之大小难易。以仗佛力之法门，硬引仗自力之法门，而欲平论，致有此失。使知佛力不可思议，不能以具缚凡夫修持之力，相为平论，则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化为乌有。至于无量寿经，乃至十念，咸皆摄受。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者，此约平时说，非约临终说。以其既有五逆之极重罪，又加以邪见深重，诽谤正法，谓佛所说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及念佛往生之法，皆是诓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由有此极大罪障，纵或有一念十念之善根，由无极惭愧极信仰之心，故不能往生也。观经下下品，乃约临终阿鼻地狱相现时说。虽不说诽谤正法，而其既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必不能不谤正法。若绝无谤法之事，何得弑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乎。每有作此无谤法，彼有谤法解者，亦极有理。但既不谤法，何又行三种大逆乎。是知四十八愿，系约平时说。观经下下品，是约已见地狱至极之苦相说。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闻佛名，哀求救护，了无余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虽是乍闻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故虽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四十八愿，乃约平时说，观经下下品，乃约临终说。由时事不同，故摄否有异。谓为冲突，则成凿死卯子汉矣。（民国二十九年二月）



复宋慧湛居士书

（弘化社书，加价三成，乃二十七年，按照二十六年定价而言。至二十八年秋以后，则加一倍，尚不能印回书）

汝之心愿，光甚佩服，汝之事实，光颇不以为然。当此大劫，但主劝人念佛，及念观音。何须备多种书，以令阅者茫无所归乎。况战事尚日加剧，能保后来再无逃避之事乎。弘化社事，因现在人民困苦艰难，前助印费之人，或远逃，或穷困。光老而目昏，不过问，由德森法师承办。光令缩小范围，止按照本流通一法办。现纸贵，加三程。空函不复，备款来请，照款发书，必使两无所负。汝只知大派头办法，则费钱多，而收效少。若专提倡念佛，则略备净土各经书，极力提倡，则费小而效大。且提倡须有处所，修持还须各在各家，既不误事，又不劳力，实为最有益之举动。光之文钞，从十五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排好，无论何稿均不留。但因明道师私自令人钞得许多，后由灵岩当家妙真师，令人誊清付排，光始知之，乃为——校阅。排出，谅书信一厚册，其余序记等文亦一厚册。此次二册，约当有前钞四册五分之三之页数。章法仍照前钞。汝不须征，若平常信，多了反讨人厌。若真有益之信，可钞寄上海北成都路太平寺，交德森法师。以后请经书，亦当与彼接洽。汝且放下大办法，但须切实修持，将身作则，认真提倡。至诚感人，人自乐从。莒县监狱官李炳南，提倡不二三年，莒县人皈依者，已有一百多，皆士农工商政界之男子。汝欲光代募缘，不知光从不开此口。凡有人以钱送光，则为彼作功德，或送经书，或助赈



济贫。或有大面子的人，以捐册令光募捐，亦原册寄回。但随我力助若干，亦不书于册，且为说其所以。光出家时，即发愿不作寺庙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缘。今已七十八，皆守过去。再过二日，则七十九，旦夕将死，何可又违初衷。此次亘古未闻之大祸，实由程朱辟因果所酿成。世出世间法，皆以因果维持。彼谓为实无其事，故令狠心毒心者，益加狠毒也。甚矣，君子不倡游言之训也。（民国二十七年）

复曹培灵居士书

（培灵居士，夫妻连生五女。自皈依佛法后，力行善事，吃素念佛，并极力提倡劝化，自利利人。至民国二十五年，与袁丽庭居士等，筹办无锡佛教净业社，多方倡导，不遗余力。是年冬，遂举一男。迨二十八年秋，再生德征，因感佛恩，乃以百圆供养印老。其时适宴存吾居士，为二贫儿，托森转请老人，具函黄涵之居士，介绍免费入三育中学肄业。老人即令将此百圆交黄居士，捐助赈济，以作代二贫儿作介之条件，亦可免人借口。黄居士，亦念老人慈德照办之。培灵居士，感老人此举，不特有益于法门，如人人如此用心，国家贤才蔚起，可拭目以俟。乃将此函令森编入，并嘱略叙所以云尔。德森谨识）

汝昔屡屡生女，今则屡屡生男，可见佛天加被为善之人，令其诸凡如意也。令郎法名福永，乳名德征。福永，不知与姊兄有重否，重则以德征为法名。佛天加被汝，汝当认真教育，俾成正器。世间不知多少好天姿儿女，均被不知教育之父母，养成败类，令其永堕阿鼻地狱，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汝当移爱于善教，则福寿均可永常，而为祖宗与汝积德之征据。百圆当为介绍二贫子入校之弄引。如不能免费，



当作别种功德，或可不至失望。当此时局，切不可设筵会客，并用荤酒。当念无衣无食者之饥寒，勿以有用之钱，作折福之事。世间痴人多如此，谅汝不至如此。宁可作废话，不可不说，而或随俗为之，则错过矣。

致广慧和尚书

四五年来，未得一晤，不胜忆念。去秋法度监院师来山，云，拟往南洋新加坡，祈光与一二相识之人写一信，俾南洋人无从生疑。光于二十六年战事起后，绝不知山上情景，得度师面述，不胜欢喜。因交度师三百圆，与度师说，祈彼转禀座下，不知度师言及否。五台为文殊应化道场，在昔高人住止，不胜其多。清季以来，国家不暇提倡，以致所云道场，只存寺庙，欲求一清净戒僧，亦甚难得。自光绪三十三年，恒修乘参二老，发菩提心，于北台顶，盖一广济茅篷，光闻其名，心极钦佩，未能覲面谈叙。二老去后，果定上人继志住持，曾见四五次，亦未详谈。至民二十四年，座下与胡居士来苏见访，其时正在风雨飘摇、存亡莫定之时，直是救亡不暇，何能谈及其余。幸文殊大士加被，俾成永固之业。而各居士闻之，悉为计划将来弘法方针。法度师持聂云台所订章程，有万年僧众道粮基金一条，光阅之，不胜欣慰。以欲转法轮，须赖食轮，若无食轮，道何由修，故为急务。现在江浙各省，佛法虽衰，由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一班在家居士，群起而提倡念佛。虽似占僧之佛事财利，然其为佛法之屏藩，不在小处。当光绪初，上海各报，日载僧人劣迹。其虽有事实，而凭空捏造者居多半。自民国以来，居士



修持机关，各处咸有，各报馆遂不敢日载捏造之谣言，以诬蔑佛法。近来佛法，约居士边论，似乎大兴，约僧众边论，则绝无兴相。何以故？居士多以念佛为主。僧众之应酬经忏者，日只以为人念经拜忏为正事，修持一事，置之度外。有正念者，归于宗门。参禅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得到。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而烦恼未能断尽，生死仍旧莫出。现在人且勿论，即如宋之五祖戒（五祖，寺名，师戒禅师住五祖寺，故名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其所悟处，名震海内。而五祖戒后身为苏东坡。东坡聪明盖世，而不拘小节，妓馆淫坊，亦常出入。可知五祖戒悟处虽高，尚未证得初果之道，以初果得道共戒，任运不犯戒（任运者，自然而然也）。未证初果者，要常常觉照，方可不犯。初果则自然而然不至犯戒。如耕地，凡所耕处，虫离四寸，道力使然。若不出家，亦复娶妻。而虽以要命之威力胁之，令行邪淫，宁肯舍命，终不依从。东坡既曾出入淫坊，则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说什么了生死乎。真如喆后身，生大富贵处，一生多受忧苦。既知其生大富贵处，又不明指为谁者，得非宋之钦宗乎。金兵相逼，徽宗禅（音缮，传也）位于太子，始末二年，遂被金兵掳徽钦二宗去，均向金称臣，死于五国城。以真如喆之悟处，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此之富贵，也是虚名，一生多受忧苦，乃是实事。以大国皇帝，被金掳去为金臣，可怜到万分了。草堂清后身作曾公亮，五十岁拜相，封鲁国公。然于佛法亦甚疏远，未及东坡之通畅矣。海印信，亦宋时宗门大老，常受朱防御（防御，武官名）家供养。一日，朱家见信老入内室，适生一女，令人往海印寺探，则即于女生时圆寂。



此语杭州全城皆知。至满月日，圆照本禅师，往朱防御家，令将女儿抱来，女儿一见圆照即笑。圆照呼曰，信长老，错了也。女孩遂一恸而绝。死虽死矣，还要受生，但不知又生何处。秦桧，前生乃雁荡山僧，以前生之修持，为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贿赂，事事均为金谋，杀金人所怕之岳飞。凡不与伊同谋者，或贬谪，或诛戮。卒至死后永堕地狱，百姓恨无由消，遂以面作两条（秦桧与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为油炸桧。又铸铁像，跪于岳坟前，凡拜岳坟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头其身尿以泄恨。后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抚，谓铁人于岳坟前被人尿，污秽岳坟，投之西湖，俾岳坟常得清净。自后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见湖中漂几死尸，及去打捞，又沉下去。因兹出示，多来船舫，围而打之，则是铁铸之秦桧，与其夫人，并金兀术。知其罪业深重，仍令安置坟前，被人打尿。光于民国十年，至岳坟，仍旧尿得污皂不堪。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道德，尚不能了生死。而为大文宗，为宰相，已远不如前生。至喆老为皇帝，而为臣于虏廷，则可怜极矣。秦桧之结果，令人胆寒而心痛。以多年禅定工夫，后世得为宰相。一被金人之贿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痴呆汉。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来，尚无更改。参禅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倘一念此结果，能不自反曰，仗自力与仗佛力相差悬远，曷若专修净业，以祈现生了脱之为愈乎。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来生尚退步于前生，再一来生，又不知作何行状乎。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后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一开目。除食息外，昼夜常哭，在老人皆料其不能得见天



日。而承宿善根，好而仍见天日，实为万幸。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由是疾病缠绵，空过数年。因思佛法东来，经几多圣君贤相，以护持流通。程朱之说，不足为训。因出家为僧，专修净业。先师以参究提命，则曰，弟子无此善根，愿专念佛，以期带业往生耳。六十年来，悠悠虚度，今已八十，尚未心佛相应。若或专仗自力，则其自误，何堪设想。然以六十年之阅历，及详察自他之善根。仗佛力者，尚不易即证三昧，仗自力者，谁是超过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以上之人。民国以来，大改旧章，废经废伦，废孝免耻，实行兽化，举国若狂，互相残杀，日事战争。有智识者，恐人道或几乎息，于是各各设法挽救。明三世之因果，阐六道之轮回。普令老幼男女，同念万德洪名。其间虽不无随人凑闹热，而实有愚夫愚妇，得大感应者。今举其二，以显其不可思议之迹耳。一，云南保山城内郑慧洪（乃皈依法名，俗名不记得），经商昭通，于民十一年，函祈皈依，因以所印之书寄之。彼即劝其父母吃素念佛。其父（名伯纯）乃博学隐士，初专研究易经数年。次又研究丹经。以其子慧洪，劝其学佛，遂又研究禅宗。后则专修净业，与其夫人，同求皈依。伯纯法名德纯，夫人法名德懿。民二十二年，慧洪由川回滇，道经苏州，住报国寺数日。次年春，慧洪死，其母心疼儿子，服毒，结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逝后面貌，光华和悦，凡见闻者，莫不赞叹。保山乃云南边地，素不知佛。伯纯以博学宿德，提倡净土，有智慧者，稍有信从。其夫人服毒，结跏趺坐，念佛而逝。一邑之人，十有八九，皆信伯纯所说，



而念佛求生西方矣。若善知识临终，能结跏趺坐，合掌念佛，亦不平常。况以无学问之老太婆服毒，而能如是，设非佛力加被，曷克臻此乎。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然众生虽具有不可思议之心力，不以佛力法力加持，亦不能得其受用。由蒙佛力法力加持，俾众生心力，完全显现。故得毒不能毒，现奇特相，以为一方之导。彼以愚妇之资格，尚能现如此之奇特相。而须眉丈夫，堂堂比丘，当亦可以自奋，而决志力修矣。二，则江苏如皋掘港陆紫卿（法名德超），稍通文字之农夫。夫妻子女均皈依。其女出家，仍在家住。其子出家，未几死。其出家衣服戒费，及送终费，皆彼供给。意欲以田产卖尽，做功德，以免有所挂念。田已卖矣，其兄知之，令其赎回。其兄以弟无子，当以己子承继，谋家产起见，势极凶勇。不得已，觅乡长说其事。其田定规卖得便宜，故乡长不肯令赎。其人进退两难，从乡长家出，即投河而死，其尸直立水中，面西合掌。其家知之，往迎其尸。因寄信灵岩当家，祈于念佛堂立一牌位，方知其事。此去年腊月八日事。世有立化者，然亦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较彼平地立化者，为奇特。设非通身放下，决期往生者，能如是乎。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所悟，声震全国。死后为宰相，为皇帝，其道力已退步，而况了生死乎。此二人，乃愚夫愚妇之资格，临终横死，比得道之善知识无少轩轻。可知自力之不足恃，佛力之难思议。近世为僧者，率以参禅为无上乘，念佛为愚夫愚妇之修持。今谓古之参而大悟已证者，则其神通道力，固非凡情所能测度。其大悟而未证，如五祖戒等，能如此二人



之景象乎。一則專仗自力，一則兼仗佛力，故致上智不及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故大集經云，末法億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由是元明以來，凡宗家知識，多皆提倡念佛，如中峰本、楚石琦等。蓮池悟後，主張淨土。徹悟悟後，廢參念佛。以觀時之機，不得不然。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不可死守一法。相宜而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又淨土一法，普利群機，實為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古德謂，以果地覺，為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可謂最善形容，妙無以加者矣。而況蓮宗四祖，法照大師，親見文殊，示以念佛。可不仰遵聖意，專主念佛。尚欲仗自力而棄佛力，只圖撐大門庭，不計得益與否，慕虛名而輕實益，其喪心病狂，何至如此之極乎。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云。大師於大曆二年，栖止衡州云峰寺，屢于粥鉢中，現聖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曾至五台者，言必是五台。後遂往謁。大曆五年，到五台县，遙見白光，循光往尋，至大聖竹林寺。師入寺，至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據師子座，說深妙法。師禮二聖，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显现。佛法浩瀚，未審修行于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以者何？我于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師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



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是语已，时二大圣，各舒金手，摩师顶，为授记莳，汝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愿疾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语已，时二大圣，互说伽陀。师闻已，欢喜踊跃，疑网悉除。此系法照大师，亲到竹林圣寺，蒙二大圣所开示者。清凉旧志，被无知禅僧，将所开示，改作禅语，殊可痛恨。近修之志，按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录。不标清凉志者，恐不知者，以旧志阅之，则反为疑谤。瞎正法眼，断人善根，罪莫大焉。此段前后俱略，其开示处，一字不遗。唯于照字，为顺口气作师字，特为标明。五台，乃文殊应化之道场。文殊，乃七佛之师。自言，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过去诸佛，尚由念佛而生。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障深慧浅。藐视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超直入如来地，而不知欲步五祖戒、草堂清之后尘，尚不能得乎。禅宗自梁发源，其教人亲见自性之法语，虽高超玄妙，犹有文义。六祖后，南岳、青原二祖，遂用机锋转语，唯恐人以解义为悟，而不能实证，故以此法，杜妄充悟道之弊。而其参究工夫，大非易易，多有数十年尚未彻了者。赵州八十，尚南北参叩，故云，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可知此种大根行人，尚如是之勤劳，况根性下劣者乎。至宋而禅道仍大兴，则实证者盖寥寥矣。即如五祖戒，乃非常之人，为云门偃之法孙，为宋大觉琏国师之法祖。门庭高峻，若龙门然，学者每每望崖而退。在当时之声望，何等赫然，而只一见惑，尚未曾断，说什了生脱死，超



凡入圣乎哉。戒公后身为东坡，乃缁素通知，守杭时，尚不拒妓女来往。可知仍是具缚凡夫，连须陀洹之初果，尚未曾得。今人谁有五祖戒之道力，犹欲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禅宗，藐视净土，其故何哉。一则以少阅经典，及华严经。或曾阅过，绝不注意。二则不知禅家宗旨，无论问佛，问法，纵尽世间所有为问，答时悉皆指归本分，绝不在佛，在法，及在诸事上答。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若认做按事说者，则完全错会了也。而今人业深慧浅，每将直指本分之话，认做解义训文之词。如赵州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个个认为实话，遂以念佛为不屑而藐视之。不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下，有问，和尚还为人否。州曰，佛佛乎。有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赵国父子二王，及燕王，均恭敬供养），如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夫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与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及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皆是指归本分之转语。若将前之二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谤佛谤法谤僧，永堕恶道。若将后之三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业尽情空，现生证圣，往生上品，渐至成佛。此二种话，各禅书均一齐同录。前二语，凡一切人，皆常提倡。后三语，吾数十年来，未见一人言及一句者。前后所说，皆归本分。后三句，纵不会赵州之意，其利益比会得赵州之意更大。以虽不会赵州之祖意，乃是遵如来金口诚言之佛教。前二句，纵会得赵州意，也不过是开悟而已，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何以一人之



话，会不得当做实话，其祸莫测，而人人提倡。会不得当做实话，其利无穷，而举世无闻。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识，不在己躬研究，一闻希奇相似辟驳之话，则中心悦愉，常常提倡。不知古人令人亲见本来之直捷话，认做鄙弃念佛之谤法话，末世此一类人甚多。除知自谅，有涵养，决不肯以测字之法为参宗之法者，不受其病。否则，悉是以误为悟之流，尚可以循例而行，不思改革乎。况且各处居士，护持广济之心，极其热烈，若犹以参禅之名自命尚可。若以仗自力不能得大利益，将何以报答诸居士之热心，又何以奋发诸居士之道念乎。光愧无才德，然以出家六十年之阅历，本不敢对一切人说。但以果定上人与和尚，均肯垂青枉顾。兼以年已八十，朝不保夕。不以光之所知，供碧山常住，实抱歉之至。念佛法门，乃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人天凡圣成佛之捷径。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小知见人，均谓是愚夫愚妇之法门。岂知华严会上，善财以十信后心，受文殊教，遍参知识，随闻随证。末后至普贤菩萨所，蒙其加被开示，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为其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令其发十大愿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劝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一致进行，求生西方。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及未破无明之权位菩萨。最下者，即为圆教初住。其人已能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及随类现种种身，以度脱众生。此后从二住，以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位位倍胜。是诸菩萨，皆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彼何人斯，敢与彼抗。由是知念佛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



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以其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而即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伏愿和尚，愍光愚诚，观时之机，辍参念佛。遵文殊普贤之圣训，步彻悟莲池之芳尘。俾学者咸得现生了脱之益，令护法同预莲池上善之会。三世诸佛，悲心大慰于寂光。五宗列祖，破颜微笑于真际。巍巍五台，既有弘成始成终之人，芸芸佛子，当齐修心作心是之道。不知和尚肯垂听否。若曰，人各有志，何可强逼，汝守汝法，吾行吾道，亦只自愧狂妄，不敢再渎。祈将此书，寄回灵岩，当于大殿文殊菩萨前焚之，以表光区区为五台之愚诚耳。（民国二十九年正月）

致胡子笏居士书

相晤以来，首尾七年，世界沧桑，不胜感叹。阁下手书，去秋法度师来山，方得瞻仰，以前年度师到沪即行故也。去秋度师来，问及阁下，及碧山常住，幸无大灾，不胜欣慰。光念碧山道场，将复旧观，所修法门，当随时宜，已与度师略述光意，又出三百圆，以作先容。继思光以粥饭庸僧，纵有所说，人谁肯依，遂作罢论。腊月半后，德森法师函问，何以尚未致书广慧和尚。光以人微言轻，必难见听，故作罢论。德师谓，吾人做事，止期尽己之诚，何得恐人之不见听，而竟令文殊道场，无此一番议论乎。于是遂忘固陋，勉书十纸，略陈葛裘饮食，须适时宜，末法修持，亦当如是。尚祈阁下，愍光愚诚，于和尚前，多方赞襄，或可不致适足取辱，了无所益也。（民国二十九年）



复杨炜章居士书

今日为写法名，以一函遍复作开示。信发后，看汝信，知汝不知净土宗旨。当依一函遍复所说，生真信，发切愿，志诚恳切，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虽不能全无妄念，较彼不摄者，则心中清净多矣，故名净念。净念若能常常相继，无有间断，自可心归一处。浅之则得一心，深之则得三昧。三摩地，亦三昧之别名，此云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心安住于佛号中，不复外驰之谓。正受者，心所纳受，唯佛号功德之境缘，一切境缘皆不可得也。能真都摄六根而念，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不须观心，而心自清净明了，又何致心火上炎之病乎。汝以极重之业力凡夫，妄用观心之法，故致如此。观心之法，乃教家修观之法，念佛之人，不甚合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普被上中下，若圣若凡，一切机之无上妙法也。须知都摄，注重在听。即心中默念，也要听。以心中起念，即有声相。自己耳，听自己心中之声，仍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则六根通归于一。较彼修别种观法，为最稳当，最省力，最契理契机也。既发心念佛，必须戒杀吃素，烟酒同断。清心寡欲，娶妻原为生子。世人每以行房事，为家常茶



饭，而望生好子，则难乎其难。汝以妄为几殆，当断欲一二年，为生子故，待妇天癸净后，又须吉日良夜一行，必定受孕。从此永断，所生之子，定规贤善强健。又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内而家庭，外而同人，均当以此奉劝，则是真佛弟子。否则尚为名教罪人，况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何可得乎。

复章缘净居士书

民十六年，本欲应香港弟子请，故十七年七月离普陀。次年，以许止净历史感应统纪脱稿，当为料理，至秋冬之交，三月排三号字一部四本。聂云台以学生喜看小字，故又排四号字一部二本。三月内，排此两部书，乃德森法师任初校，光任二校，夜以继日，颇辛苦。了事后，一弟子请至其家吃饭，以不惯坐汽车，出汗受风。归来令雇黄包车，不肯，令开慢点，又受汗风，病十余日。次年太平真老，劝勿南往，恐海风浪，或致受病。十九年到苏报国寺闭关。二十六年十月初十，避难至灵岩。今已八十，朝不保夕。贵地信心人颇多，当令皈依当地僧，不可代光收。何以故？人心之变，顷刻不同。光将死之人，岂可留此规矩，后来倘有不如法者，光当平空遭此祸害。光于近来，常见本是极好之人，遂变成极坏之人。当光面尚如是，况光死后，谁能令他再变成好人乎。此事光断断不承认。居士讲演，只可专主净土一法，不宜泛讲。泛讲，乃讲经法师之事，居士何可开此一端。以念佛法门，普被三根，以大家不知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为彼说其信愿行，令无知识有智慧者，各注重于此。何可



只图扩张门庭，不计行人契机。唐道绰禅师，一生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此老尚是善导和尚所亲近者，寿八十余，计所讲，每年当讲三四遍。今则提倡佛七中，讲别宗经。若会众于净宗悉皆深通，尚可。恐通者百无三五，不通者十有八九。彼泛讲经之法师，尚有许多不以念佛为然者。今不注意于仗佛力，现生了生脱死之法门。而为不识净宗者说般若，是令彼等专心致志于开悟一边，而反将弥陀大慈悲，俾博地凡夫现生了生死之大法，作等闲看。请讲者无所知，应讲者何不为说其所以。如彼不听，当云，我非讲经之人，请专以讲经为事者讲之。南通唐闸居士林，很认真。去年一林员颇聪明，讲一次地藏经，从此一般不知念佛法门，是凡夫仗佛力现生了生死之法门，遂多半不念佛，而专以听经为事矣。林长请光与讲经者说。因示之曰，佛法如大海，一滴具万川之味。佛法如帝珠，一珠具千珠之光。在大通家分上论，粗言细语总一真。在未到家分上论，当以就路还家为省力。况已证等觉，欲圆满佛果，尚须念佛求生西方。而将堕阿鼻，十念成功，亦可高预海会。如阿伽陀药，万病总持。如阳春一到，百卉敷荣。其为妙利，非佛莫知。何不在此等处，发起彼等之信愿心，俾各各悉得往生。较彼字诠句释，以作未来得度之善根，奚啻天渊悬殊也。遂仍依常规，不于一林作二派之行持矣。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以众集念佛，不将法门之所以，与修持之方法利益，为众演说。则不知宗旨，便只得一人天福报，深负佛恩。缁素均可，非专指居士，此系方便演说，不宜以讲经之例为准则。若请专讲一七，初次当顶礼和尚，或林长，社长及林众，普同一拜。以



后即于法座前，礼佛三拜，即升座讲。或节讲经文，或泛说念佛法则，与其居心行事之心行，须与佛合。说毕，略表抱歉，祈诸位海涵，即下座，礼佛三拜即已。法座上须供佛像。现各物贵极，但烧一枝香，不须蜡烛、檀香。上座后，不许有礼拜者，以免两难为情。若偶然请讲演一次，即礼佛三拜，升座演说，毕，下座礼佛三拜即已。开头并不要念经、唱偈。此系演说派，若直以讲法为例，则成僭分（今时当末法，在家居士，作与同道演说研究，固无不可。若必照讲经仪式，乃出家法师之事，居士行之，即为僭越）。立演说，也不合宜，殊失重法之意（以上答第一条）。佛加于可加，不可加者加之，必有所损。今不论事之虚实，姑论加之损益。凡有深涵养者，心光一发，必定更加谦以自牧，必定更加即事明理，如是人者，加则有益。若无涵养，不注重于事修，专以研究理性为事，则成自大自高之狂慧，虽似有益，实于后学法道，必有大损，故致随加而随收复其加也。若以后常常如是，乃是一加永加也。若是时则然，后仍照旧，乃是防其后患，取消加益也。恐汝未有沉潜淳粹之涵养，后或视念佛不如究心为超妙，故随即取消，尚可保全自他往生之善根，故不加也（以上答第二条）。

明理性而了生死，圆教七信位方能，可知不以念佛为事之失，其大莫能喻焉。

复修净师书

一切法门，皆仗自力了生死。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了生死。仗自力了生死，非一生两生能了。证初果人，尚须七生



天上，七生人间，方证四果，四果则了生死矣。未证初果之人，升沉不定。今生很好修行，来生造大业者，百有九十多。证初果人，纵令以威力逼令造业，宁肯舍命，不肯造杀盗淫等恶业。若不出家，亦娶妻室。若令邪淫，宁死不行。此人虽未了生死，决定不会下降。未证初果者则不定。纵一生两生不造业，决难永不造业。故知仗自力断惑证真之难，难如登天矣。念佛之人，必须生真信，发切愿，决定现生求佛加被，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平时念佛，如丧考妣，如救头燃。又须以此法门，随分随力，与一切人说。又须事事尽己职分，便可满愿。欲看经，则宜先看净土五经。欲看浅近之书，当看印光文钞、印光嘉言录。再欲看最切要，极深妙，又易于领会者，当看净土十要。欲知古今往生事迹，当看净土圣贤录。现在不能寄书，当向成都北门东珠市巷三十二号，谢慧霖居士借看。彼处各经书均有，但不能送人。重庆佛学社，光十多年前，各经书送几十捆，或尚有。问佛学社王晓西、舒次范、王适均等，当可有则送汝，无则借看。三台县三元宫巷，蒋特生处，或尚有之，有则必送汝。四川寄书，唯重庆佛学社最多，次则蒋特生。谢慧霖处，不过令彼看，无令送人者。念佛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均好念。若衣冠整齐，手脸洁净，出声念，默念，均可。若睡倒，及衣冠不整齐，尚未洗漱，及到不洁净处，或抽大小解时，皆须默念，不宜出声。虽睡不可赤体，须穿衫裤。心中常存敬畏，不可放纵。欲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不敢起别种念想。第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



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则妄想自渐渐消灭矣。即默念，也要听。以心一起念，即有声。自己的耳，听自己心里的声，仍然明明了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注重在听。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听，即耳根。心念，口念，耳听，此三根一摄，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闻别的气味，身也不敢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自无污杂妄念，故名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继不断，故名净念相继。能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则得念佛三昧。此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为得三昧之第一妙法。故云，得三摩地，斯为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之别名。如此念之，决有净念常存，妄念全无之一日。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已经拒绝一切信札。愍汝之诚，为汝说其摄心，及请经书之办法。然经书已久，恐无存者，即借不到，亦有利益。若借得到，当依之而行，则往生便可决得矣。



附录

钱武肃王强弩射潮发隐颂

（此稿到时，版多制定，无处安置，故插于此，亦称附录）

曰稽武肃王，降神自上苍。编民奋义勇，灭巢而诛昌。
鸿功及大业，古今少克当。受封在吴越，泽国患无央。
拟筑捍海堤，大兴夫农桑。潮大基难固，祭神祈降祥。
又令诸精兵，强弩射潮疆。潮徙堤基固，害无而利强。
一诚即有感，射潮成虚张。盖恐群雄心，犹欲来侵攘。
射潮潮迁徙，藉此慑虎狼。数十年乱世，吴越颂平康。
至人所计虑，其意甚深长。经唐季五代，无一处清凉。
吴越儒佛教，阐扬追盛唐。此际无吴越，纲常悉丧亡。
古今忠义士，无一不表彰。德惠饫民深，全国民仰望。
永叔性偏僻，辟佛护门墙。奋志修二史，拟为万古防。
删尽佛徒语，诬蔑吴越王。致令忠义士，各各怀感伤。
观彼泂冈表，亲德甚炜煌。修史任私心，大为无忝妨。
大学明明德，格物为总纲。居心有私欲，难得好下场。
奉劝诸文士，谦抑自审量。勿矜奇立异，须循天理常。
克念狂作圣，罔念圣作狂。聪明能克念，万代永流芳。

跋

（庚辰秋日，广德钱文选，士青甫，撰于海上寓庐，时年六十有七）

印光法师，为武肃王作射潮发隐颂，函示前来。以武



肃王射潮而潮退，乃水神感王保民之德，并非畏王强弩之威。后世无王之德，欲效王之威，未见其可。将来重印文集，应将此意表明之，云云。法师阐明此等真理，万古不磨。又读法师求子三要，处处以根本立论，实有功世道之文。何谓三要。一曰，节欲为强种根基，二曰，积德为发福要道，三曰，善教为人群进化。国人如能切实奉行，虽治平不难矣。说者谓佛教多系独善其身，而以往西方归净土为勛，似属消极，并非积极。如由法师此文，与其文钞观之，实系积极，而非消极。今世之人不察，每以佛教为空虚，以致佛学未能发扬光大，故世道陵夷，江河日下，良可慨也。试观佛学昌明之世，即为人类太平之时。回溯五代时，天下大乱，杀人如麻。而吴越百年，人民老死不识兵革，果由何道以致之。或云，武肃王筑海塘，兴农桑，浚河流，辟水利，使人民富庶，有以致之，此固是也。然根本之道，犹不在此。当时人民不识兵革，实系武肃王保境安民之功。而保境安民，即是不欲称干比戈，广开杀戒。欲减少人类之屠杀，即是尊崇佛教之原理。由此一念之诚，遂无子阳自大之心，而有佛氏知足之戒。武肃王受佛教原理之陶镕，故有此保境安民之善念，此平日弘宣佛化之精神，有以致之。故罗隐劝王讨梁（即朱温）曰，纵无成功，犹可退守杭越，自称东帝。王未从其言。盖恐一旦兴兵北伐，生民必遭涂炭。以一家一姓之尊荣，而使天下之人，皆遭水深火热之惨祸，于理何忍，于心何安。迨宋太祖统一宇内，忠懿王，即秉武肃王遗训，纳土归朝。视去国如传舍，终不使吴越之民，罹兵戈之祸。武肃王之德泽，不



独及于当时吴越之民，且流风余韵，传至千余载，至今杭州犹有佛国之称，风俗纯厚，人多善良，盖由此也。武肃王信佛，而一心行善，故积德于子孙，继继绳绳，簪纓不替。且历代隆祀，庙食千秋，此实信佛之报耳。愈至乱世，愈须推广佛学，使人类有互让之美德，而无争夺之野心，庶杀人之祸可免，太平之日可期。今者欧氛正炽，美雨欲来。将来死于大炮飞机者，不知几千百万人。果欧美人士，悟彻中华佛理，放下屠刀，又何不可成佛。此等劫运，全由人造。苟能如武肃信佛戒杀，一意为民之用心，则欧美大战可止，杀祸可消。勿谓佛教属于消极，未能救世，证以武肃王之往事，可以恍然矣。由此以观，佛学实为人类迁善改过之枢纽。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岂仅独善其身，实可兼善天下，佛理之功，岂浅鲜哉。

彻悟禅师一乘决疑论说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此古德大慈悲心，泪出痛肠语也。良以我释迦如来，为众生故，修证此法，无央数劫，行诸一切难行法行。舍所爱之国城妻子，头目脑髓，不知其几千万亿。至于成道，仍以平等大悲，顺悉檀义而敷衍之。故凡一句一字，皆无明长夜之宝炬，生死苦海之慈航。凡在有情，孰不蒙益。而诸子以依通之见，肆口诋诃，障正法明，瞎将来眼，疑误众生，殊非小小。谓其无罪，宁有是处。兹以一乘之理，剖决群疑，正大光明，直截痛快。荡迷云而净尽，耀佛日以重光，诚为法门一大金汤矣。当是时也，诸子天眼，法执，果得已通已忘，



自能深生隨喜。正使未忘未通，定當頓獲勝益。故知此論之作，非特有益于法門，實則有益于諸子。不唯有益于諸子，且深有益于天下後世之學者。請即流通，以廣法施。

阿彌陀佛百頌小序

昔徹悟禪師以教義宗乘，作念佛伽陀各百首。詞理圓妙，豁人心目。余友逸人和尚，輯古今淨土各法語，為西方公據。又按彌陀因地果位各要義，以阿彌陀佛為首句，共成百頌，冀益初機。其頌以彌陀因地，棄國出家，發四十八願（其各願之下二句均依隋慧遠法師無量壽經義疏之各願科名，為一願之主語），具修六度萬行。以至圓滿三覺，而證十三種名號。後復略頌國土莊嚴，佛慈普被，法門利益。雖詞理遠遜徹公，而願名佛號，有利初機之記憶焉。今以百頌印書皮里，將題及小序，印于書面，以期閱者知所以云。

阿彌陀佛百頌

普陀三聖禪院逸人述

阿彌陀佛，因地果位，功德莫名，聊為輯綴。
阿彌陀佛，無量劫前，作金輪王，仁育黎黔。
阿彌陀佛，藐視世榮，棄國捐王，冀證大雄。
阿彌陀佛，禮世自在，舍俗出家，法界永賴。
阿彌陀佛，法號法藏，用表一法，含攝無量。
阿彌陀佛，對佛發願，宏慈大悲，恩德普遍。
阿彌陀佛，第一大願，願我國中，無三惡道。
阿彌陀佛，第二大願，我國壽終，不更惡道。



阿弥陀佛，第三大愿，我国天人，身真金色。
阿弥陀佛，第四大愿，我国天人，形色相同。
阿弥陀佛，第五大愿，我国天人，悉知宿命。
阿弥陀佛，第六大愿，我国天人，天眼普见。
阿弥陀佛，第七大愿，我国天人，天耳普闻。
阿弥陀佛，第八大愿，我国天人，他心悉知。
阿弥陀佛，第九大愿，我国天人，神足无碍。
阿弥陀佛，第十大愿，我国天人，不贪计身。
阿弥陀佛，十一大愿，我国天人，住定证灭。
阿弥陀佛，十二大愿，我身光明，无有限量。
阿弥陀佛，十三大愿，我身寿命，无有限量。
阿弥陀佛，十四大愿，我国声闻，无能计数。
阿弥陀佛，十五大愿，我国人寿，随愿修短。
阿弥陀佛，十六大愿，我国天人，不闻恶名。
阿弥陀佛，十七大愿，我之名号，诸佛称叹。
阿弥陀佛，十八大愿，至心信乐，十念必生。
阿弥陀佛，十九大愿，发往生心，临终接引。
阿弥陀佛，第二十愿，欲生我国，无不果遂。
阿弥陀佛，二十一愿，我国天人，具卅二相。
阿弥陀佛，二十二愿，生者必证，一生补处。
阿弥陀佛，二十三愿，菩萨食顷，遍供诸佛。
阿弥陀佛，二十四愿，菩萨供佛，供具随意。
阿弥陀佛，二十五愿，菩萨悉能，演说妙音。
阿弥陀佛，二十六愿，菩萨皆得，那罗延身。
阿弥陀佛，二十七愿，我国万物，悉皆严净。



阿弥陀佛，二十八愿，菩萨悉知，道树高显。
阿弥陀佛，二十九愿，菩萨诵经，悉得慧辩。
阿弥陀佛，第三十愿，菩萨慧辩，无有限量。
阿弥陀佛，三十一愿，国净如镜，照见十方。
阿弥陀佛，三十二愿，宫殿楼观，宝香妙严。
阿弥陀佛，三十三愿，蒙我光者，身心柔软。
阿弥陀佛，三十四愿，闻我名者，得无生忍。
阿弥陀佛，三十五愿，女闻我名，脱离女身。
阿弥陀佛，三十六愿，菩萨闻名，必成佛道。
阿弥陀佛，三十七愿，闻我名字，天人致敬。
阿弥陀佛，三十八愿，我国衣服，随念即至。
阿弥陀佛，三十九愿，国人受乐，一如漏尽。
阿弥陀佛，第四十愿，国中宝树，见诸佛刹。
阿弥陀佛，四十一愿，闻我名字，诸根无缺。
阿弥陀佛，四十二愿，闻我名字，得净解脱。
阿弥陀佛，四十三愿，闻我名字，得胜妙福。
阿弥陀佛，四十四愿，闻我名字，具足德本。
阿弥陀佛，四十五愿，闻我名字，普等三昧。
阿弥陀佛，四十六愿，菩萨随愿，各闻妙法。
阿弥陀佛，四十七愿，闻我名字，得不退转。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闻我名字，得三法忍。
阿弥陀佛，发誓愿已，地动天惊，佛圣欢喜。
阿弥陀佛，愿虽六八，一一愿中，数含尘刹。
阿弥陀佛，誓愿无疆，竖穷三际，横遍十方。
阿弥陀佛，慈悲难量，德逾天地，恩深爷娘。



阿弥陀佛，特启净宗，九界众生，悉皆景从。
阿弥陀佛，兴无缘慈，普令凡圣，同证菩提。
阿弥陀佛，运同体悲，九界众生，同蒙提持。
阿弥陀佛，在因地中，具修万行，期副初衷。
阿弥陀佛，修净土行，一心虚寂，三业清净。
阿弥陀佛，修行施度，内外俱舍，心无所住。
阿弥陀佛，修行戒度，持犯俱超，真性彻悟。
阿弥陀佛，修行忍度，我见既空，何有违忤。
阿弥陀佛，修行进度，一念不生，万行俱备。
阿弥陀佛，修行禅度，动静体离，惺寂莫附。
阿弥陀佛，修行智度，五蕴俱空，不涉迷悟。
阿弥陀佛，圆施四摄，上中下根，平等相接。
阿弥陀佛，万行圆修，恩沾九界，了无不周。
阿弥陀佛，所行无碍，于一切法，得大自在。
阿弥陀佛，圆满三觉，上圣下凡，同登极乐。
阿弥陀佛，号无量寿，彼国人民，寿亦无数。
阿弥陀佛，号无量光，乐邦生者，光何能量。
阿弥陀佛，号无边光，普照遍摄，三际十方。
阿弥陀佛，号无碍光，山河大地，总无遮妨。
阿弥陀佛，号无对光，诸佛莫及，余何克当。
阿弥陀佛，号炎王光，其光清凉，明了辉煌。
阿弥陀佛，号清净光，圆离空有，彻露真常。
阿弥陀佛，号欢喜光，彻证常乐，了无惑殃。
阿弥陀佛，号智慧光，真穷惑尽，普照十方。
阿弥陀佛，号不断光，三德圆证，断续双忘。



阿弥陀佛，号难思光，九界众生，谁能赞扬。
阿弥陀佛，号无称光，除十方佛，莫能表彰。
阿弥陀佛，超日月光，一光等照，慈济无央。
阿弥陀佛，净土宏开，孤露众生，登宝莲台。
阿弥陀佛，度生念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
阿弥陀佛，恩德无俦，十方三世，悉蒙庇庥。
阿弥陀佛，国土庄严，正报依报，等离讥嫌。
阿弥陀佛，楼阁门开，来者同入，何止善财。
阿弥陀佛，国气调和，了无寒暑，高山长河。
阿弥陀佛，理事甚深，贯禅教律，绝去来今。
阿弥陀佛，金臂恒垂，遍接来机，不失其时。
阿弥陀佛，白毫相光，照彼真修，不乏衣粮。
阿弥陀佛，心作心是，执是废作，地狱种子。
阿弥陀佛，如月在天，普印众水，妙莫能诠。
阿弥陀佛，洪炉片雪，无边罪障，直下消灭。
阿弥陀佛，修持妙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阿弥陀佛，万法包罗，水中沧海，药中伽陀。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卷下

序

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

世出世间之理，不外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外因果二字。心性之理微，虽圣人犹有所不知。因果之事显，纵愚夫亦可以略晓。圣人欲天下永太平，人民常安乐，特作大学，以示其法。开章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然明德，乃人各自具。由无克念省察之功，则明德被幻妄私欲所蔽，不能显现而得受用。其明之之法，在于克念。克念之工夫次第，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物者何？即随境所生，不合天理，不顺人情之幻妄私欲，非外物也。由此私欲固结于心，则所有知见，皆随私欲而成偏邪。如贪名贪利者，只知有利，不知有害，竭力营为，或至身败名裂。爱妻爱子者，只知妻子之好，不知妻子之恶，养成祸胎，或至荡产灭门者，皆由贪与爱之私欲所致也。若将此不合情理之私欲，格除净尽，则妻子之是非非自知，名利之得之以道，不须夤缘妄求矣。此物字，先要识得是幻妄不合情理之私欲，则其格除，乃易易事。否则尽平生力，不奈彼何。纵读尽世间书，也只成一个依草附木、随波逐浪汉。甚矣，私欲之物之祸大也。若知此物是吾人生死怨家，决不令彼暂存吾心，则即心本



具之正知自显。正知显，而意诚，心正，身修，顺流而导，势如破竹，有不期然而然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以一切人民，各具明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皆由私欲锢蔽，不奋克念之功，遂致从劫至劫，随私欲转，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然专以格致为训，不以因果相辅而导者，或难奋发大心，励志修持也。吾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约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约世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又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凡夫不得而见，何可认之为无乎。喻如黑夜不见一切物，不得谓一切物悉皆消灭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说，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六极，乃示前生之因，为今生之果。向，顺也。用，以也，得也。（一）寿，（二）富，（三）康宁，（五）考终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四）攸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习性也。极，穷厄也。威，义当作违，悖逆也。谓前生所作所为，悖逆道德，致今生得（一）横死之凶，与夭寿之短折（凶与短折，合为第一），（二）及身不康之疾，（三）心不宁之忧，（四）用不足之贫，（五）貌丑之恶，（六）身无能力之弱也。儒者昧于前因后果，一一归于王政，不几灭天理而诬王政乎。小儿生于富贵家则享福，生于贫贱家



则受苦，岂王政分别令生乎。故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洪范，乃大禹所著，箕子以陈于武王者。末后五福六极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义，极其确切。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据，实无其事。断以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受生。在彼断其必无因果，而春秋传，史，汉中，每有冤杀者作祟，蒙恩者报德，种种事实，悉是前贤为佛教预为骗人之据乎。既无因果，无有后世，则尧桀同归于尽，谁肯孜孜修持，以求身后之虚名乎。以实我已无，虚名何用。由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又加以特唱高调，令人为善，须无所为，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此种邪说，误陷国家社会不浅。无知之人，钦其高明，绝无一念欲为善矣。有智之人，痛裂心肝，以完全将圣人循循善诱之道废之，以圣人之资格期人。然圣人亦非无所为而为善者。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一部易经，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厉，克念修持之道。若如彼说，则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皆成错误教人为恶之罪魁祸首也，有是理乎。人情如水，因果如堤。宋儒极力辟驳因果，以为是如来骗人奉教之据。而儒经中所说因果，何得又是实有乎。彼欲辟佛以卫儒，卒致废经废伦，实行兽化，此种恶剧，皆由彼所唱之高调演出，俾人道或几乎息。费子智俨，昔曾深受程朱之毒。及其年老而阅历深，世乱而知祸本。于是皈依三宝，遍阅群书，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迹，略录大概，冀阅者弃



断灭之邪见，遵儒佛之洪规。果能人各依行，则世返唐虞，人敦礼教，以互相残杀之毅力，作互相维持之大业，故名其书曰，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以医家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其人咽喉肿胀，二便不通，不先用消肿通便之剂，则其人即死，虽有治本之法，绝无可用地，故先治标。其余各标病，但将脏腑调理好，标病不治自无矣。格物，致知，慎独，克念，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从凡夫地，乃至成圣作佛，均不可离。孔子以德不修，学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如来所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一一皆是因果。若无因果，则人与禽兽无异矣，可妄说乎。（民国己卯冬作 时年七十九）

净土五经重刊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若论大机所见，肇始实在华严。以善财遍参知识，末后于普贤座下，蒙其威神加被，所证者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为华严一经归宗结顶之法。然则华严明一生成佛之法，而归宗于求生净土。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大法也。此殆大机所见，二乘尚不见闻，况具缚凡夫乎。迨至方等会上，特为专说净土三经，俾一切若凡



若圣，同事修持，以期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也。佛在摩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四十八愿。又复久经长劫，依愿修行。迨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之世界庄严，妙莫能名。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于摩竭提国王宫中，说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俾一切众生，悉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众生烦恼业海，从心想生之义，便已彰明校著。果能深明此义，谁肯枉受轮回。末明九品生因，以期各修上品。是为观无量寿佛经。在舍卫国给孤园中，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劝诸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复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行三，为净土法门之纲宗。具此三法，或毕生执持，已得一心。或临终方闻，止称十念，均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是为阿弥陀经。此三，乃专谈净土之经。而阿弥陀经，摄机尤普。以故禅教律各宗，咸皆奉为日课焉。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而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众生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故将此章，列于三经之后，而以普贤行愿品殿之，以成净土法门之一大缘起。令诸阅者，知此一法，大畅佛怀，较彼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以故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金陵净土四经板，已经模糊。修净业者，苦无最清爽之读本。因为铸板，以势至念



佛圓通章，附于三经之后，称为净土五经。若论法门缘起，宜以无量寿经为首。今为便于读诵，故以阿弥陀经为首。阅者谅之。（民国二十二年）

净土五经后附华严经净行品缘起序

华严妙典，理事圆融，理由事显，事因理成，理事各臻其极，圆证毗卢法身。以故如来初成正觉，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因果，即事。如来自证之法，即一真法界，寂照圆融，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此之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虽有照天照地之光，莫由发现而得受用。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倡，为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法门。又复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其在信位，则以净行品，为以因地心，上契果觉之弘誓大愿。虽进而登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深位，犹复以此一百四十一愿，而为进修之据。是知此一品经，关系甚大，不徒为入佛之初基，洵可谓成佛之大本。而末世众生，根机浅薄，果能心心念念，常诵此文，常发此愿，便可三业顿获清净，念念上契佛心，临终直登上品，与普贤行愿品功德，交光互映，无或差池。故宋初省常法师，慕庐山远公之风，提倡净土法门，刺血书此品，又以净行名其社。而莲



宗得以丕振者，以深致力于日用云为，悉使与如来无上觉道合之所以也。一弟子杨慧导，拟以净行品，与普贤行愿品，合印流通。光谓，欲令初机息心念佛，当以净土五经为先导，不宜于五经中只取行愿一品。使彼遍读五经，再以净行一品，作一切时一切处之警策，则自可欣欣就道矣。呜呼，今之时，是何时也。乃废弃纲常伦理，专尚机械变诈，互相残杀之时也。若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导，则后世为人，恐先圣所立纲常伦理之名，亦不可得而闻矣。以故凡具正知见，正信心者，咸皆以修持净业为志事。兹特述其缘起，以附于经文之后，庶后之读者，无所疑焉。（民二十三年）

心经添足重刊流通序

心经，发挥三世诸佛所证之菩提涅槃，一切众生本具之真如佛性，十方如来度生之要道，凡百行人作佛之良谟。文简而义丰，词约而理著。普令上中下根，同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于诸经中，最为第一。虽只二百六十字，而六百卷大般若甚深义理，包括罄尽。良以如来智慧，自在无碍，随彼当机，广略适宜。广之则罄海墨而莫尽，略之则觅一字而叵得，令彼闻者，各得实益。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常持此经，依之修习，自可空五蕴而证诸法实相，离颠倒而得究竟涅槃。以故古之名人，每每诵至数百万遍者，以其为总持诸法之法门故也。夏慧华居士，次子叔夔，姿性聪敏，热心公益，素抱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于北平协和医学校，为学生会会长。民十五年，年二



十七，病亟将终，问其父曰，心经不生不灭，作何解说。居士谕之曰，此示吾人心之本体，如太虚空，无相无形，非空非有，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居生死而不垢，证涅槃而不净。生相尚无，灭从何有。能悟此理，堪名佛子。虽然，谈何容易，汝且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迨至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时，始为分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从兹进修，直至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时，方为究竟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切不可闻名为亲证，不求往生，以致长劫沉沦，莫由出离也。未久即逝，彼平生于佛法绝未措怀，临终问此，殆有宿根欤。蒙居士开示，纵不往生，亦可以作来生入道之缘，较彼没世不闻者，奚啻天渊悬殊也。居士因此欲流通心经最显豁详明之注，冀初机悉能领会。范古农居士，令印明弘赞法师之心经添足，又为校其字句。因付排令印若干卷，施诸净侣，以结法缘而资超荐。留板两付，以备永永续印。所愿见闻受持者，同以甚深观智，照见蕴空，亲证此不生不灭之心体，而度一切苦厄也。（民十九年）

地藏经石印流通序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致令长劫轮回，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故我世尊，初成正觉，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图报父母之恩，特为表彰地藏菩萨往劫因救母故，广发菩提之誓愿，以作未来众生得出



苦海之舟航。全部经文，理事详明，文词显豁。圆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心不能转业，业即能缚心等义。而地藏往劫救母二事，于此义意，更为真切著明。诚可谓险道之导师，昏衢之慧炬，贫乏之宝藏，凶岁之稻粮。俾一切迷昧众生，速得觉悟。一切孝顺儿女，有所师承。经之利益，莫能宣说。西天东土，读此经而兴起者，何可胜数。真达和尚，欲报罔极之恩，拟请善书者恭写此经，石印施送。适智准居士鲁指南，以自所书金刚经请正。师以居士为报亲恩，自己恭写，以常持诵。则书写此经，必所乐为。因以恳请，即蒙允许。命光作序，以抒经益，而发起世间人子之孝心。冀其随时随事，以尽孝道。念劬劳之深恩，必致吾亲于究竟安隐之宝所而后已。由是以至诚心，念佛圣号。兼以恪敦伦常，尽己天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功德，资益吾亲。必期生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福寿增崇，智慧开发。没则神超净域，业谢尘劳，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庶可稍尽乌私，无忝所生矣。又须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以大菩提心，随顺机宜而为宣说，及与救济。于以契佛心而符己愿，扇慈风以息杀业。将见礼让兴而干戈永息，风俗美而天下和平矣。（民十七年）

梵网经菩萨戒集证序

梵网经者，如来陶炼一切若圣若凡，俾其究竟断除三惑，亲证三德，复本具之佛性，成无上之佛果之大法也。



良由真如妙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从无始来，迷而未悟，如金在矿，不得受用。如来愍彼一切众生，迷衣里之明珠，徒向外以驰求。由是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纵或有断界内惑，出离生死，然去佛地，尚大远在。以故于初成正觉时，即为一切实圣，说此大法。先令了悟自心，原是佛心，故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能如是信，决不至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上孤佛化，下负己灵。故曰，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然后令于日用云为中，起慈悲心、孝顺心，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使方寸之中，无少愧怍，三业之内，永绝瑕疵。则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大体大用，两皆具足。其居心，则冲虚清洁，犹长空之普含万象，而了无障碍。其行事，则正大光明，若果日之普照万方，而绝无拣择。由是四摄齐施，四宏普度，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虚空设有尽，我愿亦无穷。能如是，则尚何有人我是非，自私自利之心，况有破斋犯戒，及损人利己，相倾相戕之事乎哉。是知此经，虽属出世大法，实为治世良谟，以故一切国王大臣，及出家四众，在家四民，并诸鬼神，皆当受持也。若能受持，则如水洗器，即复本净。如香熏衣，顿增芳馨。当此劫浊，欲为挽回，舍此一法，其何能淑。妙朗行者，宿具灵根，笃修净业，每读此经，不胜景仰，发愿流通，普利一切。又每于读诵大小乘经，及诸传记，所示持戒要义，必节录之，以为自他修持之法戒，亦附于后。俾阅者知持戒利益，近则三业清净，三学圆明，远则



三惑净尽，三德圆彰。犯戒祸患，近则三业污浊，三途永堕，远则三障常现，三界莫出。佛自我作，狱由己造，如临宝镜，妍媸洞现。谁肯自贻伊戚，舍利益而取祸患乎。方井妯娌，奉先姑遗命，愿出净资，助印一万本，成就其志，以期奉施于出家在家诸佛子。以此功德，用祝家门清吉，人眷安康，现生获箕畴之五福，裔世纳伊训之百祥。又祈时和年丰，民康物阜，礼让兴而干戈永息，法运通而天下太平。爰为颂曰。

维我世尊，为诸法王，普令九界，同证真常。
所说诸法，各随其机，唯此戒法，凡圣同依。
等觉菩萨，六道群萌，无有一人，不堪持行。
由众生心，与佛无二，因惑业故，致成殊异。
其相虽异，其性原同，故说此经，令证大雄。
既知众生，皆有佛性，佛是已成，我实当证。
譬如穷子，获昔宝藏，得本无得，欢喜无量。
既悟佛性，当行佛行，严净毗尼，衾影致慎。
发慈悲心，及孝顺心，自利利他，同出苦轮。
能如是者，名真佛子，凡佛所得，己亦当尔。
须知此经，铸佛嘉模，依之力修，即证无余。
愿见闻者，同事受持，消除惑业，圆满菩提。（民国

十七年）

普门品讲义序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正觉，号正法明。但以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现



身，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愿使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咸得离幻妄之现苦，受真常之法乐。而又于娑婆世界，更为悯恻也。由是释迦世尊，于法华会上，欲令娑婆众生，恒蒙覆庇，特因无尽意菩萨之问，以表彰观音之慈悲誓愿，功德威神，俾九法界一切众生，同得恃怙。及法流此土，至晋，而罗什法师，特译法华，方知观音本地迹门，均难思议。而楞严观音自陈圆通，华严观音教示善财，咸与法华意旨吻合。是知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随感即应，了无差殊也。当晋末时，北凉沮渠蒙逊有疾，昙无讖令其诵普门品，得以即愈，由是此品得以别行。陈隋智者大师，释法华经，独于此品，特为详悉发挥。足见佛、菩萨、祖师之心，唯期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也。谛闲法师，力宏台宗，兼修净土。今夏宏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鳧、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此经。又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即印五百本，遍给听者，遂得目击而喻。但以为时仓卒，不无错讹。对鳧居士，欲令广传于世，因寄一本，兼令作序。窃念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光粥饭庸僧，何由发挥其致。姑就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处，撮略叙之，以塞其责。普愿同人，常念观音圣号，若至念极情亡，心境两寂，则恒沙功德，无量妙义，自可圆现于一念中，固不须为繁述也。（民十八年）



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如来藏妙真如性，生佛同具，了无增减。佛以究竟证故，安住寂光，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起惑造业，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虽则染净不同，苦乐各别，而其本具之妙真如性，仍自无增无减。然众生但有性德，绝无修德，不能得其受用。反承此妙性功德之力，作生死因，受轮回果。以是因缘，感佛慈悲，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彼各各就路还家，识取衣珠，庶不致孤露无依，了无恃怙也。大佛顶首楞严经者，乃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密因，一切菩萨趣向觉道之妙行，故名之为首楞严也。梵语首楞严，华言一切事究竟坚固。何谓一切事，即心境二法。开而言之，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也。此一切事，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全体大用，本自坚固，了无生灭、垢净、增减之相。而众生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若心若境，皆成幻妄，皆是生灭，皆不坚固矣。故因阿难请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如来于是征心显见，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以显示一一皆如来藏，随众生心，循业发现，令其开悟。后又以二十五圣，于二十五法，各证圆通，以实其说。此经为对阿难多闻，及娑婆闻性最利之机，故文殊选择，唯取观音。而净土念佛法门，普逗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之机，故列于弥勒之后，观音之前，以密示其普逗群机之意。否则当列于虚空藏之后，弥勒之前矣。刻论普通法门，必须断尽烦恼，方可了生脱死，唯上上最



利根人，可于现生即了。若非此等根性，则或二三四五生，或二三四五劫，或至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多多矣。以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贪瞋痴烦恼惑业，故难。况时丁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正见稍亏，即堕魔罟乎。唯净土特别法门，仗弥陀慈悲誓愿，与自己信愿忆念之力，于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俾上上根人，速证无生，即下下根人，亦预圣流。其为利益，何可名言。此义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切不可光之人微，而谓为谬妄也。吾人果能具真信切愿，如子忆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即是以势至反念念自性，观音反闻闻自性，两重工夫，融于一心，念如来万德洪名。久而久之，则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有缘遇者，幸勿忽诸。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况我末法人，何敢不遵循。此后严示四重戒律，以培其基。备说神咒功德，以期恃卫。详谈十法界因果，一一皆是循业发现。显示五阴魔境，令知功行深者，尚有著魔造罪堕狱之事，况初心者乎。观经初七处征心，十番显见，历阴、入、处、界、大，重重开示，方令最利根之阿难，圆悟藏性（即宗门所谓，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则大彻大悟，诚非易易。经后禅定力深，已破色受二阴，尚被魔惑，失其正见，造诸恶业，生陷王难，死堕地狱。是知欲了生死，唯仗自力，其难与险，莫可比喻。愿诸同伦，依势至忆佛念佛，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教，与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一致进行，求生西方，实为万全之计。智



茂居士许文菁，楷书楞严经，以供觉社莲友读诵。瞿智鸿、叶圣方二居士，为之购纸。书毕，祈光作序。光以觉社乃念佛道场，理宜显示净土法门胜妙之义，庶不致好高务胜者，专主自力，弃舍佛力，卒成求升反坠，弄巧成拙之结果，故其言似乎泛滥迂腐。纵有以此见责者，亦只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耳。

净土十要序

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虽则大小顿渐不同，权实偏圆各异，无非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复本心性而已。然此诸法，皆须自力修持，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绝无他力摄持，令其决于现生入圣超凡，成就所愿也。唯净土法门，仗佛誓愿摄受之力，自己信愿念佛之诚，无论证悟与否，乃至烦惑丝毫未断者，均可仗佛慈力，即于现生，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已证悟者，直登上品。未断惑者，亦预圣流。是知净土法门，广大无外，如天普盖，似地均擎，统摄群机，了无遗物。诚可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开众生归元之正路。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而况时值末法，人根陋劣，舍此别修，不但具缚凡夫，莫由出离生死，即十地圣人，亦难圆满菩提。以故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远公、智者、清凉、永明，悉皆发金刚心，为之宏赞。以期六道三乘，同得横超三界，复本心性



也。竺震著述，多难胜数。藕益大师，选其最契时机者九种，并自所著之弥陀要解，名为净土十要。欲学者由此具识如来度生之要，与一法普摄一切诸法之所以然。大师逝后，其门人成时，欲遍界流通，恐文言繁长，卷帙博大，费巨而难广布。遂节略字句，于各要叙述意致，加以评点，实煞费苦心。惜其自恃智能圆照，随阅随节，不加复勘，即行付刊，致文多隐晦，兼有口气错乱，词不达意之处。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见访，以彼经理刻藏经事，因祈彼搜刻原本。后彼即刻弥陀要解、西方合论二种。今具得原本，李圆净居士，拟照前十要章程重刊，凡时师所作叙述评点，一一照录。唯补时师之歉缺，不灭时师之苦心。仍作四册，以所节有多少不同，故卷须重调。西斋诗，念佛直指，昔则前后倒置，今调令适宜。各册末附各要文，及彻悟语录。又另以往生论注、莲华世界诗，合一册，作附本，共成五册。均与十要文义宗旨符合，了无差殊。如帝网珠，互相掩映。令诸阅者，深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民十九年）

念佛三昧宝王论疏序

肇法师云，天地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此语且约未悟未证者言。实则此宝包括太虚，竖穷横遍，亘古亘今，时常显露。正所谓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可不哀哉。唯我释迦世尊一人，亲得受用。余诸众生，经劫至劫，仗此宝威神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



了无出期。犹如盲人，亲登宝山，不但不得受用，反更受彼所伤。由是世尊，随顺机宜，为之开示。俾彼各各就路还家，于彼六根、六尘、六识、七大中，随于何境，谛审观察，以期亲见此宝。然具般若之智照，直下蕴空厄尽者，虽则大有其人，而非末世钝根众生所能希冀。于是遂开一特别法门，以期上中下根，同于现生，得其实益。令以深信切愿，专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以故自佛开此法门以来，一切菩萨祖师善知识，悉皆遵行此法。以其具足自他二力，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奚啻天渊之别。唐飞锡法师，驻锡终南紫阁山草堂寺，大宏净化。特撰念佛三昧宝王论，令一切四众，圆念三世佛，专注于西方阿弥陀佛。以若不念未来佛，则不能发大菩提心，折伏慢幢，于一切境，犹有凡圣情见，何由圆离四相，彻证一真。若见一切众生皆是佛，其心自无凡圣情见可得，方得究竟断除烦恼，究竟圆证自心也。若不圆念过现诸佛，则其念阿弥陀佛之心，或有拘局，不能圆满普遍。故令念佛人，即一佛而圆念三世诸佛。虽圆念三世诸佛，而必专致力于阿弥陀佛，庶可念佛之心，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即此念佛之心，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心，无时不相契合也。此论义意深广，若不注释，或有覲面错过，及不悉理事之虞。幸台宗谛闲老法师，不惜精力，特为著疏，俾若文若义，悉得明了，其为利益，何可名焉。志净居士，久修净业，利人心切，发心印五干部，以施修



净诸缁素。祈余标示论之大致，俾阅者从先得其指归。因不揣固陋，略摭所蕴。使知净土法门，乃即浅即深，即权即实之法门。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倘以此语为失当者，请质之劝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普贤菩萨焉。（民十九年）

弥陀圣典序

念佛一法，乃佛教之总持法门。但有专念自佛，专念他佛，兼念自他佛之不同。专念自佛者，如诸经中，深穷实相，以期悟证，乃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诸法中，以般若智照，了达此一切法，当体全空，亲见本具妙真如性。及禅宗看念佛的是谁，并各种话头，以期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者是。此于四种念佛中，名为实相念佛焉。专念他佛，有三种念法。一观想，谓依十六观经作观，或专观白毫，或但观丈六八尺之佛身，或观广大法身，及具观十六种观。二观像，谓对佛形像，想佛相好光明等。三持名，谓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圣号。此三种念佛，法虽不同，皆需具有真信切愿，方可与佛感应道交，方可决定现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此四种念佛，唯实相念佛，谛理最深，然颇不易修。以唯仗自己戒定慧，及参究照察之力，别无他力补助。若非宿根成熟，则悟尚不易，何况实证。唯持名念佛，下手最易，成功最速。倘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必于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决定



往生上品。纵根机陋劣，未证三昧，但以信愿持佛名号，如子忆母，常时无间，迨至临终，感应道交，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唯此是赖。否则但种来因，难得实益。果能志心持念，念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心佛两彰，而复双泯时，则实相妙理，觊体显露，西方依正，彻底圆彰。即持名而深达实相，不作观而亲见西方。摄机最普，得益最深，最利末法钝根之士，大畅如来出世之怀。以故从上知识，多皆注重于持名一门，此念他佛之大致也。至于自他俱念，即所谓禅净双修者。有以专看念佛的是谁，以期明心见性，不以信愿求生为事者，虽似禅净双修，实为有禅无净。既无信愿，莫由仗佛力以带业往生。倘未到业尽情空地位，又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是知禅净双修，唯具深信愿者方能得益，否则固不如专致力于持佛名号一门也。净土法门，实为如来一代时教契理契机之特别法门。以故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东瀛某某，节录诸经论，阐扬念佛诸义，为弥陀说林。章分十门，理畅一行，可为修净业者之一助。范古农居士，特为校勘，改为阿弥陀佛圣典，用示尊崇之义。然其所录，绝未叙明源委，待有暇时，居士必当依经详别。令一切人，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为一切上圣下凡共修之道。庶不致生自诩上根，不肯修习，并自委下根，不堪修习等过。排工将竣，令光作序，遂约所知，以为表白。须知念佛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如不见信，请质之普贤菩萨。（民二十年）



净土辑要序

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浅深，合机者妙。时当末法，人根陋劣，匪仗如来宏誓愿力，其谁能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乎。譬如病入膏肓，虽和缓亦无从措手。然肯服此阿伽陀万病总持之药，则所谓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者，固人人皆可亲得，而了无所难焉。何也？以其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决于临终蒙佛接引，即获往生也。既往生已，长时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尚当圆满菩提，彻证究竟涅槃，况所谓断烦恼以出生死，见本性而证无生乎。是知当此时节，唯此一法，最为合机。若舍此仗佛力之法门，而修仗自力之法门，勿道中下根人，莫由冀望，纵令上根，亦断难以一生成办，多皆但种来因，难得实益。以故古今知识，极力宏扬此法，以期上报佛恩，下度同伦也。浏阳潘子慧纯、邵子慧圆，笃信佛法，鉴时机宜，因辑古今提倡净土法门诸要义，以为一书，分为三篇。上篇辑录增订广长舌，稍加芟正，以为初机入门之阶。中篇则辑录龙舒居士、觉明妙行菩萨，以及善导、永明、优昙、天如、莲池、憨山、藕益、截流、省庵、彻悟诸大师，及最近彭二林诸居士，最切要、最圆顿诸开示，以期由浅入深，领略净土法门之旨趣。下篇辑录念佛仪式，净土日课经咒，及回向诸文，以为朝暮课诵之仪轨。末后附录觉明妙行菩萨，及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因缘，以明净土法门之深契时机。拟排印流通，以供遍界诸同志之阅览。爰为题之为净土辑要，并略



述净土法门之所以。以期见者闻者，同生正信，同修净业，庶可同生净土，同证无生，以迄同成正觉也。（民十七年）

历史感应统纪序

历史者，古今治乱贤愚之陈迹也。感应者，古今得失吉凶之征验也。历史多矣，孰能一一遍读。故特撮取感应事迹之显著者，统而纪之，以贡同伦，用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鉴。庶可心与道合，心与佛合，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须知感应云者，即因果之谓也。修如是因，得如是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欲免恶果，必须修善因。倘或造恶因，断难得善果。余常谓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若无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遑论明明德以止至善，断烦恼以证菩提乎。由其知有因果也，则必趋吉避凶，改过迁善，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冀入圣贤之域，期登极乐之邦。上焉者安而行之，中焉者利而行之，下焉者勉强而行之，同得格物欲以显良知，出迷途以登觉岸。于以知圣贤佛菩萨，参赞化育之道，其原始要终，不外因果二字。而为天下古今治乱持危，淑身觉世，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一大根据。若欲挽回世道人心，舍提倡因果报应，纵令其学识道德，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相齐，亦无如之何矣，况其下焉者乎。然世人每每于因果之泯而无迹者，多忽略而不深体察。于显而易见者，或有别种因果夹杂，致难见报应。肉眼凡夫，不知所以，遂谓善恶皆空，无有因果。由是以一



己之偏见，谓为的确无谬。而圣贤佛菩萨之所说，皆以为荒唐无稽，不可依从。从兹逞己邪见，妄充通家，发为议论，自误误人。以一传诸，变本加厉，以驯至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一一皆为演出。以致天灾人祸，日见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究其根源，总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民十三年，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应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梅荪颇欢喜，曾屡商办法。以年老精神不给，又无力请人代劳，怅然中止。幸十六年九月，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奉太夫人命，供其薪水。至今年八月脱稿，适云台养病庐山，余遂越樽代庖，为之料理排印等事。因喜云台之克遂我愿，故乐为校定，并集资广为刊印。前次印二万部，今又排四号小字报纸本一部，以期青年学子，同得购阅也。此二种各打三付纸型，尽量可印数十万部，使世人咸知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由是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庶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见诸实事，非徒希望而已也。（民十八年）

感应篇直讲序

人性本善，由对境涉缘，不加检察，遂致起诸执著、好恶、种种情见，以埋没本性者，比比皆是。由是古之圣人，各垂言教，冀人依行，以复其初。其语言虽多，总不出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而已。所言格物者，格，如



格斗，如一人与万人敌。物，即烦恼妄想，亦即俗所谓人欲也。与烦恼妄想之人欲战，必具一番刚决不怯之志，方有实效。否则心随物转，何能格物。致者，推极而扩充之谓。知，即吾人本具爱亲敬兄之良知，非由教由学而始有也。然常人于日用之中，不加省察检点，从兹随物所转，或致并此爱亲敬兄之良知亦失之。尚望其推极此良知，以遍应万事，涵养自心乎。是以圣人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手，令先从格物致知而起。其所说工夫，妙无以加。然欲常人依此修持，须有成范，方易得益。五经四书，皆成范也。但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见各书，不以类聚，颇难取法。而未多读书者，更无因奉为典型也。太上感应篇，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祸淫之至理，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作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火。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勉为良善，以期祸灭福集乎。由是言之，此书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潜修焉。清长洲彭凝祉，少奉此书，以迄荣膺殿撰，位登尚书后，尚日读此书，兼写以送人，题名为元宰必读书。又释之曰，非谓读此书，即可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其发挥可谓透彻之极。然见仁见智，各随其人之性质。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此书注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栋之笺注，最



为精深宏畅，惜非博学之士不能阅。次则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妇孺，犹难领会。唯直讲一书，为能普益。然文虽浅显，词甚优美。浅而不俗，最易感人。香涛居士，出资千圆，排印广布。亦有同志，各相辅助，愿令此书，周遍寰宇。庶几人修十善，家敦孝弟。知祸福之惟人自召，善恶之各有报应，则谁肯为恶而召祸乎。此风一行，善以善报，则礼让兴行，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天下太平矣。愿有财力智力者，或广印以流布，或说法以讲演。俾未失本性者，愈加纯真，已失本性者，速复厥初。其为功德，何能名焉。（民十七年）

饬终津梁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佛由究竟悟此心故，彻证涅槃。众生由究竟迷此心故，长轮生死。缅想从无始来，我等众生，与释迦世尊，同为凡夫，同受生死之剧苦。世尊以能自振拔，具大雄猛力，精修戒定慧，遂致三惑全断，二死永亡，安住三德秘藏，普度九界群萌。论其时劫，则尽刹尘而莫算。论其法门，则罄海墨而难书。于此时劫，布此法化，我等众生，岂无闻法修行，欲证此心之一世。但以烦恼深厚，无力断除，再一受生，又复迷失。兼以未遇仗佛慈力，即生往生之法。或修此法，由自力薄弱，无人辅助。或自力充足，临终被眷属多方破坏。因兹久经长劫，轮回生死。纵蒙佛化，依旧徒具与佛无二之心，而不能得与佛同证真常之果。上孤佛化，下负己灵。每一思及，五内如焚。今者幸闻如来悲愍



末劫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俾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则已断惑者，高登补处。尚具缚者，亦预圣流。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而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而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故得十方共赞，九界同遵。况我等凡夫，舍此将何所恃乎。近来世乱已极，天灾人祸，频叠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具正知见者，皆知此世界非安隐处，西方极乐世界，乃我本有家乡，于是作归家计，同修净业。又虑临终自力薄弱，无人辅助，及眷属无知，破坏正念，以致仍留此界，不克往生，由是大家提倡饬终助念之事。若绍兴、余姚、云南、上海各佛学会，或订立章程，或阐发利弊，必期于令命终者决定得生西方而后已。此心此事，诚堪钦佩。李圆净居士，犹恐过为简略，或致人不介意。因会萃各处章程，及诸言论，又复采取古今发明临终利害等文，并近来因助念故，遂得往生之事证，厘为四篇。第一饬终章程，第二饬终言论，第三预知利害，第四饬终实效。乃名之曰饬终津梁。祈光作序。光年届古稀，学无所成，窃恐一气不来，又复轮回六道，则其苦何堪设想。因兹灭踪长隐，专修净业，庶不致平常为他人说者，自己反无其分，令无知者因兹谤法，以堕恶道也。兹于将入关前，接得伊书，不禁有感于衷。爰为撮举净土法门之大意，及助念之利益，以期世之学佛者，咸各注意。庶可大畅如来普度众生之本怀，亦堪成熟自己多劫培植之胜因矣。（民十九年）



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以故分身尘刹，随类逐形，寻声救苦，度脱众生。而于娑婆世界，更为愍念周挚，拯救无遗也。而况近年以来，人民日日在患难中，虽欲逃避，直无可逃之地，亦无可逃之法。以近来世道人心，坏至其极。虽父母生育之大恩，尚公然提倡废孝与杀父杀母，为大义灭亲者。民生斯世，可不哀哉。由是凡有正知见者，莫不研究佛学，修持净业，以求出离此五浊恶世，速得上预于莲池海会，庶可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而观世音菩萨，于斯时世，特为兴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于种种苦难中，垂念护佑。称其洪名，而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者，何可胜数。其纪载菩萨感应事迹者，散见各书。专纪之书，则有弘赞之观音慈林集，周克复之观音持验记，尤惜阴之观音灵感录，许止净之观音本迹颂，聂云台之观音灵验纪。悉皆随见随闻，而为纪录。李圆净居士，又复总诸书而辑之，名新编观音灵感录。可谓集观音灵感之成，而为一切信奉持念者之依据也。虽然，须知观音何以能灵感如是，以其能返闻闻自性，及照见五蕴皆空故。阅此编者，而能志诚恳切，念观音大士洪名。念至念极情亡时，则凡一切烦恼恶业，当体皆空。回视一切苦乐境缘，皆不可得。于此不可得中，不妨兴慈运悲，随机接引。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普令一切受苦众生，同沐观世音之恩泽。以及于未来世中，同行观世音之道，以展转救度也。（民十八年）



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序

地藏菩萨，誓愿宏深。虽则久已证穷法性，而复不住寂光，不证佛果。以大慈悲，遍周尘刹，随类现身，度脱有情。而复常居幽冥，救拔地狱极苦众生。以菩萨往昔曾发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良以众生心性，与佛无二。由迷昧故，于真常中，妄生迷惑，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生人天时少，堕三途时多。菩萨特垂慈愍，多方救济。冀彼返妄归真，祛迷得悟，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后已。譬如无价摩尼宝珠，堕于圜厕，愚人视同粪秽，不加爱惜。智者知是无价宝珠，从厕取出，拭除粪秽，香汤洗涤，悬之高幢，则光照天地，普雨众宝。众生心性，亦复如是。虽复迷昧造业，堕落恶道，而本具之真如佛性，仍复湛寂常恒，不生不灭，了无迁变损失之相。是故菩萨任何业重罪深之人，终无一念弃舍之心，而于最苦众生，偏垂怜愍，急欲度脱也。李圆净居士，感菩萨之慈悲，惜众生之迷昧，因将菩萨本迹事实，以白话体，编纂叙述。又从日本续藏，录其感应事迹十八章，排印流布。冀一切有情，同知菩萨从无量劫来，兴慈运悲，以期一切众生，得度生死，证本佛性。从兹咸皆归命，恭敬供养，称念洪名，以作怙恃。得出此五浊，生彼九莲。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菩萨之心为心，以菩萨之事为事。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也已。爰书缘起，以告来哲。（民十八年）



观音感应课序

观世音菩萨，愍念众生之心，不可以言语形容。虽天地父母，未足喻其少分。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喻如日丽尧天，万象咸蒙照烛。春回禹甸，百卉悉荷生成。有感即通，无谋不应。良以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遍法界感，遍法界应，悉副彼念，了无差殊也。观音感应课者，俯顺世情，令卜休咎，以期同种善根之妙方便也。凡占者，皆须称菩萨名。如小儿有病，不肯服药，涂药于乳，则不服而服矣。菩萨名号，如返魂香，若得见闻，宿业自消，宿善自生，以渐至于上追观音之志事，究竟自利利他于无既也。兹因徐积余居士，与其夫人，得前明古本，石印千卷，以结净缘，略叙菩萨行慈之意云。

净土圣贤录序

净土法门，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天姿聪明者，每以事简易而理庸常，遂致不加详审。不但自不修习，且复发为议论，阻止破斥他人之修持，以显己之高明。此正所谓遍观六合而不见眅毛，尽知诸法而不识自己之世智辩聪，自视为宗教皆通，佛称为可怜悯者。不思华严归宗，在于求生净土。文殊普贤，通皆发愿往生。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吾侪纵稍明教义，而烦惑未断，生死未了，一经再生之变，能不迷失乎哉。坯器未烧，经雨



则化，此如来特开净土法门，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直出生死之所以也。况彼二大士，久已成佛，示居等觉，以身率物，发愿求生。我何人斯，敢与彼抗。如是详审，定必幡然改图，遵如来普度圣凡之教，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远公、智者、善导、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之班，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作究竟大丈夫。谁肯以此大利益，甘让他人，而自己安住三界火宅，常受焦灼也哉。自大法东来，亲证三昧，现生得道而往生者，与具足烦惑，仗佛慈力，得以带业往生者，何可胜数。清乾隆间，彭际清居士，饬其侄希涑，辑录往生净土诸传。首弥陀，以示立此法门之教主。次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以示阐此法门之圣众。次往生比丘僧、尼、王臣、士庶、女人、物类，以示往生净土之四众。共五百余人，名曰净土圣贤录，是为初编。其间若圣若凡，若智若愚，同入如来大誓愿海，以渐证夫常寂光乐。观此，知净土法门，犹如大海，普纳众流，亦如太虚，遍含万象。尽法界众生，无一人不摄其中，尽法界诸法，皆由此得其实际。以其为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三世诸佛之总持要道故也。至道光末，莲归居士胡珽，辑乾隆后之往生者，得百数十人，名为净土圣贤录续编。咸同之际，兵劫弥漫，提倡者少，稍形寂寥。近來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凡具通方眼，存救世心者，莫不提倡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之法。具正知见者，无不靡然风从。故数十年来，又辑二百余人，名为净土圣贤录三编。此稿乃德森师所辑，今已排竣，故为叙其缘起。在昔无轮船、火车、邮局、报



馆，虽地邻疆址，每各不相知。故古之法道大兴，而所记往生者，千数百年，只数百人耳。一以记录缺乏，一以古书散佚。若如今之各事便利，虽数十万，亦不为多。阅者切不可古论今，谓为未必皆实。亦不得以今论古，谓为法未大兴。试思善导在长安，少康在新定，念佛之声，盈于道路，其往生者，当不止百千万亿。今则千里之遥，朝发夕至，加以邮电报纸，故虽数千里外，悉可即知。然犹多有未记者，使一一记之，真不胜其多也。愿举世之人，各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基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修持。则生为圣贤徒侣，没入如来封疆。其为利益，非佛莫知。普愿见闻，各各勉旃。（民二十二年）

重订西方公据序

西方公据一书，流传已久。其所采录之言论，繁简不一。有列弥陀经，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莲台，莲中备圈，令人点以记数，则同。多有九品各莲台，均画一佛像者。此后则择古今切要开示，及显明事迹，以期阅者生决定信愿，得以决定资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满，或没后则烧，殊觉有毁坏经像之过。而一本利人好书，终必付之一烧，不徒暴殄天物，又复不能普利。若留以传世，则点得乌黎巴皂，难起人之阅兴。进退思之，殊难合适。吾友逸人，特为另订章程。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



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期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耳，其法甚善。遂为排印以广施送，以期一切同伦，同得往生。须知净土利益，非佛莫知。是以华严于已证等觉之后，尚复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观经于将堕阿鼻之时，念未十声，即预九品。诚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耳。普愿同伦，各生正信。（民十九年）

普陀洛迦新志序

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皆由时节因缘而为发起。故古德云，时节若至，其理自彰。诚然诚然。光以庸劣，百无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阅普陀志，见其所载，皆属道场废兴，以及种种寻常等事。至于观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应因缘，悉皆阙略，不禁令人长叹。民国六年，王采臣、周孝怀、陈锡周三居士，来山见访。王、周谓，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讲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师发心讲经，我等当为筹备道粮。光以固陋力辞。锡周则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师若肯修，我当刊刻。光曰，此事颇不容易。若照旧例，则文人皆能为之。若将大士往劫本迹修证，及此方感应事迹，一一略叙大端。令阅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济无疆。从兹发起正信，身心归依，近获人天之福，远证



菩提之果者，非遍閱大藏，備考群籍不可。若不发挥大士本迹感应诸事理，则成遗主志宾，舍本逐末，与寻常山经水志何异。何以显普陀为大士应化道场，又何以显大士为法界众生之大慈悲父母，而与娑婆众生因缘最深也。然光以宿业，致令心无知识，目等盲瞽。尚须忏悔一二年，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目明时，当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业重，不能感格，当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为了此公案。此公学贯儒释，笔超侪伍，必能发挥大士之慈悲心迹也。次年，徐蔚如居士，以文钞印行，致不加详察者，谬谓之为知识，从兹信札来往，日不暇给。八年春间，端甫归西，先所发心，竟成空谈。十一年春，定海知事陶在东公来山，谓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光以陶公护法心切，救世情殷，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恳请陶公亲任其事。陶公以公事无暇，乃托邑绅王雅三君任之。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开如退居，商酌料理。光以无暇，绝不过问。次年，陶公升于杭县，犹复鱼雁往还，商酌其事。若非宿受大士付嘱，其能如是也耶。初于修志议成之后，未及一月，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来访，一见即成莫逆。光叙昔衷曲，遂以大士颂见托，彼即允许。若非大士冥垂加被，何有如此之际遇乎。许君乃备搜藏典，及诸群籍，时经二载，稿方告竣。述成颂文，近二万言，而复逐联注其义意，俾阅者悉知所以，又节录各经以为明证。颂文三卷，经证一卷，共三百七十余页，于初夏寄来。颂中义意，许序已陈，兹不复赘。光昔本欲冠于山志之首。



今以卷帙繁多，特为别行，兼欲遍布天下后世，倘与志合行，则不易广播矣（后以陶公见颂文超妙，谓须冠于志首。乃删其注语，及经证等。仅录正文，统作一卷，名本迹门，为卷一）。然大士从无量劫来，分身尘刹，其本迹感应，非佛莫知。此数卷颂，不过大地一尘，大海一滴，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略知梗概。从兹赧然愧怍，勃然奋发曰，吾人之心，与大士之心，无二无别。而大士圆成佛道，久经长劫，又以悲心无尽，不离寂光，垂形九界，普现色身，度脱众生。我辈从无量劫来，轮回六道，其亲蒙拔苦与乐之恩者，不知凡几，直至今日，尚为凡夫。上负大士拯拔深恩，下负自己本具佛性，静言思之，能不愧死。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由是翻转凡情，追随圣迹，克己复礼，闲邪存诚，敦行世善，兼修净业，久而久之，与之俱化。上焉者，即于现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下焉者，迨至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能如是，则人人敦礼义，各各识因果，自然干戈息而人祸永灭，雨暘时而天眷常临矣。陶公所谓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者，其在斯乎。所愿见者闻者，同发景仰大士之心，而勉力修习，则幸甚幸甚。赞曰。

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

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印池。

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

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民二十

年）



重修清涼山志序

文殊菩薩，道証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復不違寂光，現身尘刹，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其为七佛师，作菩薩母，犹属迹门之事。若论本地，则非佛莫知。虽尽尘刹界，无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识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为初机，设一应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种出世之善根。故从昔已来，与万菩薩，常住清凉宝山，演说一实之道，兼示不思議种种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即証真常，未成熟者，因兹增长。须知菩薩不动念，而随机示现说法，了无差殊者，如月到中天，影印众水，不但大江大河，各现一月，即一勺一滴，亦现一月。江河中月，一人视之，只见一月。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视之，亦各只见一月。人若东行，月则随之而东。人若西行，月则随之而西。人若安住，月则不动。世间色法之妙，尚能如是，何况菩薩，彻悟唯心，圆証自性，悲运同体，慈起无缘者乎。恐拘墟者，见志中所有神妙之迹，心怀疑惑，故为表示其致。了此，则遍阅大乘经典，不至惊疑怖畏，不徒为阅此志者作前导也。旧志，系明万历间，镇澄法师所修，大体甚好，间有未加详考之失。其时憨山、紫柏、妙峰，皆属摯友，不但于此山有大关系，实于佛法世道有大关系，均未立传。清康熙间，复有修者，绝未遍访，且于大有关系之文字，任意删削，因兹遂不流通。今依明志，稍为考订增修耳。去春，一弟子李圆净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薩，实为一切众生之恃



怙。师在普陀，曾请许止净居士，作观音本迹颂，发挥观音之深恩重德，至为周到。师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志。何不将清凉、峨眉、九华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况清凉志，亦无请处，而体裁尚好。峨眉志，则只是志山，不复以发挥普贤之道为事。九华志，则更可痛叹。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之时，固宜亟亟修而流通，以作挽回之据。遂忘其固陋，勉力从事。乃请许止净标示大致，其修治则光任之，其校对则德森师任之。今已排竣，虽无大发明，然亦不无小补。至于近世之事，以身既不在其地，而以朝不保夕之年，亦不敢托人辨访。恐事未集而人已逝，致成空谈。故将近事，留与后来之哲人耳。忆昔光绪十三年，在红螺山，告假朝五台（即清凉之别名），欲请清凉山志，至京琉璃厂，遍问各旧书店，只得一部，因而购之。今为排印流通，俾后来易得，而释己遗憾，何幸如之。五台虽为文殊菩萨道场，未见念菩萨时发起之赞。今夏华严岭僧净栖师，祈作一赞，以备念诵之仪，乃凑成八句寄彼。赞曰。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

（龙种上佛，系文殊过去劫中成佛之名，出首楞严三昧经。龙种上尊王，另是一佛，不可误引）。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民二十二

年）



重修峨眉山志序

普贤菩萨，道证一真，德圆两足。住寂光而兴慈运悲，辅善逝而带果行因。具遮那之全体，示居补处。结华严之大义，指归西方。虽尽十方法界，无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亘古今而无或隐灭，尽来际以启牖群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宝山，亦称大光明焉。一以形势立名，一以圣迹取号，固无别种因缘也。而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夫如来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国，成等正觉，说华严经，凡历七处，而有九会。初会，即在菩提场说，二会、七会、八会，皆在普光明殿说，此殿亦在菩提场中。菩萨住处品，乃第七会所说之一品。先说东、南、西、北之四方，次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之四维，方位次第，井然不乱。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于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妄加注曰，即普贤也。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援经而深悖于经，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贤之德相，以如来智慧，穷劫莫宣。华严经八十一卷，其发挥普贤菩萨神通智慧，道德功业者，有十余卷经。若稍加研究，则何肯谬引。譬如轮王驻处，即是王都，光明到处，了无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萨圣迹一



门，于中分为六章。一释名，略释普贤名义。二修证，节录悲华，楞严二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工夫。然据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贊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眾，一致進行，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為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護衛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于十方法界，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眾生投誠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應化焉。須知菩薩應化，有普有專。普則大眾咸得親見，專則唯己自心明了。例如雲端現相，眾目同觀。圓光攝身，縱齊肩並立，有許多人，而人人各見己身，不見他身。于此二者，可知菩薩神應無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測度。具此不思議義，又何必謬引經文以自誣，而貽人笑柄耶。舊志所載，殊多訛謬。如千歲寶掌，于卷二諸經發明云，漢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見鹿迹如蓮華，徑投寶掌問之。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師。蒲公于甲子，往洛陽，謁二師。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尋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師隨諸人始來洛陽。按傳燈錄寶掌傳，東漢獻帝建



安二十四年来中国，魏晋间，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旧志本传，只略东汉献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证前之讹，而竟两存之，亦不说其孰是孰非耶。于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师，亦为立传，且曰与茂真尊者、孙真人，弈棋於呼应峰下之棋盘石上。又建呼应庵以居，均以相呼相应以弈棋，为峰名庵名。作此说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绝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为法，作后学模范。何得曰与闲僧旷道，常行犯佛禁戒，玩物丧志之事乎。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四年甲子，其兄长捷法师，令其出家，居洛阳净土寺。十五岁，因隋室丧乱，至长安。时唐室初立，尚事翦削，无暇弘法，遂与其兄往成都求学，未几，声闻远著。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闻所未闻。为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峡，达汉阳，至相州，沿途求学弘法。后至长安，欲追法显、智严之迹，结侣上表，往游西域，求所无经。斯时世始太平，中外尚未交通，故诏不允许。众咸退心，师独不屈，乃于贞观三年八月私去，历一十七年，始回中国。及至于阆，即遣使上表太宗，太宗优诏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为护卫迎送。师闻帝欲问罪辽滨，恐稽迟不遇，遂兼程而进。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肃而来者。帝敕有司，备仪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备仪，师兼程而进，故致有失）。此后，日事翻译，未及卒业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圣真说偈授经之事乎。但以世远人亡，屡经沧桑，志乘轶失，无所依据。遂致以讹传讹，无由考正，故致然也。当明季时，胡世安公，好游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



博采艺文，辑译峨眉，实为清蒋虎臣山志之权舆。虎臣自谓于译峨眉，一字不遗。然其所录，总以叙述山峰之耸峻，岩壑之幽秀，风云之变态，寺宇之兴废而已。至于普贤兴慈运悲，四众竭诚尽敬之所以然，尚不能稍为形容。况菩萨之本地风光，四众之心契觉海者，又何能一为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后，渐次归真。明果灭妖，乾明作中峰之寺。羽流感德，黄冠作缁衣之僧。自后一致进行，归依三宝，道教绝响，已千余年。旧志于普贤，及古高僧，有经传可考证者，尚多错讹。况于绝响已久之道教事实，能无讹谬乎。黄帝往空同山，问道于广成子，载于庄子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复问道于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即广成子，黄帝系有天下之责任者，非闲僧旷道，随意云游者比。空同已去两次，而有所悟，即广成子移居峨眉，黄帝何得又往峨眉。况蜀道之难，今尚兴叹，当黄帝时，不比今更难百千倍乎。故知此诸记载，悉属虚设。即的确之极，亦无关紧要，以此所说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两间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绝响，又何犹立此法，以致后世惑于两歧，莫知去向乎。故将此种记载，多为删去，揭佛日以普被三根，亦天皇真人之所赞许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称通家，修辑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余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东公，倡修普陀山志，请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于儒可称博洽，于佛未涉门径。志成，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来刻排各书，了无有暇。至十九年，掩关苏垣，始得出书。一弟子李圆净，热心公益，谓普陀、清凉、峨眉、九



华，为中国四大名山。师既将普陀志修妥印行，清凉、峨眉、九华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于是特祈前著观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历史感应统纪、佛学救劫编之江西彭泽皈依弟子许止净居士，标示纲要。光但任其割贴安顿与印行。校对则归于现遥领赣州寿量寺住持德森法师，与陈无我居士。清凉志，去年已出书，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华志，或于明年春夏间可出。四山旧志，唯清凉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华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致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志，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为略示其意。然以未曾亲历其境之人，不能详加询访，故只按旧志，及诸经传，而为证订。至于近来名德，及新建筑，概不加入，以免逸轶名德之咎，挂一漏万之讥。具眼知识，当能谅之。（民二十三年）

重修九华山志序

真如佛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性德虽同，修德各别，故致生佛迥异，苦乐悬殊。诸佛以顺性而修，因兹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断尽烦惑，彻证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得安住寂光，永享涅槃常住之法乐。众生以逆性而修，由是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起惑造业，全迷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致常住娑婆，恒受六道轮回之幻苦。诸佛以众生心体同而心相异故，不胜怜



愍，不惜劳苦，发宏誓愿，度脱众生，以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故梵网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若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决定不肯随顺凡情，造生死业。决定直下信受佛教，修菩提道。其有迷之浅而宿根深者，一闻佛教，即得了悟，信受奉行。若迷之深而宿根浅者，一闻佛教，反生诽谤，或至毁灭，令尽无余。以视佛为众生故，以己之众生贪瞋痴心，测度佛心，谓其所说，皆为诤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妄语，绝无真实，不可依从。若一依从，则永入迷途，莫由而出。诸佛于此种众生，了无一念弃舍之心，倍生怜愍爱惜之念。如人病狂，挞骂父母，父母不以罪治，更增怜愍之心，知其失本心故，狂病若愈，自无此过。若迷之极深者，从劫至劫，亦难省悟，故诸佛以尽未来际，度脱众生为誓愿。而已证法身之诸菩萨，莫不皆然。彼以自私自利辟佛者，若知此义，能不愧死。迷之浅而宿根深者，古今固不乏人。今举其尤者，如宋之丞相张商英，明之居士钟大朗。商英初不知佛法，因游一寺，见佛经庄严殊胜。忿然曰，胡人之书，乃如此庄严，吾圣人之书，尚不能及。夜间执笔呻吟，莫措一词。夫人向氏，颇信佛。因问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无佛论耳。夫人曰，既然无佛，又何可论，且汝曾读佛经否。曰，吾何肯读彼之经。曰，既未读彼之经，将据何义为论。遂止。后于同僚处，见案头有维摩诘经，偶一翻阅，觉其词理超妙，因请归卒读。未及半，而大生悔悟，发愿尽此报身，弘扬法化。于教于宗，皆有心得。所著护法论，极力赞



扬，附入大藏。徽宗朝入相，时旱久，夜即大沛甘霖，徽宗书商霖二大字以赐。盖取商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之义以褒之。钟大朗，苏州木渎人，其父母祷观音而生。幼时随父母礼诵，及入塾，闻圣学，即以圣学为己任，因不礼诵，而辄作辟佛文字。后见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始知愧悔，不复辟佛。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心学佛为居士。遂研究天台，禅宗各书，各有所得，乃礼憨山大师门人出家，法名智旭，字藕益。其戒行净若冰雪，其见地明若日月。而且注重净土一法，以末世众生，不仗佛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一生弘法，不作住持。多居北天目灵峰寺，故后人每以灵峰称之，实未为灵峰主人也。至如韩欧辟佛，但据儒教伦常近迹，及礼乐刑政为论。绝无引及佛经之文，固知所辟，皆是未见颜色之瞽论。韩由晤大颠禅师，欧由晤明教大师，方稍知佛，特不能如张钟之宏扬耳。而宋之周、程、张、朱，为接孔孟心传之人，其原皆由学佛而得。周茂叔，极为淳笃，绝无一字辟佛。二程、张、朱，则阴奉阳违，取佛经之奥义，以释儒经。恐人谓己之所说系出佛经，遂极力辟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事实理，谓为虚构，以作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实无其事。由此以后，凡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攻击以为异端。凡理学，皆偷看佛经以自雄，皆力辟佛法以自固。以致愈趋愈下，遂至演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之惨剧。设使大家皆提倡因果，断不至如此之极。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诸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舍此，则无法可设矣。今则乱极思治，若犹不以因果为本，则以后之祸，



当更惨剧矣。九华山者，地藏菩萨应化之道场也。地藏菩萨，于无量劫前，久证法身，已成佛道，而不居佛位。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为愿。其悲愍众生受生死苦之心，莫名深切。故佛于忉利天，为母说法时，凡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皆来集会，虽以佛眼，莫能数知。此诸佛菩萨，皆由地藏教化，方得道果，而地藏尚示声闻仪式。其于十方世界，现种种身以说法外，又常在幽冥极苦处，以行救度。十方诸佛菩萨，莫不赞叹其兴慈运悲之深心。而藕益大师，一读菩萨本愿经，即发大菩提心。以地藏乃诸佛之师，菩萨之母，尚汲汲以度吾人众生为事。倘不以自他同出生死为志事，其孤负慈恩也大矣。菩萨示生，在唐新罗国（唐高宗之前，原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分。高宗灭高句丽，百济之地，悉归新罗，并为一国。五代时，王建继之，国号高丽。自明初至今，乃名朝鲜。人多以新罗为暹罗，实误）王族，姓金，名乔觉。至高宗永徽四年来九华，其苦行道迹，世莫能逾，识者以为地藏示现，详见本志，此不多叙。而拘墟者，不知菩萨分身尘刹世界应化之迹，每谓此之地藏，非本愿经之地藏。然则布袋和尚，亦可云非当来下生之弥勒菩萨乎。此山由菩萨建立道场后，历年久远，屡经鼎革，故致志书失传。至明嘉靖间，方辑志书，历万历、崇祯，以及清康熙、乾隆、光绪，凡经六次，皆官厅主持，儒士编辑。于菩萨弘慈大悲，法门精妙旨趣，未能发挥。盖与寻常山经水志无异，殊失名山道场，为国祝釐，为民祈福之所之意，然亦无毁谤佛法之文字。光绪志，周山门修时，作许多毁谤之文附之，以彰己



之知见高明。令僧出资，而板存县署，且不许翻刻，吾不知其意为何故也。兹由李圆净请重修，祈许止净居士为之鉴订，德森法师为之编辑。书既成（一切成就因缘，由卷末德师跋中详述，此不赘），因将菩萨度生深慈大悲，略为发挥，期见闻者，各生正信。庶可仗菩萨慈力，离幻妄苦，得究竟乐。爰为赞曰。

大士誓愿不可测，运悲周遍尘刹国。

众生尽后誓方休，地狱空时愿始息。

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犹示声闻迹。

只缘生佛性唯一，欲令同获究竟即。（民二十六年）

年）

日诵经咒选录序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尚不能穷源彻底，况具足惑业之博地凡夫乎哉。然撮其要义，则唯期洞明自心，彻证佛性。欲明自心而证佛性，必须以戒束身，以定息妄，以慧断惑，自可出幻妄之生死，证真常之涅槃矣。其修持次序，当以开本知见为先导，信愿念佛为正行，万善庄严为助修。以故首列金刚经、心经、观世音普门品、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阿弥陀经、往生咒、念佛起止仪、发愿文，以及大悲、准提各咒。或兼持各种，或专持一种，悉以作修持净业之助。以冀彻悟五蕴原空，诸法非相，遍行万行，而不见能行之相。专志念佛，而了知心作心是。能如是修，则顿出迷途，直登觉岸矣。良以末世众生，障深慧浅，匪仗佛力，



实难解脱。以念佛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较彼一切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者，奚啻天渊悬殊焉。又欲初机行人，深知各种法门之所以。在家二众，于日用伦常中，即能真俗并融，儒佛两尽。因附录感应篇、阴鹭文、觉世经，及净土修持各开示，以为改过迁善，趋吉避凶，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规矩准绳。庶可现生即出三界六道之外，直入七宝九莲之中。愿诸修士，同加注意。（民十八年）

净土篇序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于在家人，更为要紧。以在家人，各有职业，不易参研宗教等法。唯此念佛一法，最为契理契机。老实头颡蒙念佛，念到业尽情空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如来藏妙真如性，悉皆觐体全彰。待至临终，定登上品。其或根机陋劣，未能业尽情空，然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之诚，必能与佛感应道交，亲蒙接引，即得带业往生。净土之妙，妙在于此。不识此义，纵令参禅得髓，看教明心，倘有丝毫惑业未尽，仍然生死轮回不得出离。且莫自恃，致令愚夫愚妇念佛求生西方，遂得带业往生者所怜悯。呜呼，真利益多被极庸愚人得。大聪明人，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多缘自恃聪明，纵有佛力不肯倚仗，卒致长劫轮转，了无出期，可不哀哉。从上古德，本佛悲心，提倡净土，所有著述，多难胜数，但多系文言，不利平人。李圆净居士，本净土四经，及古德著述之意，述为语体，用阐净宗。虽科列十门，文近万



言，而一字一义皆本佛经祖语，绝无自立意见，以自炫耀，致有误人坏法之咎。佛学书局，以其有益初机，故特列于小丛书中，以期广传。今又另排三号大字，以期老年目力衰弱者，均不难看。又祈为序引，以启正信。其余要义，书中自具，何须多赘。须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汇归之法海。若能如是信者，其人现生即可高登九品，将来决定圆满三觉。有谓此语有过者，余谓此过非我所敢承任，自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及阿弥陀佛承任也。（民二十年）

净土问辨功过格合刊序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知死生之可悲，当求所以了生死之法，则可悲者，转为可乐也。若不求了生死之法，徒生悲感，有何所益。大丈夫生于世间，事事无不预为之计。唯于生死一事，反多置之不问。直待报终命尽，则随业受报，不知此一念心识，又向何道中受生去也。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三途一报百千劫，复生人天了无期。由是言之，则了生死之法，固不可不汲汲讲求也。须知法门无量，皆须自力断惑证真，方有了生死分，则末世众生，颇难现生即得实益。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最为第一，以其仗佛慈力，即未断惑业之人，亦可出此娑婆，登彼极乐，实为我辈无力断惑者之一大恃怙。以故朱熹居士，唯恐世人狃于常见，不肯修习，以致自误。故以己先所存之种种疑情，一一剖析明了，而为一切同人之向导。又复附以劝孝戒淫等篇，俾于首善首恶，严事法



戒，则根基巩固，进修无滞矣。又以日用伦常，或恐疏略，故复以功过格，附于其后。窃以此格，实为格致诚正之要务，尽心力而行之，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凡有志于希圣希贤者，祈勿以此为琐屑而忽略之，则善矣。又功过格属散文，不便记诵。感应篇、阴骘文，实为功过格之源本，以故恭录于首，以期朝夕讽诵，互相鉴照。俾得三业清净，一心淳笃。庶可无忝所生，行为世法。由是而世法佛法，一道齐修。成己成人，了无二致。前继往圣，后开来学，参赞化育，辅翼郅治，皆于此庸言庸行中得之。若舍此不行，别求玄妙。纵令大得，亦只能利一类之机，而况专资空谈者乎。（民十八年）

觉后编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即觉之本体也。习，即觉之功用也。性，则凡圣生佛，了无二致，故云相近。亦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习，则有顺性、悖性之不同。能顺其性，则居心动念行事，自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以至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圆复其本体之觉性，以至为贤为圣，初非有待于外也。如是之人，名为觉者。先觉者，必以己之所觉，转而觉彼不觉，悉令皆觉。则彼后之未觉者，一一悉同先觉矣。此继往开来，参赞化育，以维持天下后世之大法，亦即人与天地并称三才之所以然也。故伊尹云，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彼既以圣贤视一切人民，而人民之闻其说者，谁肯以庸愚自限，不复兢业修持，以直趋于



圣贤之域乎。惜后世未受先觉之教导者，每每迷真逐妄，背觉合尘，奔驰于声色货利之中，遂至举道德仁义而置之度外。虽同赋此觉性，由其悖戾之故，不唯不为圣贤，而反堕为庸愚、为暴乱，岂不大可哀哉。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觉后之道，不可不汲汲讲求也。正定王克庵居士，前清之隐士也，以为时当末造，圣贤既难亲炙，莫由取法，六经论孟之言，又非普通人所能领会，于是采取感应篇、阴鹭文、功过格等，及古今贤哲所著孝亲敬长，持身涉世，改过迁善诸嘉言，辑为一编。共分十四门，首曰明宗，录感应等三种，以为总纲。自后各门，皆发挥此三种中所当取法，所当切戒之意。后人能读是编，则纲举目张，本立道生。举凡一言一动，无不纳于范围。如镕金入嘉模，势必成为正器。如嘉禾得甘雨，决定大有收成。世间之善果既得，谁肯画地自限，不复以修持净土法门为事，以期圆证此觉性，而为世出世间无上大觉也哉。其弟雷夏，拟为流通，持以见示。因相与募资排印，以广其传。有缘遇者，宜详阅而深思之，切勿错过，则幸甚幸甚。（民十八年）

学佛浅说序

佛法深广，有如大海，唯佛与佛，方能彻其源底。其余九法界，虽则圣凡利钝不同，各各随己分量而为修习，以迄证入。譬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虫，饮于大海，各得饱腹而去。若欲一口吸尽，除非具足大海之量者方可。否则只可亲尝其味，未易穷源彻底也。然佛法乃一切众生即心



本具之法，于众生心外，了无一法之所增益。以一切众生之心，当体与佛无二无别。但由迷而未悟，起惑造业，随业受苦。以致即心本具之智慧德相，被烦恼恶业之所盖覆，如云笼月，不见光相。虽则不见光相，而月之光相常自如如，了无所减。如来由是起无缘慈，运同体悲，随顺机宜，与之说法，虽大小、权实、偏圆、顿渐，随机施設，种种不同，在佛本意，无非令一切众生，背尘合觉，返迷归悟，出幻妄之生死，成本具之佛道而已。以众生业障深重，未易消除。故特开信愿念佛之净土法门，俾一切若圣若凡，或愚或智，同仗弥陀宏誓愿力，往生西方。则复本具之心性，成无上之菩提，盖易易矣。自佛法入震旦，千八百余年以来，凡圣君贤臣，伟人名士，莫不仰遵佛嘱，护持流通。以佛法虽属出世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世间圣人，唯令人尽义尽分。佛则具明能尽义尽分与不能尽义尽分之善恶报应。尽义尽分，只能教其上智。若稟性顽劣，则不是伪为，便是故悖。倘知善恶报应，则欲为善而必能勉力，欲为不善而有所不敢矣。如来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法，深则见深，浅则见浅。以之修心，即可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以之治世，即可胜残去杀，返浇还淳。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竟倡新法，废弃旧章，虽父子夫妇之伦，尚欲推翻，况其小焉者乎。以故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人心之人，欲为挽救，普劝悉皆研究佛学。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由一传十，由十传百，至千至万，靡然风从。庶可望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此实治乱持危，改革世道人心之根本法轮也。当今之世，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训，虽圣贤齐出于世，亦未如之何矣。若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是修，纵天姿高上，亦难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王博谦居士，宿根深厚，救世心切，兼且主笔报馆，操言论之机关。欲令同人，同皆学佛。以佛教经论著述，文深义奥，纵慧业文人，久经研究，尚难悉其指归，入其阃奥，况愚夫愚妇乎哉。由是以己所见之理，作学佛浅说二十篇。概用通俗文字，其语悉本佛祖经论，不过借显浅之文发挥之，以期雅俗同观，智愚咸了耳。以光形迹虽异，志道原同。虚心下问，以稿见寄，谬令鉴订，以便流通。因详阅之，不胜欢喜。聊抒愚怀，以示同意。普愿阅者，同生信心，所有利益，当自证知。（民十三年）

佛祖心灯禅净双勘合编流通序

佛祖心灯，亘古常明。禅净理致，充塞法界。人各具足，何用赞扬。为不了者，重下注脚。梵网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法华常不轻菩萨，见诸四众，皆悉礼拜曰，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华严如来成等正觉，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则得现前。是知众生当体是佛，但以迷而未悟，及悟而未证，故不免仍作众生耳。其令悟之法，莫过于参禅。即所谓看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



者，乃令人向未动念以前，亲见其主人翁耳。果能彻见，是名为悟。然烦恼未断，依旧莫出轮回。若能断尽世间烦恼，方可高超三界。是知证之一事，大非易易，以故不得不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期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也。谛思此义，知如来特开净土一门，不独为接引普通行人，实为保护于宗于教有所悟证，而未至凡情圣见俱不可得，烦恼净尽，翛然解脱者。夫已悟已证，未至其极。若无净土法门为之保护摄持，则此诸行人，再经受生，沉没者居多，而进修者甚少矣。感佛恩德，不禁令人哽咽涕零。了然大师，宿根深厚，从初出家，即志宗乘，苦参力究，得其旨归。以七佛，及西竺东震三十三祖偈，文深义奥，殊难领会。因为贯注，稍增字句，义便彰明，遂名之为佛祖心灯。嗣后云游诸方，研究经论，始知净土法门，实为诸佛诸祖究竟自利利人之甚深法海。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流出，无不还归此法。遂生真信，而力修持，以期即生往生，克副初衷也。间有发挥禅净理致，语语确切，发人深省，乃名之为禅净双勸。虽仍提倡禅宗，实则注重净土。以期已悟证、未悟证者，同得即生了脱也。其友德森大师，欲为排印流通，祈余审定，及叙其意致，乃撮举其要而述之。所惜语意较深，普通初机人，未能一阅直下明了耳。然接引初机之书甚多，固未可为歉憾也。而亦可令参禅未得悟证者，得其即生了办之道，其有益于禅者大矣。愿见闻者，同生信焉。（民二十年）



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儒释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愍众生迷而未悟，莫得受用，由是各垂言教以启迪之，期其各得亲证此理，又复以先觉觉后觉也。然儒主经世，故其说注重伦常，于心性极致，不过略示端倪而已。若能研究佛学，有所悟会，则即伦常日用，无不一真毕露，左右逢源。故古今来建大功，立大业，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者，多从学佛得力而来。所谓不知佛法，莫由知儒。不知出世之妙，莫由经世也。释主出世，故举世间伦常，与心性极致，一一彻底发挥。随机施教，对病发药，俾一切众生，各随其机而得实益。以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示其前因现果，现因后果。使人欲为恶而有所不敢，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倘人各知此义，有不彝伦攸叙，天下太平乎哉。此殆佛教人乘天乘法耳，其效尚能如是。若声闻、缘觉、菩萨、佛乘之利益，又何可得而测量者哉。所惜宋儒量小，由学佛法，得知圣人之心法，欲推尊儒教，反从而辟驳佛法。其所辟驳者，实为令人诚意正心，尽谊尽分之根本。如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此天下古今之实理实事。人若知此，何敢违心悖理，以取罪戾，致未来堕不如意处，则不期然而正心诚意，尽谊尽分矣。宋儒谓佛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诱惑愚俗，不知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已死，则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刑罚，将何所施。误谓一死永灭，成大邪见，以一传诸，贻害后世。大悖圣人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



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之义。由是奸邪之辈，敢于为恶，以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绳趋尺步，受此拘束，以致徒劳一生，又何不肆志纵情，随意所为，以享自由自在之幸福乎。因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彼此效尤，以致成此废经废伦之现象。在彼本意，恐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人必多归于佛。故特辟驳以关闭之，令人无由趣入，庶可儒教兴盛，永久无替。而不知反将圣人之道，由此灭没，可不哀哉。婺源江易园居士，宿植德本，品粹学优。初则专宗程朱，不知佛为何如人。后以阅历既深，拘见渐消，试阅佛经，则如登泰山，遍观四虚，心神畅悦，非言可喻。始知先儒以门庭知见，俾后世不沾法利，不胜痛惜。于是隐居家乡，依之修持，一乡之人，悉从其化。又思启迪后来，俾得实益，因作三字颂，略述儒佛立教觉世之大旨，并历史诸子之纲要，庶学者不被前人门庭语言所误。而同得以尽伦学儒，尽性学佛，经世出世，合而为一。明明德以止至善，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著一法，具修众善，永离四相，圆彰万德。证吾心本具之法，续如来所得之道。远令先圣畅怀，近为宋儒补过。其为功德，实非浅鲜。门下士齐用修，又为之注，俾阅者一目了然。李圆净居士，特为排印，祈余作序，以冀广传。因不揣固陋，述其大略。愿为父兄，及膺教育之职者，令诸子弟，同读诵之。则知在儒在释，了无二道，经世出世，原是一法。因果明而心性自悟，彝伦叙而天下太平，此理势所必然者。明眼人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

（民二十年）



正学启蒙三字颂游注序

（作此二序时，尚仍未知江居士等，已深埋没于沙盘木笔中。）

甚矣，人心之陷溺，正道之难闻也。人性本善，本具明德，由无人指示，昧而弗知。其有指者，或更增其昧，以致毕生不闻正道。故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足见世之虚生浪死者多多也。良由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讲学者欲明圣人之道，反晦圣人之心，以不在根本上著手，而在枝末上致力。且将根本认为枝末，枝末认为根本。虽欲诚意正心，不以格去心中私欲之物为事，此心既被私欲之物锢蔽，其知见皆随心之私欲而为定准。如爱妻爱子者，其妻子再不好，总觉得好，绝不觉其不好。以心溺于爱，便无正知正见。若将爱之私欲去尽，则妻子之好与不好，如镜现相，妍媸立见矣。私欲既无，真知自现，则意不期诚而自诚，心不期正而自正，身不期修而自修矣。知，即明德。格、致、诚、正、修，乃明明德之工夫。五者备，而明德明。后之齐、治、平，乃亲民，而止于至善之事也。夫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诗、书、易，以及史、汉，已有其事，不过未能详言其所以耳。有此，则中下之人，知作善则降祥，作不善则降殃，有所冀慕，有所恐惧，则欲不正心诚意，冀善报而有所不能，惧恶报而有所不敢。今以此因果轮回之事理，为佛骗愚夫妇奉教之虚设，实无其事。又谓人死神灭，令谁受刑，及与托生。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由是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致于废经废伦，实行兽化。可不哀哉。易园居



士，初不知佛，亦未免人云亦云。及看佛经，方知从前之谬。遂家居潜修，一乡之人，均受其化。欲为天下后世，作一明导，因著三字颂，以明佛之所以为佛，及孔老与佛同而不同，佛与孔老异而不异之所以然。以人未看佛经，不但不知佛，亦不知儒。既看佛经，方真知儒。即出世而经世，即消极而积极，佛儒心法，一以贯之。并略叙学史之要，以期大启藩篱，归于大同。门人齐用修，特为笺注，以期阅者悉知，于民二十年，排印行世，光曾为序。今门人游有维，以齐注太略，未阅佛经，及儒教群籍者，或难彻了。因援引经论，以畅通之，其为利益，可胜言哉。果肯研究，必期深入。从兹遵孔孟之教以维持世道，修如来之法以彻证自心。必须师三省而战兢自持，凜四勿以隐微无愧。空五蕴而一尘不立，净六根而诸相圆离。直达归无所得之地，方得圆满菩提。为调御之丈夫，作人天之导师，皆由此而基之也。（民二十七年）

晋莲宗初祖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序

如来大法，弥纶法界，包括空有，示本具之真心，显随缘之妙用。其心体则生佛一如，圣凡不二，真常不变，寂照圆融。佛以究竟证故，故得五蕴皆空，诸苦悉度，一尘不立，万德圆彰。众生以彻底迷故，故致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轮回生死，了无出期。于是如来，随众生机，说种种法，令彼各各就路还家，亲见本生之父母。探衣出珠，即获无尽之家珍。上根固得解脱，中下仍在轮回。特开净土法门，令其横超三界。普使中下，追踪上根。其为



利益，莫能名焉。此义虽出方等，其道实肇华严。但以凡小不能预会，莫由禀承。当华严未来之前，率目为方便小道。迨行愿既译之后，方知为成佛真诠。庐山远公，宿承佛嘱，乘愿再来。未睹涅槃，即著法性常住之论。未见华严，便阐导归极乐之宗。立法暗与经合，其道普被三根。契理契机，彻上彻下。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了含识生死之大事。若非大权示现，其孰能预于此。故罗什法师曰，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勸哉仁者，善弘其事。西域僧众，咸称汉地有大乘开士，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未可测也。按远公，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始至庐山，住同门慧永法师之西林寺。后以来学者多，西林隘不能容，故复开东林寺。经始之时，山神效灵，材木自至。刺史桓伊，乃为建造，名其殿为神运，表灵异焉。由是缁素高贤，来者益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结社念佛，求生西方。此诸人等，于临终时，皆有瑞应，皆得往生。良由诸人，均具出类拔萃之智，又蒙远公开导，及诸友切磋琢磨之力，故获此益。此系最初结社之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蒙法化而修净业，得三昧而登莲邦者，何可胜数。溯远公于太元九年甲申至庐山，于义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初六日西逝，凡三十二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其弘扬法化，护持佛教之著述，备载庐山集。以屡经沧桑，佚失殆尽。幸弘明集、广弘明集，各有所录，犹令古德芳徽，永传于世。如皋沙健庵太史，晚年笃信佛法，专修净业。博览群书，凡远公著述，及后人所作传赞记颂



等，悉备录之，题曰慧远法师文钞，分正附二编。其门人项智源，又为补录，委光校订而排印焉。窃以远公为莲宗初祖，其书广布，阅者必能兴起。但以资斧不给，先印万册以为之倡，则后之源源相继而印者，又何可计其数耶。后之学者，由此书故，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必至当仁不让，追踪先觉，同出五浊，同登九莲也。故于付排之前，略叙来历。至于远公之道德，功业，文章，感通，备载文钞正附二编，兹不繁述。

世传远公，与十八高贤，一百二十三人结社。十八人中，远公居首，余十五人，多系最初结社之人。若佛驮跋陀罗，系安帝义熙二年始入社，乃结社后第十七年。佛驮耶舍，系义熙十年入社，乃结社后第二十五年。飞锡法师宝王论，谓远公从佛驮跋陀罗受念佛三昧，与缁素高贤结社念佛。盖尊西僧，而未详考其入社之年时耳。（民二十四年）

卫生集序

天地间完全一团太和元气，故风雨顺时，谷麦丰熟，动植诸物，悉得生育。人若体此以行，固不愧与天地并立为三，而称三才。以兹自卫卫他，俾一切含识，悉得其所，共乐天真。非所谓继往开来，以先觉觉后觉，补天地之缺陷，赞天地之化育者哉。而世人因贪口腹，取彼水陆空行诸物，杀而食之，以期悦我口腹，卫我生命，则欲求卫生，适得其反。由杀生故，大干天和。戾气所感，致有水旱瘟疫等天灾。杀业所结，发生彼此战斗之人祸。究此



灾祸之由，总因宿世现生杀生食肉之所致。食肉之祸，极酷极烈，不但害及现生，而复累及多劫。凡欲自卫其生者，可不以普卫一切水陆空行诸生乎哉。食肉卫生，大是异事。由习惯故，视以为常。如非洲人，杀人供膳，彼地之人，恬不为怪。缅昔圣人在位，则曰，鸟兽鱼鳖咸若。若者，顺也。咸若者，咸令顺其天性，不罹杀害之苦，与惊窜之怖也。此诚所谓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怀抱也。若此，可不名之为大卫生家乎。惜今之卫生者，戕彼生而卫我生，卒致现生后世，苦报无穷。人羊转毂，强弱递换，尽未来际，亦难了结。于是古今缙素各大卫生家，咸皆提倡爱物行慈，戒杀放生，持斋茹素，信愿念佛，实为究竟卫生，至极圆满之义举也。华悟栖居士，笃信佛法，修持净业。欲挽世道人心，特辑古今名人言论，及杀生放生种种果报，名之曰卫生集。冀世人欲自卫其生，先当卫彼水陆空行诸生。则其自卫，不但止及现身，将使生生世世，凡所生处，悉各吉祥，无诸灾祸。若又念佛，以此卫生功德，回向往生。当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断尽烦惑，得大无畏，普为一切孤露无依之六道众生，以作护卫，此命名卫生之微义也。郭涵斋居士，以近来杀劫弥漫，了无底止。欲流通此集，冀阅者咸发卫生之心，以息杀劫而正风化。祈余为校，因稍更正其次序，名称，卷数。又附前人所批数段，于各文之下。附唐人劝孝歌，及八反歌于后。俾各重卫生，各敦孝思，以广仁德，以报亲恩。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尤当推广孝敬之心，以期究竟

自卫卫生云尔。（民二十年）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序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愍其背觉合尘，轮回六道，经尘点劫，莫由出离。于是随机施教，对症发药，种种方便，为之化导。以冀彼背尘合觉，返妄归真，消除本无之惑业，圆证本有之佛性而后已。众生视佛皆是众生，以故闻佛之言，见佛之行，不即信受。谓为幻妄不实，蛊惑愚俗者有之。谓为弃伦理，害正道者有之。谓为愈近理，大乱真者有之。然佛固不以此而弃舍也，只可待时节因缘成熟，以行度脱耳。多有始以不知而妄辟，继以深知而力修，后以真修而悟证。由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广垂言教，启牖后人。以其了知佛之立法，圆该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不独不悖世法，而复大有益于世法。论修持，则毫善弗遗，而一心无住。谈谛理，则一尘不立，而万德圆彰。以故具超格之知见，有特别之志向者，无不归心而崇奉之，以期其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焉。亦有剽窃佛经要义，以宏儒宗。反加以极酷烈之辟驳，以关闭天下后世之人不入佛法。其本意不过以门墙见重，恐其不加关闭，则群趋于佛，儒门因之冷落。不知真上根人，决不受关。而中下之士，由彼破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谓为佛以此为诱惑愚俗之据。凡佛令人改过迁善，以及了生脱死等法，彼则斥为自私自利。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必期于无所为而为善。大悖圣贤克己寡过、下学上达之旨，及易书趋吉避凶、惠吉逆凶之





道。徒以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为淑世善俗之术。于所令人不得不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之根本，完全废弃。以圣人分上之事，责凡夫以实行。故致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及至欧风东渐，则废经废伦之种种恶剧，通皆演出。其祸根正在破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与自利利他，了生脱死，斥之为自私自利之偷心之所致也。于是有心世道之人，群思挽救之法。适有以罗两峰所著之正信录见赠，阅之，心怀为畅。居士乘愿再来，以大通无碍之眼光，凡世俗所疑之事，如天堂地狱、人畜轮回、前身后身等，一一据经引史，证明其事。而道学渊源，名人至论，以及各种修持，与夫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法，悉皆详示所以，使人知其门径，有所依凭。俾拘墟者得见天日，令孤露者归本家乡。其为利益，莫能名焉。乃为校正字句，拟排板先印一万本，以为提倡。以后任诸慈善家屡屡续印，庶可遍布全国。吾友体范大师，愿任印资。潮州郭辅庭居士，欲精刻木板，祈余校其底本，并为作序，以期广传。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善之心，谁不如我。于一时中，排刻并行，可为今日一大幸事。愿见闻者，由两峰所说，深信佛言。以五戒，十善，六度，万行，随分随力，于日用伦常中修之。则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庶不负本具之真如佛性，与如来大慈普度，两峰曲为倡导之一番婆心也。

劝世白话文发隐序

甚矣，今日之世道人心，陷溺已至其极。具忧世之心



者，种种设法以维持之。否则人道将几乎息，诚可畏也。虽然，欲挽回世道人心，当从根本上解决，则用力少而得效巨。有真知确见者，当必群相景从，如风偃草矣。医家治病，有标有本，视其缓急，而为疗治，未可以执一论也。今世道人心之病深矣，若只逐事而劝谕之，虽亦可以收移风易俗之效，固不如从根本上致力为得也。所言从根本上致力者，即提倡家庭教育，提倡因果报应。俾一切人，各知为人之道，各尽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果能人各如是，则家门兴盛，子孙贤善矣。又须常凛福善祸淫、善恶殃庆之说，以之自修，复以之教家人，则其家人优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故孔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语非特为有爵位者言，匹夫匹妇，同一责任。古人所谓，天下不治，匹夫有责者，以天下人材，必从家庭中出。家庭有善教，自然子女皆贤善。家庭无善教，子女之有天姿者，习为狂妄，无天姿者，狎于顽恶，二者皆为国家社会之蠹。是知家庭教育，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因果报应，为辅助教育之要道。自孩提以至白首，自一己以至社会，自为人以至为圣贤，自修身以至平天下，均须依之而得成就。实为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成始成终之大权，标本同治，凡圣共遵之大法也。后儒不知其义，妄行辟拨，致成今日漫无拘忌之恶态。愿有志于觉世牖民，挽回劫运者，于此致力，则庶几矣。黄涵之居士，为人心切，作白话文二十余种，无不披肝露胆，体贴入微。有天良者视之，当必洗心涤虑，改过迁善，以复其本有之真



心，实为莫大之幸福也已。（民十九年）

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

善治病者，治之于未病之先，则受益深而无所费。故云，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如是则无所谓病，何用治为。虽然，能如是者，其有几人。人生世间，唯生与死，最为重要。若不得其道，则其生之时，或致母子俱死。即令不死，亦或枉受种种痛苦，于万死中，幸得复生，诚可怜可悯也。亟斋居士，特手辑达生编，以发明世间产难，多由误认试痛为正生，以致生出种种横生倒产等险难，此临产之一大关系也。又云，保胎以绝欲为第一义。故保产心法，首戒交媾。文云，妇一有孕之后，切戒交媾。所以昔人有孕，即居另室，不与共寝，恐动欲念也。大抵三月以前犯之，则欲念起而子宫复开，多有漏下胎动诸患。三月以后犯之，则胞衣厚而难产。要知欲火伤胎，必致污浊凝积，且儿身白浊、痘毒、疮疾，医治难痊，俱因父母不慎也。此初受胎一大关系也。果能识得受胎与临产之关系，则凡有所生，自无堕胎及难产等患。而所生儿女，咸皆姿质庞厚，性情温良。既少痘疹等毒，又复长寿康健。人果预知此义，则必致身心安乐，子孙贤善，丕振家声，有益社会。所谓治病于未病之先，即含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种种胜益。由是言之，此书之关系也大矣。维扬张善征，以母夫人刘氏逝世，己年尚幼，未能奉甘旨于生前。欲冀由母氏故，令一切为人母，为人子者，咸得享受安乐长寿之利益。因发心排印此书四万册，以送一切有缘



者。令彼咸知未病之治法，与当病之治法，庶不至或有临产痛苦之事，与子女不育之忧也。又自古以来，慢惊风一症，十有九死，最为危险。而庄一夔先生所著之福幼编，依之以治，十有十生，诚幼科中最要之书。亦附于后，以期广传。因打四付纸型，以备后之欲作福利人者印刷焉。又产难之近因，前已言之。若论远因，多由宿世现生杀业所致。倘女子于幼时，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与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可消除宿现杀业。杀业消，则临产自无作障令不生者，此亦治之于未病之先之一法也。其或未闻佛法，若至临产，若不即生。当令产妇，并在旁料理之亲属，均以至诚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所有宿世怨家，障不令生者，一闻菩萨名号，以菩萨威德神力，当即远避，不敢作祟矣。有谓临产裸露不净，念菩萨名，或致褻渎得罪，此系以凡夫情见，妄测菩萨心行者。不知此系性命相关之时，不得以平常了无病苦时论。譬如儿女堕于水火，呼父母以求救援，父母闻之，当即往救，断不至因衣冠不整齐，身体不洁净，而不肯救援也。吾一弟子，数年前在四川，至一友人家，闻妇人叫得伤心，因问何故。曰，妇生子已两日生不下，恐命不能保。彼谓，急令产妇念观世音圣号，汝于天井，焚香跪念，管保即生。其人即与妇说，又复自念，未久儿生，妇犹不知。及闻儿哭，方知已生。妇言，初欲生时，见一人以布兜其下体，故生不出。及念观世音圣号，见其布已脱，故生出尚不知，闻哭方知已生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净土法门，特为死时，及死后神超净土所设。此书，乃为将生，及生已



种种保护而设。普愿仁人君子，展转流通，俾家备一编，同致力于培德节欲。则此书所说，悉无所用。而前人流通，与善征印施，及不慧提叙两种关系之意，方可了无遗憾矣。（民十八年）

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赈经历报告书序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故禹稷以天下之溺饥，为己之溺饥。伊尹以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说种种法而度脱之。后之人虽无禹、稷、伊尹之权，与佛之道，不妨随己力所能而行之，以自尽其心焉尔。故曹崧乔，多年来专办周济地方贫民之义举，又筹陕赈十余万圆。昔其父曾任豫藩，遗爱在民，今崧乔又广其遗爱于陕。更不辞劳瘁，为江北百万生灵，筹安全之策。可谓能世其德，有加无已者矣。袁孝谷，丹徒人，其尊翁亦名太史。本人宦苏多年，奉公守法，于地方人民，感情甚深。而且侨寓苏垣，赋闲净修。秋间江北水灾，振古未有。江苏水灾义赈会，于八月二十八日，急电曹袁前往办赈，刻不容缓。随即起行至扬，先会官绅，次设赈局，然后分头调查各处灾状。随即函电向苏州，及各方慈善家呼吁，为灾民请命，陆续得洋十伍万左右。其单夹棉衣鞋袜等，或新或旧，共有十余万件。棉被千余条。锅巴药品，为数甚多。别处之款，得十程之四。大数之款，及诸衣物，均系苏州所捐。一以曹袁二人，向为地方人士所敬信。一以苏州为维卫、迦叶二佛所住之地，而唐宋之陆元方、范文正之流风善政犹



存。故其人民，多皆慈善仁爱，视人犹己，得有此大批之赈款也。其办法各节，均一一开明情形，共十七条，一览可以悉知。其款之支出者，在第四救济各地灾民为大宗。第七办理急振。第八保护耕牛。第九举办工振，兴修圩堤桥梁。第十贷给麦种。十一保养灾婴。十二筹设粥厂。十三分赈隐贫。十四维持因利局。十五维持扶元柴米局等。其缘由办法，备详此册。而第十七之冬赈，为日甚长，须款甚多。尚望各界大慈善家，愍念灾民之苦，又复特捐巨款以救灾民，以舒国运，以祈天眷而免杀劫。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生获箕畴之五福。贤良爵禄，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不作恶因，何有恶果。畏果，则恶因已熟，恶果难免，纵生怖畏，了无所益。何若改过迁善，以消往业而种来福，为免恶果之究竟根本办法乎。又施有三种。一财施，即以钱财，及衣食住，给济贫穷困苦者。二法施，其人不知善恶邪正，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并了生脱死切要法门，方便善巧而为宣说。或以佛菩萨祖师善知识，所说契理契机之书，印送流通。俾见闻者生正信心，渐次深入，以至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皆名法施。三无畏施，一切众生，好生恶死，普劝同人，戒杀护生。并人有怖畏，或弭其祸，或启其衷，是小无畏施。一切众生，终难免死，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永劫长怀此之怖畏。令彼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渐次进修，至成佛道，是名大无畏施。此三种施，财施只在现生，后二直尽未来。凡欲利人以期圆成自己福慧者，宜随己力而实行之。则人民幸甚，

国家幸甚。（民二十年）



到光明之路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现今世道之乱，实为振古所未闻。推原其故，皆由自私自利之心所酿成。由其存一自私自利之心，则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之事，任意竞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邈然不顾。是以世道人心，日趋于黑暗，无由得到正大光明之域。倘能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善事其亲者，其子必孝。善事其兄者，其子必弟。如屋檐水，后必继前。由是观之，孝亲敬兄，爱人利物，皆为自己后来福基。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皆为自己后来祸本。人虽至愚，断无幸灾乐祸，趋凶避吉者。而究其所行，适得其反。何也？以其未遇明理之人，为彼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理故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匹夫何能令天下治乎。使天下之人，同皆知因识果，则贪瞋痴心，不至炽盛，杀盗淫业，不敢妄作。爱人利物，乐天知命。心地既已正大光明，则前程所至，无往不是光明之域。李圆净居士，悯世陷溺，特述到光明之路。其要在于提倡因果报应。周安士云，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是知因果报应，实为持身接物，淑世善民，希圣希贤，成佛作祖，自始至终之要道。唯冀阅者，彻底洗涤自私自利之心，以自明其明德，则天下幸甚。（民十七年）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序

人禀天地之正气以生，当效法天地高厚覆载之德，以参赞化育，继往开来，庶可不愧与天地并立为三，以称三才之名耳。忠孝节义，乃人道之大纲，人若无此，则与禽兽何异。纵时属民主，亦不可不以忠义为训。良以忠之意义，不专指事君而言。故曾子以忠恕明夫子之道，以为人谋而不忠日常自省。固知忠之一字，义贯万行，事君乃其一端耳。窃谓忠者，尽己之心，真诚无欺之谓。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何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尽分，尽分则属己分中事，自必务乎实行，决无虚应故事，不尽己心己力之虞。近世虽则推倒帝制，然须事事讲忠，庶不至我诈尔虞，漫无准的。得势则群相辅弼，失事则群相弃舍，或反从而攻击之，互相倾轧，了无底止，皆由不讲忠义之所致也。忠义不讲，则父子夫妇之伦，均可弁髦视之。弁髦既久，则作桎梏。负此桎梏，不得自由，不得不演出杀父杀母，逆天悖理之恶剧，以期其任意随心，无所拘束也。呜呼，不讲忠义，其祸至于此极，可不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乎。沈弥生居士，欲挽狂澜，拟排印杨椒山先生，尽忠于国，及躬行孝弟，贻训子孙之事实，普遍流布。冀人各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赤诚为国，热心济世，一一效法椒山而实行之。务必尽己职分，毋稍存因循怠忽虚假之想。则人心既转，人祸自无。人祸既无，天心自顺。固当雨暘时若，物阜民康，天



下太平，人民安乐矣。读请罢马市、诛贼臣二疏，可谓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当时贼臣专权，正人君子稍有违迕，立即得祸。竟敢上疏，请罢请诛，非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能之乎。虽则因此殒命，而千百年后之人，咸皆景仰。较彼位极一时，无所建立者，为何如也。况于将临刑时，所述之年谱，与谕妻训子之文，直是心如明镜，纤悉毕照，非涵养淳粹，置生死于度外者能之乎。今为便于普通人，故先列训子，次谕妻，次年谱，次二疏，次本传，庶可开卷即得实益。不至以文长，且不切于己分而厌观也。椒山之忠，不止事君一事。详察年谱，其于事亲敬兄，待人接物，无一事不本之于忠。须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法，皆须以忠为纲维。以忠则尽心实行，必期于圆满分量而后已。由是言之，忠之道贯通万行，忠之益成就万事。无论己事他事，非忠决难大成。古今来建大功，立大业，穷理尽性，希圣希贤者，孰不本之于忠乎。以若不致力于忠，则懈惰因循乘之，为己尚不能，况为社会国家乎。今人不但不讲忠之实际，即孝与节义，均不注意，每欲劝导，莫由发起。适彭孟庵居士，以湖南孝女传见示。孝女唯知有母，节女唯知有谊，而已身之死生不暇计也。虽其以身殉母殉谊之迹，不能为训于普通人，然其尽孝尽谊之诚，即天地鬼神，尚能感动，况同具此心之人类乎。不念鞠育之恩，随意自由爱恋者，见闻于此，能不惭愧欲死，因之痛改前愆，聿修后德乎。其有关于世道人心也大矣。又秦昭之操，比之坐怀不乱者，更深百倍。以一时不乱易，多日不



乱难。况有邓某如不能自持，此女即归于君之语乎。竟能以少年男女，数十日，日同食，夜同眠，了无男女情欲之事，非浑合天理，绝无人欲者能之乎。余于安士全书、寿康宝鉴中，均附之。此二书已印二十余万部。今又附于此录，合为忠孝节义传，以为废伦理者，顶门一针。庶可顿愈膏肓痼疾，重新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陆放翁家训，注重俭约忠恕，而所言丧制，尤为医浇俗之妙剂，故亦附之于后，同得普遍流通。当必有具正知见，关心世道人心之仁人，大为提倡，令其还淳返朴，复成至治之盛世也。（民二十年）

重印寰球名人德育宝鉴序

天下无二道，圣凡无两心。举古今中外，莫不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为立身行道，治国安民之本。良以此种事理，皆吾人性分中所固有之常彝，无论智愚贤否，悉皆具备。其所作所为，或有符合悖戾之不同者，乃由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及迷心逐物，肆意纵情之所致也。故书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之训。佛示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之道。是知圣狂、生佛，只在一念迷悟之间。初由立心稍殊，终致天渊悬隔，人可不自勉，以期希圣希贤乎哉。世间百工技艺，各有规矩准绳，按前人之成规而习之，及至熟极，则无不随心应手而成耳。希圣希贤，亦复如是。举其大纲，则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者而已。然欲明其明德，必须先从格除烦恼之物欲，推致固有之良知下手。



即所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直至格致至极，则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于明明德之大纲已得，其他则举而措之，无不随心应手而克办耳。然须多识前言往行，以为存养省察之助。无锡杨章甫居士，辑古今中外名人之嘉言懿行，凡八卷。首伦理，次服官，绅商，闺阃，修省，慈善，以及中西嘉言，于家庭社会国家所应取据。当时印万余册，邮寄全国各县，其利益实非浅鲜。兹者，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谓此书颇合时机，拟印数千册，以为提倡。冀后之有心挽救世道人心者，相续印行，以期遍布寰球。庶几人人悉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而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彝伦。则家行孝友，人敦礼让，虽居暗室，如对佛天。庶良知不蔽于物欲，明德终底于克明。其有不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乎。爰书大略，以发其隐云。后又得寰球名人德育嘉话，遂并印之，以期一切欲自利利人者，有所本云。因补记数语以志之。（民十八年）

佛学救劫编序

世乱极矣，人亟望治。治之之道，本至近而至易。而世之聪明者，每欲立异，以冀陵架古人而上之。故于近者易者，忽而不取，而欲以远者难者为事，以显我之本领。卒致徒成骚扰，适得其反，国乱民困，无可救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不知圣人本天理民彝以立法，令人各敦本重伦，躬行孝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果能各存忠恕之心，同深胞与之情，则礼让兴行，胜残



去杀，民俗淳善，天下太平矣。圣人又虑人或有鉴虑不及，故复以因果报应之事理为训。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以也）五福，威用六极。后儒不知三世因果，以五福、六极，一归于王政。不但诬王政为虐，且于福极之名字，固难训释得一无龃龉也。今且以因果之显明者言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凡施之于外者，固莫不如是也。至其自修之因果，则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狂只在罔念克念而得。所谓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能志于仁，则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不志于仁，则人欲日肆，天理日泯，便与禽兽几希矣。孟子所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极美，若满面涂屎，则人将恶其臭秽，不但不肯目睹，且将掩鼻而过之也）。虽有恶人（恶，谓貌丑。恶人，即貌丑之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此皆因果报应之理事也。夫圣人教人，先与其直陈所当行之法，复示以或遵或违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者也。圣人欲人各修其德，各尽其分，唯恐或有所忽，故以因果报应之理事敦督之，期其恪遵而无或有违也。然所言因果，只说其本身，与及子孙而已。以不言生之以前，死之后之事，故于本人过去未来之若因若果，皆不提及。箕子以五福、六极之义，遂开阐过去之因，而为现在之果。故知圣



人以非平常人所易知，故不说，非不知有三世因果也。自佛教东来，大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人民之冥受其益者，何可胜数。试举一二，当可悉知。当周之初，文王泽及枯骨，不三四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均可随其力杀人以殉，而其强有力者，悉各以多为荣。穆公，为秦之贤君，尚杀一百七十七人。而子车氏三子，皆秦之贤臣，尚不以为国为民而免。而各国尚有以数百数千为殉者。自佛教阐明三世因果之事理，而此风方得永息。否则人之得寿终而死者，盖亦鲜矣。此之利益，若不深思，谁其知之。宋儒窃取佛经心性奥义，以宏阐儒道。深恐后人学佛，以致儒教门庭冷落，遂以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乃曲为辟驳，谓佛以因果轮回，为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且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地狱苦具，将何所施。若如彼说，则人之生也，无所从来。人之死也，无所从去。尧桀同归于尽，善恶一死皆空。由是而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徒以尽义尽分，诚意正心为教。而复破斥其敦督人不得不尽义尽分，诚意正心之权。其计之谬，可胜言哉。由是儒者皆不敢言因果，亦不敢教人努力为善，以彼常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为训故也。夫无所为而为善，实为为善之极则，乃圣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则是阻人为善，导人为不善矣。然圣人虽能无所为而为善，圣人亦尝有所为，非完全无所为也。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是平生有所为



也。曾子平日以三事自省，及至临终，方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始终有所为也。颜渊问仁，夫子告以克己复礼。及问其目，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两答皆有所为，非无所为也。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皆深有所为也。宋儒唱高调，欲以自鸣其高，而不知适与圣人循循善诱之道相反。其自误误人，以及天下后世也，大矣。自宋儒破斥因果轮回后，凡读书者，皆不以五经中所说为定论，而以宋儒所说为圭臬。纵有知者，亦恐遭违悖先儒之议。并或有所竖立，可入文庙，由其涉于佛学，遂成绝望，故不敢一启于齿也。而深明佛理，取以为法之阳明，尚带辟驳之言论，盖欲留后来入文庙之地步耳。以故数百年来，劝善惩恶之大权既废，纵有劝惩，皆属枝末，不得根本，为益殊少。近因欧风东渐，一班好新好异者，凡彼所行者，无不仿而效之，而变本加厉，更甚数倍。至彼之为国为公，则置若罔闻。故致提倡废经废伦，废孝免耻等，不忍见闻之章程，举国成狂，莫可名状。使一切人，皆知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纵胁以必死之威，使其行如上各事，则宁可就死，不敢作此大恶也。是知今日之灭儒教，灭伦理，以期实行兽化者，其祸根皆从宋儒破斥因果之学说所伏也。甚矣，学说之误人也，虽洪水猛兽，其祸亦无此之酷烈也。昔有问于予曰，世乱已极，将何以治。予曰，汝若能知乱之因由，则知治之法则矣。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



果，大乱之道也。由儒者忌言因果，致世道人心，日渐浇漓，驯至于今，竟敢以废经废伦等为提倡。使真知因果，不但此种话不敢出之于口，亦不肯入之于耳，以其为梟獍之恶音，非具人心者所宜闻，闻则令人痛心疾首，莫之能已也。今欲返乱为治，若不极力提倡家庭教育，则无从下手。而家庭教育，最初当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又须常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则家庭所出之人才，皆为贤善矣。既家家有贤善之人才出，即有少数不贤善者，亦当受其熏陶，与之俱化。故曰，天下不治，匹夫有责。此因地而倒，因地而起，由治而乱，由乱而治之定论也。不依此而欲治，何可得乎。此有心世道人心者，所共忧也。潘对鳧居士，有见于此，于上年请许止净居士，辑佛学救劫编。以三皈、五戒、十善，为改过迁善，返迷归悟，净身口意三业，修戒定慧三学，以期去原无之妄业，复本有之真心。又复令其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永离五浊恶世，常享四德法乐。而复以普贤菩萨广大愿王为依归，庶可承弥陀之慈力，与自己之愿轮，于十方界，随类现身，种种方便，度脱众生，普令含识，同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此救劫之极功也。语云，救人必须救得彻。如是之救，可谓彻之极矣。然而于未知佛法真理人前，最初不得不以浅近之因果事迹，启其信心。切勿以其浅近，即不欲观而置之，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妙道，当自得之矣。普愿同人，各共勉旃。（民二十一年）



务本丛谭序

世乱已极，无可救药，究其祸本，只因理学先贤，破斥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事理，谓为佛凭空设此，以作诱惑愚夫愚妇之据。而不知惠吉逆凶，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与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为是因果耶，非因果耶。是轮回耶，非轮回耶。而况史鉴所载因果轮回之事，多难胜数，彼岂绝无经目耶。特以门墙见重，欲与佛异趣，以阻止后人之悉皆学佛，恐致儒门冷落耳。彼唯以尽谊尽分，诚意正心，为化民善俗之道。而于令民不得不尽谊尽分，诚意正心，改过迁善之权，不唯废置不讲，且深斥以为非，唯恐人或信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者。由是而上智者懈于修持，下愚者敢于作恶。以尧桀一死，同归于尽，又何必兢兢业业，无绳自缚，以自苦一生乎。又何不任意纵情，但期现生得乐，顾甚死后空名乎。以致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及至欧风东渐，又复变本加厉，竟致废经废伦等，蛊惑于内。争城争地等，戕贼于外。农时地利两失，人祸天灾并至。哀哉黎民，罹此鞠凶。究其祸乱之源，不得不归之于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学说也。彼昔倡此说时，不过欲抑佛教以扬儒教，而不知由此而肆无忌惮，遂发生废经废伦，废孝免耻等现象。夫人情如水，因果如堤，坚筑尚恐泛溢，决除岂不横流。学说误人，祸如此极，可不哀哉。际此世道，有心者何忍翫然置之乎。以故郭介梅居士，有务本丛谭之书，普遍流通，以期挽救也。其书逐条发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等事理。与夫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等法则。果能依是而行，则必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庶可不负可以为尧舜，可以作佛之真心，及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之嘉名也。其有欲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大维，欲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事，欲证烦恼净尽，福慧圆满之大果者，请以此书为引人入胜之前导。及其入之既深，则其所造诣，固非此书所能详尽也。愿见闻者，切勿忽诸，则幸甚幸甚。（民二十年）

昆山佛教西方莲华会缘起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具摄初中后法，普被上中下根。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于现生中，定出生死。不历僧祇，亲证法身。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实众生一切修持中之出苦要道。以其仗佛慈力，故与专仗自力者，其利益奚啻天渊悬殊也。以故将堕阿鼻者，由十念而即得往生。已证等觉者，发十愿而回向净土。是知此之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故自华严导归，祇园演说以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况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正法衰残，邪说横兴。若不以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世善。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出世善以维持，则人道或几乎息矣。由是爰集缁素同人，成立此求生西方莲华胜会。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行敦笃伦常，精修



净业之道。以为推翻伦理，邪说诬民者之标准，迷昧心性，险道莫出者之向导。在会之人，果能躬行实践，必致同人相观而善。不但素有信心者，得以深沐佛恩，即一向反对者，亦当大发善念。良以佛性本具，因遇增上因缘，得以直下发现耳。余详净土经论，愿入会及见闻者，咸皆勉旃。（民二十二年）

杯度斋文集序

世乱极矣，凡有心者，莫不怀忧。郭介梅居士，欲为挽救，前曾著务本丛谭。继又以多年文稿，荟萃成书。凡所述者，皆经史子集，及佛祖经论中之善恶事迹，嘉言懿行，及与时人往复之种种言论。分为四门，一孝友，二政治，三宏法，四德行，总名为杯度斋文集。斋，何以杯度名。盖欲渡人于烦恼恶业大海之中，必须以古圣先贤之嘉言懿行，及如来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以为根据。而随事随境，以己之文字发挥之。有不喻者，又引古今事迹以为证。令强项者回头，任性者革心。但以己之道德微薄，不能大有感化，如以杯度人，所度有限，乃自歉之名词耳。须知此杯，乃如来大愿船之流类。肯上此杯，即可直登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广大无边之大愿船。九法界若凡若圣，均由此船而登菩提觉岸。愿在烦恼苦海中者，遇此一杯，切勿以其小而弃之。否则纵遇大愿船，必以不识而错过之，其为自误也大矣。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舍因果而言治，不过稍愈皮肤之病。若夫心病，则反令增长，决无能



愈之理。彼唱高调者，谓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乃佛骗人之妄谈。其人不但不知因果，亦全昧世间正理。圣人穷理尽性，如来断惑证真，皆不出因果之外。人果深信因果，自然意诚，心正，而身修矣。彼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淑世善民，希圣希贤之据，而极力破斥因果轮回。不知能令人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唯因果轮回之事理。既无因果轮回，有几肯从事于诚意、正心、修身乎。欲人皆诚意、正心、修身，先破斥令人不得不诚意、正心、修身，不敢不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其诬往圣，误来学之罪，罄竹难书矣。彼犹自矜能崇正除邪，淑世善民。以致现出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互相残杀，民不聊生等象，皆此破斥因果轮回之所酿成。彼若梦见此祸，纵以粉身碎骨之刑，逼彼提倡破斥，亦有所不敢。况只求无关紧要之虚名，而又何敢为之乎。甚矣，众生之恶业深重，而感此学说，以重增其业，岂不大可怜哉。愿一切同伦，同怀自利利人之心，勿存彼此门庭之见。由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以驯至于明心见性，断惑证真，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由此一杯，直登如来之大愿船，以诞登觉岸。又复传传相渡于尽未来际，庶可不虚此生此遇也已。（民二十二年）

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

凡有血气者，必有知觉。既有知觉，则必贪生怕死，趋吉避凶。鸟兽昆虫蚤虱，莫不皆然。若忽尔捕而杀之，则其力虽不能敌，无可如何，其心之仇恨，殆不能以语言文字形容。若将欲杀，或有赎之放之令生者，则其心之感



激，亦复难以形容。纵彼现时虽无报恩报怨之力，然善恶之缘既结，或于现生，或于未来，必有不期然而然之报应。即彼等不能即报，而常行放生，常行杀生，天地鬼神，常为鉴临，必当降以祸福，且勿忽其弱而欺之。世人不知因果，以杀生食肉为正理，为应该。而不知刀兵匪寇，水旱疾疫之惨灾，多多皆由杀生食肉而得。若果慈念真纯，虽同在此时劫，而其受报，自能各别。昔一小儿，其父携来皈依。余问，汝欢喜吃肉否。曰，欢喜。余以彼指置彼口中，曰，此肉甚好，试吃吃看。彼极力拒之曰，吃不来，吃不来。余曰，汝自己之肉则吃不来，别种生灵之肉何得又吃得来乎。汝现在吃得来他，他将来亦吃得来汝，较比自吃其肉，则更加苦毒万倍也。是以圣人以忠恕教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无如世人弱肉强食，习以为常。殆不知杀生食肉为罪恶，为非礼。见不食肉者，则诮之为迂腐，为迷信。设使其人忽尔变为鸟兽鱼虾，被人捕而欲杀，彼心中谓为正理，为应该，而欢喜充彼口腹耶。抑谓为罪恶，为非礼，而怀恨莫释耶。设或其时，有戒杀护生不食肉之人，劝其勿杀，将欲买而放之，其心中为诮其为迂腐，为迷信耶。抑感其救命之德，而毕世莫忘耶。使其人，设身处地，反复思之，余恐宁食己肉，不肯食众生之肉矣。呜呼，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何背觉合尘，一至此极。江慎修先生，乃前清之隐君子。学问渊博，品行纯正。虽未研究佛理，然能深信因果。故于杀生放生报应之见闻者，录之成集。其族裔孙易园，于民十一年为排印，光为作序，此不多述。现今杀劫弥漫，加以水旱种



种灾祸，民不聊生，莫可救药。同人欲从根本上解决，拟广印现报录，以为挽回劫运之据。又以现报录于理致尚欠发挥，因将光前附万善先资后之戒杀放生各文，与之合编。于以见儒佛之心法不二，所汲汲于救物者，实汲汲于救人也。此之挽救，系从根本上致力，切勿以缓急轻重失当为诮。莲池、慈云、曾端甫诸文，皆精金百炼，美玉无瑕。阅之，令人残忍之心，砒然消灭。慈悲之念，油然而生。唯光南溟一疏，难免金鑰非类之诮。然竭我愚诚，勉尽天职，毁誉所不计也。（民十八年）

圆瑛法汇序

如来知见，众生同具，佛若不说，谁能自知。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成等正觉，普为九界众生，随机宣说妙法。必使机理双契，解行俱圆，以致断惑证真，复本心性而已。又以钝根众生，断证难期，一经再生，进一退万。一乘上士，亲证法身，不历僧祇，速成佛道等因缘，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九法界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上士则圆满菩提，下根亦亲登不退，其保护抚育之恩，穷劫说不能尽矣。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当此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若无此法，其何能淑。以故法流震旦，二千年来，所有知识，或专或兼，或显或潜，各修此法，以期究竟自利利他也。圆瑛法师，宿具慧根，久研教观。迹虽住持宗门，心实注重净土。然圆人受法，无法不圆，随人意乐，



为讲诸经。佛学书局，汇集诸著，排印流通，名为圆瑛法汇。首以阿弥陀经注，以示法师注重净土之意。窃以浙江，昔有云栖法汇，近有谛闲讲录、圆瑛法汇，同为险道之导师，苦海之慈航，有缘遇者，何幸如之。光粥饭庸僧，除念佛外，一无所知。承师不弃，命为序引，只得略陈所知，以塞其责。而文不贴题，一任大通家之指斥讥诮耳。（民二十二年）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序

人之幼时，教养为急，良以知识初开，熏习易入。习于善，则为善士。习于恶，即成恶人。况无父无母，无衣无食之孤儿乎。此种人不得教养，不是即为饿殍，便是流为乞丐，及与匪类。以天赋之才德，由贫困而不得发显，可不惜哉。若得其教养，如晋之释道安、明之释妙峰，道传佛心，上宏下化。宋之吕文穆、范文正，道济时艰，继往开来者，古今固不乏人。纵令无此天资，亦当养成良善，得以自主，而为一乡一邑之淳谨士。以敦行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而得以改变世道人心于不知不觉中。而因兹巩国基而辅治道，其利益固不独在乎孤儿也。愿仁人君子，本幼吾幼之心，而一致进行，赞襄其事，以慰孔子少怀，释迦一子之心，其为幼幼之心，方可圆满，无所欠缺也。不禁馨香日夕祷之。

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添建房屋落成发隐颂并序

子與氏有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自真学失传，儒者皆以破斥因果轮回为志事。纵有知者，亦不敢出诸口。以是之故，老吾老，幼吾幼，均不得究竟之道，况人老人幼乎哉。所谓老老，在于以道自淑，养亲之志，谕亲于道。否则纵能奉养唯谨，不能令亲身心究竟安乐，皆不得名为真老吾老。此语且置，姑论幼幼。幼幼在于以身作则，蒙以养正，一言一行，毋许越规。必期于为贤为善，有益于国家，无害于社会而后已。否则纵令不惜资财，供给学费，学业大成，而不以道义是务，皆不得名为真幼吾幼。吾幼尚不能真实是幼，况旁人世人之幼，又何能容心于其间哉。近来世道荒乱，民不聊生，几多无父无母之孤儿，无衣无食，将成饿殍。纵不饿死，由无教育，必难成就正器。不为顽民，必为败类。关綱之等诸大善士，热心公益，念孤儿之困苦，特于前年，借闸北宝莲寺，立一佛教慈幼院。现以人多屋少，添建若干间，已经落成，将印纪念特刊，命光略叙大致。爰为颂曰。

济济孤儿，头角峥嵘，若不救济，将无由生。
既得教育，正器必成，或为工商，或读或耕。
为贤为善，嘉会其亨，恪守道义，虽贱亦荣。
何况不少，出格俊英，是知慈幼，利益深宏。
子舆之言，实具深思，唯愿仁人，同怀慈悲。
院屋虽成，常需不资，各为输将，以助成之。
幼人之幼，己幼必奇，贤善相继，为世型仪。
利人自利，因果如斯，勿或不信，佛语不欺。

道德丛书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六极，乃前生现世因果之义，世儒不知因果，通归于王政。然则性情之凶暴，寿命之短促，与身之疾病，心之忧患，境遇之贫穷，面貌之丑恶，身体之孱弱，皆王政所为乎。其诬王政，而悖圣人心法也，大矣。圣人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明德为本。明明德之初步工夫，即是格物。物，即贪瞋痴慢之人欲也，格而去之，则本有良知，自然显现。良知显现，则不能不意诚心正而身修矣。学者由此源头而学，方为实学。中下之人，不能去人欲以诚意、正心、修身，则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理实事，与之讲说。必致勉力为善，加意去恶。以颜子之四勿，与曾子之三省，为居心动念行事之宝鉴。自可渐至人欲净尽，克明明德之地位矣。后儒忌说因果轮回，已失督迫人不得不诚意、正心、修身之权。又特唱高调，以自鸣其造诣之高，谓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剗斫舂磨，将何所施。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佛骗愚夫愚妇信奉其教之诳语。由此说故，善无以劝，恶无以惩。纵有治世之法，皆属皮毛，了无根本。故致欧风东渐，举中国圣人所立之法而悉弃之，以学泰西之新文化。而变本加厉，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悉皆演出，则人道或





几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人心之人，群起而挽救之，或提倡佛学，或著述善书。无非欲人咸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改恶迁善，闲邪存诚。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练习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以自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地。自觉其觉心，而复乎本有之天。俾人祸息而礼让兴行，天心顺而雨暘时若。世返唐虞，人归贤善。此各处有心人之救世深心也。海门陈镜伊先生，博学多闻，注重躬行实践。明因识果，亟思觉世牖民。所著道德丛书，凡十五种，词意圆通，事理确凿。允为痼疾之良药，迷途之导师。若能刊印广布，其利益何可称量。愿有心力口力财力者，咸注意焉。

石印闡范缘起序

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圣人以男女正位（正位者，素位而行，敦伦尽分之谓也），建立伦纪。天地之大，人莫能名。而人生其间，蕞尔七尺，其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能敦伦尽分，继往开来，参赞化育，不致天地徒有生物之功，此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独得至极尊贵之名称也。倘不本道义，唯以饮食男女之欲是骋，则与禽兽何择焉。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一班无知之民，被外界邪说之所蛊惑，竟倡废经废伦，直欲使举世之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已。其祸之烈，可谓极矣。推原其故，皆由家庭失教，并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使其人自受生以来，日受贤父母之善教，并知祸福吉凶，自为影响，不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以势胁之，令从彼邪说，否则



必死，亦当以得尽伦而死为幸，决不致畏死而苟从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天下治乱之本，在于匹夫匹妇之能尽伦尽分与否。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固一切匹夫匹妇之天职，非独指有爵位者而言也。而家庭之教，母教最要，以人之性情，资于母者独多。居胎则禀其气，幼时则习其仪。其母果贤，所生儿女，断不至于不肖。譬如镕金铸器，视其模，即可知其器之良否，岂待出模方始知之哉。国家人才，皆在家庭，倘人各注重家庭教育，则不数十年，贤人蔚起。人心既转，天心自顺，时和年丰，民康物阜，唐虞大同之风，庶可见于今日。是以忧世之士，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然欲提倡，须有所资。闺范四卷，乃明吕叔简先生，辑于万历十八年庚寅岁，由是风行海内，各处刻行。近已失传，人无知者。周业勤得之故书肆中，持之以示魏梅荪。梅荪见其卷一，节录四书五经，及诸传记训女之嘉言。二三四卷，备载贤女、贤妇、贤母之善行。而传前有图，传后有评。俾人触目兴感，群起景行。洵足以镇坤维而资治道，翼家教而辅母仪，不胜欣赏。李耆卿闻之，以其夫人在日，拟流通淑闺善书而未果，遂自任五百部，以成其志，祈余为序。余惟此书一出，必有具英烈天姿之淑媛，蔚然兴起，以期尽己分而完天职。上追二妃三太，于日用伦常中，调理赞襄，钧陶化育。俾丈夫儿女，皆成贤善，以臻至治。其为功德，何能名焉。因推原其致，而为之序。（民十七年）



阜宁合兴镇净念莲社缘起序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将成佛之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临堕狱之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为众生离苦之捷径，畅如来出世之本怀。故得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其高僧巨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社而修净业，报尽而获往生者，何可胜数也。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传布，遍达中外。律教禅密，诸宗知识，或务密修，或兼显赞，皆以净土为归宿者，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之恶剧，一一搬演出来。以致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者，群起而提倡佛学。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本具之佛性，修念佛之净业。以期挽既倒之狂澜，复淳朴之风化。所在各立居士林、净业社等，以作挽救之法。否则人道将几乎息矣。海门施元亮居士，寄居阜宁，耕垦荒地。愍世人欲修净业，苦无知法之人，率归于炼丹运气，以求长生，及成大罗神仙之各种外道。剽窃佛经语句，以证己道为得佛法之真传。如愚人以鱼目为真珠，诚可怜愍。然佛法宏旷，不与人争。果能力修正法，彼等自有闻风兴起，改邪归正，惠然肯来之一日。凡入社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真信愿，持佛名号，



决志求生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父母兄弟妻子，外而乡党亲戚朋友。同沐佛化，同修净业。同于现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庶可不负此日入社念佛之一番诚心也。须知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无论行住坐卧，常念佛号，或声或默，皆须听己念佛之声。倘能如是，则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凡所作为，皆悉顺遂。士农工商之职业，不但了无妨碍，且能启发心灵，精于本业。以心不散乱，作事有主，如理乱丝，神凝则易，心躁则难。所以古之建大功，立大业，功勋遍四海，言行垂千秋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也。（民二十四年）

念佛恳辞序

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普被三根，等摄凡圣。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有教无类，生正信者，咸得实益。即生了办，具烦恼者，亦预圣流。犹大海之普纳百川，若太虚之遍含万象。设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谁能断烦恼以了生死，出五浊以超三界乎。良以一切法门，皆须依戒定慧之道力，断贪瞋痴之烦恼。若到定慧力深，烦恼净尽，方有了生死分。倘烦恼断而未尽，任汝有大智慧，有大辩才，有大神通，能知过去未来，要去就去，要来就来，亦不能了，况其下焉者乎。仗自力了生死之难，真难如登天矣。若依念佛法门，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无论出家在家，士农工商，老幼男女，贵



贱贤愚，但肯依教修持，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定慧不期得而自得，烦恼不期断而自断。亲炙乎弥陀圣众，游泳乎金地宝池。仗此胜缘，资成道业。俾带业往生者，直登不退。断惑往生者，速证无生。此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与当人信愿念佛之力，感应道交，得此巨益。较比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天地悬殊也。然每有愚人，卑劣自居，不敢承当。亦有学者，大乘自命，不屑修习。须知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善友教以念佛，未满十声，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卑劣自居者，可以兴起矣。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归宗，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此之法门，何敢视作小乘。况善财已证等觉，海会悉证法身，彼尚求生，我何人斯，不屑修习。岂但高竖慢幢，直是毁谤华严。欲张大乘之虚名，亲造谤法之极祸。若斯人者，一气不来，平常所希冀华藏世界之不思議境界，均变作阿鼻地狱之苦境，饱受经历，以偿彼违经说法，自误误人之过。待其业报将满，当可省悟，随即发心念佛，随即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苦哉幸哉。愿学大乘者，同附华藏海会之班，则其自利利人也大矣。凡修念佛法门者，务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普劝同人，求生极乐。果能如是，则万修万去，决不漏一矣。云南保山郑伯纯者，博学潜修之士也。初则研究易经，以期明儒教之道本。继则切究丹经原委，以期得卫生之真诀。后乃舍丹道以参禅，知自力不若佛力。末后专修念佛法门，汲汲然以自他同生



西方为志事。乃函祈归依，遂为起法名为德纯。盖念佛法门，虽遍摄禅教律密诸法，而在凡夫地修持，固当以纯一不杂为本也。彼乃奋发大心，欲利同人，因述念佛恳辞，以期智愚悉知。辞虽浅近，理实深远。如行路者之标竿，如航海者之南针。依之而行，当可以归故乡而达彼岸。因为说其自力佛力之所以然，俾见闻者咸修持焉。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以若不提倡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唯大贤方能守分遵道，其他则孰不愿任心肆意，以取快于一生乎。以既无前因后果，则一死永灭，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无绳自缚，拘拘然循礼守分，以致诸凡皆不自在乎。儒教经史中，因果事理，不胜其多。惜后儒不深体察，徒见佛经详说因果，遂欲与佛宗旨各别，反指佛说为妄。而不知其悖圣道而灭天理，丧治本而起乱机。疑误后人，埋没道体，皆由此言以基之也，可不哀哉。有清以来，博学多闻者，江慎修先生为第一，次则纪文达公，又其次则袁氏子才。江乃穷理尽性之隐君子，虽未研究佛学，其于佛法亦不辟驳。而且深信因果报应，故于护生杀生各报，悉记录之，以期启善念而息杀机，可以知其居心矣。袁子才，初则辟佛，及中年以后，阅历日深，遂于佛法生真信心。但以狂妄自大，懒惰懈怠，不肯亲近高人，息心研究。虽于佛法感应事迹，悉皆记录，其所论说，难悉恰当。纪文达公，自幼至老，笃信因果。凡所见闻因果事迹，悉为记



录，叙述详明，文笔顺畅。由其绝未研究佛法，每欲畅谈深理，或致有乖实义。佛言，世智辩聪，难以入道。以江、纪、袁三公之博达，尚不知佛法即自己心法，专精研究而亲证之，岂不大可惜哉。使彼稍分余暇，略为研究，能不大发菩提心，专精致力，宏扬大法，以期自他同出苦轮，同成觉道。又何至唯以记录因果事迹，仅为世人开一向善之路而已。然只此记录，殊有大益。以故陈荻洲居士，于阅微草堂笔记，摘录百篇，拟排印以普遍流通，以为世之不知因果者作一般鉴。夫因果者，犹形声与影响耳。未有有形而无影，有声而无响者。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彼高谈阔论，谓因果为虚幻者，何异执母决不能生子，子决非母所生乎。世有此人，人必目为痴癡。独怪儒者读圣贤书，不以圣贤言论为准，不以古今事实为准，而以己之偏执谬见为准。一人倡之，众人和之，盲引盲众，相牵入火。故致世道人心，日趋日下，以致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而犹嚣嚣自得，谓为吾务归还大道，不效彼从前迂腐辈，处处拘执束缚，令人一生不能随意所行，各得自在也。今而后吾辈同享自由之幸福，意之所至，皆可为之。世何幸而得吾辈之改革，人何幸而为吾辈之伴侣乎。若此邪说，皆彼排斥因果者所酿成。使因果之理，家喻户晓，父母以是教子女，师长以是训生徒，谁肯灭理乱伦，现丑态于明镜之前乎。唯其世之大儒，尝驳斥之，小儒即深知其非，亦只可人云亦云，以避众口讥刺。学宫既如是，家庭更莫由谈及。竟至一班新学派，完全弃人伦，灭天理，欲与禽兽了无所



异。此其祸不归之破斥因果者，则将谁归乎。善哉，周安士先生之言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吾尝悯世之乱，无力挽救，因陈居士之请，遂略叙其利害之源本云尔。

历朝名画观音圣像珂罗版印流通序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安住寂光净土，恒享真常法乐。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离寂光，垂形九界。于十方微尘佛刹，普现色身，寻声救苦，而于娑婆世界，愍念更深。其有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现之身，所说之法，各随机宜，了无一定。其现前得离众苦，将来常享真乐，则一也。近多年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人祸既烈，天灾又临，水旱虫疫，同时降作。此种灾祸，皆由大家宿世现生种种恶业之所感召。然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当此天灾人祸并临之时，若能发至诚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誓愿从今以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决定即蒙慈佑，逢凶化吉，于诸难中，不受危险。乃以现前念菩萨圣号之别业，转宿世现生所作之共业，故得常获吉祥也。诸佛菩萨，视一切六道众生，犹如亲生儿女，常欲令其离苦得乐。无奈众生迷昧，不生信向，以致徒费慈心，不能获益。譬如果日当空，普照万方，戴盆者纵立其下，亦不蒙照。过在戴盆，非日咎也。近来杀劫弥漫，人民死亡流离，苦不堪言。南



通费慧茂居士，久欲设法挽救，故特搜求唐、宋、元、明、清五朝，名笔所画观世音圣像，一百四十二尊。以最上宣纸，用珂罗版，印一干部。期见闻者，同生正信，同念圣号，同消宿现之恶业，同种菩提之善根。须知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菩萨无境，以众生之境为境。故得有感即通，不谋而应。良由众生心之本体，与菩萨之心，息息相通。由众生背觉合尘，遂成通而不通之象。若众生一念生信，虔持圣号，背尘合觉，返迷归悟，又成不通而通之象。以故凡遇极大险难，举念即获感应。又菩萨现身，不专现有情身。即山河树木，桥梁船筏，楼台房舍，墙壁村落，亦随机现。必使到绝地者，复登通衢。无躲避处，得大遮蔽。种种救护，难尽宣说。当看观音本迹颂、观音灵感录、观音慈林集，可以知其大略。当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之时，若不以改恶修善，常念观音圣号，以为恃怙，则欲得安乐，难之难矣。即绝无灾难，亦当常念，庶可生膺五福，优入圣贤之域，没登九品，彻证大觉之心。能如是者，方可慰菩萨救苦之心，以菩萨普施无畏，故以圆满菩提，方息施无畏之大慈悲心也。法华经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瞋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离瞋、离痴。愿见闻者，同常念焉。（民二十七年）

法云寺放生征信录序

旷观古今，治时少而乱时多，纵令大治，亦不过百数十年而已，其故何哉？良由宿世杀生食肉之业所结，现生自私自利之心所致也。杀业之结，唯食肉最为酷烈。人之



一生，不知杀几百千万生命。只图悦我口腹，何计彼之苦痛。虽则弱肉强食，任我所为，然彼怨恨之毒，蕴之于八识田中，生生世世，互相杀戮，此根不拔，杀劫难转。而况有智识者，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理实事，遂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迂谬。唯欲夺彼所有以归我，由是而争城争地，虽杀人盈城盈野而不顾也。其意盖欲增我疆土，大我势力，俾我子孙，永受其福。不知天地以好生为德，既在此好生恶杀之天地间，何能令子孙享此逆天悖理，杀人无量所得之福乎。自己一气不来，永堕三途恶道，何等可怜。子孙若非所夺之人来者，将灭绝殆尽，了无噍类矣。清凉山志载，隋，代州，赵良相，家资巨万，有二子，长曰孟，次曰盈。盈强，孟弱。良相将终，分家资为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尽霸取，止与孟园屋一区。孟佣力以活。后盈死，为孟作子，名环。孟死，为盈作孙，名先。环长，为仆于先，心恨盈霸其业。适先欲朝五台，命环随往。行至山中，旷无人处，拔刀谓曰，汝祖夺我家业，我将杀汝。先疾走，环追之。先入一茅庵，一老僧止之，各与以药物茶汤。食已，如梦初醒，遂悉前事，感愧悲伤。老僧曰，盈乃环之前身，霸他之业，是自弃其业也。先乃孟之再来，受其先产，父命犹在耳。二人遂出家修道于五台焉。此二人者，宿有善根，故蒙菩萨点化，得有如此结果。今之以杀人为乐者，其后报何堪设想乎。民十一年，冯梦华、魏梅荪、王幼农等诸善士，以杀劫弥漫，思为挽救。遂于三汊河置地，开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至十二年，掘好九池，以备分类而放。十三年即行



开办。或自己买放，或有善士买而送放。八年以来，凡自会中买放者，共计三百六七十担，共用洋四千六百数十圆，皆诸善士陆续所施。今将八年所放之生，所用之款，用为报告，以祈各各悉知。此九年来，常住其中，忍劳忍苦，不惮艰辛者，心净和尚也。其他虽亦极力维持，然未如心净师之专致力于此也。緬维放生之举，原为发起同人戒杀吃素之心。倘能戒杀吃素，则杀业不作，杀报自止。从前已造之业，则以竭力修善，至诚念佛，以消灭之。须知法云寺之放生，实一切同人戒杀吃素之前导。而有心人闻而兴起，同生慈惠惻怛之心，共行仁民爱物之道。将见人心转而天眷常临，雨暘时而五谷丰登。礼让兴行，战争息灭。中外协和，天下太平矣。此冯公等创建法云，提倡放生之本志也。（民二十一年）

无量寿经颂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全事即理，全修即性。行极平常，益极殊胜。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统摄律教禅密之宗，贯通权实顿渐之教。于一代时教中，独为特别法门，其修证因果，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古今多有深入经藏，彻悟自心，于此法门，不生信向者，以死执仗自力通途之教义，论仗佛力特别之因果之所致也。使知此义，则其信向修持之心，佛也不能阻止矣。以此法门，乃十方三世一



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也。溯此法之发起，实在于华严末会。善财遍参知识，至普贤菩萨所，蒙普贤威神加被，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为称赞如来胜妙功德，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以华藏海众，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已遍游尘刹佛国。其弥陀誓愿，极乐境缘，往生因果，一一悉知，故不须说。然华严会上，绝无凡夫二乘，及权位菩萨。故虽大弘此法，而凡小莫由禀承。乃于方等会上，普为一切人天凡圣，说无量寿经，发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极乐境缘种种胜妙，行人修证品位因果。此经乃说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说时虽在方等，教义实属华严。华严唯局法身大士，此经遍摄九界圣凡。即以华严论，尚属特别，况余时乎。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法众生，无一能了生死者。佛以大慈，深恐众生不便受持，故又说阿弥陀经，庶可日常读诵。又说观无量寿佛经，令诸行人，西方依正庄严，常在心目之间。此三经，文有详略，理无二致。末法学人，如其智力充足，不妨圆修万行，回向往生。否则固当专修净业，以期仗佛慈力，横超三界，直登九莲也。无量寿经，古疏甚多，近悉遗轶，所存无几。道传大师，读诵此经，深感佛恩，作颂赞扬。虽于佛心经义，未能彻底显示，和盘托出，然亦可以助发我辈无力断惑证真者之信愿，以壮其坚决往生之雄心，故令排印流通焉。（民二十五年）



地藏菩薩往劫救母记序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致令经无量劫，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故我世尊，初成正觉，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图报父母之恩。特为表彰地藏菩萨，往劫因救母故，广发菩提之誓愿，以作未来众生得出苦海之舟航。全部经文，理事详明，文词显豁。其中地藏救母二事，更足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心不能转业，业即能缚心等义。诚可谓险道之导师，昏衢之慧炬，贫乏之宝藏，凶岁之稻粱。俾一切迷昧众生，速得觉悟，一切孝顺儿女，得所师承。经之利益，莫能宣说。自佛说后，凡西天东土中，读此经而兴起者，何可胜数。奉持居士，悲己之未能孝养其母，追念恩德，抱恨终天。普愿世之为人子者，随时随事，以尽孝道，念劬劳之深恩，必致吾亲于究竟安隐之宝所而后已。由是以至诚心，念佛圣号，兼以恪敦伦常，尽己天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功德，资益吾亲，必期生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福寿增崇，智慧开发，歿则神超净域，业谢尘劳，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又须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以大菩提心，随顺机宜，而为宣说，及与救济。庶可上契佛心，下符己愿，慈风一倡，杀业即消。将见礼让兴，而干戈永息，风俗美，而天下和平矣。（民十七年）



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仪规序

闻夫弥陀誓愿，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方，普被九界。净土法门，为如来成始成终之道，大畅佛怀。佛祖出世，悉皆法随机立。末世钝根，当择其契理而又契机者，专精致力，庶可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于此一生，即了百千万劫不易了之生死大事。灵岩为东晋开创古刹，历宋、齐、梁、陈、隋、唐，屡蒙敕修。从前住持，多不可考。至宋之为住持者，皆宗门大老，故致道风冠于江浙。此后直至清初，仍然如是，载诸志乘，此不备书。洪杨之乱，遂为焦土，僧念诚住宝塔中，适彭刚直公游山，与语相契，遂为清查其田地。因兹盖十余间殿堂，尚未安僧行道。至宣统间，住僧以失衣误打来人，山下人相率而至，僧遂逃去。寺中所有什物，尽被来者搬空。乡绅严公良灿，以名山无主，命宝藏僧明煦，请其师真达和尚来接。真公发愿，后有合宜之人，当交彼专修净土法门。其立法不与诸方相同，专一念佛，概不应酬一切佛事。自民十五年起，十余年来，居然成一大道场，并不持簿化缘。其每日修持，与打七无异，打七但加佛前上供，灵前回向而已。无论请多少人，均是全堂同念，但以施主所请人数之嚟资，全堂均分。故不开牌，无开彼不开我之嫌。诸方应酬佛事，本寺正课，必致间断。灵岩打佛七，功课有加无减。以故功课虽严，每逢期头，来讨单者，每三四十，而去者止数人而已。饮食一致，无分主宾仆使。其寺乃真十方。一，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



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及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其朝暮课诵，大致与普通功课同，而间有不同者，初来者若无经书看，或致错误。由是监院妙真大师，拟排板印刷之，祈余作序，故略叙其缘起云。（民二十七年）

灵岩山寺万年簿序

灵岩寺，乃梁宝志禅师开山，智积菩萨重兴，历代禅教律高僧住持之胜道场地。净土法门，乃即小即大，即浅即深，至极平常，至极奇特之殊胜法门。即此一生，便出生死。其修法最为容易，其利益最为宏深。于此最胜之地，修此最妙之法，非多劫栽培，何可得值遇乎。然欲修胜行，必赖种种资具。故上自经像，与诸什物，各须备具，方可令其正行直达无碍。而道场则永垂千古，人则数十年便须更替。此诸所有，若不登簿记载，久或遗失。又屡经更替，亦莫考其源委。是以一一记之，以期凡住此寺者，及为住持、为监院者，见此诸物，心自思曰，此物乃助吾人修持净土法门，以期自利利他，同生极乐世界之资具也。当爱之如身肉，护之如眼珠。非慳惜诸物也，乃重施主之助道诚心，以期少求减用，而道业易于成就也。夫一切法门，非断尽烦恼，不能出离生死。唯兹净土，但具真信切愿，即可入佛封疆。得此最胜之道场，又修此最胜之法门，而



于此诸物之资具，岂可不加爱惜保重乎哉。若不加保重，则是暴殄天物，负施主恩，纵有修持，亦难与佛相应。何也？以其是只取自己安适，不计人工制造，前人置办，种种不易。而其所以备此者，为吾修道以了生死也。既轻视此物，不知爱惜，其心行完全不与道相应，何能感佛哀悯摄受，而令其即出生死苦海也。凡真实修行人，必须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能如是，与道相应，与佛相应矣。愿住此寺者，其各勉之。（民二十一年）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

大藏经者，如来之慧命，人天之眼目。无明长夜之智炬，生死苦海之慈航。觉先觉后之法源，世出世间之道本也。若非宿植善根，历劫莫闻名字，况亲承供养，受持读诵，依之修习，以迄圆证乎哉。此一大藏所说之法，乃十法界，生佛凡圣，即心所具之法。在佛不增，在生不减。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从未悟故，反承此妙心之力，背觉合尘，迷真逐妄，起贪瞋痴，造杀盗淫，永沦三途六道之中，了无出期。三乘圣人，虽有悟证，未至究竟，故亦未能全得受用也。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机施教，对症发药，俾其就路还家，并不另起炉灶。大根则直说一乘大法，令其顿证无生。小根则先依权渐修持，以培入大之基，终令领受家业，绍隆佛种。一代所说，分为五时。一，华严时，唯说界外圆顿大法。人天二乘，均非其器。二，阿含时，说



谛、缘、权、渐之法，令入化城。三，方等时，四教并谈，三根普被。四，般若时，以般若妙智，荡除圣凡情见。五，法华、涅槃时。法华则开权显实，开迹显本，普授三根之记，共领本有家珍。涅槃则扶律谈常，作最后训。俾身口意三业，与佛同净，戒定慧三学，与佛同圆。综其所说，厥有五宗，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互相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就中律，为入道之初基，虽至圆满菩提，仍复依止。净，为普度之法门，纵令已证等觉，犹当归心。末世众生，非此莫度，各宗智士，急宜服膺。否则所有修持，但作未来成佛之善因，欲即生一超直入如来地，恐不易易也。此诸经外，所有大小乘律，仍归五时所摄，故不另叙。经律之外，尚有诸菩萨、尊者，所造之释经宗经诸论，显理破惑，降魔制外，俾佛化得以普被中外者，赖有此耳。是为佛国译来之经律论三藏也。及大教东来，法匠蔚起，各宗之著述，美不胜收，其入藏者，乃百千之十一耳。当唐以前，经书均由抄写而得。五代冯道，创兴刻板，至宋，则儒书佛经，俱用板印矣。宋大藏板，有十余付，而磧砂延圣院尼弘道，断臂提倡，刻此藏板，可谓女中丈夫，令人钦佩。自宋至今，七百余年，所印之经，以屡遭世乱，多分湮没。陕西卧龙、开元两寺，幸有存者。朱子桥居士，往陕办赈见之，与沪各大居士商订影印，其间勤劳，殆难说尽。今将出初期，命光作序。光乃无所知识之粥饭僧，何能发挥



大藏之要，姑以平日所习闻者，拉杂书之，以塞其责。全藏妙义，阅者自知。即未能遍阅，但于现前根尘识大诸法中，回光返照，便可亲证圆通，又何必多凑散字，以刺雅目也。（民二十五年）

嘉言录题词并序

（题词系民十六年二月排报纸本所作，

系民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排书册本所作）

净土大法门，其大无有外，如天以普覆，似地以普载。等觉欲成佛，尚复作依赖，逆恶将堕狱，十念登莲界。普被九界机，咸皆勤顶戴，畅佛度生心，唯一了无再。我以宿业力，曾作一阐提，效法韩欧等，其愚莫能医。幸得病数年，时复深长思，古今众圣贤，岂皆无所知。彼既悉遵奉，我何敢毁訾，虽圣有不知，韩欧焉足师。因兹皈依佛，剃发而披缁，自量宿业深，宗教非所宜。唯有仗佛力，或可副所期，专心修净业，庶得预莲池。近十余年来，人或谬见问，所答亦以此，不敢稍越分。海盐徐蔚如，以其切而近，再三于京沪，为之付排印。语言虽朴质，人皆不见愠，遗迹而究益，多有生正信。圆净李居士，宿根深复深，注释诸经论，阐明如来心。继以费精神，衰病每相侵，舍博而守约，立志追东林。又欲利初机，作修持规箴，节录文钞语，分类以编纆。并自出净资，印施诸有缘，冀使一切人，勉力希圣贤。敦伦而尽分，各完己性天，众善悉奉行，诸恶尽销蠲。信愿勤念佛，求登九品莲，临终佛来接，有若月印川。



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淵，見佛悟无生，渐致福慧圆。
因请为著语，以期广流传，俚言入雅目，徒招诮且怜。
赧颜贡愚诚，祈各自审焉，若未超等觉，且预回向员。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华严末后归宗一著，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之毒。幸无韩欧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



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给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干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页，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著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祈光为作题词。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纸板拟留本



獄署一付，以作上海流通之備。一歸圓淨居士保存，以備己及諸善士之用。一送哈爾濱宣講堂，俾關外信心者，易于購閱。一送南洋新加坡商會，俾各島華僑，同得讀誦。其所錄之出处某卷某頁，一一備載，庶可以文鈔全文相對閱。由其于諸文中截取要義，匯歸一类，故每有文義稍同，而不即刪削者，冀閱者受反复勸勵之益，冀其直下斷疑生信也。其出处卷及頁數，皆依增廣文鈔。以增廣文鈔，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則久后必无再印之舉也。又以文鈔繁廣，初机或难于簡別其易晓了而合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門徑，从茲著實进修，自至其極，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屈之虞。因录文鈔选读目录，附于嘉言录序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其利人之心，可谓亲切周摯，无以复加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著，愿阅者悉注意焉。

释门法戒录序

如来不出兴，大千等长夜。佛日既普照，诸法悉昌明。不但三乘圣人，得以速登觉岸。亦令六道含识，咸皆渐出苦轮。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譬如一雨普润，草木各自向荣。一月普映，河海随人异见。示本具之佛性，生佛原同。显逆顺之修持，圣凡迥异。五乘分



说，冀就路以还家。一法不立，俾明本而识末。五性三乘，同归一道。四谛六度，不外一心。偏圆顿渐一切法，法法融摄。大小权实一切行，行行圆通。此如来千机并育之弘规，一代时教之大义也。溯自佛兴周昭，道播西乾。时至汉明，法传东震。初则唯弘北地，至吴始及南方。自晋以来，遍及中外，高丽、日本、暹罗、缅甸，咸于此时，沐佛法化。关中罗什，庐山远公，弘法功勋，莫之与京，故得法传各国，等蒙佛恩。自兹厥后，迄至大唐，经论法门，悉皆圆备。综其大宗，其名有五，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各宗知识，固皆法法咸通，至于弘扬，或兼或专，唯期契机，故不一定。多有已证圣果，乘愿示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生则王臣钦敬，士女尊崇。没则人天悲泣，鸟兽哀鸣。为现世之师范，作后代之津梁。其道德利益，说莫能尽。然昆冈出玉，亦有顽石。檀林多香，或生臭草。或乘愿示现病行，或迷心故犯清规。迹其所失之利益，与其所感之苦报，皆足以启迪后人之善心，惩创末法之逸志，永为法门背道违法之龟鉴，固未必非逆赞佛化，促人依教奉行也。湖南郭涵斋居士，博览群书，随便钞录可法可戒者，各若干条，名曰释门法戒录，志期利人。然以衰老之年，精神不给，未能按朝代前后而列，殊歉妥贴。至于令阅者效法防戒，固无所碍。后附摘录云栖法汇中切要训诲若干条，前之可法者乃其懿行，此为嘉言。常以古德之懿行嘉言，口诵心惟，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其人纵顽劣，亦当进而为知行合一之士。况素有希贤希圣，学佛学祖之大志者，其为利益，何可量



哉。愿学佛之四众，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法门幸甚，世界幸甚。（民二十六年）

净土三要述义序

绍兴骆季和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自行化他，唯以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为事。而复注重于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又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唯一无二之妙法，诚可谓知本而急先务者。居士少年时，颇慕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志，遂留心医理，以期利人。久之医道大行，颇著时誉。继思心病为本，身病为末，若不治心病，俾一切人亲见本来面目，出离轮回生死者，其利甚微，究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道。世以佛为大医王，吾将求彼医术，以期自他同得究竟安乐也。由是与诸善知识游，研究佛经，始知佛之医术，世无有二。如出暗室，得见天日，庆快之忱，非可言喻。然佛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至直捷，至圆顿，下手易而成功高，俾无力断惑之业力凡夫，现生即得出三界以登九品，舍凡躯而预圣流，唯净土一法为然也。于是潜心研究，得其纲要。值华智法师结社念佛，遂祈代为宣讲，随讲随录，以成一册。曾登大云报中，以饷同志，凡见闻者，咸皆欢喜赞叹，谓为合机。余姚佛学会诸居士，劝令刊布，祈余作序。余惟净土一法，理事圆融，性修不二，凡圣等摄，利钝全收。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若大海之普纳百川，犹太虚之遍含万象。实为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故得九界同遵，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余作此说，有不信者，请质之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庶可同随华藏海会之班，一致进行，咸期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了生脱死，渐次进修，以迄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也，猗欤懿哉。（民十六年）

物犹如此序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能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改恶修善，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以期断尽烦恼，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能信一切六道众生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极力劝导，互相维持于同类，决无相争相杀之恶作。必定要戒杀护生，大设方便于异类，决无食彼益我之惨心。人由不知自己，与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故不惜杀人盈城盈野以相争，与杀彼之身，以期悦我之口腹也。世人杀生，习以为常，大小事体，皆须行杀。祭神祀祖，养亲待客，无肉则不能为礼。以极苦极惨之事加诸物，用表我之诚恳孝敬。在迷情边论，则尚有可取。在实际上论，则大为可怜也。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循环报复，互杀。佛于诸大乘经中，屡为劝诫，而见闻者少。即得见闻，而信受奉行更少。于是佛以大悲，现诸异类，供人杀食。既杀之后，现诸异相，俾一切人，知是佛现，



冀弭杀劫，以安众生。如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皆有佛栖。惊人耳目，息世杀机，载籍所记，何能备述。未杀之前，均谓是畜，既杀之后，方知是佛。是知杀生，不异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须知人物虽异，灵蠢互形，蠢人识暗，灵物智明。五伦八德，固不让人，其诚挚处，比人更深。敢以我强，杀食其肉，致令未来，常受人食。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清嘉道间，江西广丰，徐太史谦，字白舫，隐居著书，以期觉世牖民。志切戒杀，博览群书，凡物类之懿德懿行，辑为一书。分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践信，守廉，翼善，救难，酬德，雪冤，知几，通慧，十四鉴，而名其书为物犹如此。盖欲见者闻者，咸皆发起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体天地好生之德，不戕异类。推吾儒胞与之怀，普庇群生。念彼物类，尚有如此种种懿行，而吾人以六尺之身，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又复受圣贤之经书教诲。若不以继往开来，赞天地之化育，仁民爱物，慰天地之慈心，则不但有负于天地圣贤教育之深恩，且大有愧于飞走潜泳之异类也。兴言及此，宜如何孝亲、敬兄、忠主、尽义，以敦五



伦而行八德也。宜如何博爱普济，以实行一视同仁之大道也。宜如何克己修持，以期无忝所生，不为天地鬼神所怜悯，不为天地鬼神所鄙弃，不为一切物类所轻藐也。徐公人品极淳，学问极博。惜宿世善根种得不清，现生亦未亲近明眼善知识，致于佛法外道，邪正真伪，不能分别。故所著海南一勺中，以外道伪造之心经中卷下卷，下卷有二种，此三种伪造之经，与真正佛说之心经，并收同列，一体同尊，无所轩轻。此种处，有令不知佛法之人，以邪为正，以伪为真。令诸外道，以正为邪，以真为伪之弊。此书前三鉴，唯论伦常，故无不当。第十四通慧鉴中之批，难免有邪正不分之失，阅者幸详察焉。福建永春李俊承，法名慧觉，多年经商南洋星洲。以次子宜宗之病，汇洋一千六百圆，祈光印送挽回劫运，纠正世道人心，戒杀护生等经书。光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者，由于宋儒破斥因果轮回，谓为佛以此骗愚夫妇奉彼教耳，实无其事。由是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至于废经废伦，争城争地，互相残杀，莫之能止。欲挽杀劫，宜从戒杀生起。戒杀之书甚多，其感人心而息杀机者，此书可推第一。以物类尚能有此各种懿行，有人心者，何敢恣意杀食乎。序中又为发明吾与物类，皆是未成之佛。佛欲弭世杀劫，不惜现身异类，亦受人杀，既杀而知为佛现。知好歹者，当不敢仍旧恣意杀食，以自贻伊戚也。此书虽不言戒杀，实为戒杀之冠。以其振聋发聩，令人观感兴起。各自思曰，物犹如此，人何让彼，极力敦行，期无愧耻。自兹勉尽天职，生不为行肉走尸。力修净行，死则直往极乐世界。将见礼让



兴而兵戈息，天下太平。正智开而邪执消，佛化广布。因令重排，尽彼之款以印送之，俾见闻者，悉得作人作佛之轨范焉。（民二十五年）

歧路指归序

三界无非旅邸，六道均是穷人。虽所受之苦乐，暂有不同，而乐尽苦临，终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于是我释迦世尊，特垂哀愍，示生世间，示成正觉，随众生机，说种种法，普令众生，就路还家，领取家珍，永享安乐。然此诸法，各利一类之机，又且不易修习，即修亦难即生了脱。以全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烦恼，方出生死，末法众生，颇难冀望。如来以大慈悲，又设一特别法门，所谓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俾彼已断惑者，仗佛慈力，速证菩提。未断惑者，仗佛慈力，即出生死。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与下凡同归，初心与久修并进。此之法门，不但具缚凡夫，所当专修。即将成佛之等觉菩萨，亦须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始可圆满佛果。法门之大，如空普含，法门之益，如春普育，尽劫赞扬，亦难穷尽。光业障深厚，智慧浅薄，数十年来，专修此法。近有山东莒城战德克、李德明者，谬闻人言，函祈归依。因示以博地凡夫，欲于现生了生脱死，若不念佛求生西方，绝无一法能满愿者。又为寄文钞等，以为修持之据。德克因取其义，述歧路指归，借为问答，以释疑虑而明宗旨。又祈德明为之参订，志期利人，不惜心力。已经排印流通，寄书求为印证。光阅之，不胜欣慰。以间有词意欠圆，恐阅者或难领



会，稍为修正，令其一目了然，绝无疑议。另行排板，期广流通。庶可于佛一代教典中，唯依契理契机，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而修。其他高深玄妙，广大精微，契理而不契机之各法，皆作往生以后，自行化他之根据。至于一切外道，私相授受，秘密不传之种种邪知谬见，自命为真得佛祖心传之胡说巴道，又何足挂齿也哉。修订已竟，将付手民，适成复初之发露忏悔文至，此又一最普通之大歧路指归也。因附于后，以广流通，普作世人殷鉴焉。（民二十五年）

祭祖用素序

食肉一事，大是怪事，但以习行既久，不知其非，反以为礼。故祭天地，祭祖宗，奉父母，待宾客，皆以肉为表示诚孝恭敬之物。世间圣人，不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亦随顺俗情而行，又复谆谆于仁民爱物之道。推圣人爱物之仁，可知以肉表诚孝恭敬之非义也。夫表我诚孝恭敬，当以极慈祥清净之物方可。何可以猪羊鸡鸭鱼虾等极秽污之物，又复活活杀死。此等诸物死时，其惨痛怨恨，难以言宣。有仁心者，何忍以杀彼诸物，表我诚敬乎。试思此之诚敬，为顺理之诚敬乎，抑悖德之诚敬乎。仁人祭祖，尚求仁者之粟，今求屠刽之肉，是焉得为诚敬乎。由是言之，杀生以祭天地，是逆天地好生之德，天神地祇，岂以此诸秽物为香洁，而歆飨之乎。盖祭者，欲藉此以食其祭品耳。至于祭祖宗，奉父母，待宾客，当思有益于祖宗、父母、宾客，方为合理。今以极惨酷之杀业，



为我致诚敬之表示，令祖宗、父母、宾客同膺杀祸，此之诚敬，是祸害，非诚敬也。而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加救济，反为表我之诚而加杀害乎。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入楞伽经，断食肉品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杀之而食。世人只知现世，不知过去未来，故杀彼之身，充我之腹，以为理所应当。若知其生生世世，互相酬偿，及我与此诸物类，互为父母、兄弟、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勿道不敢自食，即祭天地、祖宗，奉父母，待宾客，亦不敢用肉。以肉乃精血所成之物，谓天地神祇飧此，何异诬人食污。祭祖、奉亲、待客，何异杀过去祖宗、父母、宾客，奉现在祖宗、父母、宾客，又令祖宗、父母、宾客，永劫常受杀报乎。且勿谓人畜轮回，渺茫难稽，史鉴所载，多难胜数。即就近见闻，亦复不少。固当深信，勿造杀业，以既造杀业，必受杀报。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不造杀因，自无杀报。畏果，则徒劳畏惧，了无所益。余姚周善昌，自归依后，不食荤腥。以明年值办二十九世祖柳庵公祭，向之祭品，均有定例，不许改革。彼预与其族叔祖楚



瑞公，议其办法。瑞公，乃明理通人，极为赞成。遂于冬至日，聚合族通过，从明年起，以后祭祖，概用素品，不用荤腥，大家通皆允许，永为定例。祈余为序，使后世子孙，及见闻之人，各行真孝，因略说其所以云。（民二十五年）

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

实际理地，不立一尘，凡圣生佛，均难称谓。修持门中，须备众德，一法若缺，莫证法身。我释迦牟尼世尊，尘点劫前，早成正觉，为度众生，示生世间。隐其圣德，示同未悟，为物作则，出家修道。迨其一睹明星，豁然大悟。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自然智，则得现前。于是华藏世界，海会云集，悉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于菩提场，及余六处，说一真法界，寂照圆融，生佛不二，空有莫名之理性。及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以至妙觉佛果，修因证果各阶级。是知理由事显，事由理成，理事圆融，方合佛道。世有狂人，专重理性，不务事修，上违佛教，下负自心，自误误人，诚可怜悯。此经凡八十一卷，三十九品。清凉国师分为信、解、行、证四分。又以信分六品经，名为所信因果周。解分三十一品经，分为二周，以前二十九品为差别因果周，以后二品为平等因果周。三，行分一品经，为成行因果周。四，证分一品经，为证入因果周。周者，事理周备，无所欠缺之谓也。全经



大纲，揭示殆尽，依此修持，直达堂奥。前之八会，绝非凡夫二乘，虽有天龙八部，皆是大权示现，实非业系凡夫。后之一会，虽有声闻舍利弗等，已证圣果。纵然在会，不见如来胜妙法身，不闻一乘圆顿妙理，但见如来应化之身，及闻生灭四谛之法而已。所谓一身示相，胜劣殊观。一音说法，偏圆异闻。及文殊往福城大塔庙前，善财亲近文殊，已证十信满心。承文殊教，南参五十三位诸善知识。首参德云，即证初住，以后随闻随证。末后至普贤所，普贤以威神加被，俾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为彼称赞如来胜妙功德，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此经备明一生成佛之因果，而以求生西方为结归。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世有行人，藐视因果，及与净土者，皆由不知因果净土，为成佛之根本，而只以愚夫愚妇当之，以致自失善利也。曹崧乔居士，笃信佛乘，秉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行周急济贫，赈灾救苦之事。十余年兢兢业业，力办善举，所费不貲。最初所拟十事，尚有二事，未能举行。以募款维艰，故发心书华严全部，以期大慈善家，请而受持读诵，不惜巨资，以成就二善举，则书者受者，均为财法两施。彼贫苦得受帡幪，并生感激，称念佛号，或于现生，或于将来，往生西方，皆由书经诵经而为发起。其为功德，曷能名焉。行愿品云，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



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是知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分所应尔。光愧无财力，又无道德，感彼为贫民之诚，略摭此经大意，以期见者闻者，于济贫、念佛二事，各为兴起。庶不致以本具可以作佛之佛性，长沦于三途六道之中，枉罹苦荼，而不得受用也。（民二十四年）

法华经写本序

法华一经，义理宏深，功德广大。开权显实，授声闻成佛之记。而散心念佛，及举手低头之善，亦作未来成佛之因。开迹显本，示如来寿量无边，而本地眷属，及大士利生妙用，亦得迹本彻底全彰。普令一切众生，同知永劫轮回之幻苦，本具佛性之真心。从兹上慕诸圣，下重己灵，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期永离五浊，速证无生，如药王本事品所明。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作九界众生之善导，其为利益，非佛莫知。以故凡读诵受持书写流通者，其功德亦非世间凡夫二乘所能测度也。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凡读诵受持书写之人，必须净身口意，竭诚尽敬，如忠臣奉明主之圣旨，孝子读慈亲之遗嘱，敬恭寅畏，不敢怠忽，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矣。若或漫无敬意，任性褻渎，亦如近世儒者之读儒书，绝无对越圣贤，不敢自安之想念，虽亦可以种未来得度之善根，其褻慢之罪，殊非浅鲜，固不可



不为注意也。因契诚居士曹崧乔，敬写此经，欲后之读诵受持者，咸得真实利益，祈余略序其意，故书此以赠之。若不以吾言为谬，其所得之益，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

（民二十二年）

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

如来圣教，法门无量，随依一法，以菩提心修持，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于修而未证之前，大有难易疾迟之别。求其至圆至顿，最简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烦恼断尽，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莲。当今之人，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丽天，川川俱现。水银堕地，颗颗皆圆。不独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觉世牖民，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农工商，欲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欲消灭其疾苦者，无不随感而应，遂心满愿。今则人心陷溺，世乱已极。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种种邪说暴行，极力提倡。若不挽救，则人道或几乎息。于是各处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娑婆之浊恶，表极乐之严净。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复礼，生入圣贤之域。了生脱死，没归极乐之邦。无锡杨筱荔、秦效鲁、袁丽庭、曹培灵等诸居士，立一净业社于崇安寺，每



月朔望，集众念佛。兼为演说居尘学道，在野报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法。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则于一切时，一切处，皆为希圣学佛之事。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今已一年告圆，所有施设善举之成绩，与所出纳之经费，一一列册布告。祈余为序，遂略标其大意云。（民二十五年）

敦伦莲社缘起序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乃生佛凡圣各所同具。生则全体迷背，虽有若无。佛则彻悟彻证，亲得受用。又复兴大慈悲，以己所悟所证者，指示一切众生，以期悉皆彻悟彻证而后已。但以众生迷背已久，虽闻种种对治法门，由惑业深厚，福慧浅薄故，颇难即生得其成效。既即生难得成效，则再一受生，多半迷失，以致久经长劫，轮回生死，莫由出离也。如来愍之，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一切若凡若圣，上中下根，同仗弥陀大悲愿力，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令已断惑者，速证无生。未断惑者，亦登不退。此之一法，即浅即深，即权即实。上上根不能逾其阃，故已证等觉者，尚须十愿导归。下下根亦可臻其域，故将堕阿鼻者，犹能九品立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作众生出苦之达道。由是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诸菩萨，远公、智者、清凉、永明等诸祖师，悉皆出广长舌以



赞扬，发金刚心而流布。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末世众生，根机陋劣，舍此法门，其何能淑。秦川乃昔善导、法照、飞锡、慧日等大师，宏扬净土之地。一切四众，在昔当亦深种善根。但以宏扬此法，自唐以后，颇乏其人，故致宿根不能发生滋长，为可叹也。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有心世道之人，咸皆提倡佛学。以现今若不极力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事理，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欲不人各相食，其可得乎。若不提倡戒杀护生，持斋茹素，则弥天杀劫，将何以息。若不提倡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地争城，互相残杀等邪说暴行，将以举世人民，同遭死亡之苦。若不提倡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六道轮回，其谁能出。此近来明理君子，提倡佛学之所以也。佛法普摄世间纲常伦理，又复明其能否尽谊尽分之善恶果报，实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彼忌者不究其义，妄加辟驳，谓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皆属佛骗人之妄语。于是大家均以因果轮回为渺茫，而欧风一吹，悉争趣之。使深信因果轮回，彼邪说纵酷，何由惑乱乎哉。此各处提倡佛学之所以也。德晋居士宁志武，闻风兴起，特于本乡立一念佛区处，名之曰敦伦莲社。以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各令尽分，先为世间贤人善人。又复生信发愿，恳切念佛，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庶可断尽烦恼，复本心性，圆满菩提，成无上道。而复以己所悟



所证者，导引一切含识也。愿吾乡同人，咸皆兴起，则幸甚幸甚。（民二十年）

赵运昌请影印宋版藏经序

南通包场镇，运昌赵君，世德相承，耕读传家。但修天爵，不慕世荣。深信因果，笃修净业。欲令世世子孙，永守勿替，特请宋版大藏经一部，供于家中佛堂。以期子子子孙孙，并诸族人，同得受持读诵，不至虚生浪死。祈光作序，以示后世。兹因影印宋藏会，命光作序，遂为抄其原文，并略叙赵君深爱子孙族人之意。愿见闻者，当即随分随力而实行之，勿只作已到宝山，仍复空手而归之痴人。则不但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亦可大慰赵君请经之一番至意也已。（民二十二年）

劝修念佛法门序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实如来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妙道。弥陀誓愿，九界齐资，乃众生速出苦海，顿预莲池，心作心是之良谟。此之一法，为一代时教中仗佛力之特别法门，不可与一切大小权实，仗自力之诸法门同论者。世多不察，稍聪明者，多矜己之智力，不肯修持。且藐视修持之人，鄙之为愚夫愚妇，若将浼焉。是让此即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大利益于愚夫愚妇，而自己不愿得之，可不哀哉。不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为一切法门之发源归宿法门。是故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果已三惑净尽，四德圆证，不修



亦可。若尚未至此地位，且请随华藏海众，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菩萨之班，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之不思议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速圆佛果。能如是者，可谓大智慧，大丈夫，世出世间之能事毕矣。尚须随类现身，弘扬此法，作证佛果后之观音、普贤，以期众生咸成佛道而后已。光宿业深重，虽则五十余年虚预僧伦，一切诸法，皆无所知。虽常念佛，以业重故，其心与佛，未尝相应。然信佛无虚愿，当不弃我，故其志愿，任谁莫转。近圆瑛法师，讲演群经之暇，著劝修念佛法门之论，将欲流通，函命作序。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久已谢绝笔墨差事。今幸念佛一法，得人提倡，遂撮举大意，以塞其责云。（民二十七年）

蛰园札记序

世乱已极，无可救药，有志之士，何忍坐视，虽居畎亩，于家庭朋友间所谈叙者，未始非挽救世道人心之嘉言懿论也。楚蕲陈敦复，法名慧复，以彼平日酬酢于家庭亲友之言论，择要辑为一册。友人劝其付梓，因以其稿寄光，祈为鉴定。光阅之，其立言本儒经，其义意不悖佛法，果能依之以自修，则希贤希圣之事业，何难见于人人焉。然人心已死，不易挽回。孔子不云乎，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悦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当今之世，法语巽言，均难得益。以无三畏之念，徒逞一己之能，法语则按剑而起，巽言则如风过树，任凭智德如周孔，亦只可曰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然于无可设法中，不妨特为设法。以世道之乱，人心之死，在于不讲因果，不讲家庭教育。果能注重此二事，则人人知因果，家家有教育，一切法语巽言，均成家常茶饭，无一人肯一日离者。光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教子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教女尤为重要也。以有贤女，方有贤妇贤母。贤母所生之儿女，皆为贤人，此三太之所以兴周，而后世称女人为太太之来源也。故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盖以母教为本也。愿诸阅者，咸注意焉。





记

普陀山三圣禅院八功德泉表异碑记

观世音菩萨，于十方世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而复以普陀为应化之地者，欲令一切四众，投诚有处也。菩萨之慈悲灵感，固已人各悉知，即一石一水，无不显示菩萨不思议迹。普陀石之奇者固多，唯磐陀石为第一。明理之人见此石，则菩萨之不思议神通威德，悉可不待详说，而即皆悟解矣。近海之地，水皆咸苦，不可饮用。普陀一山，水皆甘美，纵海边之地，绝无咸水，而八功德泉，实为第一。按山志，明万历间，僧大方，结茅于此。三十年，内监张随、党礼，奉敕督造藏殿。闲游于此，饮水而甘，并闻旱涝不加增减，祈雨必取此水，遂捐资建三圣堂，而名其泉为八功德，盖以极乐世界七宝池中之水拟之也。八功德泉，由三圣堂而得名。三圣堂，由八功德水而发起。所谓时节因缘，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按佛经八功德水，一澄清，异此方混浊。二清冷，异寒热。三甘美，异咸淡劣味。四轻软，异沉重。五润泽，异涸腐褪色。六安和，异急暴。七除饥渴，异生冷。八长养诸根，异损坏诸根，及疹戾增病没溺等。浊世众生，业力深重，致此水无此功德力用，究与普通各水，功德多多，故特表彰，以显菩萨不思议迹。以期在山住者，并来山巡礼者，于一石一水，均可由是深悟圆通常理。庶可以菩萨之心为心，以菩萨之事



为事矣。

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

华严妙典，理事圆融。理由事显，事由理成。理事各臻其极，圆证毗卢法身。以故如来初成正觉，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因果，即事。如来自证之法，即一真法界，寂照圆融，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此之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虽有照天照地之光，莫由发现而得受用。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倡，为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各法门。又复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华严独被大机，二乘凡夫，莫由禀受。故于方等会上，特说净土三经，俾彼若凡若圣，同事修持，以期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也。佛在摩竭提国，灵鹫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弃国出家，发四十八愿。又复久经长劫，依愿修行。迨至福慧圆满，得成佛道。所感之世界庄严，妙莫能名。十方诸佛咸赞叹。十方菩萨，与回小向大之二乘，具足惑业之凡夫，咸得往生，等蒙摄受。是为无量寿经。于摩竭提国王宫中，说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俾一切众生，悉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众生烦恼业海，从心想生之义，已著于言外。果能深明此义，谁



肯枉受轮回。末明九品生因，以期各修上品。是为观无量寿佛经。于舍卫国给孤独园，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劝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行三，为净土法门之纲宗。具此三法，或毕生执持，已得一心，或临终方闻，止称十念，均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是为阿弥陀经。此三，乃专说净土之经。而阿弥陀经，言简义丰，摄机尤普。以故禅教律诸宗，皆奉为日课焉。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而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果能如子忆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虽具足惑业之博地凡夫，但能信愿念佛，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纵已证等觉之高位菩萨，犹须回向往生，方可圆满佛果。是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然此法门，两土世尊之所建立。释迦在娑婆，详示净土，遣其归去。弥陀在极乐，待彼临终，接其归来。盖欲众生，即于现生出生死苦，证真常乐。其哀怜保护之心，穷劫难宣。有谓既为释迦弟子，当念释迦牟尼佛，求生此土之华藏世界。不知释迦之教念阿弥陀佛者，为令博地凡夫，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超凡入圣也。此土之华藏世界，唯破无明证法身之大士能见。凡夫



则只见秽土，不见实报庄严，何可滥拟。况西方亦在华藏世界之内。而华严会上，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皆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汝何人斯，敢与彼抗。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一倡百和，无不率从。畅佛之本怀，唯此法为最。自兹厥后，代有高人，续焰传灯，光腾中外，迄至于今，宗风不坠。而天台宗之智者大师，贤首宗之清凉国师，慈恩宗之窥基法师，禅宗之百丈禅师，律宗之大智律师，莫不释经著论，普劝修持。其事迹具载于净土圣贤录。是知禅教律诸知识，悉随华藏海会之班，一致进行，求生极乐。况末法根机浅薄者乎。灵岩创建净土道场，其因缘具载前建念佛堂碑。今修大殿，特将净土法门所以然表彰之，俾后之来哲，有所依归。其建筑所费，并捐款芳名，另碑记载，此不备述。（民二十四年）

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

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灵岩山，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吴王夫差，于此作馆娃之宫，唯以淫乐为事，其污辱此山也，甚矣。故致筑宫未久，随即亡国殒命，实为相当之因果。使其立德施仁，以追乃祖太王、泰伯、仲雍之流风善政，当与文王之灵台相埒。生膺景福，没遗令名，又何至跪请活命而不得，竟以冁面自刎，而辱及祖先乎哉。是知无胜德而有胜地，反为祸本。愿后之君子，咸以夫差为鉴，其为利益，何能名焉。晋司空陆玩居此山，因闻佛法，舍宅为寺，此灵岩道场之肇始也。至



梁又增拓之，至唐又重兴之，其间屡由智积菩萨画像现形，启人信仰，致灵岩道场，为吴地冠。而昔之淫乐宫阙，今成圣道场地，足见诸法随缘，人杰则地灵也。晋唐间，住持无所考。自宋迄清，其住持均教海老龙，禅窟巨狮，德为人天师表，道续佛祖慧命。清初，弘储师住此，大启法筵，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圣祖、高宗南巡，驻蹕于此，法门之盛，耀古腾今。咸丰十年，遭兵燹，焚毁殆尽。同治中，僧念诚，蒙彭宫保玉麟公护持，以期逐渐兴复。光绪十八年，僧遍玉铸大钟，尚未造楼。宣统三年，僧道明，因失衣，妄打可疑人，犯众怒，逃去。寺既无主，所有什物，一无存者，田地亦复遗失不少。木渎乡绅严公良灿，启请真达和尚住持。真师即令其徒明煦代理，先建钟楼。至民十五年，鄂乱，戒尘法师，与学者南来，真师即以灵岩相委，永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概不讲经、传戒、传法、收徒，应酬经忏。常年念佛，其章程与普通佛七同。田租只收八九百圆。限住二十人，用度不足，真师津贴，亦不募缘。十七年，戒师特往普陀，求真师添建房屋，以五六千圆为准，真师许之。彼回山，即起单往云南去，盖避建筑之烦也。因以院事，托慈舟法师。慈师色力单薄，不耐其苦，遂屡往汉口讲经。去夏，又应鼓山之聘，不辞而去。近二三年，檀越多知灵岩道风，有欲荐先亡，祝亲寿者，求为打七。人已住四十余，堂不能容，兼矮小，夏天甚热。今盖五间高楼，下为念佛堂，宽广敞亮。此外又添三十余间，约用五万余圆。真师出二万二千余圆，余系常住用度所余，及檀越喜助。现已圆工，妙真当家师，以两次建筑，真师出近三万，此次亦为发起，此功德与改十方，



均当立碑。请余为叙其事，以纪功德而示后来，固不得以不文辞也。其最初所立规约五条。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明紫柏大师，一生兴十余处大丛林，不作方丈，不收徒弟，工成即去，置诸度外。妙峰大师，凡寺、塔、桥梁、道路之工程，他人不能办者，请彼办，经手即成，成即告退。当修造时，或令其徒代理，工成，绝不安心一人。其心之正大光明，数百年后闻之，令人钦佩不已。宜其王臣恭敬，龙天拥护，生有令名，没证圣果也。今人多多谋夺他人道场，谁肯以己所有者让人。真师慨然行之，虽其道远逊于紫柏、妙峰，而心迹光明无私，殆相近之，殊为可钦。愿作住持及执事，与随众修持者，同秉大公无私专精办道之心，庶不负佛说净土横超法门之恩，与历代老祖宏法，及真师建立、妙师经理之一番厚爱辛勤也。（民二十一年）

中国济生会苏州分会捐放生池园 永为灵岩山寺下院功德碑记

大觉世尊，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故。于诸大乘经，严戒杀生食肉，以期一切众生，同得长寿安乐之近报，同证解脱涅槃之远果也。智



者大师，宗佛慈意，于陈大建间，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三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此佛祖普度众生之悲心也。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友也）也，此儒者民物一视之素志也。严禁伤胎破卵，必使鸟兽鱼鳖咸若（若，顺也。咸若者，皆顺遂其生也），此圣王胜残去杀之德政也。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物之大苦曰杀。胜残去杀，须由小而至大。仁民爱物，必自易而至难。倘不推本于涵养仁恕，必至舍小取大，舍易取难，日行残杀，而妄冀仁民爱物，则徒成空谈，决难实行其事矣。何以言之？小儿平民，皆能实行爱物之事，行之既久，满腔仁慈，日后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隐居一乡，亦可以身率物，移风易俗。如是，则仁民之道，自爱物培植而来者，方可周遍圆满而无弊。不由爱物来者，于现生犹无所憾，于将来大有可虞。以既种残害物类之因，难免循环报复之果。愿仁民者，当慎思焉。放生一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以期戒杀吃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且勿以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也。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虎啸桥放生池园，系民十三年甲子七月，上海济生会会员陆君维镛，来苏叙谈，始知苏济生分会同人，议设放生池园，极表赞成。谓适有苏人沈君，以地一方，约六亩许，捐上海济生会，今可移捐分会，以为放生池园地址。中有一塘，掘池尤为省力。嗣将地契寄来，至十四年九月，分会会员杨君达淦，介绍



汪君吉庭，加入分会，首愿捐资建筑。复经同人等集资一万余圆，继续经营，掘池盖亭，布置一切。虽不华美，而雅致不俗，可称世外桃源。至十五年十二月，功始告竣。十七年五月，袁君孝谷，加购南面地基七分，藉以扩大，并画图呈县备案。此数年中管理经费，悉由吴君颖芝等，先后维持。去夏，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师，以苏垣无有下院，以后来苏，颇感不便。注意于虎啸桥放生池园，祈光向曹君崧乔，询问情况，并祈与该会诸同人商量。若肯施送，则放生事业，益可进行。又无须特派人员管理，彼此有益。所谓一点水墨，两处成龙也。曹君去问，同人咸皆赞成，谓灵岩山不上十年，道风遍闻遐迩，居然为吴县第一清修道场。若以放生池园为下院，则后来之发达，安知不与灵岩相埒耶。遂议订五种条件，以期永不废坠。一，中国佛教济生会苏州分会放生池园字样。二，济公祖师殿。三，悟根师牌位。四，池上吉亭一座。五，园墙外地主沈姓坟址。此五种，当永远保存，不得取消。余诸建筑开拓，则随灵岩寺僧料理。其缘起当勒碑存案，以垂永久。于是以从前所有契约图画，存案字据，统皆交出。可谓成就灵岩净土道场，发展放生事业，最大功德。所愿该会同入，与灵岩监院，大家同心戮力，提倡卫生吃素，以成不放之大放。至诚念佛，以期往生而了生死。其弭杀劫而邀天眷，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哉。（民二十五年）



天台山国清寺创放生池碑记

大觉世尊，至而漠然置之也（与前碑文全同，故略）。国清寺，为天台首刹，可兴和尚，极力恢复，又请静权法师，为之辅助。欲广佛祖之慈悲，以启世人之善念，因以三门西之蔬圃，开放生池。西山溪水，流注于中，活水源源而来去，养鱼最得其所宜。夏秋则清晨月夜，春冬则午后晡前，大众来此，朗念佛号，绕池三匝，回向净土。俾彼水族，同种出世善根，亦令大众，同效佛祖悲愿。欲发挥放生之义致利益，命光作记，以告来哲。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便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宋黄山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再三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有味哉，斯诗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仁民爱物，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不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深义也。愿见闻者，咸深思之。（民二十三年）

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

娑婆为极苦之邦，固属客途旅舍。安养为极乐之域，原是本有家乡。但由众生迷而未悟，遂以齷齪旅舍为家乡，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沉溺于三途之内，从



劫至劫，莫由得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随机说法。俾诸众生，返迷归悟，就路还家。由众生根机不一，致如来所说各殊。然此诸法，皆仗自力，唯最上上根，即生可以了办。若下焉者，或二生三生始了。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居其多数。如来普度众生之心，郁而未畅。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登彼安养。圣则速成佛道，凡则渐证菩提。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上之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下之五逆十恶、极重罪人，皆为此法所摄之机。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下未至于逆恶等，可不奋发大志，以期横超三界乎。溯自大教东来，虽有禅教律密净之门庭不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道场，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时教，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虽未见华严末后归宗之文，其立法固暗与之合，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至今一千三百数十年，虽屡经沧桑，代有兴替，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故致至今道风不坠。清乾隆初，宝琳珍公为之重兴，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尚有三堂，力未暇及。一曰养老，以诸方名德，本寺耆旧，年老息心，专办己事，不有专堂，何资净业。二曰养病，十方僧侣，孤子一身，既来依止，即是同胞，一有疾病，不能随众，移此将息，以期速愈。如或世寿将尽，则移之助念堂中。三曰助念，凡病重临终之人，移归此堂，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住持，班首，当为开导，令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面前当供接引佛像，令其心念口念，耳听目



睹，除佛之外，一无所念。庶可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此出家修行，丛林宏法，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为住持执事者，当视人之老病死，为己之老病死，必使各得其所，决不肯含糊了事。则现在之道德日尊，往生之莲品更胜矣。况古人建立丛林，原为老病而设。亦令济济僧伦，有所依止，莘莘学子，有所参承。人谁无老，人谁无病，人谁无死。若不特开一堂，则老者病者，身心难安。身心不安，则于念佛求生，适成障碍。此特立养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然老病犹可将就，临终断难疏缓。若工夫未深，佛念未纯，又加病苦沉重，不有知识开导，净侣助念，便归轮回之中，绝无了脱之望矣。即工夫已深，佛念已纯之人，又得大众助念之力，岂不更为速得见佛闻法，悟无生忍乎。是知助念一事，关系甚大。当此命光迁谢、升沉立判之时，既有开导助念之人，譬如怯夫避寇，拟乘邮船远遁，得诸人之扶持，便可一跃而上，遂得安坐以达彼岸。若无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勿道工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佛念已纯者，亦难往生。譬如勇士破围而出，拟乘舟逝，被众人之攀挽，即时坠入深渊。或超凡入圣，或依旧轮回，在此呼吸之间，其得失之权，操之于住持者居多半，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若住持执事，视他人之死，如己之父母师友死，必极力如法助念，成就往生。既得往生，久必圆成佛道。是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至民十七八年，以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十九年，本山耆老，及诸乡绅，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复为住持，以期恢复。兴公



又邀挚友静权法师，为之辅助。于是特开学社，宏阐台宗，兴利除弊，百废备举。今又拟建此三堂，堂各五间，其地附近大厨，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每堂各安照应之人，各立规约。住持执事，时常巡视，不致照应之人，偷懒疏忽，其用心慎密，令人钦佩。命光作记，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遂忘其固陋，而书其大意。愿国清以后之住持执事，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各各深注意焉。（民二十三年）

吴县香山草庵香光莲社创修西方三圣殿碑记

大觉世尊，善治众生身心等病，善使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心病者何，贪瞋痴是。既有此病，则心不得其正，而逐情违理之念，炽然而起。此念既起，必欲遂己所欲，则杀盗淫之劣心，直下现诸事实矣。所谓由惑造业，由业招苦，经尘点劫，无有了期。如来愍之，随彼众生之病，为之下药。为彼说言，贪瞋痴心，非汝本心。汝之本心，圆明净妙，如净明镜，了无一物。有物当前，无不彻照。物来不拒，物去不留。守我天真，不随物转。迷心逐境，是名愚夫。背尘合觉，便入圣流。人若知此，心病便愈。心病既愈，身病无根，纵有寒热感触，亦无危险。心既得其正，身随之而正。以既无贪瞋痴之情念，何由而有杀盗淫之劣行乎。人各如是，则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又何有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之事乎。以故古之聪明睿智之王臣，无不崇奉而护持者，以其能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不识不知，致太平于无形迹中也。惜后之儒者，心量狭小，



取佛经之妙义，助彼空谈，斥佛说之实理，谓为虚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乃使贤者速登圣域，愚者勉为良民之大经大法。彼谓因果报应，实无其事。人死神灭，令谁受罪，及与托生。从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致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皆此种学说之所酿成也。然世乱已极，人各忧惧，欲为挽救，不得不从事于如来大法。由是各处悉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因果，专修净业。吴县香山，草庵住持清禅大师，及地方诸居士，久已兴起香光莲社，今特创建西方三圣殿五楹，于草庵之东。庵住僧人，常年修习。社结缁素，定期举行。备具净典，随人读诵。每于月之十五，大家齐集，念佛一日。随便讲演净土法门之宗旨，俾修持者，彻了于心，不至口说求生西方，心仍忆想此界，致使垂成之功，亏于误会，冀出生死，仍堕轮回也。又复详示因果，备陈罪福。凡入社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必使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补前人阴奉阳违、自误误人之偏见，示后世居尘学道、己立立人之弘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庶可不孤负即心本具之佛性，及即生了脱之大法也。普愿来者，纪念勿忘，则幸甚。（民二十三年）



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

净土法门者，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也。为诸法之本源，举凡圣而悉度。上中下三根普被，禅教律一道同归。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允为九界众生归真之捷径，大畅本师释迦出世之本怀。溯自法流东震，远公首开莲社。从兹志慕西方高人，各承宗风，化被全国，兼及外域。虽千余年来，不无隆替之迹，而众生心中，常存归向之诚。无锡县，乃泰伯、仲雍潜隐之胜地。西方殿，为佛法、世法并修之道场。当逊清光绪二十九年，有高超则、秦学西、赵净证、滕心净、顾净明五优婆夷者，行宗三太，志期九莲。各出净资五百，拟建念佛精舍于西门外，二十二七图。超则令嗣震叔，助地六分五厘，益以社友协力筹募所得，遂建大殿，三门，客堂，净室，共十余间，历三年始获落成。凡佛像经典，庄严法器，悉略圆备。并详订规约，藉以传持。若皈依三宝，笃修净业之坤伦，均可随喜修持，此无锡女莲社之嚆矢也。初超则心厌生死，冀速了脱，蒙其叔凝风、道南两先生，指示净土法门，遂发心结社，同修净业。始则立会于石狮庵内，继乃兴建此殿而自主其事。至宣统二年，将欲归西，遍邀护法绅耆善信，令学西继任其事。继学西而主持迄今者，为显中。显中宿植慧根，好学精修，尝依超则于此修持。近来领袖净友，卓著令誉。殿中向来朝暮课诵，三时念佛，规矩严肃，修持精进，俾见闻者，咸生正信。由兹返迷归悟，转邪为正，于不知不觉中者，何可胜数。近来莲社林



立，佛声载道，未始非此殿而为发起也。又于门前置地二分五厘，预为日后扩充地步。显中以主持日久，老死见逼，意欲退隐，专修净业，因以此殿缘起，托史聿光叙述，祈予为记。爰为略示净土法门之广大高深，此殿诸人之修持精进。故致善信钦仰护持，以成就此即俗修真，自利利他之胜妙道场。俾一切人，咸知此犹如火宅之世界外，原有最极清净安乐之故乡在。同办信愿行之归家资粮，以期亲见大慈悲父母之阿弥陀佛，即得与佛同证无量光寿也。愿各勉旃，愿各勉旃。（三门者，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也。乃一门，而具此三解脱之义耳。）（民二十二年）

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碑记

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者，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各得成佛而已。以众生根性，大小不一，致如来法门，权实不同。由兹如来普度众生之心，不能大畅。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俾若凡若圣，同于现生，出此苦域，生彼乐邦。上根则顿证法身，中下亦同登不退。令众生同出生死，畅如来出世本怀。其为利益，莫能名焉。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法云寺者，效法云栖，所立之念佛放生道场也。其原由民国十年八月，光往扬州刻书，王幼农办赈南京，赴约往访。次日访刘圆照，魏梅荪亦来见，谓己颇信佛法，曾阅师文钞，近亦念佛，但恨业习浓厚，不能吃素耳。光曰，此病易



治，祈将光南浔放生池疏熟读，保汝即能吃素矣。彼于十月，即吃长素。痛念杀劫弥漫，皆由杀生食肉所感。因汲汲提倡念佛放生，冀民物各遂其生，同得往生西方也。次年，与幼农、庞性存、妙莲、心净等，商买方峻生三汊河地若干亩，以实行其事。峻生，乃世德之裔，不胜欢喜，特作廉价，而祈其将彼祖先父母牌位，永供念佛堂，以期仗佛慈力，接引往生，用报亲恩也。遂于腊月开工，掘池垫基，次年盖莲舍，及用屋十余间。掘池九面，得以分类而放，免致鱼贼害鱼。其年又发起慈幼院，教养孤儿，俾读书学艺，能自成立，不至流为饿殍与匪类也。因先办慈幼，建寺遂作缓图。由连年时局不靖，稽迟至今。邓璞君，与梅荪，同师冯梦华，而又同归依光。祈冯与光，题四十八愿册，以募建筑法云之款。凡他人募者，亦归此册中，每愿千圆，有四五万圆，即可建造。题至五十余愿，已交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圆，以未开工，故不催出。十九年，璞君西逝，其册二本，其子翰芬交出初本。次本遗失，其捐款人名，不得而知，兼有去世移徙者，故虽册中有名，亦难尽收。数年来，慈幼院经费不给时，辄用此款之息，故致了无增益。去年，梅荪西逝，幼农以光与彼，皆非世之久客，若不急图，后来或致湮没。遂规定办法，令筑地工，备材料，今春当来督造。适政府命彼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陕西民政厅长，督造之任，通归住持心净矣。又以此事，由光发起，令撰碑记，以告来哲。当民十一年，买地之时，议定章程，为专修净业道场。长年念佛，其每日功课，与普通打佛七同。概不讲经、传戒、传



法、收徒、应酬经忏。其住持无论台、贤、济、洞，若戒行精严，教理明白，深信净土，志期利人者，皆可请任。若余均优胜，唯于净土，不甚注意，则决不可请。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传贤，非师资相承之例。念佛堂中，每日或住持，或班首，说净土，及戒律，开示一次，俾诸师发起增上胜心。有信士慕此间道风，祈打念佛七，以期延椿萱之寿算，超祖宗之灵魂，消己躬之罪愆，培子孙之福祉者，仍照常念佛，加三次回向而已。焰口亦决不放，以杜住应赴僧，伏破坏道场之机也。凡祈打七者，只可来一二人，以行礼敬，即日便回。若广集亲友，及少年女眷，住此待圆满方归者，决不应许。此道场，乃特别法门，故不循成例而行。其章程，即于地买妥时订之。而苏州灵岩，于民十五年，真达和尚，即以己寺改作十方，已按此规先行矣。现以款项有限，加以时局艰难，不易募化，只好缩小范围，以免棘手。大殿，盖五间高楼，上供新印之宋藏，并作阅经之所。下作大殿，念佛亦在此中。两边各盖十余间，以作客堂、库房、厨房、关房。三门，即弥勒韦驮殿。范围虽小，体裁略备。拟先安真心办道僧十余位，认真修持，以期国运昌隆，灾祸消灭，雨暘时若，天下太平耳。所有打七，或荐亡，或延生，牌位供于佛龕之后，则长年之经声佛号，资益于神识也大矣。此次建筑，功德芳名，另碑刻之。倘有大功德主，所住人数，再为扩充。所愿住此寺者，同发自利利他，同生西方之心，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四恩总报，三有齐资矣。

（民二十二年）



四川乐山县大佛凌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

佛法僧三宝，乃无明长夜之灯烛，生死苦海之舟航。不但志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所当依怙。即明德亲民，治国安邦者，亦必以显示心性妙理，发明因果实事，以为转人心而辅郅治之一大助缘也。故古之建大功，立大业，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者，多由学佛得力而来。莫不致力于庄严佛像，流通佛经，护持行僧，冀一切人民，同由住持三宝，悟入一体三宝，以至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在昔凌云寺处，水势湍急，行舟每致撞破，为害甚大。唐初，海通禅师，见而愍之，欲为救护。遂于山上，鑿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坐像，高三十六丈，所坐莲华，不在数内。由师愿力，感佛慈加，水改其道，靠山之处，涌一沙洲，而居人焉。师意以弥勒为当来世尊，慈无能胜。造此大像，不徒仗佛慈力，救护行舟。深冀见闻之人，纳于八识田中，为现生发心修行，往生西方，将来回入娑婆，辅弼龙华之一大因缘。终师之世，尚未圆功，至德宗贞元间始成。适南康王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作碑记。有曰，身高三百六十尺，头围若干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一称是，此吾国第一大佛也。然佛真法身，充满法界，至于应化所现，则渺无一定。民国九年，常州庄思缄，朝普陀，以所携米佛三尊见示。其像微妙庄严，世无伦匹。系天然生成之立像，其米下之糠蒂尚存。凡见闻者，悉感佛恩。至于佛经所说谛理，固不易于显示，取其要者为论，则四圣，六凡，十法界因果，本于一心。心之



本体，凡圣不二，生佛一如。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亘古亘今，不迁不变。体虽不变，用常随缘。随净缘，以功德有浅深，则有证声闻果、证缘觉果、证菩萨果、证佛果之不同。虽最小之声闻，而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常享法乐，不受后有矣。随染缘，以惑业有轻重，则有生天道、生人道、生阿修罗道、生畜生道、生饿鬼道、生地狱道之各别。虽最上之天人，仍是具足惑业，生死轮回，常处三界，六道之中，了无出期焉。此十法界，由当人一心所造。其升沉苦乐，天渊悬殊，而其心之体性，常自如如，在凡不染，在圣不净。故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随顺彼之机宜，先为说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次为说四谛之声闻乘，次为说十二因缘之缘觉乘，次为说六度万行之菩萨乘，次为说福慧两足，寂照双融，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乘。又念众生劣弱，非仗弥陀宏誓愿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具足惑业凡夫，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既往生已，则惑业已无，圣位已证，较彼唯仗自力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然此法门，正被上根，兼摄中下。以故善财已证等觉，普贤菩萨，令其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以普劝华藏海众诸菩萨，一致进行。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世有天姿稍聪明者，每鄙视净土法门，不肯修持，不但自误误人，直是谤佛谤法。夫华藏海众，乃已证法身之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大士，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以期速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佛果。此其人为何如人，此其事为何如事，我何人斯，敢与彼抗。至于一大藏教之文，分为经律论三，故名三藏。藏者，深固幽远，取用不竭之谓。若于一字一句，得一入处，便可通一切法，达一切义。以故禅宗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嗣祖位。莲宗行人，常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即可现生极乐国，预莲池会。此经律论三，自天竺来者，唐开元释教录，已有五千四十八卷。自后续译亦不少，亦有遗亡。现清藏自天地玄黄，至漆书壁经漆字，凡四百八十五函，乃四千八百五十卷。此方著述，凡释经、宗经各疏论，及传记、语录等，自书壁经，至两疏见机止，凡二百三十九函，乃二千三百九十卷。统计共七千二百四十卷。此为清雍正十三年二月开工，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圆工所刻者。上根利智，于此各经一字一句，神而明之，便可自利利他，己立立人。次则至诚恳切，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明因果，识罪福，以身率物，俾一切人相观而善。则于法门，于社会，均有利益。若了无敬意，只求多闻，或妄以臆见，论经深义。则虽是善因，定招恶果。愿诸阅者，各力勉焉。陵云住持果静和尚，久欲恭请大藏，俾缁素之有大志者，咸得研阅。然经楼未建，请来无安置处。幸民十八年，荣岩法师，偕王旭东居士，来寺观光。因言请经修楼之事，二公即各慨助五百圆。于是竭力经营，陶瓦庀材，于二十三年正月开工，至今年四月告竣。其楼七间，高五丈六尺，楼之两旁，盖平房各五间，



以备阅经之人安宿。已往北平请经，于经未回之先，命光作创建经楼碑记。因将建寺之原由，与大藏之要义，并其函卷，撮略书之，俾后之来哲，咸委悉焉。伏愿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檀信蒙福，僧众安和，兵革永息，雨暘时若。（民二十四年）

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

旷观古今出格英贤，轶群硕彦，在家则立大功，建大业，致君泽民，仪型后世，出家则彻悟自心，深入经藏，导利人天，续佛慧命者，皆其祖妣父母之懿德所感。否则何由生此超群拔萃，翼被一切之贤子孙哉。人徒见玉林国师，道德高迈，悟证渊深。上感九重，下化四众。佛心祖印，大法昭布人寰。生荣死哀，懿范遗留后世。而不知皆由其祖，与其父母，敦伦尽分，利济人物，笃信佛法，自行化他中来。按师俗姓杨，为延陵望族，代有显人。父讳芳，年逾三十，尚无子。族人杨兴，为土豪诬陷，将致之死。其祖命其父往庭昭雪，官遂释杨兴而笞土豪，土豪衔之。未几，邑中摘奸，上直指。土豪夤缘，窜其祖名于籍，直指颇严酷，急速。其叔与其父争代，其父不许，乃自去。直指深恶代者，辄以非刑毙之。是日连毙数人，次及其父，乃大呼曰，吾代吾父者也。直指闻之，大感动，详讯，知其诬而释之。是年四月，即生师，乃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岁也。生时，其母缪氏，梦观音抱一童授之而生。又其父母，常以自所受用，减刻之以买放物命。其父母之孝友仁慈，为何如也。次年，其父皈依莲池大师，法



名广馥。为师亦求皈依，法名大潜。至师十二岁，其父将谢世，于莲池像前，求高僧代为剃发说戒，过半月即逝。十九岁，礼磬山出家。未二年，即得大彻，磬山颇器重之。预谕为其母剃发说戒，取法名为通光。师二十二岁，磬山示寂报恩，师心丧侍龕，兼摄院事。次年，缁素请继席，百废具举，宗风大振。师二十九岁，遵磬山遗命，代磬山为其母剃发说戒，乃迎归报恩，建草堂以终养，称为大慈老人。专修净业，兼事参究，遂得大悟。越十一年，师年四十岁，即清顺治十年，大慈老人示寂，寿七十一。师于龕前，席地跏趺七日夜，不沾粒米。一侍者立师侧七日夜，至足膝黄水长流，不暂去。报恩大众，见师哀毁过礼，欲激令饮食，遂封锅闭厨。师闻，即啜粥，令开锅。师已出家，尚如此哀毁，世间孝子，亦不过是。而令亲悟道，了脱生死，世间孝子，其孰能之。师念父师母师之恩，思得一适宜地所，为之安葬，以报生育启迪之深恩。于敌山得一地，迁其父棺葬之。至顺治十五年，道风上闻，十二月，天使赍诏至，祈即晋京，师以将欲建塔葬母辞。诏书云，待见师问道已，即送师还山葬母，决不久留。次年三月，至京见上，上待以师礼，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至四月辞阙南还，得虞山藏海寺后地，为大慈老人建塔，因开法藏海，命弟子德岩绍，为住持。是藏海法源，由大慈老人而启，为法嗣者，宜所关心。当时建筑，丰简适宜。后以年久，复加兵荒，遂空存一塔，俱成荒丘。今退居戒公，远体国师孝思，特为修葺，树其坊表，围以垣墙，墓碣亦加饰新，石路砌十余丈，栽植树木，以



为荫护。俾后之来者，知为得道高尼，玉林国师母师大慈老人之塔院。由此而起景仰心，各各敦伦尽分，利济人物，笃信佛法，自行化他，以期生福德智慧之子。穷则独善，而表率乎一乡一邑。达则兼善，以利济乎四海九州也，是为记。又光初出家，见南北朝山禅和，聚谈玉林国师事者，辄心鄙其人。谓此等僧人，不唯不知佛菩萨之心相，并不知世间圣贤之心相。徒以市井无赖之知见，妄造谣言，以诬蔑古德，罪当何极。后阅国师年谱，则彼等所说者，一句也无。而年谱所载者，彼等一句亦未闻见。以是知流俗所说，不足取信。所愿明理之君子，勿以彼等所说为实事，而因之藐视古德，轻蔑佛法，则自可深植善根，大沐法泽矣。（民十九年）

五台山碧山寺由广济茅篷接法成就 永为十方常住碑记

窃以具缚凡夫，以迷染为受生之本。法身大士，以悲智为应化之源。故我文殊师利菩萨，道证两足，德超十地，久成正觉，安住寂光。由悲愿宏深，故不动真际，现身尘刹，于此世界，示作菩萨，以大智力，辅弼释迦。其应化之迹，在清凉山，华严经中，预为宣说，以故大法东来，随即开山。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法化，利益群萌，由汉迄今，相续不绝。至明成化间，有孤月净澄禅师者，禅净各臻其极，道声因之大振。代王成炼，事以师礼，建寺于华严谷，以供奉焉。请敕赐额曰碧山普济禅寺，法道大兴，宗风丕振。清初，蕴证如壁禅师，住持此



寺，久为王臣所尊敬，于康熙初，改寺额为护国焉。降及清季，哲人云亡，颇形凋敝。于光绪三十二年，乘参、恒修二师，来山朝台，见各台顶，只有石室，绝无僧居。凡朝台者，渴不得饮，饥不得食，倦无歇处。遂发大心，于北台顶，修一茅篷，名为广济，专为朝台者，作一歇息饮食之所，随力结缘，以利一切中外缁素。民国纪元之后，碧山寺僧，无可支持，田产典质殆尽。乘参、恒修、果定，入碧山寺籍，称为东房。乘参更名昌乘，恒修更名昌恒，果定更名隆果，所谓接法成就也。由是尽力募化，维持道场，建设茅篷，接待十方僧众，竭力供养。从是以来，春则打念佛七，夏则讲经，秋冬则坐香打静七，以尽己分，而祝国民。添修禅堂寮舍，拟恢复旧制，永续祖灯。七年，募资赎回东西两院屋地。九年，赎回光明寺村莠麦租四十石，以供僧众道粮。九、十两年，乘参、恒修二师，相继圆寂。嗣法门人果定，遵遗命，勉力维持。蒙诸大护法，诸山长老，赞襄之力，添修寮舍三十余间。印补藏经，栽种树木。修筑水渠，由光明寺村，直灌碧山寺内。修河道石坝，以防冲湮而坏禾稼。南北诸山，诸大居士，以碧山寺既为十方常住，理应大家赞成，呈文政府，出示立案，以期永久无替，公推马冀平、汪大燮为代表。谛闲法师，并上海佛教维持会程雪楼等，函祈山西阎督办维持。于是总参议长赵君戴文，委山西佛教会会长力宏和尚，同会员等，于十六年五月来山。邀本山僧正副会长，区长，商会会长，十大诸山，僧俗名流。公议碧山寺负债甚巨，后起无人，由东房广济茅篷，代还债洋一万七千七



百余圆。碧山所有殿房田地，永远成立十方常住。不许再收徒弟，以免丧祖德而辱佛门。于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当同大众，还清隆福所欠外债洋一万七千七百余圆。隆福前所押出红契约据，一并收回守存。山西省佛教会，代为呈请省政府、县政府备案出示，俾众周知碧山寺永为十方常住，从兹专心办道，修持净业。将见狮子窟中，了无异兽，栴檀林里，永绝伊兰。勉继孤月禅师之道，用慰文殊大士之心。则一切缁素赞襄成全之一番苦心，不为虚设矣。凡住此者，各宜勉旃。（民十八年）

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缘起碑记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民之大本曰善。生则植物动物并育，善则仁民爱物齐行。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若不令民物得所，将何以仰副天心。欲常祈天眷垂怜，当急以仁爱是务。能如是，则雨暘时若，谷麦丰登，人民安乐，天下太平矣。即以个人论，亦得业消智朗，障尽福崇，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苏州虎啸桥放生池园，原由苏州济生分会所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送与灵岩山寺作下院。监院妙真师，以承此厚赐，尤须进行放生之事，以期当地仁人，及见闻者，咸体放生之意，因之戒杀护生，俾鸟兽鱼鳖咸若。庶民胞物与之说，不成空谈，而仁民爱物之风，日益发展矣。于是与前在济生会诸居士，杨君达淦、袁君孝谷、曹君崧乔等，及此次发起人真达和尚、慧常居士，诸缁素，组织一放生会。凡入会者，各宜戒杀茹素，以身作则。而人之好善，孰不如



我，相观而善，其效甚大。如不能顿断，亦当渐减，减至于极，则杀业永息。若一人一生不杀，则所活生命无算，况由一人以至十百千万人，则成不放之普放常放乎。近来杀劫弥漫，匪兵一至，人民悉遭涂炭。彼此素不相识，或一见即杀，或拷打炮烙，逼索钱财。约现生论，实为横罹其祸。然果必有因，因必招果。试思世人为口腹故，杀害生命，种种惨酷，谁能忍受。由习惯故，不但不生怜悯，而且反发欢乐，以致循环报复，成此劫运。诸佛菩萨，为救杀劫，现身异类，亦受人杀。既杀之后，见诸异相，方知佛现，因各戒杀。光于民二十年，为贵池刘公鲁，跋猪齿曰佛记赞。文曰，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由迷背故，遂失其正。
起贪瞋痴，造杀盗淫，食他之肉，资己之身。
杀业既结，历劫互戕，如来愍之，为作慈航。
大启慈训，人犹不信，特示形仪，以期随顺。
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均有佛栖。
有宋职氏，杀猪弃首，犬守四日，不敢下口。
逐犬析骨，齿曰现佛，紺目螺发，俨然大觉。
未杀之前，均谓是畜，已杀之后，方知是佛。
是知杀生，不殊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
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
晁氏兄弟，为文为赞，义理渊深，文词璀璨。
天池书写，诸公题跋，永用警策，启牖后觉。
既明此义，孰敢行杀。争地争城，遂息倾軋。
贵池刘公，笃信佛法，保存徐书，题跋充洽。



令嗣公魯，持以相示，敬書數語，藉表我志。

愿见闻者，吃素戒杀，定可现生，归极乐刹。

此跋文虽粗浅，颇可观感，敬录原文，以期息灭嗜杀食肉之痴心，发起戒杀茹素之善念。佛菩萨现身异类，弭世杀劫，散见群书，阅观音本迹颂，物类现相，可知梗概。以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不忍互相残杀，永沉恶道，乃为此种种惊人视听之示现，可不深长思乎。（民二十五年）

灵岩山寺启建四众普同塔碑记

人生世间，直同幻化，纵寿百年，亦弹指顷。其生也随夙因而来，其死也随现因而去。虽具常住不变，寂照圆融之佛性，由迷而未悟，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岂不大可哀哉。如来愍之，于其生时，令修净行，期其返迷归悟，返妄归真，以复本具之佛性。于其死后，焚化尸体，为示六尘无体，五蕴皆空，亲证常住之妙心耳。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投诸江河，以喂鱼鳖也。二，火焚，火焚其尸，冀破我执也。三，土埋，穴土掩藏，俾无暴露也。吾国皆主土埋，然沧桑互变，地路屡更，掘墓暴骨，极为惨伤。四，施林，置之林间，俾鸟兽食也。今外蒙古，置之旷野，以饲鸟兽。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著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著。又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儒教重形迹，其神识之升降，绝不致意，而厚其棺槨，以冀常不变坏。现今



全国开通火汽车路，掘出之无主骨骸，不胜其多，惨不忍视。智识高者，皆欲改革葬法。常州天宁寺，有四众普同塔，系开一大穴，中作四隔，于上塔四面，各开洞户。凡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各骨袋投诸穴中。去春，灵岩寺造此塔，仿其法而变通之，作普通、特别两种。普通者，其塔下开四穴，上竖四塔，是何众骨，由何众塔背洞口，将骨袋投入。特别者，上建西方三圣佛龕，后作小龕，供入塔者牌位。下用水泥作地室，分东西两序。每序四弄，每弄对面两向，每向六格，每格若干号，共计一千三百九十九号。龕室分为四部，一比丘，二比丘尼，三优婆塞，四优婆夷。化者之骨，装瓷坛中，由佛龕下入室安置。若预先纳费报名，订安某格某号者，无论何时入塔，皆依所订而安。否则先入者在前，次入者在后。上盖五间大屋，正中三间佛龕，下即特别制塔。龕后东西四塔，即普通制塔。两边二间，为香灯、司水及年老不能随众者所住。长年专一念佛，俾亡者常闻佛号，莲品高升。存者痛念无常，急求往生。冥阳两利，同沐契理契机之深恩。见闻发心，共修心作心是之妙道。庶博地凡夫，仗佛力而超凡入圣。既预海会，即此生而断惑证真。实了生死之最胜因缘，亦寿终后之极善归宿也。颂曰。净土大法门，十方佛共赞。存亡勤修持，速得登觉岸。（民二十七年）

周紫珊居士生西记

居士，讳毓英，号紫珊，江西吉安巨商周扶九先生之长孙。幼失怙恃，由祖母谭太夫人抚育成人。赋性聪慧，



好学敏求。仁慈和藹，虛懷若谷。生長富貴之家，毫無驕奢習氣。居官為政，全以忠實從事，慈愛為懷。即同寅親友，以至婢仆，或有違逆，從未現一怒相，出一粗言。總是和顏悅色，逆來順受。迨致仕歸隱，杜門養晦，偶閱內典，即知佛法為世出世间一切諸法之根本。福利社會，普度眾生，胥賴乎是。故即皈依觀宗諦閑老法師，承命法名曰智藏。從此長齋念佛，戒殺護生。寬厚待人，淡泊自奉。親友告貸，不厭頻繁。一切善舉，慷慨助成。濟人飢寒，率為常事。所行世善，悉以大菩提心為之回向，同作往生西方之增上勝緣。復觀人心險惡，時事日非，為善益力，欣厭愈深。遂於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正值知命之年，四月初八，適逢釋迦文佛聖誕良辰，早七時，稍示微疾，覺腰背疼痛，令人微微輕拍，以求慶快。自己盤膝跏趺，向西端坐，專心稱念阿彌陀佛，聲音清亮，遂溘然長逝。拍背之人，以良久寂爾無聲，乃探其鼻息，方知已經舍此報身，往生西方矣。其時異香滿室，五日始散。如斯瑞相，可謂正念分明，舍報安詳，如入禪定。其為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毫無疑義。噫，當此劫濁，苦不堪言，居士臨終，方示微疾，于指顧間，即便坐脫，大可以為受苦不堪者作一標榜。吳南浦居士，以事實見示，因取其要者記之。

常熟蓮華庵放生池碑記

乾為大父，坤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儒者民物一視之素志也。嚴禁傷胎破卵，必使鳥獸魚鼈咸若，



此圣王胜残去杀之德政也。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物之大苦曰杀。胜残去杀，须由小而至大。仁民爱物，必自易而至难。倘不推本于涵养仁恕，必至舍小取大，舍易取难。日行残杀，而妄冀仁民爱物，则徒成空谈，决难实行其事矣。何以言之？小儿平民，皆能实行爱物之事。行之既久，满腔仁慈。日后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隐居一乡，亦可以身率物，移风易俗。如是则仁民之道，自爱物培植而来者，方可周遍圆满而无弊。不由爱物来者，于现生似无所憾，于将来大有可虞。以既种残杀物类之因，难免循环报复之果。愿仁民者，当慎思焉。放生一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以期戒杀茹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且勿以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也。莲华庵者，四周皆水，中涌一洲，筑庵其上，供奉西方三圣。敦请戒德僧人为之住持。境地清幽，红尘不到。修持严密，戒德远闻。庵前河中，以栅隔断，作放生池。自明以来，为时久远。现有邑绅瞿良士，庞德超者，极欲整顿，兼欲发挥放生之义致与利益，祈余为文以告来哲。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则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黄山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一再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有味哉，斯诗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仁民爱物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固不



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深义也。愿见闻者，咸深思之。（民二十三年）

灵岩山寺重修弥勒楼阁功德碑记

弥勒者，当来下生娑婆世界之教主也。楼阁者，善财南参时，弥勒所住之屋宇也。重屋名楼，岑楼名阁。此之楼阁，胜妙无比，凡夫、二乘、权位菩萨，皆不能见。乃弥勒无量劫来，上求下化，胜妙功德所感之报境也。善财既参德生、有德二善知识已，又令往南方海岸国，大庄严园，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请教弥勒菩萨，彼菩萨必能为汝说究竟契理契机妙法，令汝得大利益。于是善财极力对治烦恼习气，极力修持戒定慧道。至海岸毗卢遮那大楼阁前，五体投地，愿见弥勒，说偈赞叹。乃见弥勒从别处来。善财顶礼，弥勒为同来大众，赞叹善财，为真佛子、真法器。又为善财说菩提心种种功德，以培成佛之基。令入大楼阁中，周遍观察，则能了知学菩萨行。学已，成就无量功德。善财白言，唯愿大圣，开楼阁门，令我得入。弥勒弹指出声，其门即开，令善财入，入已还闭。见其楼阁，广博无量，同于虚空。地及宫殿，一切供具，皆以无量众宝而共合成。又见其中，有无量百千诸妙楼阁，一一广博严丽，皆同虚空，不相障碍，亦无杂乱。于一处中，见一切处。一切处中，悉如是见。尔时善财普申礼敬，才始稽首，自见其身，遍在一切诸楼阁中，普礼一切诸佛法僧，具见种种不可思议自在境界。所谓或见弥勒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亲何知识，所证何三昧。以至亲证法



身，于十方法界，经佛刹微尘数劫，现三乘六道等身，以行教化，一一圆见。并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从初心，以至成佛度生，及与涅槃，法住久近，亦各圆见。善财在楼阁中，上求下化，经佛刹微尘数劫，精勤修持种种妙行，而不疲倦，一心直趣无上菩提。时弥勒菩萨，即摄神力，入楼阁中，弹指作声，告善财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萨知诸法智，因缘聚集所现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梦。是知此大楼阁，即法界藏。凡法界中所有诸微妙事，此楼阁中，无不圆见。所谓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非弥勒神通力，善财竭诚尽敬，何克臻此。近世诸方，无不以弥勒像，供于前殿。不称弥勒殿，乃名天王殿，直是以弥勒为天王之寄客，甚失尊敬之义。灵岩修前殿，因与监院妙真大师，说其所以。又节录华严经善财参弥勒章，以示弥勒德超十地，道证等觉，慈济众生，非佛莫知，因名其殿为弥勒楼阁。以期后之入者，皆同善财，或于现生，或于来世，各得亲证楼阁中道，以慰弥勒时时示时人之大慈悲心。又诸方所供之弥勒像，乃唐季弥勒示现之布袋和尚像。今既知是弥勒示现，固宜供微妙庄严之本像。以现处兜率天，故戴五佛冠为标识。略叙缘起，以告来哲，知我罪我，所不计也。修殿始终，檀信功德，另碑详录，此不备述。（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季夏）



附录 化痰止咳丸方

【制法】用荆芥 桔梗 紫菀 百部 白前 陈皮 桑白皮 甘草各一两 均生研极细末 另加生萝卜子二两 研 再用枇杷叶一两煎汤 挤滤萝卜子得汁 再加生萝卜汁二两 和萝卜子汁为丸 加上百炼蜜二三两更好 每丸重二钱五分

【服法】用开水化服 每次一丸 小儿减半 每日早起空肚 及晚间临睡 各一次

此方原出医学心悟，验方新编载之，漏去陈皮、甘草。且各经炒制，服之嫌燥。今加桑白皮，又用枇杷叶、萝卜子、萝卜汁，合为丸。各药生研。从此用无不效，风寒痰热皆宜。聂云台识。

余偶伤风咳嗽，在云台居士处，取得十余丸，服数丸而愈。所余，及向三乐社再取，转送与人，均称灵效。特附方于此，愿阅者按方配制，方便利人，功德无量。德森再识。



颂 赞（附偈）

佛宝赞

佛宝赞无穷，尘劫前证大雄。常住寂光悲心隆，垂迹度群蒙。为说机理双契法，震发九界瞶聋。灵山一会愿常逢，受记振宗风。

法宝赞

法宝实难量，空有体用圆彰。一尘不立万德昌，无住心生光。真俗互存互泯处，若何始能赞扬。证到得无所得方，堪称法中王。

僧宝赞

僧宝不可思，本迹凡圣难知。文殊曾为七佛师，示作寒山痴。凡僧力修戒定慧，担荷如来菩提。由此凡圣二洪仪，法道永传持。

药师佛像赞

十二大愿德难量，称名即得脱苦缠。
待到业尽情空后，东西原是一觉场。

药师佛偈

药师如来琉璃光，誓愿宏深世莫量。



显令生善集福庆，密使灭恶消祸殃。
拔苦必期二死尽，与乐直教万德彰。
法界圣凡同归命，蒙恩速得证真常。

阿弥陀佛像赞

四十八愿度众生，逆恶归心也来迎。
非是混滥无简择，怜彼是佛尚未成。

阿弥陀经塔赞

宝塔巍巍耸太空，无边法藏悉包融。
极乐庄严全显现，弥陀光寿总形容。
六方诸佛常赞叹，九界众生尽朝宗。
归根结顶高深处，只在洪名一句中。

西方三圣像赞

三圣各已证无心，无心遍应有心人。
普引众生归极乐，身心了无起止痕。

多宝塔赞

多宝如来，为满宿愿。显实已竟塔涌现，显本为洪范。普令闻见，悉得登彼岸。

观世音菩萨像赞

遍尘刹国悉现身，尤怜娑婆世界人。
不到众生皆成佛，莫息寻声救苦心。



观世音菩萨偈赞

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
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印池。
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
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

观世音誓愿深，度生悉出苦轮。兴慈运悲遍刹尘，一一摄入普门。三十二应示现今，毕竟令证佛心。常念恭敬观世音，灾消吉庆临。

观音七回向偈

愿此持诵胜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
消除自他宿现业，增长我人胜善根。
永劫恒存大士心，遍界常行大士事。
尽未来际作饶益，普令有情无祸害。

愿以此功德，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及与饥馑等，
咸皆尽灭除，世界永升平。
风雨常调顺，人民悉安宁，
法界诸含识，同证无上道。



庆祝观音偈

端坐普陀常入禅，众生有叩遍垂怜。
欲知感应玄妙义，请看一月印万川。

改正俗传观音偈赞

观音菩萨德最优，正法明佛久证修。
浩浩宏恩被沙界，巍巍金佛立冠头。
瓶中甘露涤沉垢，掌上祥光灭隐忧。
遍尘刹感尘刹应，一月万川印现周。

大势至菩萨像赞

如子忆母勤念佛，都摄六根耳听著。
若依大士此开示，因心各得契果觉。

大势至菩萨偈赞

势至菩萨德无疆，辅弼弥陀作慈航。
救苦直同观自在，导西不异普贤王。
修因遍用根尘识，证果俱获圆通常。
摄念佛人归净土，此恩永劫莫能忘。

大势至利生深，专主念佛法门。如子忆母忆世尊，直下即蒙恩。因心果觉两相契，立刻返本还源。都摄六根妙难论，愿遍界流存。



地藏菩萨像赞

猗欤大士，誓愿宏深。愍念众生，长劫沉沦。
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常处地狱，冀解倒悬。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成佛无期。
由此因缘，诸佛赞叹。况彼六道，能不悲恋。
虚空有尽，誓愿无穷。欲报深恩，特印尊经。
愿见闻者，同生净信。展转流通，利益无尽。

地藏菩萨偈赞

大士誓愿不可测，运悲周遍尘刹国。
众生尽后誓方休，地狱空时愿始息。
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犹示声闻迹。
只缘生佛性唯一，欲令同获究竟即。

（天台智者以六即释佛。一理即佛，二名字即佛，三观行即佛，四相似即佛，五分证即佛，六究竟即佛。）

地藏大慈悲，誓愿永无了期。所化成佛数难思，犹秉声闻仪。直待狱空生度尽，方肯示证菩提。恳祈冥显施恩资，海会预莲池。

弥勒菩萨偈赞

慈无能胜补处尊，常居兜率演圆音。
现身尘刹有谁识，融心法界许彼亲。
袋中宝藏全倾出，笑颜等付者个人。

愿偕弥陀垂接引，好令三会证一真。

文殊师利菩萨偈赞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

（龙种上佛，乃文殊过去劫中成佛之名，出首楞严三昧经。龙种上尊王，另是一佛，须知。）

文殊辅法王，智慧非佛莫量。圆顿教中振玄纲，妙义彻底彰。闻者直下亡情见，达本菩提道场。愿如善财沐恩光，究竟证真常。

普贤菩萨偈赞

菩萨慈悲不可陈，圣凡悉使证圆因。
一心不住超诸位，十愿导归继能仁。
三乘咸令契果觉，群萌速得脱烦尘。
恪遵大士清明诲，决定即生达本真。

普贤行愿深，劝发菩提大心。三贤十地诸圣伦，令见弥陀尊。十大愿王若遵循，利益非佛莫陈。果觉因心相符泯，证清净法身。





智积菩萨像赞

久侍多宝佛，来礼释迦尊。遍游尘刹佛国土，偏怜娑婆世界人。画像显通，助阐梁朝之佛化。现僧医病，大启唐相之信心。殿踞塔阴，登者即入如来之秘藏。井开山顶，饮者咸通般若之玄津。趺坐欲起，示行向上一路。拄杖卓竖，直指不二法门。虽非灵岩传心之嫡祖，实为苦海度生之嘉宾。

智积菩萨赞

缅维菩萨，悲智洪深。下方常侍多宝尊，示迹遍刹尘。画像现身，灵岩道长存。（民二十三年）

净土宗祖堂赞

净土一宗，肇自普贤。震旦远公续法源，中外广流传。遍令圣凡，现生证涅槃。（民二十七年）

远公大师像赞

缅维远公，乘愿再来。创立莲宗，畅佛本怀。俾诸凡夫，忆念佛名。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已断惑者，即证无生。证无生者，速圆佛乘。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感应道交，利益甚深。未见涅槃，即宣常住。未见行愿，普导西去。其所立法，暗与经合。护法菩萨，表自大觉。罗什举经，深加赞叹。西僧景仰，心香辄献。



千余年来，不闻圆音。幸有遗教，尚可遵循。
伏愿我公，又复示生。普引群伦，同登五清。
印公遗文，模公道貌。庶几来哲，是则是效。（民二十

七年）

莲宗十二祖赞颂

晋初祖庐山东林慧远大师

以特别法，永为世范。意旨暗合于行愿，中外流通遍。普令庸彦，大事即生办。

肇启莲宗福震旦，畅佛本怀垂方便。
圆音一阐士归庐，大法将弘神运殿。
一切法门从此流，一切行门从此办。
致令各宗尽朝宗，万川赴海依行愿。

唐二祖长安光明善导大师

师当唐初，各宗盛行。提倡净土愜群情，佛力谁与京。若肯投诚，西方定往生。

世传师是弥陀现，提倡念佛义周贍。
切诫学者须撝谦，兼使极力生欣厌。
解宜遍通一切法，行择机理双契干。
念佛出光励会众，所说当作佛说看。

唐三祖南岳般舟承远大师

羸形垢面，侍弥陀傍。法照神游得观光，佛示其名



坊。往嗣门墙，心法永传扬。

般舟苦行世难堪，绝粮泥土作所餐。
常将经要佛名号，遍书涂巷岩石间。
念佛佛教特别法，来学以此令心安。
天子闻名南向礼，故得道风四海传。

唐四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师

缅维四祖，懿德堪钦。乐邦得师佛指陈，文殊示宿因。普令群伦，即生达本真。

衡州钵中见圣境，台山一一悉亲造。
净土得睹承远师，竹林恭承文殊教。
并州佛声达宫闱，代宗遣使优旨诏。
念佛之妙究如何，能令速成菩提道。

唐五祖新定乌龙少康大师

忌谈世谛，七岁不言。出言即便惊人天，广结净土缘。小儿为钱，各种九品莲。

七岁绝未发一言，发言即称世尊号。
一见善导西方文，方知净土堪倚靠。
钱诱小儿念弥陀，未久道路佛声噪。
念佛佛像从口出，有谁闻见不依教。

宋六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

法华一部，佛事百八。四重料拣利愚黠，万善作警察。普期超拔，往生极乐刹。



视诸众生皆是佛，只顾救生忘国宪。
赴市心乐颜不变，蒙赦得遂出家愿。
日课佛事百八件，法华一部佛十万。
若非大权示世间，法幢谁能如是建。

宋七祖杭州昭庆省常大师

道慕庐山，追踪莲社。刺血特将净行写，首辅归座下。百廿大雅，愿生效龙马（龙树、马鸣）。

慕庐山风立净社，爰因后世实行寡。
百四一愿随事发，人各寝馈菩提者。
首辅王旦既归依，公卿百廿受陶冶。
阎浮虽则赞皇猷，何若乐邦得佛嘏（音假，福也）。

明八祖杭州云栖株宏大师

初住云栖，即灭虎患。旱请念佛雨慰盼，村民咸感叹。庀材开办，道场重兴建。

幼闻念佛意颇快，未诚门徒莫捏怪。
行为世则言世法，注重净土及规戒。
砥柱狂澜契理机，阐明佛心祛蜂蛰。
普令具缚诸凡夫，仗佛慈力登莲界。

清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

幼即信佛，随母礼诵。入塾宗宋遂放纵，读竹窗自讼。力弘大乘，冀同出陷阱。



宗乘教义两融通，所悟与佛无异同。
惑业未断犹坏器，经雨则化弃前功。
由此力修念佛行，决欲现生出樊笼。
苦口切劝学道者，生西方可继大雄。

清十祖虞山普仁行策大师

阐扬净土，恳切少俦。以深信愿竭诚修，心佛两相投。万念俱休，决定出苦邱。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
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俦。
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
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忆佛念佛求。

清十一祖杭州梵天实贤大师

四十八愿，仰效弥陀。百八首诗胜楚歌，闻者厌娑婆。振起蹉跎，证波罗蜜多。

深入经藏难亲证，彻悟心源力弘净。
欲使世人知所以，作文作诗示佛令。
发菩提心为前导，真信愿行为后劲。
若能具此殊胜法，即生超凡而入圣。

清十二祖红螺资福际醒大师

（即彻悟大师）

遍通经史，冀为世导。一病方知不可靠，研究各宗奥。均难证到，专主净土教。



示众法语利益多，念佛伽陀悉包罗。
全真成妄只此心，全妄成真亦非他。
不变随缘宜随净，随缘不变莫随讹。
人若依此义修持，光寿当同阿弥陀。

彻悟禅师像赞

儒门之俊杰，佛家之魁雄，禅窟之巨狮，教海之神龙。研习慈贤而宏台教，住持禅刹而扇莲风。只期契机契理，不计门庭异同。发明作佛是佛之义，揭破执理废事之蒙。当此邪说横流之恶世，微公则何所适从。（民二十三年）

达摩祖师像赞

特地西来传佛心，东土原多大乘根。
自从只履西归后，儿孙遍界振玄音。

济公禅师像赞

为启众生真正信，故显种种大神通。
不藉疯颠掩众目，何能常住振瞋聋。

南屏宗乘颂

醉菩提，菩提醉，无智之人莫逐队。
若是错认定盘星，万劫泥犁常沉坠。
愿学者，善简择，顺心逆迹最上策。
尚无真正择法眼，决定有损而无益。



贵池刘公鲁猪齿白佛记赞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由迷背故，遂失其正。
起贪瞋痴，造杀盗淫。食他之肉，资己之身。
杀业既结，历劫互戕。如来愍之，为作慈航。
大启慈训，人犹不信。特示形仪，以期随顺。
蛤蜊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均有佛栖。
有宋职氏，杀猪弃首。犬守四日，不敢下口。
逐犬析骨，齿白现佛。紺目螺发，俨然大觉。
未杀之前，均谓是畜。既杀之后，方知是佛。
是知杀生，不殊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
杀而食之，罪逾海岳。急宜痛戒，庶可解脱。
晁氏兄弟，为文为赞。义理渊深，文词璀璨。
天池书写，诸公题跋。永用警策，启牖后觉。
既明此义，孰敢行杀。争地争城，遂息倾轧。
贵池刘公，笃信佛法。保存徐书，题跋充洽。
令嗣公鲁，持以相示。敬书数语，藉表我志。
愿见闻者，吃素戒杀。定可现生，归极乐刹。（民二

十年）

念诚大德像赞

念公大德，冀复灵岩。劫后只身栖塔间，值彭公游山。许查寺田，渐致成名蓝。



上海慈幼院新屋落成颂

济济孤儿，头角峥嵘。若不救济，将无由生。
既得教育，正器必成。或为工商，或读或耕。
为贤为善，嘉会其亨。恪守道义，虽贱亦荣。
何况不少，出格俊英。是知慈幼，利益深宏。
子舆之言，实具深思。惟愿仁人，同怀慈悲。
院屋虽成，常需不资。各为输将，以助成之。
幼人之幼，己幼必奇。贤善相继，为世型仪。
利人自利，因果如斯。勿或不信，佛语不欺。

净土法门殊胜颂

（唯其法门殊胜故，智宜女士得往生）

净土法门，有教无类。凡圣智愚，等蒙摄受。
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唯此一法，全仗佛力。
佛力自力，天渊悬隔。信愿忆念，定生佛国。
尽人信念，尽人往生。佛有誓愿，现有仪型。
智宜女士，念佛心切。念未数年，竟蒙佛接。
愿见闻者，各事修持。预莲池会，何乐如之。

徐蔚如居士西归颂

猗欤徐君，宿具慧根。孝友仁慈，尽分敦伦。
恪遵祖训，笃信佛法。修念佛行，冀生净刹。
中年力任，刊刻藏典。续佛慧命，资密及显。
时局不靖，弥切欣厌。乘愿西归，大事克办。



蒙佛授记，即回娑婆。普引含识，同觐弥陀。

沙公雪舫懿德颂

懿哉沙叟，宿根甚深。孝友仁慈，一乡同钦。
年登八十，始修净土。圆发三心，期生上品。
心具心造，心作心是。行解双融，理事一致。
故得临终，安然而逝。顶暖容光，用示实诣。（民二十二年）

屈子建居士西归颂

佛心众生心，本体原无二。由迷悟因缘，非异而成异。
倘肯背尘劳，兼持佛圣号。一得生西方，觉岸当亲到。
懿哉子建翁，宿根深复深。世善家托质，忠恕以居心。
好义而轻财，亲疏等周贍。更有出格处，专以佛为念。
净业已成熟，预知某时去。眷属咸一心，念佛以相助。
故得承佛力，往生极乐国。遗相愈光华，人各称奇特。
末世诸行人，欲出生死阱。唯念佛一法，现生可入圣。
撮举其大略，永贻诸后昆。冀悉追先德，觐弥陀世尊。
（民二十年）

张冕堂居士懿行颂

猗欤冕堂公，乘愿而示生。当此弥天劫，海陆遍虎鲸。
人民遭吞噬，发心为肃清。因兹入军界，以德训众兵。
仁义为战具，因果作干城。凡所驻扎处，来苏腾颂声。
除暴安良善，宏法度有情。魔外既摧伏，佛日得照明。



厌武从文职，宓琴得常鸣。政简多闲暇，念佛有定程。
指爪画三圣，精妙莫与京。凡有见闻者，心向极乐倾。
作佛心是佛，观经义深宏。世出世间事，一本于至诚。
普愿各界人，闻风俱兴行。庶几从此后，天下常太平。

（民二十年）

周母徐老太太懿行颂

猗欤周母，宿有慧根。事亲抚弟，誉著乡村。
来归于周，相夫以仁。改革先业，慈德莫伦。
持家教子，经商善举。凡所筹画，悉合情理。
心存利济，财法并施。振恤开导，无微不至。
一生所积，收据盈筐。儒符大同，释契四摄。
二妃三太，高风未泯。爰书大略，贻范后人。（民二

十年）

张珊贞烈女颂

天地之正气，人当大施展。男女虽有异，此理固无差。
以同具佛性，即所谓秉彝。但得善扩充，作圣由此基。
堪嗟近世人，欲以夏为夷。男女之范围，尽力弃靡遗。
恋爱称高尚，贞节谓瑕疵。直欲举世人，与禽兽齐驰。
伟哉张珊贞，矢死志莫移。既不蒙母谅，以翦而自斃。
虽是农家女，足为闺闼仪。以身辅名教，可云大丈夫。
其人虽已逝，贞德无泯期。惜未知佛法，终难超凡篱。
果能生信愿，志心念阿弥。必蒙佛接引，往生七宝池。
见佛闻妙法，渐进证菩提。尽未来际劫，常为天人师。



婺源程志鹏居士懿行颂

生今之世，行古之道。为乡邑之仪型，守濂洛之志操。深信佛法，不袭阴奉阳违之愆。愿生莲邦，卒获感应道交之妙。噫，若斯人者，诚中流之砥柱，迷途之善导。爰书大略，为后来告。（民二十年）

齐庾南公暨金夫人百岁冥寿颂

齐公孝友德超群，夫人更能助芳芬。
勿谓平生作商贾，须知通身荷斯文。
斯文诚可风一世，惜未闻法悟心源。
幸有儿孙贤且孝，荐亲期归极乐天。
极乐之乐乐无央，常时亲侍古觉皇。
忍证无生乘悲愿，特来此界作慈航。
慈航泛入苦海中，普令归西而舍东。
自利利他圆满日，当于法界称大雄。

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文钞者回向颂

净土法门，是法界藏，机理双契，最为无上。
等觉大圣，逆恶小凡，律教禅密，普遍包涵。
十方诸佛，尽劫宣扬，妙义奇勋，尚难周详。
况我凡庸，偶有发挥，地尘海滴，微乎其微。
自谅陋劣，非佛莫度，亦有同志，唯此是务。
由是故有，种种芜语，聊摭愚诚，岂宏净土。
因诸居士，为利初机，数次刊布，冀有所依。



有叶德广，出资三千，拟作印费，期广流传。
八月长围，陕垣堪悲，围解求救，尽数济饥。
凡有善士，随意捐助，三五千部，尚可凑数。
愿出资人，及读诵者，消除业障，增崇福祉。
家门清吉，身心安康，生入圣域，没往西方。
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
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
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证菩提。（民十

六年）





附录 白矾救命神效方

（白矾又名明矾或名矾石）

凡误食河豚，及其他一切毒物。或因事故逼迫，意欲轻生自尽，吞吃鸦片、砒霜、藤黄，一切能坏人脏腑，令人毙命各毒物，及服错了毒药等。均可用白矾一块，打碎，用开水冲化，再对凉水几碗，只要矾水保存浓厚酸涩性味乃可。即令患者，服此矾水几碗，不到一刻钟，便可将所食毒物，呕吐净尽，即得保全生命。纵使服毒时间过久，多灌矾水入肚，或亦仍可救治。即脏腑已坏，挽救不及，亦无所害。

【按】白矾，性凉，味酸涩，解诸毒，故极对症。霍乱症，亦可以此救治。此由天津冯文符医士，历十余年之经验，百发百中，屡见神效。印单广传，以期普救，实仁人君子之用心。且白矾随地可买，价又便宜。愿阅者留心，方便救人，功德不可思议。即以此救人功德，回向西方，亦可作增上胜缘。



杂著

临终三大要

世间最可惨者，莫甚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为之计虑也。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直是无法可设，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固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资粮，以期免生死轮回之幻苦，证涅槃常住之真乐。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为助念，俾病者由此死已，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名焉。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语虽鄙俚，意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是行，于父母，则为真孝。于兄弟、姊妹，则为真弟。于儿女，则为真慈。于朋友，于平人，则为真义真惠。以此培自己之净因，启同人之信向，久而久之，何难相习成风乎哉。今为——条陈，庶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 第一，善巧开导安



慰，令生正信者。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有应交代事，速令交代。交代后，便置之度外，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尘境，皆为障碍，致受祸害，以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死。所言死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若不念佛，则随善恶业力，复受生于善恶道中（善道，即人、天。恶道，即畜生、饿鬼、地狱。修罗，则亦名善道，亦名恶道，以彼修因感果，均皆善恶夹杂故也）。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志诚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亲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系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临终地狱之相已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此种人念此几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业力重，念佛数少，而生疑乎。须知吾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但以惑业深重，不得受用。今既归命于佛，如子就父，乃是还我本有家乡，岂是分外之事。又佛昔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以故一切众生，临终发志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慈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况离此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至极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仍不能不死，反致了无生西之分矣。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虽具大慈悲，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何。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如大冶洪炉。吾人多生罪业，如空中片雪。业力凡夫，由念佛故，业便消灭。如



片雪近于洪炉，即便了不可得。又况业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又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来接引乎。如此委曲宛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致诚者，亦唯在此，切不可随顺俗情，求神问医。大命将尽，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既役情于此种无益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纷其诚恳，而莫由感通矣。许多人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不知其天地鬼神，实鉴其心。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张罗者，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为人子者，宜注重于亲之神识得所，彼世俗所称颂，固不值明眼人一晒，况极意邀求，以实罹不孝之大咎乎。 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前已开导病人，令生正信。然彼病人，心力孱弱，勿道平素绝不念佛之人，不易相继长念，即向来以念佛为事者，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力。以故家中眷属，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为其助念佛号。若病尚未至将终，当分班念。应分三班，每班限定几人。头班出声念，二三班默持。念一点钟，二班接念，头班、三班默持。若有小事，当于默持时办。值班时，断断不可走去。二班念毕，三班接念，终而复始，念一点钟，歇两点钟，纵经昼夜，亦不甚辛苦。须知肯助人净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报。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即为平人，亦培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实为自利之道，不徒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三班相续，佛声不断。病人力能念，则随之小声



念，不能念，则摄耳谛听，心无二念，自可与佛相应矣。念佛声不可太高，高则伤气，难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听不明白。不可太快，亦不可太慢。太快则病人不能随，即听亦难明了。太慢则气接不上，亦难得益。须不高不低，不缓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者字字句句，入耳经心，斯易得力。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又宜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家中眷属如此念，外请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念间断。若值饭时，当换班吃，勿断佛声。若病人将欲断气，宜三班同念。直至气断以后，又复分班念三点钟，然后歇气，以便料理安置等事。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问讯谕慰。既感情来看，当随念佛若干时，是为真实情爱，有益于病人。若用世间俗情，直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主事者明道理，预令人说之，免致有碍面情，及贻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者。病人将终之时，正是凡、圣、人、鬼分判之际，一发千钧，要紧之极。只可以佛号，开导彼之神识，断断不可洗澡、换衣，或移寝处。任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势，不可稍有移动。亦不可对之生悲感相，或至哭泣。以此时身不自主，一动则手足身体，均受拗折扭捩之痛，痛则瞋心生，而佛念息。随瞋心去，多堕毒类，可怖



之至。若见悲痛哭泣，则情爱心生，佛念便息矣。随情爱心去，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此时，所最得益者，莫过于一心念佛。所最贻害者，莫过于妄动哭泣。若或妄动哭泣，致生瞋恨，及情爱心，则欲生西方，万无有一矣。又人之将死，热气自下至上者，为超升相。自上至下者，为堕落相。故有顶圣，眼天生，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之说。然果大家至诚助念，自可直下往生西方。切不可屡屡探之，以致神识未离，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烦痛，致不得往生。此之罪过，实为无量无边，愿诸亲友，各各恳切念佛，不须探彼热气，后冷于何处也。为人子者，于此留心，乃为真孝。若依世间种种俗情，即是不惜推亲以下苦海，为邀一般无知无识者，群相称赞其能尽孝也。此孝与罗刹女之爱，正同。经云，罗刹女食人，曰，我爱汝，故食汝。彼无知之人之行孝也，令亲失乐而得苦，岂不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乎。吾作此语，非不近人情，欲人各于实际上讲求，必期亡者往生，存者得福，以遂孝子贤孙亲爱之一片血诚，不觉其言之有似激烈也。真爱亲者，必能谅之。

顶圣眼天生等者，谓人气已断，通身冷透，唯头顶独热者，则必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眼天生者，若眼及额颅处独热，则生天道。心处独热，则生人道。肚腹独热，则生饿鬼道。膝盖独热，则生畜生道。脚板独热，则生地狱道。此由人在生时，所造善恶二业，至此感现如是，非可以势力假为也。是时若病人能志诚念佛，再加眷属善友助念之力，决定可以带业往生，超凡入圣耳。不须专事探

试征验，以致误事也。至嘱，至祷。（民十九年）

净土指要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不断惑业，得出轮回。即此一生，定登佛国。末世众生，根机陋劣，舍此法门，其何能淑。凡修净业者，第一必须严持净戒，第二必须发菩提心，第三必须具真信愿。戒为诸法之基址，菩提心为修道之主帅，信愿为往生之前导。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非信何由发愿，非愿何由起行，非持名妙行，何由证所信而满所愿。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信愿行，如鼎三足，缺一则蹶。若不注重信愿，唯期持至一心，纵令深得一心，亦难了生脱死。何以故？以烦恼未尽，不能仗自力了生死。信愿既无，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世有好高务胜者，每每侈谈自力，藐视佛力。不知从生至死，无一事不仗人力，而不以为耻。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并佛力亦不愿受，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净宗行者，所当切戒。至于修持法则，常当如子忆母，行住坐卧，语默周旋，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任何事缘，不令间断。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能如是者，决定往生。又须心念仁恕，气象浑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常思己过，莫论人非。等觉菩萨，二六时中，礼十方佛，忏除宿业。况在凡地，常当惭愧，何敢自恃。若自恃者，纵有修持，皆属魔业。如是之人，切勿亲近，免致





日久，与之俱化。直须守定宗旨，不随经教及善知识语言所转，舍此别修也。此之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吾辈末学，何可立异，以取自误误人之罪愆乎。愿深思之，愿深思之。（民二十年）

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

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世儒不知道本，只见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心。致其本隐而不显，潜而不彰。以拘儒忌佛，故多主于潜修密证，不自暴露。若详审其行迹，必有不可掩者。其子孙若非具正知见，必惟恐为俗儒所讥，亦不肯为之阐发耳。以此因缘，致潜德幽光，湮没无闻者多多矣。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智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



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四寸多长，三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其经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璧予以先人手泽，恐久而湮没，作书册本而石印之。以期散布于各界人士，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庶可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因兹同冀超五浊而登九品焉。命光略叙原委。光幼即闻公之名而向往之，今知其修持如此之严密，诚所谓乘愿再来，现宰官身而说法者。愿见闻者，一致进行，同步后尘，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民二十三年）

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

世乱极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劳。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于禀质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唯诚唯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宜永断腥荤，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及至初开知识，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观世音，以期增福增寿，免灾免难。不许说谎话，说是非，打人骂人。不许遭



踐字紙，遭踐五谷，遭踐一切東西。不許亂吃食物。不許與同里群兒聚戲。稍長，即令熟讀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俾知有所師法，有所禁戒。一一為其略說大意，以為後來讀書受益之前導。幼時如是，愈讀書愈賢善，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則任性嬌慣，養成敗類，縱有天姿，亦不知讀書為學聖賢，則讀的书愈多愈壞。古今大奸大惡之人，皆是有好天姿大作用之人。只因伊父母先生，均不知教學聖賢，躬行實踐。止令學文字，為應世謀利祿之據，其智識之下劣，已到極底。以馴至於演出廢經廢倫，爭城爭地，互相殘殺之惡劇。此種禍亂，皆彼父母先生，不知教子弟之道所致。自己縱無大惡，而壞亂世道人心之罪，當與彼子弟同受惡報于永劫矣。吾故曰，教子為天下太平之根本，而教女為尤要。以人之幼時，專賴母教。父不能常在家內，母則常不離子。母若賢慧，則所行所言，皆足為法。見聞已熟，心中已有成規。再加以常常訓誨，則習已成性。如鎔金鑄器，模型若好，器決不會不好，以故教女比教子尤為緊要也。以賢母由賢女而來，若無賢女，何由而有賢母。無賢母，又何由而得賢子女哉。此種極平常之道理，人人皆能為之，所痛惜者，絕少提倡之人，俾為母者，唯知溺愛，為父者亦無善教。及至入塾讀書，為師者亦由幼時未聞此義，故亦絕不知讀書為學聖賢，不教生徒躬行實踐聖賢所說之道。但只學其文字，以為謀利祿計。而不知學聖賢有莫大之利益，自己與子孫，生生世世，受用不盡。謀利祿，謀之善，不過現生得小富貴而已。謀之不善，現生身敗名裂，



子天孙绝者，比比皆是。人与天地共称三才者，以有以先觉觉后觉，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能，故得此尊称。若不以学圣贤为事，则是行肉走尸。唯知饮食男女之乐，则与禽兽何异。人之一字，尚是冒名，况与天地共称三才乎。然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之修德耳。此之修德，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继则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没者，已天渊悬殊矣。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经云，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幸其为尧舜作佛之机在我，有血性汉子，岂肯以此性德，任人欲所韬蔽，永为沉沦苦海之下愚众生乎。愿世之为父母，为师长，为儿女生徒者，各各勉之，则吾国幸甚，全球幸甚。

（民二十七年）

婺源种田佛光分社发隐

佛光者，心光也。此之心光，生佛同具，平等一如，佛不加增，生不加减。以故世尊初成正觉，深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也。但以从未悟故，不免以智慧德相，作无明业识，迷心逐境，背觉合尘。犹如长夜趋走，不见正道，不是撞墙磕壁，便是堕坑落堑，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如来愍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演说诸法。示一心之体相，说三世之因果，世出世法，无不周备。又欲普利三根，特开净土一门，俾一切若圣若凡，



同于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得以亲证生佛同具之心光，与无量光寿之性体。而又复垂慈接引于尽未来际，以期法界众生，同沐佛光，同证心光，光光相映，成一常寂光世界而后已。此易园居士所立佛光社之本原也。至于社中所提倡者，并不另起炉灶，即在吾人伦常日用中，各各敦笃而实践之。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恪尽己分。如是，则便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善人。又于周旋云为，行住坐卧中，执持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以佛之万德洪名，熏己之无明业识，熏之久久，则即无明业识，成智慧德相。清凉国师云，凡夫颺蒙念佛，念至其极，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者，此之谓也。况以深信切愿感佛，佛以慈悲誓愿摄受，故得感应道交，万修万去矣。如来之慈，法门之妙，无以复加，非有宿根，莫能得遇。易园居士，既深得其益，复以劝导邑人，同修此法。由是而业消智朗以往生者，并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者，何可胜数。以故翀田诸善士，闻风兴起而踵行之，特立分社，以期就近居民，同沐佛光，同生极乐。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生多劫，深植善根也。须知佛法，本是心法，为一切世间诸法之本。若知佛法，则世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悉得究竟圆满。否则终在枝叶上排布，而于根本，终未能得其实益。以之为身谋，不能出躯壳之外。以之为国谋，不能畅大同之风。上焉者尚且如是，下焉者又何待言。愚夫愚妇，果能依佛所说之净土法门修持，生则尽谊尽分而为贤善，没则高登九莲而了生死。下焉者尚如是，况上焉



者乎。愿预社诸善信，及现未见闻者，同秉心光而扬佛光，则社会幸甚，天下幸甚。（民二十年）

婺源县内成立佛光分社发隐

佛光者，心光也。此之心光，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只因众生从未悟故，不能得其受用，反承此心光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了无止息。故佛随众生之机，为其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因果法门，及湛寂圆融、常乐我净等深妙理性。俾众生依之而修，自有圆满菩提之一日，而究竟亲证此心光，得以普照法界也。因果一法，儒教亦极注重。故孔子赞周易，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末后则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发挥因果之究竟者。有谓因果为小乘，而不肯提倡者，是皆专事空谈，不修实德者。如来成正觉，众生堕恶道，皆不出因果之外，何得独目之为小乘乎。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所谓道，果何道也，非诚明合一之道乎。诚即明德，乃吾人即心本具不生不灭之妙性，乃性德也。由无克复之功夫，则不能显现，故谓之阴。明，即明明德之上一明字，乃朝乾夕惕、兢业修持之功夫，即修德也。修德之事显著，故谓之阳。修德功极，性德圆彰，诚明合一，即所谓明明德而止至善也。前此之工夫，为格、致、诚、正、修。后此之事业，为齐、治、平。然此诚明合一，明明德而止至善，以迄于齐、治、平，非徒能如是也，固自有使之不能不如是者在也。



何为使之不能不如是者，即所谓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也。人虽至愚，决无好凶恶吉，幸灾乐祸者。闻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贤者必益加勤修，不肖者亦必勉力为善。勉为既久，则业消而智朗，过无而德明，昔为不肖，今为大贤。是知诚明之道，于自修则已具足，于教人，非以因果相辅而行，亦不易尽人悉各依从也。合因果诚明二法，方为圣人继天立极，垂型万世之道，亦即自心本具之光，与普照法界之佛光也。不慧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欲挽劫运而救人心，不于此注意，犹缘木而求鱼也。宋儒气量褊小，窃取佛经要义，发挥儒先圣人心法。欲后之学者，不闻佛法，故阴奉阳违，而特加辟驳，谓佛所说之因果轮回，实无其事，乃藉此以骗诱愚夫妇奉彼之教耳。由辟佛故，虽圣人所说之因果，及史汉所说之生死轮回各事迹，均不提及。唯以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为治己治人治国之本。且谓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且神既飘散，谁复托生。如此说者，不但悖佛，亦大悖四书五经，及史汉所载托生变化诸事迹。特欲以此关闭后学，冀其永世不闻佛法，则己之所得，人莫能知，儒教亦可由此兴盛。不知根本既伤，枝叶何茂。自兹以后，维持世道人心之法，止尽谊尽分正心诚意而已。其督责人不能不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之善恶因果事理，完全废之。世之大贤少而中下多，果以因果为虚无，以人死为永灭，遂塞中下人勉力为善之路，大开狂妄者肆无忌惮之端。及至欧风一至，勃然景从，又复变本加厉。竟至废经废伦，废



孝免耻，尚自矜夸，不知惭愧。使因果之理，不加破斥，谁肯倡此恶剧，以招永堕恶道之报乎。诸先生只知以此卫儒，而未意及因此灭儒也。学说误人，甚于洪水猛兽，可不惧哉。近来世风日下，有心人各各提倡学佛。婺源由江易园居士提倡以来，一方人士，群起而和，所有分社，已有数处。良以蒙佛慈光，因兹改恶修善者，消灾愈病者，贼寇多不至，疫病多不行，雨暘不时，念佛祷而即应者。其一方之人，服易园之说，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今则县城亦立分社，于开始前，齐用修居士，祈不慧略述佛光或隐或显之大致。故为陈其八九百年来之事迹，俾后哲有所鉴焉。至于所必致力而实行者，则为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措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又复发菩提心，信愿念佛，自行化他，同生西方，同证无量寿、无量光。俾各各心光，与常寂光之佛光，及杏坛泗水之心光，交辉互映，则国家幸甚，法道幸甚。（民二十二年）

人字发隐

（民二十七年为一弟子说）

人为昆虫之长，身不过数尺，寿不过数旬，竟与高厚悠久莫测之天地，并称三才，其义何属。须知才者，德能之称。天以普覆万物，生成化育为德能。地以普载万物，含养滋培为德能。人以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学为德能。设无人之德能，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由得人参赞继开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圆满充足，竖穷三际，横



遍十方。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者，此也。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乃参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成冒名之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或曰，汝作此说，汝能一一无憾否。答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悲我之一一有憾，冀一切同伦一一无憾，以免一一同伦，临寿终时，犹有如我无穷之深悲也。君不见未曾有因缘经，野干说法，天帝释拜听乎。使尽大地人皆为天帝释，亦不至不许野干开口，君何得固执人我相而责我乎。我知过矣，后不再说。

学医发隐

（民二十七年为弟子朱清泰说）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生死等病。然生死大病，由心而起，故先以治心病为前导。果能依法修持，则身病即可随之而愈。身病有三，一宿业，二内伤，三外感。此三种病，唯宿业难治。倘能竭诚尽敬，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超度



宿世所害之怨家对头，彼若离苦得乐，病者即可业消病愈。不但不复为祟，反感超度之恩，而阴为护佑。凡婴此病，及医此病者，均不可不知此义。二内伤，或用心过度，或于酒、色、财、气，各有嗜好。若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用药治，必易痊愈。倘不注意于根本，唯仗医药，亦难见效。纵效，亦不能永不复发。三外感，但能依前内伤所说之法而行，纵有外受风寒暑湿之患，亦极易治。若不注意于惩忿窒欲，闲邪存诚，即外感亦不易治。以根本受伤，徒治枝末，殊难得益。所以圣人致治于未乱，保身于未病，虽无治保之奇绩，其为治保也大矣。余素不知医，颇欲世人咸皆无病，日持大悲咒，加持净水。有久婴痼疾，中西医士均不能治者，令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及念观音。果真至诚，即可立刻回机，不久自愈。纵不即愈，决无加重之理。且能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又无所费。汝欲学医，虽以针灸药品为事，须以大菩提心，常以佛菩萨圣号，及大悲咒，普为自他持诵。以期彼此同获现生身心安乐，临终决生西方。则不负为佛弟子，随分随力，普利自他之道。若如世之庸医，唯期得利，不以救人病苦为事。纵令财发巨万，亦只得其自身永堕恶道，子孙或成败类，或竟灭绝。徒得自利利他之机，反成害人害自之果，可不哀哉，可不畏哉。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独世之大聪明人，多多皆是欲得福乐，反召祸殃。汝能不随彼流，当可得大国手之名实，否则便是民贼而已。何取何舍，祈自择焉。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除此一念外，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亦不可望病速好，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有此种想念，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因此便不能得佛慈加被之力。你要晓得，天地父母，均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唯有阿弥陀佛，能令你出生死轮回。你若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世寿未尽，就会速好。若世寿已尽，即往生西方。然不可求病速愈，只可求速往生。求病愈，若寿尽，便不得往生。求往生，若寿未尽，则速得痊愈。往生西方，好处说不尽，较彼生到天上，做天帝天王，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有怕死的心，就不得往生了。我们在世间，犹如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往生西方，如出粪坑监牢，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之家乡，何可怕死。若一有怕死的心，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无出苦的时期了。你若能出声念，则小声念。不能出声念，则心里默念。耳朵听别人念，心中亦如此念。又眼睛望著阿弥陀佛（即室中所供的佛），心中想著阿弥陀佛。有别种念起，当自责曰，我要仗佛力生西方，何可起此种念头，坏我大事。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决定会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劫常受快乐，了无一丝一毫之苦事见闻，又何有此种之疾病苦恼乎。倘心中起烦恼时，要





晓得这是宿世恶业所使，要坏我往生西方之道，要使我永远受生死轮回之苦。我而今晓得他是要害我的，我偏不随他转。除过念佛外，一事也不念他。那就能与佛心心相应，蒙佛接引，直下往生矣。好记我语，自可速得莫大之利益。

（民二十一年）

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

【其一】因果二字，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罄无不尽。盖不特佛教之所尚，亦世法之所不废也。其在儒书，早垂明训。易云，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书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岂非因果之谓耶。而春秋左氏传所载，一切奇奇怪怪，善善恶恶，皆因果之实录。使后之人诵其书，按其事，懔然于祸福之无常，报应之不爽。由有鬼神，战兢惕厉，上智者固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亦知所畏惧，不敢为恶。故因果者，实为维系人心之大防，足以辅助王化所不及。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亦古今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也。今日世道陵夷，人心陷溺，所以至于此极者，皆由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所致。因果之理不明，其近因虽受新学说之影响，而其远因实由宋儒辟佛有以酿成之也。盖自宋儒之说兴，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曰，人死神亦飘散，虽有剗斫舂磨，将何所施。曰，君子有所为而为善，则其为善也必不真，何事谈及因果。夫无所为而为善，只可以语上智之人。中人以下，必资有所劝而后善。今曰无所为而为，是阻人向善之路也。圣人以神道设教，幽赞于神明。原始反终，故知死



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今以鬼神为虚诞，是废先王之教也。既死归断灭，无因果，无报应，则一切逆恶之行，凡可以得逞其志者，有何所惮而不为乎。乱天下而祸人类者，必自此始矣。彼程朱只知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独不虑小人无所畏而为恶耶。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则程朱之言，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可不恫哉。然程朱理学之说，多取诸佛经，乃欲以此自雄，以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遂掩耳盗铃，阴奉而阳违，甚至不惜操戈以逐之，夫果何为而然也。曰，为门庭之见，及欲配飨文庙耳。彼徒以门庭之见，而贻天下后世以无穷之祸患，此亦程朱所不及料，而有心人所为深痛之也。夫程朱为有宋一代大儒，其维护人伦纲纪之功，何可湮没。而其立言，乃不免违悖先圣，贻误后世。吾人读书尚古，可不深察乎哉。

【其二】今欲昌明因果之事理，及其实行之方法，必先从事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须以妇女为主体。盖世有贤母，方有贤子。伊古贤母，从事胎教，钧陶于稟质之初，化育于未生以前，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阴相其夫，胎教其子，皆女中之圣人，实开周家王业之基。予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即指克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也。乃今之女流，多不明此义，而妄欲参政揽权，思做大事，遂将家庭培植根本之道，置之度外。此真聚万国九州之铁，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深可慨也。培植家庭根本之道维何。即凡教子女，必在于孩提之时，先



须使知因果报应之说，则一切悖恶行为，自有所畏而不敢为。讲因果之书，莫善于感应篇及阴鹭文。此二书，能为之常常讲说，自有莫大之利益。盖童蒙天性未漓，善言易入，幼而习焉，久则成性，及既长而不可改也。正本清源，端在于此。故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今天下所以大乱者，皆由一班不明教育原理之父母，有以养成之也。盖既不能以胎教善其始，又不能以因果策其后，根本一坏，遂泛滥而不可收拾。于是非孝无亲之说，家庭革命之谈，乃昌言而不讳。驯至朋友则利交而货卖，夫妇则兽合而禽离。廉耻道丧，天理绝灭，洪流滔天，未知所届。即起孔子释迦于今日，亦无法以救之，岌岌乎殆哉。然则将奈何。曰，挽救之道，唯有注重家庭教育，冀各为子女讲明因果之事理，以培植其根本而已。既植善因，必获善果，庶将来人心丕变，风俗渐淳，天下国家，其有太平之望乎。（民二十五年）

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问，弟子信佛之原因，以研究催眠术始。昔闻俗语云，九修天子十修佛。以为十世方成，每恐半途而辍，则前功尽弃。早知当生成道，则早即念佛矣。年已二十有七，甚悔发心之晚也。（一）答，九修天子十修佛，乃不知佛法者之妄说。知佛之人，绝不说此。净土法门，乃仗佛力了生死，皆须有真信切愿，决定求于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若不仗佛力，欲了生死，千生万劫不能了者多多矣。

问，相信净心成佛，如催眠术之必须沉静，然后方有不



可思议之现象。（二）答，净心念佛观佛，则易与佛相应。果有真信切愿，定可往生，则渐次进修，必至成佛。且勿谓现在净心，即得成佛也。问，相信借仗佛力，如催眠之自己催眠，则较被人催眠为难，故知自力不如他力。

（三）答，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如跛夫自行，日难百里。净土法门，仗佛慈力，便可带业往生。如跛夫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遍达四洲。何可以催眠之事以证。问，口念佛，心想佛，其所想之佛，是否与观经之第八观同。（四）答，观想，须从十三观起手作。否则境细心粗，难以成就。或致用心不当，起于魔事。

问，如遇危急时，势不能一时兼诵各咒，应以何者应用之。（五）答，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为最省心力，最有感应。问，如专诵佛号，其效力比咒如何。

（六）答，佛号与咒，功德同等，唯在至诚，方有感格。若心中先有一轻视佛号之心，则便无利益。以不诚而又疑，致不得真利益也。问，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然则与西方之净土及佛，是否一而二，二而一。（七）答，有唯心净土，方生西方净土。若自心不净，何能即得往生。纵逆恶罪人，以十声念佛即得往生者，由念佛之净心，感生西方之净土。世多以唯心则无土，便是魔外知见。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居其大半，致念佛之人，不得实益。尚自以为高明，而不知其为执理废事，自误误人之邪见也。由自性弥陀故，必须念西方弥陀，以求往生，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倘单执自性弥陀，而不念西方弥陀，纵令真悟，尚未能即了生死。况说此话者，皆是一班担板汉脱空



汉乎。一而二，系未成佛前之事。二而一，乃已成佛后之事。问，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生去皆何指。（八）答，生则决定生，约事说。去则实不去，约理说。不知事理之所以然，只好老实照事相做。否则必成执理废事之邪魔外道。问，某命终时，忽曰，净土即在庭隅。然则此地即为净土乎。（九）答，此正是唯心净土发现之义。彼唯心净土，乃彼一人之境。其余皆是唯心秽土，何得以彼所见为断。问，诵经，是否在令自己生欢喜厌离心，抑另有其他作用。（十）答，汝诵经，只知求自己欢喜，可惜无边妙义，被汝看得一文不值。问，解第一义，指何。（十一）答，解第一义，即彻悟实相妙理，唯心自性也。问，死后所存之性，与往生，及佛性，同异之点如何。（十二）答，一切众生，生前死后之性，与往生之性，及佛之性，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言同者，以心性本体无二故。言不同者，以迷悟天渊悬殊故。由有此义，故令人断惑证真，以期亲证此本同之心性也。唯其体同，而在迷未证，故设种种法，令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以亲证也。修法甚多，唯念佛求生西方，为最易下手，最易成就。问，佛示修观，正为后世浊恶不善，五苦所逼之众生设教。若以催眠之发现天眼通之说证之，则现极乐国土，亦非难事，况尤为念佛求证之需要。何以劝人修观者，言其难耶。（十三）答，催眠是术力，岂真有天眼通乎。真有天眼通者，岂肯为人催眠乎。汝今既学佛，当专志学佛。现极乐国，唯心净而念一者能之。譬如磨镜，磨之及极，自然发光。用术现，则心先不净，念亦不一，譬如以白粉涂镜，



望其发光，不知封蔽更甚也。问，修观是否仗佛力。十三观内云，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其别与参禅之点为何，较参禅易否。（十四）答，参禅唯究自心，念佛兼仗佛力。二法至究竟圆成，则全同。当修持用功，则迥异。譬如登程，舟车各异，归家是同。问，修观者，想乎，观乎，抑观想全用乎，取远取近。（十五）答，观想二字，何可分之谓二，摄心而想，即是观。汝认作二，则便成知一十，而不知其即二五也。又观想则何分远近。问，每观至少，须若干日。（十六）答，汝将谓此一观作几天，又作彼一观乎。不知佛虽说有十六，而最初即当观第十三，方为契理契机之修。问，初即想像者，非躐等乎。（十七）答，既知前说，此可类推。问，初观是一心想日，抑须默持名号。（十八）答，观与持名，原是一事。将谓作观之时，便不能持名，不可持名乎。问，坐则修观，余时持名，较专持一种，为优为劣。（十九）答，有沉潜纯粹之心，则修观亦好，持名亦好。否则持名较稳妥，以心志浮薄躁妄，作观则多致魔事。问，观见极乐国土，乃真净土乎，抑假现象乎。（二十）答，观见之极乐，乃唯心所现。谓之为假，便是门外汉。问，观见极乐国土，及能闻法，是否为天眼通、天耳通。（廿一）答，此是观力所致。若天眼、天耳，不作观，亦可见闻。问，有云见佛者，乃心佛，非西方佛。若然，则往生时，心佛现前乎，抑弥陀佛来接耶。（廿二）答，临终见佛，乃自心所感之佛，不得只归于自心，而谓无佛来迎之事。问，至十三



观时，此时可得随意往生乎，抑必俟命终，方可往生耶。
（廿三）答，业报未尽，何能即生。古亦有其人，然非可责之于一切人也。问，观至见佛闻法时期后，每天再观，仍须自初观始乎。（廿四）答，作观只取得力者作，何必从头至尾，日日重习。佛之说此十六种者，前则令人知极乐之庄严。后之九品往生，令人知所修之因果。各观既知，即观佛一法中，即可圆观诸观耳。问，十四观以下，乃各品生者，既无境可现，令观之意为何。（廿五）答，此义已见前说。问，上之往生者，似乎不是修观者之往生。不知修观者之往生，也应如何著想。（廿六）答，往生者，品位万别千差，经中只以九品摄之，汝何由而知其上者，非作观之往生乎。须知人根不同，即一法而高下悬殊，岂拘拘然于所修之法乎，盖由彼各各心地中分也。文殊、普贤等，汝将谓用不著作观乎。问，记数念佛，吸念六句，呼念四句，如何。心既记数，又念佛，又须想佛乎。（廿七）答，念佛记数，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何定呼吸。汝系学炼丹运气之人，故稍见一二字相似于彼，即谓是彼之功夫。念佛记数，为妄心难制者设。能如是念，如是记，如是听，决定心渐调伏，此处谁令汝加一想佛二字乎。此系随便念，何论呼之与吸。呼吸若使之长久，则伤气受病，不可不知。（民二十一年）

示周余志莲女居士法语

汝已七十多岁，不久就要死了。现在就要把一切事，通安顿好。心里头除过念佛外，别无一件事挂牵，则临终



时，方可无挂无碍。若现在还是样样放不下，看不开，则临命终时，所有贪恋衣服、首饰、房屋、子孙之心，通通现前，如何能够往生西方。既不能生西方，则汝一生守节念佛，及所作种种有益之事，完全成了福报了。汝现在尚无智慧，虽常精勤念佛，心中尚不决定求生西方。到了来生享福的时候，决定被福所迷，便要造诸恶业。既造恶业，必定就要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了。此种大苦，皆是现世念佛，不知决定求生西方之所感召的。光怜悯汝，恐汝后来或成此种景况，故预为汝设法。汝若肯依我所说，就不会因福得祸。现在虽很强健，就要做就要死了想。凡现在要穿的衣服，留到穿。凡绸缎皮袄等贵重衣服，均分与孙媳等。首饰、臂钏、耳坠及金、银、翡翠等，通通救济灾民，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若心中见识小，舍不得赈灾，亦须分与女儿、孙媳、孙女等。自己身边，决不可留此种令人起贪恋的东西。所有存款，为防养老者，亦须交与孙子。即田地契志等，亦须交代的干干净净。汝心里除念佛外，不使有一点别的念头。连汝这个身子，也不预计死后作怎么样安顿。连孙子重孙等，都要当做素不相识之人，不管他们长长短短。只管念我的佛，一心盼著佛来接引我往生西方。汝能照我所说的做，一切事通通放下，到了临命终时，自然感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若是仍旧贪恋一切好东西，及银钱、地亩、房屋、首饰、衣服，及女儿、孙、曾等，则万万也不会生西方了。西方既不生，则下世决有痴福可享。因享福而造业，定规一气不来，堕落三途。由恶业障蔽故，心识不明，纵有活佛来救汝，也救



不得了，岂不可怜可悯乎哉。愿汝信我所说，则实为莫大之幸。（民二十年）

示冯右书居士临终法语

汝病既重，但当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往生西方。此心若诚，必能满愿。至于所有罪业，不必以此为虑。以果能极力至心求生西方，即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譬如大石，装于船中，即可由海此岸，以至彼岸。须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此三不可思议，若无信愿念佛之志诚心，则无由发现。有志诚求生西方之心，此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得显现。如乘大火轮，又遇顺风，不离当念，即生西方。汝但深信我语，自然可满汝愿。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脱，谓以智慧，信愿念佛，即得往生西方，脱离生死也。

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巽言

大觉世尊，乘悲愿以示生，本人心而立教。俾迷头认影者，亲见本来面目。怀宝受窘者，顿获原有家珍。故得三乘速证菩提，六凡同登觉岸。此道传天上天下，教布三千大千之所由来也。良由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生佛同具，凡圣一如，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由究竟悟证，故得福慧两足，烦惑永亡，享真常之法乐，施随机之大教。众生由彻底迷背，以致烦惑永炽，轮回不休，如暗室之触宝，反更受其损伤。世间诸教，咸属权说。契理契机，唯独佛教。以故自汉以来，教传东土，历朝钦敬，举



世尊崇。使无明因示果，俾世人敦伦尽分，以辅治道，识心达本，令学者断惑证真，以入圣流者，何能延至而今，仍复不坠厥绪耶。况经三武之暴君，韩欧之拘儒，以及程朱阴奉阳违之辟驳，仍复振兴于世者，以其有大力王臣为之卫护，大德高僧为之宏扬故也。清末，世风日下，国家无暇提倡，僧众类多懈于修持，以致无正知见者，各怀驱僧夺产之念。然以世乱日亟，有心人各群起而学佛，尚不致于受大困厄。我同袍当念为佛弟子，当宏佛化，教化众生，为世津梁，报佛恩德。若自己尚不自励，反资驱僧夺产者之根据，为在家精修者所藐视，岂非自贻伊戚乎。人未有不愿人恭维者，若不勉力修持，即是自讨下作。佛法非天魔外道所能败坏，唯不遵佛教戒之僧能败坏。譬如狮子身上虫，自食狮子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所贵者自勉耳。明末，蕩益大师，木渎钟氏子，天姿聪敏，少即随母吃素礼诵。七岁读书，以圣学自任，誓灭释老，开荤酒，作论数十篇辟佛。十七岁，阅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乃不谤佛。后遂极力研究，二十四岁出家，彻悟自心，深入经藏。一生著述数十种，均为古今不多见者。现有四川邓奠坤，乃法政学堂毕业生，狂悖特甚。民国初，专门毁坏佛教，无论神庙佛寺，悉率其徒党拆毁。后忽知非，力行改悔，来普陀求皈依。住上海居士林八年，精进修持。前年沪战，彼住林中，不惊不动。林前后左右，均成一片焦土，林中所落大小炸弹，无一开炸。足见人能改过迁善，佛菩萨即为嘉奖而保护之。吾人纵不如蕩益，亦岂不如奠



坤乎。奠坤以罪大恶极之人，尚有如是感应，吾人何可因循度日，不加勉力，如登宝山，空手而归乎。近来政府，每有明令，于中国佛教总会，令其诫饬僧伽，各守清规。须知僧为人天师范，政府教饬，已失僧体。若犹梦梦，则后来之驱僧夺产，恐难苟免。现本县佛教会既已成立，大家都要一致进行，维持佛教大局，不可只期自了。若佛教会无法维持，则欲自了者，不能了矣。是以各须认真修持，以自尊重。现今在家居士，各务精修，及与研究。忍以堂堂比丘，反出居士之下乎。有血性者，当为奋发。又当各出资斧，以助会务。会务与己，休戚相关，譬如两手两足，互相为用。一不相辅，便难生活。光以待死之粥饭庸僧，一生空过，尚惭愧忏悔之不暇，何敢于诸山各善知识前献丑。因主席道恒和尚，以光年老，所说人当见听，祈为宣示由致。虽自知无道德以服人，而一番为法门计虑之诚，谅必有所见许也。因将佛教历来景况，及近时情形，略为叙述。凡我同袍，祈各奋发大心，以期上续佛祖慧命，下作众生福田，俾佛法重兴于危亡之秋，人民尽被夫法化之益，则幸何如之。（民二十三年）

题王宗懿女士书弥陀经弁言

世出世间诸法，无不以诚为本，诸修行人，更当致诚。诚则业障消除，善根增长。凡诵经时，必须息虑忘缘，一心净念，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稍萌懈怠疏忽之意。久而久之，自可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喻如阳春一到，坚冰自消。诚到极处，豁然贯通。此是看经念佛最妙



之法。汝能终身依此而行，其利益有不可名言焉者。宗懿志之。（民二十四年）

法云寺佛教慈幼院规约书后诫勸诸生

天下事，均以诚为根本。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其成绩实效，均资于诚。慈幼院，自发起开办以来，诸董事均秉济贫恤孤之诚心，费尽精力，为之筹画。俾贫苦孤儿，同得成就正器，成家立业，用广大同博爱之风，以挽交欺相争之世道人心而后已。诸董事具此诚心，故感刘院长不以衰老为虑，亲理院事，事无巨细，一一调理适宜。由是诸教员，同皆励精教授。在院诸生，饱食暖衣，安住其中，务必发感激心，努力读书学艺，必期于不负院长、教员、董事，及施资善士之一番至意。果具此心，则本立道生，其后之成家立业，品高行优，为社会所钦仰，可预断矣。然欲后来有成就，须从现在立志行事起。必须要忠厚勤慎，谦恭和顺，心口如一，隐显不二，常怀惭愧，毋自矜骄。朝暮至诚念佛，以期消除宿业，增长善根。事事以诚为本，念念常省自心，则汝诸生之成就，均不可量。何以故？以有本故。倘现在不发感激惭愧奋勇勤学之诚心，只期了事混光阴，便成孤负院长诸君之婆心。以无诚故，纵不折福折寿，短命而死，亦是行肉走尸，世咸厌弃之人。汝等须知好歹，各各勉旃，则幸甚幸甚。（民二十一年）

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

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



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褻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褻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可不哀哉。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宋朝王文正公之父，极其敬惜字纸。后梦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后生子因名王曾，连中三元，为名宰相。没后谥文正公，封沂国公。后世凡科甲联绵，子孙贤善者，悉由先世敬惜书籍，及与字纸中来。近世欧风东渐，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书籍字纸，即读书儒士，亦不恭敬书籍，及与字纸。或置书于坐榻，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每每以字纸揩拭器物，犹以敬惜为名而焚化之。故致普通人无所取法，而垃圾里，毛厕中，街头巷尾，无处不是字纸遍地。舟车行人，每以报纸铺坐处。出外妇女，率用报纸包鞋袜。种种



褻瀆，不堪枚舉。以故天災人禍，相繼降作，皆由褻瀆天地間之至寶所致。不知此字紙中，皆有天地日月之字，圣贤經書之文。以此種至極尊貴之物，視同糞土，能不折福壽而現受其殃，貽子孫以愚劣之報乎。吾師前文，已包括其大致。猶恐舉一而不悉反三，故又擇其所易忽者重言之。以期有心世道之人，展轉勸化，同皆敬惜書字。則富壽康寧，現身獲箕畹之五福。聰明睿智，後裔納伊訓之百祥矣（陳先善述）。（民二十四年）

三余德堂名說

寧子德晉，以己之三余堂求開示，冀即世間法，貫通佛法，俾後世子孫，各守敦倫修心之道，以行自利利人之事云。余曰，三余二字，不過誠其勤敏力學，勿曠時日，一刻千金，失則莫由再得耳。宜加一德字，則意義深長。余者，如易積善余慶，積不善余殃，乃悠久不息，永傳不朽之謂。世間无一法能久常，唯立德立功立言者，方永傳後世而垂久常。然樹此德業，談何容易。今教汝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虽无彼建樹之本領，其利益當可大過彼上。所謂篤修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愛惜物命，廣行方便，利益一切。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決定求生極樂世界。以此自行，復以化他。凡內而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外而鄉黨、鄰里、親戚、朋友，皆以敦倫盡分，及念佛求生等相勸。俾彼等同于現生，優入圣贤之域，及至臨終，高登極樂之邦。論事績，則彼勝于此者甚



大。论利益，则此胜于彼者实深。良以一则专主世间法，一则兼主出世法。一则只益色身，一则并益慧命。此世法兼出世法之三余德也。及至往生西方，见佛闻法，悟无生忍，则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由分证以至究竟圆证，方为究竟三余德也。此之三德，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亘古亘今，不迁不变，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迷而未悟，不能得其受用耳。法身德，即吾人不生不灭之本性。般若德，即吾人离念常知之正智。解脱德，即吾人净无瑕疵之净行。此之三德，悉不相离，约义分三。实则一尚不立，何况有三。是名究竟三余德。若非宿种善根，穷劫莫闻斯义。即世间伦常孝弟等法，以修佛法，即出世了生死法，以导引伦常孝弟等法。犹如山巔起塔，低地掘井，其得则同，其用功大有难易相殊之相焉。果能依之而修，则其利溥矣。（民二十年）

宗道名说

未生儿，法名宗道，此名即作毕生之称呼，不必更起乳名，冠名并字与号也。何以故？欲其顾名思义以自淑，复以表率一切也。宗者，本也，主也。道者，即吾人所同具之性，与所应尽应行之法也。性，即佛性，由迷而未悟，遂成众生。今以此性为宗，则主得其权，举凡贪瞋痴之妄念，自不至于相挟纵暴，以欺主而作祸也。所应尽应行之法者，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此八者，虽属八人，实一人无不咸具。既有其职，当尽其分，则自无家庭不睦，与儿女失教之虞。又须惩忿窒欲，闲邪



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于乡里作一表率，咸可相观而善矣。又须志诚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同生净土，亲证本具佛性，宗道之名，方得其实也。愿常以此教之。（民十九年）

普陀山普济寺浚莲华池募缘疏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胜地。普济禅寺，实国民祈福之道场。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佛殿经楼，杰出于云霄之外。皇文御碑，辉煌乎瀛渤之中。善信之沐恩报德者，不惮梯山航海之劳。中外之冀觉希真者，各申竭诚尽敬之悃。但以殿宇广大，寺产淡薄。岁修之需用实繁，僧众之道粮甚巨。向以专维持乎此，故置莲池于不暇顾。中池尚满池生莲，然泥深水浅，亦非久长之计。西池已作菜园，已经复掘作池。东池最大，约有十亩，淤泥充满，直成草滩。不慧承乏住持，愧无才德。窃思前人开此，岂直为美观乎，盖欲表示西方之景象，令暂来常住诸人，经行于莲华池畔，神游于极乐国中。果能净念相继，决定临终往生。实为助道之胜缘，洵属宏法之急务。拟将中东二池，通皆浚掘。东池之岸，用石砌塼，上立水泥栏杆，用示防护嘉致。则十亩方塘，一鉴洪开，得源头之活水，现云影与天光。使南参上士，东请高人，经行于四边阶道，契悟乎一念净心，其所关系，岂浅鲜哉。然钵如悬磬，斧柯在人。恳祈诸大护法，同发成美之深心，各捐无尽之嘉宝，则即财施以成法施，事一举而益两得矣。其为功德，何能名焉。（民二十年代作）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实际理地，历尘劫而不变不迁。佛事门中，随因缘而有兴有败。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昔世尊将入涅槃，以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盖预鉴后世法弱魔强，非仗有权力之伟人，保绥御侮，则人天眼目，如来慧命，或几乎息矣。寿量寺者，赣州千五百年之古道场也。当萧梁时，防御使卢光稠，为僧道成所建。初名卢兴延寿，寻改圣寿。至宋祥符间，真宗特敕赐今名。元、明、清来，代有兴复。至清光绪间，忽罹回禄。民国四年，又遭洪水。致庄严佛刹，竟成丘墟。唯丈六铁观音像，巍然无恙。地方正绅，请光孝寺大春和尚，兼任住持。遂与住僧德森大师，竭力经营，建观音殿。后大春去世，德森离赣。继住僧无状，致市政公署，视为废地，拟改菜市场，开马路。当地缙素，通知德森，因函请各界伟人，展转恳求保护。幸蒙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广东陈总司令，与余军长，均电驻赣李师长旋空先生，设法保存。中国佛教会，亦一再函电祈李师长维护，兼遴选妥人，前往负责，规画整理。李公遂令取消前议，且愿护持，令速恢复。而当地士绅刘君汲甫等，力任斡旋，并愿作后盾，助成兴复。盖法道之兴，各有因缘，不因经此风潮，则此寺殆将湮没矣。唯现今时值末法，人根陋劣，匪仗弥陀大誓愿力，往生西方，孰能现生断尽烦恼，了脱生死。是故此次恢复，专修净土法门，并附设居士林、流通处，俾当地人士，咸知出五浊、登九品之要



道，与敦伦常、尽己分、知因果、慎修持之良谟。如是则莲社启而宗风丕振，礼教兴而国运昌明。庶可副古人建刹命名之意，亦可慰诸公一番保护维持之热心也。但以寺无恒产，僧无积储。祈不慧代为疏引，用恳诸大护法，及各善信，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净宗兴行，人知出苦之道。因果彰显，群趋希圣之途。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家门清泰，人眷平安。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兰桂芬芳，后裔纳伊训之百祥。唯冀同发随喜，共登芳銜。（民二十二年）

邵阳东乡赵家村观音寺募修葺殿宇圣像疏

观音大士，誓愿弘深，法界众生，等蒙摄受。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良由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大士无境，以众生之境为境。故遇迷昧自心者，为说法语巽言令开悟。遇遭诸险难者，为现桥梁人士令脱离。以大士久成佛道，悲愿无尽，故致如皓月之印千江，犹阳春之育万卉，有不期然而然者。由兹咸感佑护之洪恩，故处处各为立庙而供奉焉。邑东赵家村观音寺，原名观音院，见明天启二年，邑生员卢祥兴碑记。后人于前增建佛殿，改为儒东寺，然此二字，于法道既未表深意，于见闻又难令种善根。况当此灾祸频遭之时，若不揭出观音圣号，令人民称名脱苦，不但孤负大士洪慈，亦深孤负当日立观音院者之深心，以故改为观音寺焉。寺之建筑，三门一座，内供二



金刚。佛殿一座，供释迦、药师、弥陀三佛，傍侍迦叶、阿难。佛殿后韦驮殿一座，两边配殿二座，东关帝，西伽蓝。正中观音殿一座，中供观音，傍侍善财、龙女，两边十八罗汉。按此形势，足知佛殿在后添修也。吾邑自乾嘉后，佛学绝响，外道亦无。近来饥谨荐臻，兵匪屡扰，人民苦极，思乐不得。各种外道，乘机而来，门庭虽各不同，总以炼精气神，求成仙，为天帝之臣佐而已。初李仙涛商上海，闻法归依。及归，请若干经书，以馈邵、澄、朝有学识之知交。于是方知净土法门，为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仗佛慈力，即生便可了生脱死，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也。今夏由甘回里，于四月八日，诣观音寺礼佛。见其殿宇凋敝，圣像残剥，欲稍事修葺，以力不能胜为憾。至苏祈光作疏，以呼将伯之助。光谓当此灾祸频兴，人民困苦之时，恐无几肯施舍者。且持予疏，令一切人看，即一文不出，亦可令彼种即生了脱之善根。况念大士恩，当必有随分随力以助者。所募之款，多则大修，少则小修。即一圆亦无，予疏亦不徒作，汝募仍有大功。何也？以由阅此疏，知观音度众生之洪恩，念佛了生死之大法。将见后之相继而起者，多难胜数也。又何必执一时一处以为报恩宏法云哉。（民二十四年）

扬州江都扬善坝莲修精舍募建大殿疏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断惑业，得预一生补处。即于现世，



定出六道轮回。以其为禅教律密一切诸法之归宿，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要道故也。江都扬善坝，当明末时，觉根和尚，开一净土道场，专修念佛三昧。嗣后屡有高人住持，以故法道久而不替。清咸同间，兵燹之后，寂山和尚，派人料理，近交其徒智定住持。恪守旧规，不涉外缘。去年洪水为灾，殿堂寮舍，同付东流，大殿墙壁，一无所遗。当殿塌时，有三巨木，翼蔽佛龕，随即漂去。佛龕被水冲坏，亦随流去。水淹佛膝，八尺金身之西方三圣像，系香樟所雕，及与莲座，经此撞击，一毫无损。足见大水乃众生恶业所感，而佛像值此极大之冲激，仍旧巍然。殆以普示一切众生，令其归命投诚，冀得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也。水退之后，智定先盖一茅篷，俾佛像不被日晒雨淋，而修殿一事，徒叹奈何。幸江都县长杨君，财政局长叶君，公安局长陈君，建设局长李君，及江都绅耆，各见如此奇异，同为出资赞助，令其恢复古道场，为地方人祈福之所。由是智定求予疏其源委，以便恳祈十方檀越。（下略）（民二十三年）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度生情殷，故复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逐形，寻声救苦，种种方便，度脱众生。所谓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由是在处皆立道场，而天竺最为显著。以杭州素称佛国，人民善根深厚，致菩萨异常灵感也。南天竺



演福寺者，隋开皇十五年，陈仲宝所建，请真观法师开山。法师钱塘世家范氏子，幼出樊笼，智由天纵，深入经藏，彻悟自心。初谒天台智者大师，大师待以同门之礼，可以想见其道德悟证之高深也。及住此寺，常讲法华，法道之盛，少与相等。故时人语云，天竺有真观，当天下一半。自后沧桑迭变，兴废不一。至宋理宗淳祐八年，复得重兴，赐额为崇恩演福禅寺。以至元朝，代有高人。而蒙润法师，住持六年，大宏台教，及与莲宗。法师礼诵勤苦，世少等伦。初出家时，礼伽蓝神，像即崩倒，非有远本，其能然乎。迨至明末，一经兵燹，遂成荒墟。附近之民，据为己业，已二百余年矣。民国五年，虎跑法轮和尚，因观志书，始知原由。欲保存古迹，志图恢复，访诸耆老，得其原基，以三千圆，赎回一十余亩，随即搭一茅篷，派人经理，以待机缘。至十二年，佛缘大师，始为接管。晨夕礼诵，冀有乘大愿轮者，为之布金，重兴净土横超道场。（下略）（民十八年）

募建永年祈祷普利会疏

（民十八年，代王一亭居士等作。后因明觉师旋逝，未行）

窃以世界本清宁，由情见互异，而遂成焚乱。天心原慈善，因众生恶感，而屡降灾殃。是以近多年来，刀兵、水旱、饥馑、疾疫，频频降作，民不聊生。然既同生天地之间，可不以民胞物与为怀。是以敝同人，多年以来，凡各处种种灾患，悉各尽其绵力，为之赈济。此盖愍其现在之苦荼，而为之设法者。又死者魂无所归，久则成厉。若



不设法超荐，则何慰此等孤魂于泉下。故必于每年，特建道场，以济孤魂，而祝太平。此盖预息将来灾殃之急务也。向者祈祷，未定何处，随意举行，以施济度。窃念观音大士，誓愿宏深，普陀名山，为应化地。明觉和尚，又为真实举行公益之僧。兹拟委彼，在彼本庵，于三月清明之期，念观音圣号七日，圆满之日，特放施食。七月，则念地藏圣号七日，施食七堂。冬至，则念弥陀圣号七日，至圆满日，施食一堂。每次均请四十八僧。以此功德，超度一切刀兵、水旱、饥馑、疾疫而死之孤魂。俾彼各得往生善道，庶不至为厉而作凶。从兹人民安乐，天心顺适。雨暘因之时若，虫蝗由是不生。则物阜民康，天下太平矣。又愿军民长官，各各福寿增崇，吉祥莅止。备膺箕畴之五福，同纳伊训之百祥。以此福德，抚育吾民，大同之风，重见今日。凡我同伦，愿各赞襄。

礼念观世音菩萨求子疏

伏以观音大士，誓愿洪深，法界有情，等蒙摄受。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良由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大士无念，以众生之念为念。故得慈起无缘，悲运同体。如皓月之普印千江，若阳春之遍育万卉。遍尘刹感，遍尘刹应，无求不遂，有愿皆从也。弟子 同室人

痛世道之危岌，愍人心之陷溺，愈趋愈下，了无底止。仰冀大士赐我福德智慧之子，以期将来穷则独善，以倡导于一乡。达则兼善，挽狂澜于既倒。特立三约，以为



先容。一保身节欲，二敦伦积德，三胎幼善教。勉行此三，以期无负大士之洪慈也。又祈四海内外，一切同人，咸息恶心，咸发善念。咸生福德智慧之子，咸体普覆并载之仁。视邻邦如手足，以天下为一家。互相维持，不相侵暴。以期上慰乾父坤母之洪恩，下符与天地并称三才之人名。转大乱为大治，普天同庆。畅佛化于两间，万国咸宁。唯愿菩萨，普施无畏，愍我愚诚，满我所愿。 年 月 日弟子 百拜上呈。

求子三要 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此三要事，务期实行。再以至诚，礼念观世音，求赐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必能所求如愿，不负圣恩矣。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者。若不节欲，则精气薄弱，必难受孕。即或受孕，必难成人。即或成人，以先天不足，决定孱弱。既无强健勇壮之身力，亦无聪敏记忆之心力，未老先衰，无所树立。如是求子，纵菩萨满人之愿，人实深负菩萨之恩矣。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者。欲生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必须敦伦尽分，孝亲敬长，善待眷属，愍恤仆使，此行之家庭者。至于乡党亲朋，俱宜和睦劝导。俾老者善教儿女，幼者善事亲长。常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愿生西方，永出苦轮。普为同人，恳切演说，令培出世之胜因，咸作守道之良民。能如是者，一举一动，悉益自他，一言一行，堪为模范。所生之子，必能超群拔萃，大有树立。菩萨固能满人之愿，人亦可慰菩萨之心矣。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



者。古昔圣人，皆由贤父母之善教而成，况凡人乎。若求子者，肯用胎教之法，其子必定贤善。从受孕后，其形容必须端庄诚静，其语言必须忠厚和平，其行事必须孝友恭顺。行住坐卧，常念观音圣号。无论出声念、默念，皆须摄耳而听，听则心归于一，功德更大。若衣冠整齐，手口洗漱，出声念默念，均可。若未洗漱，及至不洁净处，并睡眠时，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若至临产，不可默念。以临产用力送子出，若闭口念，必受气窒之病。产妇自念，家属皆为助念，决定不会难产，亦无产后各种危险。果能如此谨身口意，虔念观音，俾胎儿禀此淳善正气，则其生也，定非凡品。及儿初开知识，即与彼说因果报应，利人利物者必昌，害人害物者必亡。须知利人利物，乃真利己。害人害物，甚于害己。作善必得善报，作恶必得恶报。及说做人，必须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方可不愧为人。否则形虽为人，心同禽兽矣。不许说谎，不许撒颠，不许拿人什物，不许打人骂人，不许遭践虫蚁、字纸、五谷、东西。举动行为，必期于亲于己有益，于人于物无损。又须令其常念观音圣号，以期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幼时习惯，大必淳笃，不至矜己慢人，成狂妄之流类。如此善教，于祖宗则为大孝，于儿女则为大慈，于国家社会则为大忠。余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者，其在斯乎。其懿德堪追周之三太，庶不负称为太太云。愿求子者，咸取法焉，则家国幸甚。

◎附记禁忌，免致祸害。凡求子者，必须夫妇订约，



断欲半年，以培子之先天。待妇天癸尽后一交，必定受孕。天癸未尽，切不可交，交必停经，致成带病，颇有危险。又须吉日良夜，天气清明。大风大雨，雷电震闪，亟宜切戒。礼记月令，季春，先雷三日，道人以木铎巡于道路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古圣王痛念民生，特派官宣布此令，又复著之于经，其天地父母之心乎。道人，宣令之官。木铎，即铃，振铃俾众咸听也。巡，行也。道路，城市街巷，及乡村也。容止，谓房事。不备，谓五官四肢不全，或生怪物。凶灾，谓其夫妇，或得恶疾，或致死亡。既受孕后，永断房事，所生儿女，必定身心强健，福寿深长。孕后交一次，胎毒重一次，胞衣厚一次，生产难一次。孕久若交，或致堕胎，及与伤胎。兹因浙江永嘉张德田居士，愍念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于去秋，函祈光作礼念观音求子疏，并说其保身、积德、善教等法，以期所生之子，皆为贤善，庶可渐臻太平。光屡以老辞，彼屡次恳求，情难再却，为作简疏，及与三要，以塞其责。（民二十九年庚辰季春作）

莲宗正传跋

法雨涓滴录一书，于临终助念，及洗沐、换衣、哭泣等，破坏正念之利害，颇有发明。周师导之母，幸得助念之力，故得正念昭彰，现诸瑞相而终。由是彼昆季石印数百册，以送远近有缘者。今又以母所遗资，印莲宗正传一万册，以结净缘。冀其母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增品位。因将此录，附于其后，冀一切人，咸知助念，及



破坏之利害。庶不至以爱亲，及爱兄弟、妻子、眷属者，背道而驰。以爱恋之心，行损害之事，尚自以为吾于亡者，能尽其职。但以凡夫知识陋劣，未闻佛法，所有损益，人孰得知。此书传布遐迩，庶一切正信念佛者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生则深种善根，没则神超净土。此法乃唐善导和尚所发明，谓平日不念佛者，依此助念，亦可往生。善导和尚，弥陀化身，是知此法，利益宏深。普愿见闻，咸生正信，展转劝导，功德无量。待己临终，决定有助念之人。何以故？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因果两各相符故。（民十八年）

印送净土五经跋

梵网经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是知众生心性，与佛原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只为迷悟之分耳。奈众生迷而不觉时，虽具有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广大圆满之佛性，全被尘劳埋没，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业，毁谤三宝，自害害他。正如流泉潜隐地中，全不觉知，必须时节因缘为之启发，方能逐渐开明。所以古今来许多有力伟人，幼时迷昧，专以毁谤佛法为能事。及阅历渐深，遇境逢缘，翻然觉悟，从而皈依三宝，实力奉行，亦不可胜数。足征佛法广大，实即一切众生本具之心法也。江西吉安吴南浦居士，本宿根深厚，自少经商沪滨，心存慈善。奈全不知佛



法，反目信佛为迷信。其室人张氏，虽具信心，而又不识邪正，从而相劝，亦难启发。民国二十年，被匪绑至匪窟，愁苦交迫，寻思无计，遂忆及张氏劝信佛法之语，因而望佛慈救，冀出匪窟。詎知佛法不可思议，佛慈如母忆子，感应道交，捷如桴鼓。忽来巡捕，为救旁人之票，误走地方，即将伊救出，不费分文，安然脱险。乃知佛法有灵，略启信心，遂往普陀等处进香礼佛。二十二年，与室人张氏，偕一子，乘汽车，行至途中曲处，忽一西人少女，从旁横来，适与车撞，被车横压，仆跌车下。伊父子三人，吓得魂不附体，汗流浹背，意谓此女已成三段。急念观世音菩萨，以期佛慈加被解救。及停车下看，但见该西女，仰卧车下，恰在四轮当中，随车拖走数十步。一时巡捕市民云集，该女父亦寻至。将女援起，只见其满脸通红，了无伤痕。旋经检验，毫无损伤，女即随父而去。居士经此二险，大启信心，二十三年，特来向光求授皈依，遂为取法名曰慧云，张氏法名曰慧贤，继而进受五戒。从此信心真切，精进修持，复在灵岩各处广作功德。又数男名下，连得数女孙，艰于男孙。至二十四年，适居士六十寿期，长儿媳遂生一麟儿。各亲友群相道贺，居士因已长斋奉佛，则自己寿诞，及孙儿弥月，皆用素筵，毫不动荤，以为戒杀吃素倡。今复以千圆印净土五经，赠送结缘，请光述其信佛因缘而为之跋。普愿未发信心者，见闻起信，已发信心者，因而增长。必期人人信佛，同生西方，同圆种智，以慰诸佛普度众生之本怀焉。（民二十六年）



成復初忏悔文跋

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人若知因果，自可格除人欲，遵循天理，以复其本具之良知。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由此而扩充发现矣。佛法者，世出世间诸法之根本也。自后汉入中国，千八百余年，由圣君贤相，通人达士之护持提倡，得以遍布中外。其间虽二三暴君拘士，辟驳毁除，然皆仰面唾天，适足自污。宋之程朱，阅佛大乘经典，亲近禅宗知识，以期窃取其义以自雄。由未遍阅诸经，遍参各宗知识，遂窃取佛经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以释儒经，竟成执理废事之邪见。如曰，天，即理也，岂真有冕旒而王者哉。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剏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托生。初由执理废事，继成断灭顽空。于是大张己见，深辟佛法。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乃为骗愚夫妇奉教之根据，实无其事。此后凡属理学，皆偷看佛经，皆力辟佛法。不究道之根本，徒以门庭固执。从此治心、治身、治国、治世之法，但存皮毛，了无根本。欧化一至，靡然风从，竟成废经废伦，争地争城，惨不忍闻之现象，为自有生民以来之大乱。究其根原，皆由辟因果轮回之学说以酿成之。自程朱以后，学者凡天姿聪明，无不受此遗毒。举皆自命卫道，而不知其畔道也大矣。致大多数人，毕世无由闻道。亦有始陷覆辙，后痛改悔，自愍愍他，自伤伤他，欲以己之迷执，作一切



人之殷鉴，如甘肃秦安成复初者，又复何限。按其子净念书云，家严自十六七岁，即受程朱遗毒，以辟佛老为己任。惜所居偏僻，佛经殊难一见，又无宏法高僧，超格达士可亲近，遂以程朱所说，为千古不易之定论。辄依其说以辟佛老，实绝不知佛老之所以。由其妄辟佛老，并将素所崇奉儒教真正宗旨，亦复迷昧。幸宿植善根，天鉴愚诚，俾其病困多年，以期自反。初则犹谓天道无知，继则大悟己见悖谬。从兹痛改前非，力修净行。效了凡之立命，法净意之革心。虽得心地光明，仍旧目睛昏翳（民十六年，右目起翳，不能睹物。至二十年，左目亦然。乃与其子，极力忏悔。其子刺血画佛，以朱写经。彼自作文发露，遂得目能见物）。方知不暴己过，终难消业，倘陈宿愆，尚堪利人。因兹作忏悔文，印送同人，以自己之迷悟，作来哲之法戒。祈光作跋，冀广流通。因略表受病之原委，期有心世道人心者，同挽颓风，同敦儒行，同修净业，同沐佛恩。同格人欲之幻物，同致本具之良知。庶可明明德以止至善，持佛号以生西方。罔念作狂，克念作圣，以身作则，普度群迷者，其在斯乎。（民二十五年）

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

念佛一法，乃佛法中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语其浅，则妇孺均能修持。语其深，则圣哲莫能了解。而且于在家善信，最为合机。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如来称为三世诸佛净业



正因。故凡念佛之人，必須于家庭伦常中，各尽其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者是也。又须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修善去恶，尤须在起心动念处，认真省察，笃实扩充而克除之。战兢惕厉，毋或怠忽，是为善人。善人念佛，方能得念佛之真实利益。如基址巩固，万丈高楼，自可随意建造矣。现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总因不讲尽谊尽分之道、福善祸淫之理。至于六道轮回之事，念佛往生之法，更无从得闻。以心不注重于道德仁义，因果报应，纵闻亦不生信。以是之故，酿成大劫，天灾人祸，频频降作，杀机弥漫，民不聊生。其有具忧世之心，欲为挽救者，咸皆提倡佛学，而修念佛法门。以此法，实为佛法中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之法，如人习射，以地为的，发无不中。此法仗佛慈力，但肯依教修持，无一不成就者。是故各当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遵行十善，以净身口意三业。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如是之人，生为圣贤之徒，没登极乐之国。展转劝导，相观而善，何难弭灾息祸，修德膺福。敦本重伦，移风易俗，以迄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由是言之，念佛一法，岂非振兴民力，辅弼政教，不据位而化民，不资刑而息恶之根本法轮乎。愿具挽劫运之心者，同皆入社。有道远者，及职务萦身，或青年妇女，不便来社者，均可在家摄心净念。特设净业社者，不过为提倡演说之机关而已。日常念佛，固属在家中修持之事，不可不知。社址设仙庆寺，每月某日，同来念佛。念毕，请通文理者，讲演念佛之章程



利益，并居家教育儿女之规矩利益。又备有浅近念佛修善各书，有欲看者，按本请看，并不多取分文。复以此资，请书备阅。大家果能群起兴行，则世道人心，自然淳善，天灾人祸，无由降作矣。此实为国、为民、为社会、为家庭之最上善策也。愿见闻者，同兴起焉。（民二十年）

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缘起

世间一材一艺，皆须大家互相资助，方能有成。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世间法尚如此，出世间法，何独不然。须知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凡夫，亦可预入其中。一切法门，不到业尽情空，不能了生脱死，以唯仗自力故难。念佛法门，若具真信切愿，即可超凡入圣，以专仗佛力故易。一得往生，其所得之益，比业尽情空者，高超多多。此之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贤愚，士农工商，在家出家，皆应修持。不唯不碍一切职业，而且能助一切职业得易成就。凡念佛之人，务必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坚决，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家庭眷属，外而乡党亲友，同修此法，同求往生。其为功德，何能名焉。以故成惠民，与诸居士，组织一助念往生社，于本镇武圣庙。每月逢期，来此念佛。念毕，讲说净土法门之利益，与其修法，并临终助念之办法。凡入社者，均当依之而行。其有社友，或非社友，请往其家助念者，当本大菩提心，开导



病人，及与眷属。俾各依佛法，勿任凡情。开示之后，大家同秉一心以念，必期其亡者直下往生西方而后已。能成就他人往生，待至自己临终，必大有成就自己往生者，切勿以不关己而忽之。至于同社念佛道友，平常当与家中眷属，说其临终助念之利益，与预先洗澡、换衣，并对之哭泣之祸害。当请一本饬终津梁，令其详知。迨至父母，或余眷属，临欲命终，家中眷属，同为念佛，令彼心存正念，随佛往生。并请社友，为其助念。此时一发千钧，关系甚大。当将丧祭种种虚华之费，移于此时用之。当将哀毁尽孝之诚，移于为亲念佛。须令眷属，悉听社友指导，切不可徇于习俗，以误大事。孟子谓，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况临终能以念佛相助，则正念昭彰，随佛往生。成就亲往生，即是成就亲作佛。凡作佛者，必度无量无边众生。世间尽孝之事，尚有大于此乎。是宜竭尽吾诚，而极力助之也。倘或徇于习俗，不以成就正念为事。或预为洗澡、换衣，一经触动，心已纷动，若或疼痛，必生瞋恚。若或哭泣，必生恋爱。纷动，则正念已失，莫由往生。瞋恚，则或致堕落毒虫之类。恋爱，亦属生死根本。人非病狂，谁忍以行孝之愚诚，坏亲正念，令其失了生脱死，以至成佛之巨益，致堕三途恶道，及常劫轮回之极苦乎。此之行孝，与罗刹女爱人何异。罗刹女谓所吃之人曰，我爱汝，故吃汝。愿一切孝子贤孙，及诸仁慈眷属，同随顺佛度众生之心，切勿与罗刹女之爱相同。则亡者存者，通皆得大利益矣。（民二十年）



企庐莲社缘起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本妙心，轮回生死。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众生机，说种种法。虽大小偏圆不同，权实顿渐各异，要皆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究竟成佛而已。然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又为末世众生，业障深厚，智慧浅薄，寿命短促，知识稀少，匪仗佛力，决难现生了脱。于是特开一总摄初中后法，普被上中下根之净土法门。俾彼已证法身者，速成佛道。未断烦惑者，亦出轮回。其为利益，超出一代时教之上。以一则专仗自力，一则兼仗佛力。譬如跛夫，终日只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洲。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当时高僧巨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自兹厥后，代有高人，续焰传灯，遍布中外。如来大法，有律教宗密净五种，唯净土一法，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为律教宗密之归宿。故古今律教宗密诸知识，皆务密修，尤多极力显化者。此法真俗圆融，机理双契。不但为学道者，立出轮回之妙门，实为治国者，坐致太平之要道。故往圣前贤，通人智士，咸皆修持，若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焉。迩来人心不古，弃本逐末，欧风东渐，竞尚唯新。争地争城，互相残杀，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其有心世道人心者，见此现象，恐人道或几乎息，群起而设法挽救之。于



是各处咸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佛学。明三世之因果，示六道之轮回。表佛性之真常，赞净土之超胜。令一切人，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则必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为世间贤人善人。发菩提心，自行化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迨至临终，佛及圣众，亲垂接引，令其往生，而为出世间上善人。此各处立社建林之大意也。苏州，为古来佛教盛兴之地，固多宿根深厚之人。纵外道援引，误入歧途，不旋踵而复归正道。曹崧乔居士，创办隐贫会，以周济贫民，乃色身上之慈惠。今又援陈依仁、周良济二居士，开企庐莲社，提倡念佛求生西方。俾迷背故乡，了无资粮以归者，皆得资粮具足，乃慧命上之计虑。而庐山之道，谁能继迹，但能景仰而企望之，亦不愧为庐山之徒，故名为企庐莲社焉。彼祈光作缘起，以发明其隐义，故为络索一上。庶见者闻者，及诸社员，悉知即心本具之道，即俗修真之法，即念佛而护国，即潜修而辅世之意义矣。（民二十四年）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

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方名为佛。乃烦惑净尽，福慧具足，五蕴皆空，三德彻证，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之嘉号，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通名。其释迦牟尼，乃娑婆教主之别号也。梵语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能仁，谓广度众生。寂默，谓彻证自性。学者，效也。即随分随力依教修行也。依教修行，何言其随分随力也。以



佛随众生根性说法，以根性不一，佛随彼之智识身分所宜而说。随机施教，对症发药，必期于机教相契，令各得益。令在生死苦海沉溺之众生，归依佛法僧三宝，以为恃怙。令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令修十善，于身三、口四、意三，皆止其恶而行其善。所谓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口不说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之话，意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之念。愚痴，指不信因果，谓作善作恶，无有报应，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邪见。又复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友，则劝善规过。主仆，则法仁效忠。一一各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为人乘法。依此而修，生生为人。人乘，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根本。如地基筑坚，高楼随意可建也。天乘，于五戒十善外，加修各种禅定，以生六欲、四禅、四空等天。人乘、天乘，皆非了生死法。声闻乘，依戒定慧，修四谛法，以了生死。缘觉乘，依戒定慧，观察十二因缘流转，还灭二门，以了生死。菩萨乘，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下化众生，以期上成佛道。然此三乘法，皆属仗自力之普通法。若最上上根人，当可现生了生死，即佛在世时，亦是百中之一。若现在，恐全世界亦无一二矣。然佛以大慈悲，预知后世众生，无仗自力现生能了生死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特别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智愚，士农工商，政军学界，在家出家，上圣下凡，皆令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博地凡夫，带业往生。既生西方，惑、业、苦三，悉皆消灭。喻如片雪，当于洪炉，未至而化。已了生



死之二乘，及权位菩萨往生，则速证无生法忍。已证无生之法身大士往生，则速证佛果。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行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然既欲往生西方，当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念报其恩，常加护惜，不敢杀食。见一切同伦，及诸鬼神，与鸟兽昆虫，皆心念口言，令其念佛求生西方。果能三业清净，敦伦尽分，以修持净土法门为劝，则相观而善，当有潜移密化，俗美风淳之望。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间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一见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遂执理废事，拨无因果，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谓人死，形既朽灭，神



亦飘散，纵有剗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是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权也。谓其实无，致后之学者，皆不敢说因果，唯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之本。而使善者不能不正心诚意，恶者不敢不正心诚意者，因果也。既不讲因果，则治国治家治身治心之法，徒具虚文，不得实益。数百年来，尚能支持者，犹有古大人之流风善政，未全泯灭也。近来废弃旧法，竞尚唯新，争城争地，互相残杀，弱肉强食，酿成大劫者，皆由全国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以违背先贤攻击。又或稍有树立，当入文庙，人以佞佛而阻之，故视说因果为畏途。以致从古未有之大乱，大为发生。使家庭、学校、社会皆讲因果，断不至乱至此极。在程朱当日，恐佛教盛则儒教衰，故作此违理昧心之辟驳，以卫护儒教。其相争相杀，多年不息之惨象，实未看到。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彼恐不辟佛，儒者皆悉学佛。不知儒者果皆学佛，儒教当更兴盛。此义详于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中，当另抄之。俾贵地儒者，大开眼界，有所依从。世乱已极，思治之士，咸皆提倡佛学，以冀人各明因果，识罪福，回心向善，挽回劫运，以安民生。罗铿端等诸居士，拟立佛学图书馆，祈余作缘起，以发明佛教济世度生之旨趣，遂书此以塞其责。（民二十七年）

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是名正因，此属性德，亦本觉也。虽有正因，若不闻佛法，则如宝在藏中，



珠系衣里，由不知故，枉受贫穷。既闻佛法，知佛是已成之佛，我及一切众生，皆是未成之佛。从兹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是名缘因，此属修德，亦始觉也。修德功深，性德体显，方知从昔已来，承正因佛性之力，行种种背性之事，受种种幻妄之苦，犹如暗室触宝，反受损伤。今已亲见本有佛性，则昔本不失，今亦无得，全妄即真，全修即性，是名了因，乃性修双融，始本合一也。凡佛所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亲证乎此而已。然众生根有利钝，职有亲疏，难以普益。故以建立塔庙，庄严法相，鸣钟击磬，扬拳竖拂，为助发入道之缘。而古人每于大聚落处，建大塔庙者，以期见者闻者，纳佛种于八识田中，后来必至亲证觉道，非徒为壮观瞻也。苏州报恩寺者，乃三国吴主孙权，为报母恩所建，原名通玄寺。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重修，僧正慧建十一级宝塔，备极庄严。隋文代陈，为吴令孙宽所废。唐初，僧慧顓重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开元为额，遂改名开元寺。中有金铜玄宗像，昭宗大顺间，为淮西贼孙儒焚毁。后唐同光三年，吴越王钱镠，另建开元寺于盘门内瑞光寺旁，以晋愍帝建兴元年，由海浮来之二石佛，修无梁砖殿以供之。吴越王钱镠，自唐僖宗时，征黄巢，平董昌，尽忠唐室。昭宗时封王，所辖吴越，法道大兴。五代之世，唯吴越最为安靖，以数世信佛，绝无苛政所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尽献所辖之地于宋。此八九十年，于佛于儒，均有莫大之关系焉。当五代周显德间，钱王于故开元寺基，重建寺，移支硎山报恩寺额于此，



为报恩寺之所由名也。至宋神宗元丰间，重修寺塔，苏东坡舍铜龟以藏舍利。自后兴衰，不一而足。明万历初，塔寺复毁，由僧性月任兴复，适如金至，性月悉委任之。金广谈因果，显大神力，致檀施云集，阅九年而竣功。清康熙五年，一源法师，欲为重修。适太傅金文通告老居家，因劝倡修，遂得大逾前规。道光十六年，邑绅潘梅溪，独舍巨资，俾得一新。光绪二十四年，敏曦老法师莅苏，邑绅以报恩寺塔颓败，欲仗德望恢复，请为住持。法师许之，未及开工而寂。法徒咏荷公，极力担当，令徒孙昭三公辅弼之。祖孙二人，竭力监督，功甫及半，而咏荷公歿，时在光绪三十一年。昭三公接住持，惨淡经营，至次年，俾九级浮图，及各殿堂，悉皆完整。迄今又三十余年，风雨摧残，木朽瓦裂。今年五月中旬，塔巅第八层陵角，忽然崩堕。由上至下，层层受损，若不急修，则后难收拾矣。昭三公持志书来，并说现状，拟即募修，祈不慧撰一缘起。恳祈十方宰官长者，善信人等，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舍不坚之资财，培无尽之福德。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桂兰蔚茂，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阜阳资福寺重建念佛堂开莲社缘起

如来圣教，法门无量，随依一法，以菩提心修持，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于修而未证之前，大有难易疾迟之别。求其至圆至顿，最简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



圣证真之捷径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烦恼断尽，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莲。当今之人，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丽天，川川俱现。水银堕地，颗颗皆圆。不独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觉世牖民，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农工商，欲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欲消灭其疾苦者，无不随感而应，遂心满愿。今则人心陷溺，世乱已极。变乱是非，颠倒黑白，争夺欺陵，极力演变。若不挽救，则人道或几乎息。于是各处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娑婆之浊恶，表极乐之严净。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复礼，生入圣贤之域。了生脱死，没归极乐之邦。阜阳资福寺，乃几朝古刹，载之志乘。近以住持无弘法之资格，一班不知佛法者，竟倡维新，破除迷信，急欲毁灭其寺。虽明哲之士，谕以正理，绝不肯听。阜阳佛教会代表邢纯斋，愤不顾身，奔走省垣，面见主席雪亚刘公，祈其出示保护。幸蒙刘公护法心切，爱民情殷，立即出示禁止，方得保存。地方人士，因思佛法理智高深，利益广大。更念资福为颍地名胜，自古迄今，人民沐恩戴德者，多难胜数。不忍任其荒凉，于是重谋兴复。现已建立念佛堂五楹，请秉初法师暂主其事。拟安戒德师僧若干位，常年修持净业。每月朔望，聚集在家信士，念佛一日，以资提倡。午后念佛毕，不拘缁素，为之讲演念佛大旨，与居尘学道，在野报国之法。以及敦伦尽分，闲邪存



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事。并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理。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则于一切时，一切处，皆为希圣学佛之事。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愿若缙若素共勉之，则其利益大矣。（民二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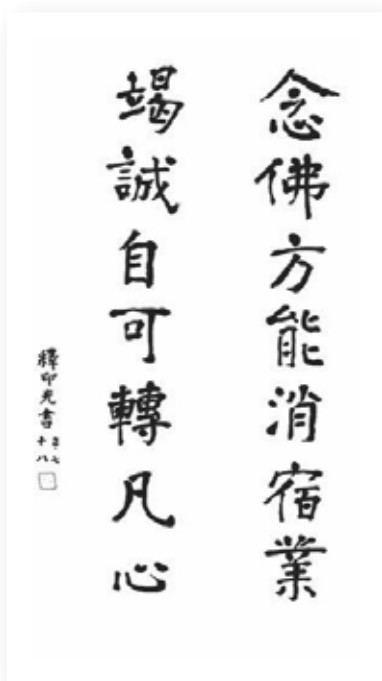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

（办法从略）

观世音菩萨，于过去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救苦情殷，不离寂光，垂形九界，于十方无量世界，随类现身，度脱众生。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则十方世界，无刹不现，而于娑婆世界，因缘甚深。虽则十法界身，无身不现，而世人皆以菩萨称之。虽则应化之处，遍满寰宇，而浙江普陀，最为显著。印光受恩实巨，负恩甚深。初则出家于陕西南五台山，为观音现身降伏毒龙之道场。继则寄居南海普陀，为善财南参观音之圣地。每念世人不知菩萨之深慈大悲，欲搜辑大藏，及与群书，凡菩萨本地之行愿，及此方感应之事迹，述为颂文，加以详注。俾世之同伦，同知观音之大慈悲心，与夫随类逐形，寻声救苦之实理实事。庶可同持圣号，同消业障，同增福慧，生为身心清静之人，殁入莲池海众之会。用此以正人心而挽劫运，以期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然此心虽发，但以学识浅陋，笔墨拙朴，未能即时举行。适江西大文学许止净居士



来山见访，一见即成莫逆，因以其事见托，彼即欣然允许。遂潜心撰述，时经二年，述成颂文二万余言。每句事迹，悉注于每段之后，俾阅者一目了然，共成三卷。又录经中要义，名为经证一卷，附于颂文之后。又金刚经功德颂一卷，亦附于后。俾诵经念佛人，同知向方。以期即凡心以见佛心，克遂如来度生之愿。现今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世道人心，陷溺已极，特借此以作挽狂澜，扶世道，同登圣域，共证菩提之向导。今即付排发刊，愿有力善信，共出净资，俾举世同人，各沐观音菩萨之慈恩，以迄同得亲证本具佛性，圆满无上觉道。区区之心，如是而已。（下略）（民十四年）



□ 印祖墨宝



楹联

（肇于宋初，蜀后主孟昶庆新春。自后僧俗，各以之赞颂功德，发挥道妙，摅心所蕴，藉谕同仁。云栖法汇，曾载各联，今踵芳规，以博一笑。印光识。）

释迦

下兜率而降神，住世八十其年，令九界众生，彻见本来真面目。

睹明星而悟道，谈经三百余会，俾大千佛子，复归原有旧家乡。

佛应西乾，度众生以悟证菩提，故感天龙常拥护。
法流东土，开文化而震发聋瞶，致令贤智尽归宗。

三惑尽而二死亡，一尘不立。
五蕴空而六根净，万德圆彰。

圆悟藏性，彻证自心，道通天地有形外。
慈起无缘，悲运同体，恩遍圣凡含识中。

冀有情共证真常，本寂灭心，说圆通法。
期含识同登觉岸，依一实道，开方便门。



华严顿演圆宗，独被上根，尚未悉符出世度生之弘誓。
行愿导归极乐，全收九界，方堪大畅成道利物之本怀。

华表圆因，显如来成始成终之道。

严彰实果，示众生心作心是之门。

弥陀

莫讶一称超十地，

须知六字括三乘。

如来拯济无方，广度众生须度我。

吾辈^三龄^三没寄，不念弥陀更念谁。

依宏誓愿，建折摄之法门，但肯一心持名，自尔潜符
实相，俾四圣六凡同证真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

以大慈悲，立厌欣之胜行，若能初土托质，何难顿入
寂光，导三乘五性齐登净域，因兹千经俱阐，万论均宣。

应当发愿愿往生，客路溪山，切莫从头再眷恋。

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直须全体总亲承。

成就六八大愿，居西方以作佛，举华藏世界诸庄严，
圆彰净土。

愍念九品含灵，向东域而垂慈，引娑婆国中众男女，
同往莲邦。



舍西归捷径，九界有情，上何以圆成觉道。
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萌。

五住二执，蒙光顿圆夫四德。
三乘六道，克念定证于一真。

佛愿宏深，十方共赞。
生心恳到，九界同归。

寿量无边，竖穷三际。
光明有象，横遍十方。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乐邦有路，起信即生。

唯期五浊顿空，任他香无人焚，地无人扫。
倘得一真共证，自尔愿令我满，心令我安。

济度无方，怜伊体一。
津梁罔测，悯彼迷深。

誓愿宏深，十方共赞。
慈悲广大，九界同归。



弥勒

宝阁覆十虚，宛若空含万象。
分身遍尘刹，直同月印千江。

坦腹笑容摄海众，
分身散影示时人。

宴坐等人来，预摄龙华会里有缘之辈。
逢机以笑应，圆彰大肚皮中无所不容。

楼阁门开，圆彰法界修因事。
慈悲愿普，预摄龙华证果人。

佛

彻证一真法界，三惑尽而二死亡，德超十地。
普令九类圣凡，五蕴空而六度具，道继大雄。

观音

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

一尘不立，得真圆通，现随类逐形之身，寻声救苦。
五蕴皆空，证大寂灭，依即心自性之道，说法度生。



云起慈门，悯彼迷情不易悟。
波腾愿海，怜伊佛性了无殊。

慈悲心切，虽救苦以寻声，常住楞严大定。
与拔情殷，纵逗机而说法，圆彰寂灭真宗。

照见五蕴皆空，说法度生，竖穷三际。
证极一乘实相，寻声救苦，横遍十方。

誓愿宏深，处处现身说法。
慈悲广大，时时救苦寻声。

法法圆通，故名自在。
头头合道，因号普门。

慈起无缘，恩周庶类。
悲兴同体，道启多门。

势至

本愿不违，摄念佛人归净土。
分身无量，居极乐国遍十方。

都摄六根，获大寂灭。
单提一念，证真圆通。



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乘圓通道，广度众生。

菩薩

证诸佛本妙觉心，从兹安住寂光，享真常之法乐。
愍众生迷如来藏，故复现身尘刹，作得度之因缘。

韦驮

菩萨化身，辅正摧邪宏圣教。
童真入道，安邦护国度群迷。

普陀韦驮

护法安僧，俾有情共入普门，满观音愿。
降魔制外，令含识齐登觉岸，遂善逝心。

普陀天王

企慈云普覆尘寰，以天王身，作如来使。
期法雨均沾沙界，现大人相，镇圆通场。

关帝

浩气冲天，仰效义天之覆庇。
精忠贯日，常随佛日以昭彰。

佛殿

冥显咸加，恩逾父母。



圣凡普利，德迈穹苍。

行满果圆，导三乘以齐成觉道。
悲深愿重，拯四生而共届莲邦。

教演偏圆，统九界而齐度。
德全福慧，超十地以独尊。

普陀仙人井观音

悲愿宏深，故从个里涌甘露。
慈恩浩荡，致使寰区尽竭诚。

灵岩山智积殿

证法华而来灵山，追随多宝塔中佛。
现色身以医陆弟，愍念阎浮世上人。

灵岩智积

灵岩灵迹有永夫，足显轮回旷远。
智积智谋启陆相，用彰佛道渊深。

圣德难思，特现像身说法要。
悲心无既，永留本寺作帡幪。

藏经阁

如来广运慈悲，畅谭三藏甚深之妙典，普使众生，开



发菩提，销熔惑业，荡昏迷而复常寂照，摄果觉而总作因心，直同露滴沧溟，便是汪洋大海，甄陶化育，利益难名。我辈欣逢明诲，敢不卒年矻矻，依教修行，彻底穷源，饮兹一味，自此罄空后际，导怨亲以共出畏途，用冀仰酬夫佛力。

皇帝不忘付嘱，颁布五时秘密之真诠，悉令含识，闻熏般若，清净根身，了挂碍兮获本圆通，即凡情兮全彰圣智，无异尘投华岳，顿成岌嶭高山，护念保绥，功勋罔测。吾侪幸遇指南，固当终日乾乾，竭诚持诵，登峰造极，观彼太虚，由斯周遍十方，扶胞与以齐臻道岸，永期上报于君恩。

法海汪洋，深探彻底之源，方可谓无辜佛化。

义山峭峻，直上绝高之顶，始堪云不负己灵。

五时言教，非异非同，为实施权，开权显实，有如海孕百川川赴海。

三乘谛理，即多即一，由性现相，摄相归性，直似空含万象象依空。

法堂

慧焰重重，烁破千年之暗室。

法源混混，滋生五性之灵苗。



藏经阁佛殿

佛光普照十方界，
法雨均滋五性根。

讲堂

法会宏开，教行并进，欲得千机普育，利钝齐修，是故略资通途，偏崇特别，以华严圆满菩提之妙因，唯在导归净土。

讲筵大启，理事双诠，拟求万派朝宗，圣凡等益，由兹拣去自力，注重佛加，冀娑婆具足惑业之含识，现生同赴莲池。

（仗自力者，名通途法门。仗佛力者，名特别法门。佛教净业社讲堂落成，命撰楹联，因标示宗旨。）

念佛堂

何必问是谁，此道于今昭日月。
但能常系念，佛心无处不慈悲。

决志求生，效昔贤将错就错。
一心忆念，至今日人云亦云。

因戒生定，定慧圆明菩提本。
由教入净，净禅贯彻觉道成。



力修戒定慧空，则无我见。
常念慈悲喜舍，方契佛心。

了君大事唯修净，
畅佛本怀在往生。

三业相应，往生有分。
六根都摄，见佛无难。

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
都摄六根净念，上合本妙觉心。

五蕴皆空，六根俱寂。
一尘不染，万德圆彰。

三教堂

儒释本同源，道并行而不悖。
内外原一体，理交显而弥彰。

永明塔院

宗镜圆照，万善同归，本教义而续慧命。
法华一部，佛事百八，振大机以警愚顽。

智者坊

教判五时，化仪化法双诠，灵鹫亲承诸善逝。



佛明六即，心作心是并阐，支那弘道无二人。

孔圣殿

继往开来，道通天地有形外。

祖尧述舜，恩遍飞潜异类中。

如意寮

万德洪名常忆念，

百般幻病自消除。

地藏坛

洪愿发时，生蒙度脱。

尊经演处，罪自消亡。

法华坛

大事因缘，端归实相。

一乘源本，在报亲恩。

三门

经承北阙，律阐南山，续慧命于将来，直使普天含识，顿明寂灭真心，竖穷三际。

道继西乾，宗传东震，开佛知于当念，咸令法界有情，彻悟圆通妙性，横遍十方。

诣菩提场，趣寂灭殿。



登圆通路，入解脱门。

菜园

地壮菜根粗，因真果正。

粪多茄子大，德厚福隆。

戏台

权制排场扶教化，

巧垂明训振纲常。

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贤奸，发
瞋震聩，允作千秋藻鉴。

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父子，移
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

典型示彼将来，俾狂夫克念作圣。

奸谀诛于已往，庶潜德大发幽光。

法如庵三门

法道幽深，直入圆通妙境。

如门广大，全彰寂照真宗。

贺传戒

张戒网以振宗风，二谛圆明，诚足追踪往哲。

布慈云而降法雨，三根普被，允堪贻范后昆。



讲禅林宝训

览镜知惭宏宝训，
规今师古振禅林。

贺五十寿

效伯玉之知非，五十年愆尤，从兹尽忏。
师仲尼之立命，百千世懿范，永用遵行。

贺寿

己立立人，是名上寿，
知非非断，可谓长年。

挽法师

以求生得故乡之风月，生本无生，无生而生，生于无生之净土。

以示灭作险道之导师，灭实不灭，不灭而灭，灭于不灭之秽邦。

圆满菩提，常光现处幻缘灭。
庄严净土，本有彻时真智生。

挽讲楞严

汇阴入界而头头合道，数十年教义宗风，徒成景仰。
泯根尘识而法法归真，一刹那因圆果满，永作津梁。



挽老修行

禅心虚寂，净业精纯，蒙佛接引以往生，不枉数十年来居海岛。

道貌威棱，清神卓荦，令人敬畏而景仰，允堪千百世后作典型。

挽天童寄禅和尚

追忆拈提，意旨昭著，悉令认影狂徒，即时还得本头，可叹天不假年，致使法门亡砥柱。

每吟偈颂，声韵铿锵，普俾抛家浪子，直下顿开宝藏，堪悲事未遂志，遽教后进失规绳。

平交法嗣晚辈皆可用

十载住天童，恒以诗歌传密印。

一朝生佛国，永随观势证圆通。

寄禅和尚

解同霁月光风，上继密云之法道，方欲宏开学会，接引后昆，岂料竟生极乐克因去。

诗等金声玉振，永为苦海之慈航，尚期亲证圆通，追踪先觉，急宜复入娑婆了愿来。

痛法道之式微，腹蕴经纶，志图恢复，援官长以作金汤，何意半途而逝。



冀宗风之丕振，心悬藻鉴，口吐珠玑，刊枣梨以普流布，可云永劫常存。

挽留云观月和尚

仰承师志，创建禅林，普令参请缁流，得以安身立命，幸值年高德邵，式范后昆，何缘月落青天水到海。

上叩帝阍，乞颁龙藏，悉使宗教开土，因兹达本穷源，既经质谢神迁，亲侍大觉，当必心冥理地道符空。

平交挽住市廛小庙僧

本来面目，即俗恒真，俯向碧潭观夜月。

毕世操持，似退实进，倒骑驴子上庐山。

僧挽大商家护法

白手起家，居廛为政，数十年广行慈济，大展经纶，无边际清操高风，讵料徒成夫景仰。

赤诚护法，即俗修真，当斯时顿弃幻躯，直升安养，绝对待本光常寿，必将彻证于唯心。

定海县送瘟

经宣秘藏，送瘟神即归天府，岂徒一邑安康，纵属邻邦不为壑。

咒诵真詮，祈吉耀常照下方，既锡闾境福庆，兼令通国沐容光。



送瘟

下民背觉合尘，致使天灾以见告。
大士寻声救苦，因怜葵悃之诚求。

慧日丽中天，灭尽瘟疫之霜露。
慈云覆大地，滋荣福寿之根苗。

代吊孙传芳

心契真常，普为怨亲修圣道。
身偿业债，浑忘人我归莲邦。

自励

悉将格致诚正措己躬，是真豪杰。
不以身心性命置度外，乃大丈夫。

汝将死，快念佛，心不专一，决堕地狱，饿鬼畜生尚难求，勿妄想人天福果。

汝将死，快念佛，志若真诚，便预莲池，声闻缘觉犹弗住，定克证等妙圆乘。

照见五蕴皆空，心境俱捐，直同皓月孤圆，光吞万象。

证到一尘不立，智悲双运，不异昊天浩荡，体覆群伦。



念佛方能消宿业，
竭诚自可转凡心。

闭户拒来人，痛念死期将至。
专心修净业，深惭道业未成。

卓立不移，当师孔圣。
有非必改，宜效蘧贤。

证道方能超六道，
明心自可了三心。

道业未成，敢使此心散乱。
死期将至，力辞一切应酬。

阅遍尘寰原是幻，
研穷妙性急归真。

寡过未能为我憾，
居心无伪任人非。

知佛性常，奋克证志。
思地狱苦，发菩提心。



闲联

解行全无，敢充天鸟。
根身未净，勉效云牛。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师贤心实，师圣心空。

虽有珠海金山，不如坐进此道。
纵令封禅拜国，何若立往西方。

事事利人，出尔反尔。
心心省己，念兹在兹。

一制夫心成铁汉，
三缄其口学金人。

药师

如来誓愿宏深，普利有情，果能心无所住持洪名，自可灾遍消尽六道苦。

经咒威神广大，齐资含识，若肯念不分驰稟圣教，定然寿得延及两足尊。

法堂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相离相，



而万德圆彰，究竟亲证夫实相。

生慈心，生悲心，生欢喜心，生大舍心，心心印心，
而一尘不立，彻底显现乎佛心。

观音地藏

观世音现众身以说妙法，随尘刹感，遍尘刹应。
地藏王空地狱而尽生界，行如来事，慰如来心。

遍法界寻声救苦，随类现身，首推普门大士。
举冥阳兴慈运悲，常时垂手，莫过地藏愿王。

地藏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缅与乐拔苦之心，共三际十虚
而莫既。

地狱已空，始示成佛，溯兴慈运悲之念，举五乘九界
而无遗。

诸法渊海

佛愿洪深，普被三根，因兹九界同归，十方共赞。
法门广大，不遗一物，故得千经并阐，万论均宣。

格物致知确解

格除幻妄私欲物，
致显中庸秉彝知。



贺功德林

肉食忍心招劫运，
素餐善念致太平。

体乾父坤母之心，永除肉食。
存民胞物与之念，特备素餐。

吃素念佛

缅如来愍念殊殷，常持洪名，冀历劫罪愆，由兹即灭。
观世人睚眦必报，永断肉食，以杀身怨恨，决定难消。

口腹误人，出尔反尔结怨对。
佛名济世，念兹在兹预圣流。

素食处

推吾人恶死之心，巧行救济。
体天地好生之德，永戒残伤。



附录

古人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德森苦恼无状，学行全缺，若非得印老人摄受提携，实不知何所托足，遑论其他。兹承缙素诸公，亦有垂青而怜愍者，何一非老人加被之所致也。即偶有记述，鄙俚不文，语无伦次，又何堪问世，刺人雅目。但由查宾臣居士，函述许止净生西状况，老人即函令德森，记述其事，附于文钞续编之末。因奉此命，遂将有关法要，清晰情形之各事实，缕记数则，以作附录。仍呈老人鉴核许可，乃敢附骥尾，得以随行广布。若曰欲步后尘，弘宣法道，则吾岂敢。但仗老人慈光，俾所记事实，传布遐迩，令人直信不疑而已。苦恼比丘德森谨识。

念佛摄心偈

（见云水堂书壁，照录）

藕益大师阿弥陀经要解有云，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亦决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祖师如此极力道破，乃为一辈以持名压捺妄想，不知求生者，吐肝吐胆，剖心沥血之诚实语，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但吾人既知生信发愿，决定求生。奈妄想纷飞，口虽念佛，心全昏散，亦属往生之障。若如森之业障深重之最极钝根，遵



照前人几许良法，均觉费力，仍难制心一处。兹录云水僧书壁念佛摄心偈，似发前人所未发。以之调摄身心，实较其他各法为有效。况念念存想莲华，即西方胜境而安心，自然有助净行，毫无流弊。与势至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谋而合。呈似印公老人，亦赞妙善。故敢钞附于此，俾如森弩钝之净业行人，依之修习。偈云。

若问念佛法	摄心自有方	每念一声佛	口作莲华香
因我清净心	所以有此香	华从口中出	朵朵向西方
一佛华一朵	有色复有光	念到一声佛	青色放青光
念到二声佛	黄色放黄光	念到三声佛	赤色放赤光
念到四声佛	白色放白光	如是轮转想	念念不可忘
不必记其数	但想色香光	果能心不乱	决见大愿王

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

居士，名业笏，江西彭泽人，清光绪甲辰翰林。住馆八年，光复后，即隐居。民国二年，归心学佛，专志净土。继读印光法师文，即知老人法门龙象，尤为净宗山斗。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莲邦智导。遂动朝普陀，礼大士，谒印老之念。于民十一年前往，礼觐之下，以撰就礼观音疏进呈（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前，载疏全文）。内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断荤。乃问，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何能感化他人。厉声大吼，居士欣然乐受。不但毫不介意，实在心悦诚服。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净土圣贤录，自愿助成。



于见面受呵之慈训，表示万分感激，叹为名不虚传。老人见其知见纯正，文笔超妙，尤且虚怀若谷，殊为末世罕有，遂请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自是函件往来，益臻款密。乃执弟子礼，求老人授皈依，赐法名。老人仍令名止净。民十六七年，避难沪滨，聂云台居士请编历史感应统纪。二书次第流通，凡具正知见之缁素，皆叹其佛理高深，文学精粹。潘对皐老居士，再请撰佛学救劫编。三书编成，皆印老人料理排印。即四大名山志之印行，居士亦各有辅助，老人序中亦述大概。民二十五年，在报国，再求老人亲授菩萨戒（因昔年奉老人命，自在佛前受过）。居士虽具人难企及之学问道德，而虚怀谦下，逢僧必拜，见佛必礼，通身放下，恪守在家白衣，为皈依三宝弟子之身分，不存丝毫骄矜傲慢，尤为今人所难能。又虽法法融通，而修持唯谨，全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一心求生西方，毫不游移。幸三宝加被，宿业净行两相感召。将往昔杀生食肉，恼害众生之恶业，必使将来生生世世，堕落三途之后报重报，转作即今之现报轻报。以便即生了脱，径往西方，故致近多年来，常多病苦（请查戒贤玄奘二古德事实，自信斯言非妄）。因森常侍印老，与居士复有乡谊，平常小事，多与通讯，故知之颇详。今但叙其大要，至每日定课，精进修持，与兼行世善，竭诚维护三宝之一切细则，均无暇备述。迨民二十七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又大病。至闰七月，病稍间，仍奄卧不能握管，便口授，令外孙代书，函告病时经过，与今后急求解脱，早得生西。但念九华志未出，乃有如不即往生，望先读为快等意。森念



衰残至此，知非人世久客。十月得福海师函，知己西逝，时年六十三岁。至二十八年，查宾臣居士，将同居寺中之姚半僧居士，致乃兄函（乃兄姚节卿，为居士门生）抄寄，藉悉居士生西详情。函云，九月初一日（指二十七年阴历），招弟至前，以后事相嘱托。继则莞尔曰，今早梦见佛来，遍身瓔珞，相好光明，向余曰，我来看汝。余即礼拜，少顷便醒。毋乃世尊慈悲，特来安慰我耶。若更得示现接引，令我带业往生，则大幸矣。语已，即合掌曰，西方再见。自是不复开声，唯专心默念佛号，至初三早七时，安详西归。通身冷透，头顶犹温。入龕时，遍身柔软如棉，俨若老僧入定状，面色光泽逾平时。正所谓诸根悦豫，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缁素见闻，肃然起敬，叹为稀有。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黄龙寺中。森谓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得如所愿，满菩提愿。愿见闻者，发菩提心，同念佛号，同生西方。将来七宝池中，得与居士把臂共行，同为弥陀之弟子，闻法证忍，同度娑婆之众生，以满居士之愿，而为之记。复说颂曰。

吁嗟净公，法门金汤。具正知见，安分循常。遍研经藏，深入佛祖堂奥。示现白衣，坚守祇园边疆。每嗟末季，缁素多忝乎厥职。力倡莲社，必依僧伽作纪纲。宗说兼通，堪称外护之翘楚。安僧卫法，益叹龙象之无双。法法圆融，单提契理契机之净土教。门门畅达，直往易行易到之极乐邦。今既瓜熟蒂落，果蒙西方教主亲接引。尤冀速证无生，不违本愿，即回娑婆，护持三宝，普度众生作慈航。



得助念失助念之损益比较

刘晓愚居士，名景烈，江西赣县人。少年留学东瀛，与蔡公松坡等同学。光复后，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民六七年间，任职方司司长。从堂兄好愚居士，名景熙者，乃赣州大绅，素尚佛学。故居士少时，对法门亦肯护持。城中寿量古刹，颓废已久。民国初，土人藉办国民小学之名，并谋得全占字据，盘踞其间。后由居士发起，请大春和尚兼任住持，藉资保护。及民八九年，寺与该校涉讼，均由居士德望所及，一倡百和，靡然风从，凡地方绅、商、学界各正士，一致主张公道，遂将学堂迁出，保全寺基，及赎回田租若干。至二十二年开马路，该寺适当路线，已定中为大马路，两旁作小菜场，全寺尽毁，万无保存之余地。缙素已至山穷水尽，知森昔日佐助大春和尚，与该寺向有因缘。其时在苏随侍印老，必识有力护法，函请设法挽救。适居士亦由避难来苏，已皈依印老法师，吃花素，修净业，法名德诚。森为二十尺之铁质大土法相起见，奔走呼号。得以达到保全，进而重兴者，亦得居士赞襄之力不少。迨其二十五年回里，寺事尤多赖维持。但因公私众务纷繁，信心虽发，实行难专。每日不过少时功课，随缘修习而已。至二十七年秋末，因宿世今生杀业所感，又发生大病（当身未皈依佛时，喜打鸟网鱼，杀害许多生命。民十几年时，曾生对口疮，病势危殆，痛苦之极，遂发愿断此恶习。因念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忽凭空闻香，病遂渐愈）。缠延日久，痛苦难堪，令其子发庄，汇洋数百圆，嘱森供养印老，及代作



其他功德。森办理后，回函劝其长素，闻至年底始实行断荤。延及二十八年三月，病势日重。幸妻妾子媳，皆印老之皈依弟子，均知临终助念之紧要。乃于十七日，向寿量寺，请二僧为之助念。至十九早晨，居士自知当辞尘世，遂令抬出庭前，一换空气。唤兄弟嘱咐后事，并令长子发庄，跪听遗嘱。说毕，众见面色特异，即仍抬回卧室。二僧与家人，同声助念佛号。发庄敬捧阿弥陀佛接引像，请其观看。因大病初起，仍为颈项外症，致左手下垂，数月不能提举。正近属纆之际，及见佛像，左手忽活动如常，举起合掌。便现欢喜踊跃之象，急念阿弥陀佛。其时毫无痛苦，随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时年六十一，即己卯古历三月十九日也。居士大病数月，痛苦难堪，实由恼害众生之后报重报，转作现报轻报。及至临终，得此瑞相，可谓诸根悦豫，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决定生西而无疑。身后丧葬宴客，一一皆遵印老函示，概用素筵，开南赣佛化之先河。如斯善利，虽由本人善根成熟，而家眷饬终如法，善以助念，亦实极大助缘。故末后一著，望四众佛子，及早注意。

李丁氏，法名德宏者，曾适扬州李某。因夫婿纳宠妾，自未生育，难安于家，遂依继母丁德元居士而处。继母亦即视同己出，互相扶持，举止相随，近二十年如一日。民国十七年在申，由亲友引见印老法师，遂同叩求摄受皈依，请赐法名。老人亦念诚恳，即慈许，并题法名为德元、德宏。自此长素奉佛，修持唯谨。母女相依，转为法侣。痛念俗缘福薄，眷属凋零，今遇净宗良导之出世父



母，得依为师，亦属万幸。由是孝敬老人之心，十分真切。论平日之信向修持，一切皆在刘居士之上。唯恨宿业所障，因缘欠缺。民二十七年夏，见武汉将近沦陷，乃由香港来沪暂避。因房价过昂，租赁不易，住客栈，费大而多不便。太平真老，向知他母女信佛真切，当此大劫，流离失所，眷属凋敝，殊堪怜愍。在寺辟一净室，俾其老幼五人同居。至二十八年三月初，忽患伤寒。延至四月中，医药罔效，病势日重。寺中佛事繁多，屋宇又少，若死在寺，无法安顿，不得已而送医院。医院章程，悉依西法，饬终助念，万难照办。入院二三日，知佛法人，不能前往。遂于四月十八日早，糊糊涂涂，死在院中，时年五十。如此向有信心修持之人，若临终得如法助念，往生瑞相，当不在刘居士之下。但因机缘所碍，全失助念之益，致平日之信心，现生不得受用，只作未来得度因缘，殊为可惜。以此比较，确知临终助念之关系，实为重要。虽然，功不虚弃，果无浪得。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刘居士之如斯善利，当由宿种今熟，故得善缘眷属而为成就。李居士之如此差失，谅由宿世破人胜事，致感得种种不如法之时节因缘，而作障难。且今生信奉三宝之一切善行，决定可作未来得度之因，毫无疑义。但究不如当生了脱为直捷。故老人常云，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愿有志生西之缙素同人，一举一动，注意因果。必使步步头头，悉令成就往生胜缘，为切要耳。



吃素念佛修净业人， 须平时事事多与净行相合，乃可往生

曹亚伯居士，湖北阳新人。天姿颇好，髫龄入泮，即与武昌起义诸公，极力提倡革命。清廷严禁，遂亡命出国，遍游欧美，与孙总理诸公互相提携。至民国十一年，居士遂不与闻国事，隐居沪滨。继在昆山置产为家。后受张纯一居士劝，信向佛法，遍读大乘各经论。至民十八九年，亲近印老以后，与森亦颇相契。逢人必以佛法相劝，提倡宣传，颇有大力。法门之事，尽力护持，不避忌讳，亦为人所难能。森为江西寺产各事，均得其助力不小。而轻财重义，清高坦白，不与人争权利，亦为今人所罕有。惜事事草率，不依成规，致所行多成游戏。所以只种远因，现生难得实益。平日以身心两强，英雄自命，期能活一百二十岁。奈因少年冶游（此他自己常高声对众发露者），斫丧过度，已成外强中干，故晚年亦常生病。民国二十六年秋，稍患泄泻，医治将愈，仍一再与森函约时期，来苏礼觐印老，藉叙衷曲。詎知如期之前夕，患霍乱。届时约好同伴往邀登程，见其即将垂毙。不一小时，便奄然长逝。时年六十二，仅得所期之半，为八月二十五日正午也。平昔所说一切世出世间诸事，皆成画饼。此则游戏法门，现生难得实益之铁证。修净业人，对其不依成规之一切，当切戒之。

彭守拙居士，江西南昌人。民十八年，特来沪选素厨司，到南昌办蔬食处。因至太平礼印老，始与森认识。后



又在佑民寺，办佛经流通处。由作事认真，得诸居士信任，故两处事务，皆归经理。对法门中事，随缁素诸公之后，护持提倡，亦竭尽心力。森为南赣寺产诸事，多资设法，为益亦深。但因儿女多，家无恒产，维持家计，颇费辛劳。自修功课，虽不能无间，亦不肯放过。年五十余，因积劳身弱，致常生病。至民二十七年七月间，预知时至，先对家人说定期。届时家人围绕助念佛号，居士亦正念分明，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因其恭敬三宝，事事皆依许止净为师，闻往生瑞相，亦相近云（但闻时未经笔记，尚有诸多情形，不能详尽）。

查宾臣居士，江西九江人。向业商，家道小康。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地方慈善，慷慨助成，曾为九江莲社副社长。民二十四年，森过九江，初次见面，即承特别优待。二十五年，朝普陀，来苏州，相识益深。二十八年春，避难居赣州。转徙流离，仍一心奉佛，数与森通函，略商法门中事。至二十九年正月，不幸飞机轰炸赣垣，落弹于所居附近，被惊吓中风。继患脑膜炎急症，于二月二十一日申时逝世。因平日深信净土，素有修持，加以眷属亦稍知饬终要义。故虽急疾而终，仍得心存正念，毫无昏迷挂碍之象，连声称念阿弥陀佛，瞑目安然而逝。如此，按之经教，颇具生西之瑞征。亦由素行皆依成规，多与净业相合所感致。

按此三居士，皆已皈依印老人座下，执弟子礼。对许止净居士，莫不同声赞扬。但彭查二位，一切行为，多以二老是则是效。纵有力量不及，亦自知惭愧，不敢放逸，



故结果亦相将庶几。曹居士，口头称颂，有过之而无不
及。唯自己行动，多近草率，殊少著实。加之素无如法礼
拜持诵之定课，且随自己心行，名曰念佛，故结果亦全无
影响。足征佛法贵实行，非口头所能了事。功不虚弃，果
无浪得。森书此自儆，并为一切同病者戒。

复恩施法院院长黄晓浦居士书

（附来书 法名德宏）

端午后二日来示，延至大暑日拜读，计时三十一天。
交通不便如此。非常时期，一切以非常视之，天宽地阔
矣。自惟孽重障深，幸留残命与公通问者，皆佛菩萨默佑
之力也。古历四月二十日，日机轰炸恩施县城，时在酉
初，德宏方自法院回寓。警报至，两女与女仆，抱福周儿
避往山洞。小妾抱福备儿，随宏不走。紧急警报旋至，宏
在佛前念观音菩萨。机声回环作响，佛座前，有一方桌，
上加棉絮，小妾伏其下。忽牵宏衣，宏俯首视之，头部方
入桌下，炸弹陆续发声，却不甚烈。备儿大哭。宏背部有
物微触，起立一视，房门震倒，佛座亦倾，满室灰土。足
下有小瓷观音像，急拾入怀中（上年法院寝室被回禄，瓷像陷
瓦砾中，毫无损伤）。墙已外斜。与小妾出门视之，始知前
后两进皆中炸弹，栋折榱崩。后进邻居，又中硫磺弹起
火，仓卒从前进木料支柱下窜出。小妾与邻女，避往安全
地点。宏拟抢救衣物，回至原寓门首，孤力无援，不敢一
人窜入。正徘徊间，不意四面火遮去路，急避伏夹墙内烂
泥沟中，闭目念佛。上下左右，火落如雨，手拍即息。火



焰离头不足一丈，热气非常难受。沟泥已成温汤，衣已著火一二处。心中仍无所恐，惟自咎不应恋恋衣物，陷入绝地，静待佛菩萨援救而已。久之，南面火势落下，恃鞋底为烂泥浸透，奋起蹋火而过。行十丈远，竟获安全，无一毫损伤。不过肌肉久经火炙，胖子已成瘦汉。所有衣物书籍，及十余年来日记，诗文稿，荡然无存。法院文卷器具，亦成焦土。又幸行政财政各部，皆由高院第三分院院长负责。昨奉部令，分院院长，首席皆撤职。宏将来虽受处分，想于饭碗无碍。法院移东乡大歇场，即在附近赁茅屋一间。借友人衣一二件，同乡赠小儿衣数件。两女两儿，有衣无裤。城内商店，大部炸毁。乡中须赶场，衣料难买。聊度难民生活，历时将两月。念先考八旬冥诞，无力营斋，只有汇上五圆，叩乞转请百八佛七道场，设位超荐。又乞代购吃饭家伙（即六法全书）一部。次儿本名福备，不料印老法师，赐名即此二字，佛法感应，不可思议。宏自劫火出后，誓持大悲咒终身，行住坐卧，心中默诵，为世界祈祷和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师谓然否。生儿教养并重，小妾督责甚严，急时亦知念观世音菩萨。福周儿，亦能拜佛。知念，附陈。切盼来谕，开示此次火劫因果之理。老法师座前，烦为叩安。

前日接航函，惊悉经过危险，何啻虎口余生，真令人不寒而栗。佛菩萨有求必应，寻声救苦，不可思议之感通，益信而有征。森拟撰一灵感记，登佛学半月刊等，为之宣扬，启人信仰。居士之善根，亦可日益增长矣。第居士于衣物上遭此大劫，森远在数千里外，实抱爱莫能助之



慨。幸全家大小，均得脱险无恙。只贵体为劫火久炙，大胖子成瘦汉，亦无其他伤害，则行动当较庆快，亦无所得。至在未脱火窟，最危险之时，能心无恐怖，此为修持有素之表现。但只静待佛菩萨救援，不知念及已陷绝境，自分万无生理，尤应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随念一名即可），一心希望佛菩萨垂慈。如不能脱险逃生，即专望接引往生。不知如此著想，犹非彻底究竟。幸得脱险，不然，恐葬身火窟，而不得往生之善利，为大误矣。注想佛菩萨接引往生，如未至其时，亦能感佛菩萨救护脱险。尤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利益大，方为彻底。至云此次因果之理，吾人自无始来，无孽不造，但须因缘会遇，方受果报。即如目下令吾人罹此大劫之人，一切险恶心行，吾人往昔昏迷不知觉照时，纵有轻重强弱之不同，亦无非只顾我活，不怕人死，以五十步笑百步耳。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将来究应如何酬偿，或冥或显，自有相当之价值在。吾人深信因果毫发不爽即已。若云毕竟如何，自非凡庸粥饭僧所能分析。令先严老人八十冥寿，已函百八佛七道场，安位超荐。吃饭家伙六法全书，已托友人代购代寄。友人回信，一并附上，便知所以。尊愿终身持大悲咒，祈祷世界和平，固属甚善。但此万无生理，劫后余生之有限光阴，尤须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并以一切功德，普为众生回向，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俾自他悉得了生脱死之究竟实益，庶不负佛菩萨此番慈救矣。



跋傅邹仁显念佛感虎舍猪记后

（附来记）

傅邹仁显，江西清江县东郭村，傅春浦居士之妻（其夫春浦生西事，再见本附录之末）。为人慈祥笃实，刻苦自励。信奉三宝，念佛不懈。居士逝后，伶仃孤苦，孑然一身，失其所依。屡经春浦居士友人，为其筹画食住事宜，迭遭逆境。二十八年五月间，经人送入距樟树镇十数里石坡里清净庵居住。仁显念诵精勤，暇时上山打柴售卖，以谋升斗之米。该乡人大多不闻佛名，见仁显如此修持，咸与亲近。有患病者，仁显为之诵经施药（药由余敬西居士制送），辄有奇效，十愈八九。一日，早课后，照常上山检柴。柴已捆好，肩荷而行，瞥见寻丈前芦苇内，一物如牛。适村中二猪游于是地，该物即攫其一，势将啖食。仁显见之，即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初不料此物，即将猪放下，任其逃去。该物炯然两目注视仁显，仁显熟视，始知虎也。此时念佛虽然不辍，几不成声，惊惶失措，不能举步。山下数十武，即有农民耕田。当虎来去之时，农民均已看见，仁显念佛，亦皆闻悉。猪逃回家，适走田塍上过，鲜血淋漓，农民均惊异。僉以此猪能从虎口逃出，诚大奇事，然念佛人，或遭不测。正当猜想之时，闻断续念佛声，仍然在耳。群乃循声而往，见仁显虽呆若木鸡，而念佛如故。众趋而问讯，仁显始复常态，历述颠末，弃柴而归。经此遇虎念佛解脱猪厄之奇事后，石坡里人，方知佛力不可思议，信仰者由此日众，檀施者亦不乏人。初次布施者，即脱虎口猪之主



人翁。该猪现仍长畜如常云。（此记，从余敬西居士多次来函中，缀集而成。）

傅邹仁显，民国某年，已在南昌定恒和尚座下，求授三皈。二十四年秋，森回赣经过樟树镇时，随其夫春浦，同求森为授五戒。自此持斋念佛，精进不懈。迨去岁春浦西逝，目睹瑞相昭彰，众叹稀有，信心因之益坚。加以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复无卓锥之地，孤苦无依，厌离娑婆，求生极乐之心亦愈切。奈宿业所障，虽有其夫老友谢双湖居士等，一再维持，终以因缘阻隔，难得安居。观其历经困苦，实有饥寒交迫，求乞无门之厄难。幸其信佛心专，善念真切，迭受障碍，俱宁可自己受苦，不愿有碍他人。现生苦乐安危，皆置度外，一心以念佛求生西方为志。由此真善，故得如斯感应，足征其宿业之重。从前所历逆境，实由其真善感格，将不堪设想之后报重报，转作现报轻报。本为衣食住三，无法筹措之饿殍苦罄，今则毫未贪求，自然得有衣食居住。虽由诸善士怜愍成就，若非佛慈加被，又何克至此（按虎为极恶之物，本以禽畜为食料。然一闻佛名，凶恶顿息，慈善心生，即将入口之猪舍去。但因从未闻过，出林一看念佛之人，致仁显受惊，虎即遁去。六字洪名，威神真不可思议。虎尚如此，人为万物之灵，闻之究当如何。今该乡人因而感格生信，则此虎实仁显之护法，乡人之导师。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虎证之，益明。普愿秉性最灵之同仁，猛省觉悟，庶免人不如虎之讥也）。但仁显今已得此，若忽生自满自足，以为自有功行之自恃心，或夹著贪求不足之妄念，则难免触怒护法龙天，将来依然受厄。唯愿其自知本属苦罄，定成饿殍。今得衣



食住三，可以度日，尤须深生惭愧，知足知止，恳切忏悔，专精念佛。贪瞋痴等恶念，必期拔尽根株。发起菩提大心，自度度人。得到檀施财物，除自己节俭正用外，有余，仍当转施孤贫。如此终身行去，则生西当可预卜。庶不虚此生此遇，蒙佛菩萨之灵感加被，即诸檀护之功德，亦可圆满成就矣。

藉崔居士复游居士书顺答江易园居士启

江易园居士，本有宿根，有学问之大文人。虽于佛法之精奥谛理，尚未深入（观其演讲录，论三观处，具眼之士，自知其佛法程度），因其世谛聪明过人，故于通俗佛法，颇能发挥光大。且为人不立崖岸，和蔼谦虚，殊非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高狂者比。故森闻其名，见其文（指三字颂，与阳复斋诗偈初集），即渴慕不已。迨及晤谈，愈觉爱人。深望其与许止净、徐蔚如、聂云台、范古农等诸居士，同作驱邪辅正之法门金汤（此指外护，复兼弘利者言。若单作外护，则大有人在）。奈众生业感，徐、许相继西归，云公善病，古公亦净躬微弱。唯易公健在，一切皆好。但以好奇心重，致被木笔沙盘所迷惑。又因善恭维人，致狡黠者流，即藉灵鬼之力，以恭维作钓饵，深入心腑，遂致一迷莫返。即生平最崇拜信奉之印光法师，迭扇慧风，极力扫荡，皆不能动其迷雾。森自忖学识谫陋，更不待言。故其妄认乩语迷云，与佛法慈云，了无二致，曾函恳真老与森，向印老疏通，冀除隔膜，仍通声气。森亦急欲裁答，希其出幽谷而登乔木。一再深思，人微言轻，殊难著手。兹幸有崔澍



萍居士，本久侍易公之人（易公演讲录，多其所记），尚能区别邪正真伪，不为迷雾沉霾。观其复有维居士函，苦心孤诣，直言挽劝，可谓先得我心。故即藉此因缘，减笔墨以之露布，便作裁答易公之最诚恳忠告。抑尤有进者，易公诗云，卅年儒佛颇沉思，佛鬼天渊岂未知。念佛持斋云鬼教，斯言何异谤阿弥。即此益知易公之尚欠择法眼在。何也？楞严经第九卷，想阴区宇，十种阴魔，段段皆言，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自觉是其魔著，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此可剖出易公错认定盘针之铁证。于此不知，无怪其一迷莫返也。况当今人心不古，专以投机为能事。请易公熟读楞严，精研其义，必期深知魔事微细险恶而后已。若仍以木笔沙盘，为能代佛宣化，有过于具正知见，行解相应，苦口婆心，内外一如，若印老辈之法言者，除调达一流外，决知别无其人也。何以念佛持斋之话，当今善知识不足依，定须由木沙所出而后取信也。即今如此缕琐露布，正为易公高尚不凡，冀其撇下木沙，再专以念佛持斋之道，而自行化他，则不特法门之幸，实大地众生之幸也。区区愚诚，敬祈谅之。

答周群铮居士书

来示云，时当末法，彼邪见魔党，往往身泰体健。而正信之士，反致多病多恼。岂非定业使然，有令人太息不置等语。森殊反是。何也？一由宿生定业所使，加之因果复杂，吾人肉眼凡夫，究竟不能明了。戒贤论师，玄奘法师，宿种现行，善根福德，究为如何。尚须受重病苦，偿



清往昔杀业，方得上生兜率内院，次第进修，圆满菩提。吾人业障深重，论正信功行，福德智慧，皆不能望戒、奘诸古德之肩背。况身恶虽少，意恶实多（此森自述心行，则口过亦仍常犯。每阅俞净意公遇灶神记，不禁毛骨悚然）。纵有发心，亦难真切。今则欲依净土横超法门，全仗佛力，带业往生。便感得佛慈加被，俾沉沦三途剧苦之后报重报，转作今生疾病缠绵之现报轻报。庶即此一生，了却百千万劫不易了得之生死大事。正是佛慈摄受，有求必应，感而遂通（许止净、聂云台二居士之菩提心，与一切实行，森常觉惭愧不及。而二位之病苦缠绵，实远在吾人之上。森经久深思，再以社会人心事实证明，始知作业容易，酬偿实难。方信其二位之病苦，确为重业轻报，而得超凡入圣之殊胜利益也。至邪魔康健，一或现生恶果未熟，宿福所持。二或因其恶心猛厉，天道巧妙，厚其凶德，俾其速入三途。不拘如何，即其将来苦果，吾人亦决不愿承受。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且报应之冥显迟速，实为因果复杂所致。吾人肉眼凡夫，不易辨明，切勿误会）。深知如此，故虽病魔缠扰，痛苦经年，身虽难受，心实庆快，毫无怨尤嗟叹之意。唯依随缘消业，不造新殃，必期重债轻还，怨家债主，一一宽恕，同遂往生而后已。愚见如是，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普陀山天华禅院承顶上海崇宁庵募捐启

观世音菩萨，誓愿弘深，寻声救苦。法华经普门品偈云。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此我释迦世尊，金口诚言，于三千年前，偈答无尽意菩萨之明文也。如是灵感，史册所载，班班可稽。直至目下，



益有事实为之证明，尤为信而有征者。普陀山天华禅院住持，修田大师，森于民十五六年，在法雨寺助印老法师校对文钞，校订山志时，即同住一处。劝以念佛念观音，便生信向。迨今年，因时局关系，道粮无著，特由普陀乘轮来申叩募。适所乘华民轮，因年久破烂，水入舱中，在舟山洋触礁沉没。时值黑夜，不知方向，乘客数百，惶惶失措，群呼救命。大师因知观音灵感，遂劝大众同念圣号，以求救援。因祸切燃眉，信向同念者众。有近二百人，于黑夜中，自分千死万死时，得索一根，次第沿下礁石，匍匐登山。余近百人，葬身鱼腹。此事早见报端，第不知大师亦为劫后余生之一人也。迨大师转轮抵沪，适城内大东门崇宁庵，有退让出顶之议。因思如此年年叩募，实感困难。如设法顶得此庵，为天华下院，则天华僧众，双方往来，以崇宁收入所余，补助天华斋米，为一劳永逸之计，亦属妥善。商诸护法善信，亦多表赞同。奈顶费与修补，需费数千圆，因囑森略述缘起，以便叩募。乃将大师信念观音得庆更生之灵感经过，约略叙述。唯冀护法宰官，善男信女，闻兹大士寻声救苦之灵感事迹，同发信心。值此崇奉三宝之特别因缘，乐予成就。发同体之悲心，捐无尽之宝藏。其为功德，唯佛证知。是为启。

答曾怡芝居士四问

（一）灵岩佛七，多一次回向（他处亦多如此行者）。即每日正午前，上供后，接连至牌位前荐食（即延生佛七，亦无妨附供追荐祖先等位），亦为一次回向。每日除早晚课外，



六枝香，此在第二枝香后。上供荐食毕，稍停片刻，即午斋。

（二）早晚功课，为亡人称名回向。森则按照普通丛林功课，每朔望早课完，礼祖时，将礼毕，有各代为生身父母，礼佛三拜，求生净土之语。故每朔望，即一人独行之早课完，亦照常礼祖（比随众时多而详备）。礼毕，即逐一称名礼佛，为之回向。如为父母回向，则拜时心中默念观想云，代为生身父母，礼佛三拜（若一拜者，则云一拜），忏悔业障，解除无边罪业，销释愆尤，出离苦趣，求佛慈悲哀愍摄受，早垂接引往生净土（随拜随默念，心中随想父母形仪，同在佛前随行礼拜。一拜如是，拜拜皆然）。父母既尔，余人亦然。甚至怨亲平等，以及法界一切众生，次第普为称名礼佛回向。即非朔望，如每日早晚功课，至三皈依完，不礼祖，亦当代生身父母，及大有关系之恩人（或有特别因缘，如新逝亲友等），均如此回向。此森之未有师承，全依己见而行者（灵岩山每晚大回向，亦有三拜），准理当无所碍。回向已毕，或即礼佛三拜而退，亦可。森乃再行礼观世音菩萨，持大悲、往生咒等，为求世界和平，自他同免厄难等功课（灵岩功课，名曰灵岩念佛仪规，今年夏早已出版。惜此时不能寄，待可寄时，随寄数本，便知）。

（三）荼毗之事，僧俗皆无碍。西域人死之后，葬法有四。一，水漂，投诸江河，以喂鱼鳖也（此须近大江河乃可，山僻小溪，则非所宜）。二，火焚，火焚其尸，冀破我执也（此则随处皆可）。三，土埋，穴土掩藏，俾无暴露也（此亦普通）。四，林施，置之林间，俾鸟兽食也（此须深山大泽



乃可。究不及前三种妥善）。吾国向主土埋（读孟子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一篇，即知所由），其实仍不如火化之美满。且佛法东来，僧皆火化，即取破除我执之意义。人之烦恼生死，完全我执身见为根本。即淫欲等大患，亦仍从我执身见而生。身见我执若破，淫欲又从何而生。故唐宋时代，深知佛法之高人达士，虽未出家，亦每主火化。后世多不乐从者，即为固守身见我执。身见太重，实属修行之一大障碍。而来示所谓，居士多未断欲，为色身不清洁，不宜火化，亦非通论。博地凡夫，四大假合之身，未至业尽情空地地位，不拘僧俗，皆是腥臊臭秽之脓血而成。身虽断欲，依凡愚浅近情见论，则较之贪欲之人，略似清洁。然心欲未尽，即污秽仍存。若据高深谛理论，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诸法因缘，皆无自性。诸佛正遍知海，在一切众生心想中。一念回光，便同本得。遮那妙体，遍界全彰。本无生灭增减之殊，又何有僧俗垢净之异。故心经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即指此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真如实相之本体也。吾人迷真逐妄，背觉合尘，以致流浪生死，了无出期。今欲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破除身见我执，为最初下手工夫。因此故凡学佛之士，如知求神识得所，不拘僧俗，均当火化。不特无碍，确有实益（对今后之环境，尤为适宜。为铁路之经过，多致暴尸露骨。即大都会，棺材价昂，觅土尤难，恐非佛弟子亦当就范，但须求得焚化之良法为要）。至眷属不忍，亦仍不知注重神识得所，及身见我执为患等义之所致也。若稍有知，在本人则弃之唯恐不速，在眷属亦当善体亲心，又何至稍生留



恋。

（四）在家二众入殓之衣冠，既知必须破除身见我执，而衣冠之随便皆可，更不待言。一生赖以作为一切之色身，尚可弃之如遗。而包裹幻身之身外衣冠，又何足重视（孔子对人之在世，尚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况人之已死，随腐烂之死尸而入殓者乎）。依愚见，必以节省为上策。宁可将新制衣冠等费，省来做弘法利生，及救济饥寒困苦等慈善事业之用，为之资益亡者神识得所，较之糜费厚殓，得失自属天渊。即须稍顺人子俗情，不能因重神识，而废弃形仪，即可从亡者之心愿，僧服俗服，俱无不可。但总要不涉糜费。即亡者主张，有近糜费从厚，亦须善为解释，令其不著身见而后可。若顺其贪著厚殓，助其身见我执，亦属往生之障，仍非所宜。如亡者自主薄殓，则无身见之累，而僧装俗装，俱无所碍也。愚见如是，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傅春浦居士生西记

（余藕生、陈展西同记）

居士，讳川，号春浦，江西清江县东郭村人。幼失怙，母聂太夫人，苦节教养。习法政巡警学，屡充清江县署科员，万载株潭镇警察分所所长，樟树义务学校校长等职。居县城有年，参与各项公务，官绅倚畀，有大疑难，每预商决。聂太夫人，夙奉观音大士，持素念佛。民国十七年，太夫人寝疾，居士发愿朝普陀，弗药而愈。二十年九月，遂至普陀还愿，礼梵音洞，感菩萨示现白衣执净瓶杨枝相。复求明宿命，见一头陀，衣服褴褛。乃悟轮回之



非虛，求出離娑婆之念益切。得月淨法師函介，謁印光法師，及德森師，于蘇州報國寺，始聞淨宗法要。嗣后弘化社出版典籍，各有所贈。因而信解益增，遂函懇皈依。德師為取法名禪川，字航西。復承德師路過樟樹時，為授優婆塞戒。信愿念佛，精進不懈，盖得力于德師之启迪為多。二十二年，充鹿江念佛林宣講主任，誘掖劝导，从者甚眾。居士家道素寒，體弱善病。每欲出家，苦无相当寺宇。常就診蕩生家，蕩生語以时节因缘，非可强致。然厌浊欣净之心既深，减寿求生之愿益切。礼拜观想，必期早蒙接引，径赴莲池。今年春，梦观音菩萨示语，期在七月。迨盂兰盆会后，遂抱病，则一心念佛，忘其所苦。二十三日，戚友助念，已暝，而逾时复苏。请永泰大宝殿大仁师来，托以茶毗事。二十六日复绵憊，家人泣。居士笑止之曰，吾当于地藏菩萨圣诞日西归。至时，端坐椅中，结弥陀印，凝视佛相，安然西逝。遍体冷透，顶门独温，面容妍泽，有逾生平。闰七月初二日，樟树通慧寺住持大松和尚及大仁师皆至，料理入龕。为之趺坐合掌，宛如生人。先日大风雨，迄子时举火，天忽光明。异香馥郁，非檀非兰。白光一道自龕出，向西而去。当秋初炎热之时，死经三四日，尸不腐臭，反放异香，非佛法灵异，曷克臻此。见者闻者，咸赞叹起敬，称佛法真不可思议也。春秋四十有八。（民国二十七年九月述）

蕩生曰，末世念佛者多，成就者少，无真信切愿故也。孟子论大丈夫，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世间法尚如此，况求生净土，超凡入圣之佛法乎。



居士于贫病家累，概置弗顾，孜孜汲汲，唯佛是念，讥侮摧挫，百折不回。卒之预知时至，瑞相昭然，足为生西之据。如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之净土法门，真为末世众生出苦之捷径。但办肯心，决不相赚，古人诚不我欺。藕生获与居士交，实受其熏陶而起信。欣睹捷足之先，勉抑人琴之痛。传之励俗，亦以自警焉。

聂云生居士生西记

（陈展西记）

居士，讳传曾，号云生，江西清江人。幼失怙，受母氏教养。端重好学，光绪甲辰成进士。官湖北，伯兄丧，返籍，后被选为江西咨议局议员。入民国，为省议会议员。均克尽言责，不为嬖媚游移。筹安会时，贿选劝进代表，投票则千金立至，违则以兵劫持。居士竟拂袖归，所守类如此。喜为古文辞，然非有关世道大防不苟作。晚近二十年来，究心佛典，取法华、楞严、金刚、圆觉诸大乘经，循环持诵，而归宿于净土五经，长斋念佛有定课。读印光法师文钞，恨未得亲炙。丁丑祷雨如愿，遂成立膏雨念佛林。常至樟树镇鹿江念佛林演讲，感化甚众。己卯夏，屡患泄泻，自以笃志西归，不复乞灵药饵。十月，衰病益剧，屡梦佛菩萨示现，自知时至，口授遗嘱，延僧侣戚友，率儿孙念佛。绵惓之际，气息渐微，犹能金刚念，毫无痛苦。正念分明，一心不乱，舍报安详，如入禅定。通身柔软，顶门后冷。颜色悦豫，威仪如生。凡诸瑞相，与往生证例吻合，考之观经，莲品必高。良由净土法门，



以自力感佛力，故能即生取办也。居士生于清同治八年己巳，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十一月初一日西归，世寿七十有一。所著思补堂诗文日志，多阐明净宗教义，藏于家。

